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再出手（中）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大流下。

闵九公又捏起一根根针，由陶胜三右手无名指指甲下慢慢戳入。

陶胜三只觉痛不可忍，泪水夺眶涌出。

陶胜三不禁胆寒魂飞，自知无幸，只见闵九公已取第三根银针，忖道：“与其身残酷极刑，反不如自毙而死。”

他虽萌必死之心，但猛然察觉气穴阻滞，力不从心，又是一阵奇痛，禁不住张口嗥叫出声。

拾指连心，陶胜三痛极晕厥过去。

# 十三

不知多少时候，陶胜三醒了过来，一阵阵刺心奇痛犹自有增无已。

他发觉自己已置身一石砖空屋内，股被石壁钢圈紧紧扣牢，发悬于一根横击的牛筋上，牛筋结有一巧妙的装置，只要稍用力道，高悬在发顶上一块棱芒钢锥必坠于陶胜三背部。

最为惊心动魄的，就是陶胜三眼前石壁朱书数行字迹，警告陶胜三不能挣扎，亦不能希冀有人来相救，稍一动弹，淬有剧毒钢锥坠落在背，虽未必死，但毒笥可使他受尽痛苦，闵九公留言有要事他去，七日后方可赶返，尽这七月之期，须陶胜三静静思考。

七日之期并不太长，但在陶胜三而言，无异七年之久，更无法静静思考。

陶胜三回首前尘，不由老泪纵横，顺颊流下。

渐渐他感手指肿张，头颈脊骨僵硬，眼皮沉重，再度昏睡过去。

石室外人影一闪，正是那赵春城，目光凝注在陶姓三面上，泛出一丝悯恻的神色，高声呼唤道：“陶老英雄。”

……

……

一连呼唤数声，陶胜三睁开沉重眼皮，黯淡眼神似已看明赵春城，脸上泛呈凄然笑容。

赵春城疾闪而入，落在陶胜三身前不远，诧道：“老英雄为何落得这般模样！”一道锐利眼神扫视石室内情景，不禁面色微变。

陶胜三凄然笑道：“一言难尽，赵贤弟将老朽救离此处再说。”

赵春城面有难色，摇首道：“在下恐不能救开老英雄。”

陶胜三闻言不由脸色一变，道：“这是何故？”

赵春城道：“老英雄身上被下了极恶毒的禁制，武功已失，在下虽可用剑斩断悬发，及时用掌力振开老英雄，但老英雄必撞出摔落，震断心脉毙命，救之反而害之，在下势所不能，更所不忍。”

陶胜三凄然答道：“老朽愿求一死，赵贤弟请动手吧！”

赵春城摇首道：“在老英雄而言别无选择，若传扬江湖，在下恐百口莫辩。”

陶胜三惨笑道：“老朽求死亦不可能么？”

赵春城略一沉吟道：“依在下之见，只有等这个闵九公回来，在下猝施奇袭，制住闵九公迫使就范，解开老英雄穴道。”

陶胜三面上浮起凄凉悲怆苦笑道：“老朽度日如年、恐怕难等。”

赵春城目露诧容道：“闵九公留言须时七天返回，那日在下途中相遇老英雄，屈指算来，今日已是第七天。”

“什么！”陶胜三惊诧道：“今日已是第七天。”

“正是！”

陶胜三叹息道：“贤弟想法本好，倘闵九公遇事牵缠，万一今日赶不回来咧？“

赵春城黯然无语，以悯恻目光注视着陶胜三，摇首频频叹息。

突然，赵春城眼神中光暴炽，道：“在下料闵九公必来，他擒囚老英雄不予杀害定有所求，虽有急事他去，岂能不匆匆赶返，这个老英雄自然较在下更为明白。”

“不错！”陶胜三道：“闵九公是有所求。”说此心中兴起一阵激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老英雄怎么流不睛了？”赵春城不胜惊愕。

陶胜三道：“赵贤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朽纵然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老英雄为何说此丧气之语。”

陶胜三凄然笑道：“老朽欲有所求，贤弟是否愿为老朽办一件未了之事？”

赵春城目注陶胜三道：“只要在下力有所及，无不如命。”

陶胜三发出一声长长叹息道：“闵九公乃舍弟迷魂谷主陶泰麟至交莫逆，舍弟夫妇无故失踪，他心疑为老朽陷害，欲霸占迷魂谷基业。”

“此乃真情么？”

“虽不中的亦不太远。”

“如此说来，令弟确系老英雄所害了。”

“不是！”

“是谁？”

“无极帮主！”

赵春城不禁呆住。

陶胜三凄然落泪道：“迄至如今，老朽只知是无极帮主所为，但无极帮主面貌长相，真实来历尚蒙然无知。”

“究竟为了什么？”

“贤弟似心疑老朽为何与无极帮互通声气，虚与委蛇么？其实老朽也有难言之苦衷，昔年舍弟与老朽性情不投，格格不入外人不明多滋误会，舍弟为何为无极帮主所害，因他昔年做下不德之事，为武林所不齿。”

“令弟做下什么不德觉之举？”赵春城道：“不知中可否见告？”

陶胜三黯然答道：“当年屠戮紫霞山庄实舍弟之暗助。”

赵春城闻言如中雷击，不禁暗中面色大变，微微一笑，道：“紫霞庄严天梁大侠惨遭灭门之祸，在下约莫在家师处闻后，兹事体大，老英雄是否言而无徽。”

陶胜三神色黯淡，道：“老朽岂可无的放矢，血口喷人，昔年围袭紫霞庄，如非舍弟以迷魂药物相助主谋巨邪，怎能成功。”

赵春城道：“如此说来，老英雄定知主凶为何人了？”

陶胜三道：“不知，但老朽心疑就是无极帮主所为，更难怪舍弟，舍弟显系受迫所为，无极帮主为了不泄漏风声，所以将舍弟夫妻囚禁。”

赵春城道：“令弟囚禁这处老英雄定然知道。”

陶胜三道：“知道。”

赵春城道：“为何不设法相救？”

陶胜三凄然一笑道：“武林中不知道老朽与舍弟势若水火，不啻仇仇这话有谁能信，事因一册武林秘芨而起，无极帮主心疑舍弟趁火打劫取去，惟老朽受无极帮主之托去舍弟囚禁之处，探问武功秘芨下落，怎奈舍弟守口如瓶，见了老朽如同陌路，是以老朽才想探听二位嫡亲侄女现在何处，只有骨肉之情才能使舍弟吐露真情。”

赵春城道：“风闻无极帮主心狠手辣，斩草除根，迫使老英雄寻觅一双胞侄女下落，除之以免后患。”

陶胜三黯然一笑道：“无极帮主实有此意，话虽如此，老朽就是残暴不仁，也不能将一双侄女陷之于死，如今老朽临死之前恳求贤弟相求寻觅一双侄女，告知舍弟囚禁之处，联络同道救出，揭露武林一大悬案。”

赵春城道：“令弟囚禁在何处？”

陶胜三道：“东岳泰山鹰愁谷。”

赵春城道：“迷魂谷主一双爱女叫什么名字？”

陶胜三道：“一名小燕，一名珊珊，有劳贤弟，老朽死在九泉也当……瞑目……”

言毕气绝毙命。

室外一条飞鸟般身影疾掠而入，现出淮上隐叟祝秋枫，目睹陶胜三死状，不禁长叹一声道：“我不择手段似虽嫌毒辣，错非如此，焉能使陶胜三吐实。”

祝秋枫说话时，陶珊珊小燕姐妹悄无声息走入石室，星眸红肿，陶珊珊道：“我知道你心中甚是恨我姐妹俩人。”

赵春城不禁一怔道：“为什么要恨你们？”

陶珊珊目露凄怨之色道：“少侠耳闻家伯之言，已知令尊之死，家父主谋帮凶，焉能不怀恨在心。”

赵春城淡淡一笑道：“罪不及孥，在下怎能怀恨姑娘姐妹，何况令伯父之言恐不尽不实。”

陶小燕诧道：“为何不尽不实？”

赵春城道：“在下请问姑娘，陶胜三因何独知令尊令堂禁囚之处，他若有心营救，以他在武林名望，结交之广，何不及早图谋，反而亟亟寻觅姑娘姐妹，岂非舍本逐未。”

淮上隐叟祝秋帆一拍大腿，道：“究竟是老弟察理入微，此言对极，老朽拙见不及此，哼，陶胜三临死还不忘害人，委实死有余辜。”

陶小燕道：“不论如何，晚辈们也要去鹰愁谷一探。”

淮上隐叟祝秋帆道：“老朽尝游东岳不下五次，幽壑胜境无不涉迹登临；

就未听说过有鹰愁谷你们姐妹虽孝思不匮，但不应操之过急。”

陶小燕道：“那么晚辈且禀明家师，请示机宜后再说吧。”双双向祝秋帆裣一福，翩若惊鸿般急闪出室，也不望赵春城一眼。

祝秋帆长叹一声道：“世间事惟有情孽二字于理解，请问老弟作何感触。”

赵春城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人心。”

忽闻室外传来萧文兰语声道：“星弟，快来。”

赵春城疾掠而出，只见萧文兰神色惶急道：“陶小燕珊珊两人泪流满面，似伤心已极，双双奔去，琼姐已然追下，你气了她们，是么？”

萧文兰见赵春城一言不发，目光凝向远处，似有所思，不禁心中一急，跺足嗔道：“你怎么啦！还不追去。”

赵春城苦笑一声道：“兰姐何必强小弟所难。”

蓦地———

远处天边突冲起一道施星火炮，炸裂在半空中，呈现红黄两色流芒花雨，绚烂夺目。

萧文兰花容一变，忙道：“不好，琼姐遇上了危急之事，一把拉住赵春城飞驰如风而去。”

他们两人身法绝快，不到片刻，已到达流星火焰放起之处，只见许飞琼独自兀立在雪地中，目注两人奔来，不由露齿嫣然一笑，以手拽示意两人禁声。

赵春城身形顿住，低声道：“何故放出流星火焰？”

许飞琼道：“我们攀上树梢，便知真情。”说着掠向左侧一株参天古柏前，冲霄拔地卢，落足树柯上揉上树顶。

赵春城萧文兰必知有异，先后爬上树顶，藉浓翳柏枝蔽身。

许飞琼纤指一指，柔声道：“星弟你瞧。”

赵春城循指一望，只见一片银白皑雪崖下睡着一蓝袍者，面如紫铜，鹰鼻海口，绕腮一部钢髯，秃额白眉、臂长及膝，十指盖着长长利爪，一切均异于常人。

在老地得身前，弃有两具尸体，开膛摘胸，雪地上染污鲜红血迹，触目惊心。

萧文兰骇然低呼道：“老怪物是何来历？琼姐必然知晓。”

许飞琼微点螓首道：“老魔头乃天外三凶中老夫兀，自称白眉叟，心性暴残狠毒，全凭喜怒行事，癖嗜人心鲜血，食后昏昏如睡耳目特灵，尤以嗅觉奇佳，一二十丈方圆内能嗅觉有无生和的存在，是以我离之甚远，放起流星火焰，万一他若惊觉，可及早逃避。”

萧文兰道：“老怪物不曾惊觉么？”

许飞琼摇着道：“未曾！”

赵春城道：“琼姐召小弟前来必有缘故？”

许飞琼道：“天外二凶多年来未现身江湖，再出必有缘策，三凶并不同

舟共济，喜各行其事，我想白眉老鹰在此安眠，谅是在等候什么武林中人聚议。”

蓦地，天忽传来一声刺耳长啸，声激云霄。

赵春城三人不禁一怔，聚精会神，凝神啸声传来方向。

只见雪野尽头现出叫个黑点，疾如飞黑掠来。

白眉老魔似为啸声惊醒，两臂伸欠了一个，霍地跃起，两目暴射出两道慑人寒芒。

那条人影如飞掠至，是一面目惨白少年，目光巡视近了一眼，愕然道：“恩师，你又犯戒了么？”

白眉叟凶眼一瞪冷冷喝道：“兔崽子，你倒管起为师来了，为师怎么犯戒？”

少年道：“恩师出山之际，曾应允不吃活人心，其实恩师已甚久不食血腥，但眼前……”

话尚未落，白眉叟已自厉声喝道：“混帐，为师只应允不吃活人心，却未说过不吃死人心，你胡说什么。”

面目惨白少年，脸色更显得不自然，朗声道：“两具尸体死前都是活生生地，怎可说是死人。”

这句话非但未曾触怒白眉老怪，反而面现笑容道：“你倒神目如是，我老人家不说，你也万万不知，这两人都是死囚，迟早都要死，反不如让我老家饱啖口福？”倏又面色一寒道：“你办的事怎么了？”

面目惨白少年恭谨道：“办妥了。”说着望了望天色，接道：“他们也该快来了。”

白眉叟鼻中冷冷一哼，道：“你带了食物么？”说着慢慢坐了下去。

少年面泛一丝笑容，揭开长衫，解下一布包。

解开蓝布包袱，现出一只烧鸡及十数个热腾腾的馒头。

白眉叟笑道：“好！”两只鸟爪伸出，一手抓起烧鸡，一手抓起馒头，咧开血盆大口，咬下一大块鸡腿，咀嚼有声。

少年想似长途跋涉，疾倦异常，盘坐于地，瞑目行动运气调息。

许飞琼三人藏在树顶，一瞬不瞬，察视究竟。

萧文兰低声道：“小燕珊珊姐妹，琼姐追上了没有？”

许飞琼望了赵春城（严晓星）一眼嫣然笑道：“她们只觉对不起星弟，深感歉疚，坚欲离去，见了其师罗刹谷主再作计议，其实仅凭陶胜三临终遗言未必可靠，即是真情，也许陶泰麟为主凶胁迫所致。”说着又是一笑，道：“我觉得她们留此与其心存芥蒂，使友谊上蒙上一重阴影，反不如离开地好，日后自有水落石出时，是以我才未坚留她们。”

萧文兰道：“这样也好，只是苦了星弟。”

赵春城皱眉道：“你们总是爱打趣小弟。”

两女相视一笑，不再言语。

约莫半盏热茶时会过去，忽听得一阵衣袂振风之声传来，只见东向现出几条人影，快步如飞奔向白眉叟坐处。

八人穿着不一，均以黑衣扎额，覆戴一具鬼脸壳，使人难以分变。

那少年一跃而起，抱拳笑道：“ 八位真是信人，时刻丝毫不差。 ”

严晓星一言不发，命二女移去酒菜，索来文房四宝，懦笔挥毫，沉思绘出八人形貌。

偷天二鼠吕都姜大年一生遍压名大泽，见多识广，交往之人至达官贵宦，下至凡夫走率，不知凡几，四道锐利眼神凝注在八帧绘象上。

祝秋帆道：“ 二位足迹遍天下，见识极广，这八人老朽一 · 个不识，二位可否认出他们来历。

吕都茫然播首，答道：“ 恕吕某眼拙，实想不出武林中有此…… ”说此忽惊嘈…一声，接道：“ 老二，你瞧，手指着一帧绘像。

那是一个清灌颔下元须老者，蓄发仅长三分，吕都道：“ 此人似是和尚，久未剃头以发长三分，面像甚是枪熟，但一时间却想他不起老二你仔细想想在何处见过。 ”

姜大年双眉蹙在一处，凝视绘像沉恩。

石室中寂静如水，呼吸可闻。

良久，姜大年双眉一振，而现惊喜之容，叫道：“ 哈，姜老二想起来啦，七年前中秋月明这这夜，我兄弟两为追杀淫贼采花蜂蔡章，易容改装成为采药山民，深人五台，追觅两日一夜，毙之在龙幡石下，因干粮已磐，久未进食，抓寺久食并投宿一夜，我等在香积厨邻一间客室中，送食之俗僧不就是他么尸

吕都略一思索，道：“ 是极，我俩与他曾尚晤谈甚久，只觉俗不可耐，语多愚疑。 ”

祝秋帆道：“ 看来我等必须前往五台一行了。

吕都答道：“ 这个当然。 ”

摹地，室外长空中忽随风传来一声鹤鸣。

许飞琼疾若闪电般掠出室外，只见一粗眉大眼．肤色霾黑中年汉子与一只朱顶白鹤立在雪地中。

那中年汉子目睹许飞琼，笑道：“ 师妹，愚兄奉师尊之命带口信转致师妹，白眉老怪师徒似欲往五台而去，那八面黄鬼脸江湖人物四散走去。 ”

许飞琼惊喜于色道：“ 师尊现在何处，他老人家为何知晓？ ”

中年汉了笑道：“ 师父与愚兄路经林中，无意发现白眉老叟师行形踪鬼祟，似在等候什么人是以就地隐藏察视究竟，聚坐一处低声商议，半个时辰后八人倏地立起，互道珍重，俟开春后行事，四散离去。 ”

白眉叟师徒疾闪现身，面对得意阴笑，其徒问道：“ 我等现欲何往？ ”白眉叟道：“ 行事之前，必须澄清数点疑虑，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为师意欲去五台一行，但也不急在一时。 ”

言毕师徒出林而去。

许飞琼道：“只有这点么？恩师怎知小妹急欲知他们行踪。

中年汉子笑道：“还不是从雷儿身上猜出。”

许飞琼摇首答道：“雪儿虽通晓人言，却无法说出，焉知小妹不是命雪儿查明恩师行踪么？”

中年汉了似不胜惊愕，叹息一声道：“难怪师父最钟爱师妹称赞师妹，心细如发，料事百不失一，恩师发现八人聚坐一处时，竟脱下面具，但看不真面貌，年岁均在六旬开外

许飞琼娇笑一声道：“恩师目光锐利，能在黑夜见物，哪有瞧不真之理，不过无法变识是何来历罢了。”

中年汉子摇首笑道：“鬼灵精，愚兄真服了你啦，师父虽无法变识他们来历，却从他们嘴唇翕张动作，了解他们所说的话。”

严晓星与偷天二鼠及淮上隐叟祝秋帆萧文兰已出得室外，倾听他们说话。

许飞琼道：“他们说什么？”

中年汉子答道：“其中一人谓我等早年欠了白眉老怪救命恩情，目然须知图恩报，力助其成，但不可掀起血腥杀劫。”

另一人道：“你莫非已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那人答道：“藏珍图有二，缺一不可，其中一幅虽为无极帮主得去，却无异废纸，我等应抢先将另一幅藏图攫在手中。”

“另一幅现在何处？”

“江湖谣诼绘歧，有说无极帮主故布疑阵，使武林人物产生错误感觉，坚信另幅落在神木令主者手中，藉以远祸，俾可从容不迫觅取骊龙各藏珍，另一说法系落在偷天二鼠手上，但这二种说法均不可能。”

“此话可解？”

“神木令主者之所纯属无稽，我不信神木尊者有传人，但此人必是无极帮之仇家，我等只须找出此人真正来历，此事便可迎刃而解。”继而又面现苦笑道：“此言无异痴人说梦，哪有如此容易，倘我猜测不错，偷天二鼠纵未取得藏图，却必知一丝端倪，我已思出一策，可引偷天二鼠自动登门……”

说到此处，偷天二鼠不禁微微一笑。

中年汉子望了偷天二鼠一眼。

那人又道：“凡是欲速则下达，江湖气候虽较温暖，厕龙谷亦必雪封冰冻，纵然参悟藏图奥秘，眼前亦属无用，我等暂照原定之计行事。”

七人表示同意此人所言，另一人却道，“我等与白眉怪第晤面时，突神智恍榴，难道老怪暗中对我定下了禁制，无非疑我等背言寡信，其实老怪是杠费心机。”

之后他们各自四散而去。”说完，语声一顿，接过中年汉子望了严晓星

一眼，又道：“八人神智恍榴，恩师谓除了迷魂谷主秘制的迷香丸无此神效，也除了严少侠外，无法使陶小燕陶珊珊赠与此丸。”

严晓星不禁面色一红。

祝秋帆哈哈大笑道：“慕天君委实料事如神。”

中年汉子双拳一抱，笑道：“恩师尚有点苍之行，立待回命，在下告辞了。”转身疾奔如风而去。

五台，大雪封山，万径人踪灭，似一片琉璃世界。

山道上忽现出一个青衣短装汉子，背戴长剑，健步如飞循白云寺登上崖去。

崖后突传出一声响亮的佛号：“施主请止步／

只见崖后闪出一声躯高大中年憎人，手横冰铁神杖，面色沉肃，道：“掌门人有命，本派不能卷人江湖是非中，是以劝阻武林朋友登山来访，施主请回去吧！”

青衣汉子笑道：“大师奉命劝阻，享有碍难，在下无法勉强，但在下并非江湖人物，奉命有要事面谒贵掌门。”

高大僧人冷哼一声道：“施主这般装束，那份高绝轻功，倘谓非江湖中人，岂能令人置信。”

青衣汉子冷笑道：“大师在为佛门子弟，断章取义未免不智，难道略具武功就可以断言身在江湖么？”

高大僧人不禁为之一呆，高喧道：“阿弥陀佛，施主强词夺理，志在什么？”

青衣汉子朗笑道：“在下奉命须面谒贵掌门！”

“为什么？”

“奉命投柬，书信中在下恕难测知。”

“奉何人所命？”

青衣汉子面色一冷，沉声道：“法不传六耳，大师请勿强人所难。”说着双拳一抱，道：“请大师让开一条道路来。”

高大僧人面有愠色，道：“本山戒备森严，由此入山至掌门人处，共有廿一处关卡，施主纵有一身高绝武功亦难安然到达。”

青衣汉子道：“若贵派存心掀起一场杀劫，在下也就不再多言了。”

高大们沉声道：“施主存心要闯山么？”

“正是！”

高大僧人道：“如此恕贫僧得罪了。”挥动禅杖，一招“屏封云山”，啸风如雷，幻出一片如山杖影，阻住去路。

青衣汉子话未出口，肩上长剑电闪击出，寒芒一点投入杖影中，叮的一声，如山杖影立时敛消。

只听高大僧人闷哼出声，身形踉跄倒退出数步，一柄禅杖脱手飞落，叭的一声大响，插在雪地中。

青衣汉子身形如鸟腾起，越过那座冰崖，瞬眼已远在十数丈外。

高大僧人不禁震怒异常，振亢发出一声长啸。

啸声激越，四山鸣应不绝，引发一处雪崩，矢隆雷鸣，远处只见雪尘奔空如雾，宛如山海倒泻，威势骇人。

青衣汉子充耳不闻，视若元睹，一劲飞驰腾跃。

奔山约莫五里之遥，山道转变处突涌出一股强猛如山的潜劲，随即响起一声佛号，道：“ 施主仗剑闯山意欲如何尸

只见眼前人影疾门，掠出五个僧人。

青衣汉子喝道：“ 在下奉命投柬求见贵掌门，贵山乃十方胜地，任人登临瞻仰膜拜，为何拦阻在下。 ”

中立一长须老憎微笑道：“ 本山虽不禁登山游客，但奉命拦阻江湖中人，此乃不得已之举，望施主见谅，请问施主奉何人之柬面见敝掌门？ ”

青衣汉子似不愿硬闯，面有难色，略一沉吟道，“ 无法宣泄出口，大师如能守密，在下可取出大师过目。 ”

老僧哪有不知青衣汉子弦外之音，四面望了四周一眼。四僧立即会意，身形即闪隐去。

青衣汉子微微一笑，伸手人怀，在贴身怀中取出一封厚大密缄，缄口上尚有火漆朱印。

老僧接过端详了一眼，不禁面色大变，忙送还青衣汉子手中，道：“ 贫僧多有得罪，施主请随贫僧登山。 ”

# 十四

五台掌门维摩上人居于万佛阁上，禅课既罢，独坐藉团上定息，忽闻一声清磬送入耳内，不禁睁目一怔，沉声呼唤道：“雪山！”

门帘一掀，只见一十四五岁眉清目秀的小沙弥走入，躬身禀道：“巡抚大人上差求见。”

维摩上人心神微震，哦了一声，身形缓缓立起，道：“就说老衲出迎。”

忽闻门外传来朗笑道：“不为掌门人亲自出迎，只求勿抿在下这不速之客就是！”

维摩上人已自快步出屋，定睛望去，只见一气度严肃，目光炯炯背剑青衣汉子，岸然巍立在阁厅中央，忙施一稽首道：“不知大人驾临，望乞海涵。”

青衣汉子微笑道：“不敢！”取出密缄送上

青衣汉子接道：“有烦掌门人一阅。”

维摩上人接过，肃客上座，命小沙弥献上香茗后，再行拆阅，不禁面现难色道：“巡抚大人之命，老衲怎能相拒，不过本山危如累卵，施主定有耳闻，万一有甚闪失，叫老衲如何担当得起。”

青衣汉子微微一笑道：“贵派高僧明月禅师罹受凶邪禁制在下早有风闻，但身不在汪湖，未便过间，抚院之甥乃一文弱士子，借地攻书，与武林纷争漠不相干，掌门人若然推辞，恐与贵山不利。”说至此色一当时，接道：“其实贵山不必如此戒备森严，只须暗中监视提防，一则可免滋生误会，消弭伤亡，再亦可判明敌我之势。”

维摩上人长叹一声道：“自明月师弟噩耗传来，黑白两道高手风闻前来者不绝如缕，老衲不胜烦扰，是以传谕拒见拜山江湖人物，寸衷良苦，乃不得已也。”

青衣汉子正欲启齿，忽地面色一变，右手疾向窗外虚空一拂，觉数根淡白银芒电射穿破窗而出。

只听一声惨嗥入耳，接着重物坠地之声。

维摩上人面色激动，大袖一挥，扑下楼去。

青衣汉子如影随形而去，掠出搂外，只见一中年僧人倒在雪地中，面现痛苦之色。

维摩上人沉声道：“悟通，你未奉老衲之命，私自窥探则甚。”

悟通道：“贼徒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弟子是惧掌门人罹受暗算，故来此偷窥这位施主。”

青衣汉子忙向维摩上人示一眼色，笑道：“此乃在下误会了，在下独门暗器异常辣毒，治疗需费相当手脚，可否清送入静室中，救人要紧。”

维摩上人会意，转身击敲清磬。

传磬三声，门外奔入四个僧人，道：“掌门人召唤回禀。”

维摩上人道：“你们将悟通抬至静室，以便这位施主施

四僧领命将悟通抬起，向阁后走去。

维摩上人微笑道：“老衲尚未请教施主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青衣汉子道：“在下复姓南宫草字于诚，贵派弟子悟通，似有点不尽不实，在下以三寸不烂之舌意欲将悟通说服，自吐隐秘。”

维摩上人肃容谢道：“施主盛德，容后而谢。”

南宫子诚问明悟通送往之处后，告辞离去。

维摩上人阁后一片微斜平坦山坡，积雪尺许，晶莹耀目，檀有数十株虬柯铁干绿萼梅，清香袭鼻，沁人肺腑。

梅林内建有一幢矮檐精舍，楹梁沐朱，屋瓦琉璃，檐角飞射，粉壁雪白，建筑小巧瑰丽，雕花长门上悬有一块横匾墨镌摹临张旭狂草：“听梅”二字，字体狂劲，龙飞凤舞，大气磅礴。

门楹两行联语：

“弥天雪月空中色，

寒夜霜钟悟后心。”

辞藻青新，意味隽永。

雕花长门虚掩，南宫于诚轻轻推开，只见梧通侧卧在榻，痛苦不堪见，瞥南宫于诚进入，不禁目露怨毒神光。

南宫于诚微微一笑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于城峨嵋西昆仑。……”

悟通目中怨毒神光突转愕然，道：“玄黄天地。”

南宫于诚道：“戊亥癸西。”

悟通不由泛出一丝笑容道：“原来尊驾是自己人。”

南宫于诚施展蚁语传声道：“方才不知是本门中人，非如此亦无法取信于掌门人，帮主侦知有一极厉害对头人物潜迹在五台派内，如不及时除去，日后恐对本帮大大不利，再风传了天外三凶又以隐退之身重出江湖，显然有意参与攫夺骊龙谷藏珍。”

悟通惊道：“天外三凶！”

南宫于诚道：“此是，据在下所知，白眉老怪似向五台而来。”

悟通道：“隐迹在本山对头人物是何来历？”

南宫于诚道：“这就是在下奉命乔装巡抚大人亲信武士来意，减少对头人物注意，便于从容侦查此人真实来历。”语音略顿，又道：“在下留此尚须甚久，你我再作商量，待在下为大师取出毒针。”

时已薄暮，四山苍茫。

维摩阁上南宫于诚与五台掌门促膝倾谈甚久，耳闻天外三凶有来五台之意，不禁面泛忧虑之色。

南宫于诚道：“掌门人不必忧虑，邪不胜正，无极帮主必授首，抚台之甥杨公子三日后可到达，在下意欲借朝阳！”

“寺香积厨房一旁独院作为杨公子栖之处。”

维摩上人诧道：“那地方简陋异常，怎可作杨公子攻书之处。”

南宫于诚笑道：“在下与杨公子来此实是暗助掌门人，难道尚未瞧出么？在下更不愿为掌门人引来无谓烦恼。”

维摩上人不禁恍然，合掌称谢，命小沙弥引南宫于诚前往朝阳寺而去。

南宫于诚一至中，便脱衣而睡，灯火如豆，昏暗沉沉。寒风怒吼，涛嚣如潮。

他拥被而卧，胸不波涛起伏，前尘往事纷至沓来，一一现诸眼帘，只觉人生如寄，不由轻声感喟道：“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胸中感触良多，怅惘万千。

蓦地———

一条迅快人影在窗纸上掠过，南宫于诚暗道：“莫非他已返回了么？”一跃而起，悄无声息启开房门一线，疾闪掠出，仗着夜眼，蹑入香枳厨下。

只听呀的一声木门推开响后，接着灯火一闪，一个沙哑语声道：“百能师兄是你回来了么？”

“正是，你还未入睡么？哎，雪地寒天，这段山路，委实难摸。”

南宫子诚耳闻语声，不禁心头一喜，暗道：“偷天二鼠料得不错，果然是他。”不愿再作窥听，疾返房中。

一觉醒来，天色已是大白，寺僧送上茶水早饭。

早饭甚丰，一盘热腾腾馒头及一大碗小米稀粥，两碟小菜，花生仁，酱菜心。

南宫于诚只觉素鲜可口，不到片刻风卷云扫而尽，换上一袭棉袍，信步走出寺外。

寺外一畦翠竹，摇曳生姿，雪地辉映，别有情趣。

他徘徊于梁竹间，负手低吟道：

“香山仙子孤山癖，
爱种梅花映明月。
花香月色雨空蒙，
更偕琅轩一点幽碧。
带雨遥分前浦云，
当窗漫凿峰头石。
移来细细记南枝，
种去萧萧映香雪。
移时雨候种时晴，
透妙枝蛮月重白，
初照挥锄若有神，
再照清标次第出。
一株新栽鸾凤嗣，
两株对无蛟龙立。
三株四株几十株，

影摇星斗天主扩。

……

忽闻林外赞道：“好个‘影摇星斗天外折’，阁下雅兴逸致不浅。”

南宫于诚转面望去，认出是冷面秀士庞雨生，距冷面秀士五丈开外一列横身屹立着飞天虎尤盛，迫凤塌姚东昌，子母神镖程道平三人。

他故作不识，抱拳笑道：“信口胡诌，有污清德，阁下可是维摩上人同道至友么？”

冷面秀士微笑道：“在下庞雨生，与五台掌门乃方外之交，尊驾台甫可否见告？”

南宫子诚佯作愕然动容，道：“原来就是卓著盛名的冷面秀士庞大侠，在下南宫子诚却非武林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恕难订交，这两日黑白两道高手均相继首途五台而来，庞大侠得留神一二。”言毕迳向朝阳寺昂然走去。

子母神镖程道平冷笑道：“此人傲慢无礼，待属下教训他。”说着右手疾扬，一道寒芒应手飞出，破空锐啸，快若奔电。

镖芒距离南宫子诚身后几许，突自动爆裂，化作九道芒雨袭要害重穴。

程道平子母神镖武林独步，手法奇奥，百不失一，故子母神镖之名享誉大河南北。

只见南宫子诚身形疾转，右掌平胸疾划，望外一拜，将袭来镖雨悉数震飞开去，没于雪地中。

南宫子诚慑人目光注视了程道平一眼，发出一声冷笑，转声快步迈入朝阳寺。

程道平面色大变，心中大感凛骇，忽闻身后响起一声响亮的佛号。

只听维摩上人笑道：“程施主，此人委实招惹不得。”

冷面秀士诧道：“为什么？此人是何来历？”

维摩上人道：“此人是大内一等神鹰侍卫南宫子诚大人，一身武学已臻化境。”

冷面秀士神色一变，惊道：“宫廷武士难道也插身这段江湖是非么？”

维摩上人摇首笑道：“南宫大人非但不过问此事，而且请老衲将朝阳寺为禁地，大人说过只要武林中人不危及神稷绝不干预江湖是非……”语声略略一顿，又道：“道不同岂不相为谋之言，绝不是南宫大人故作傲慢，身份有别，他岂能与庞施主订交，何况此时此地更有碍难。”

冷面秀士不禁默然，须臾微微一笑道：“此有秘在下自讨无趣，焉能怪得南宫大人，但南宫大人为何来此？”

维摩上人道：“南宫大人受命川驻晋抚台衙门，以为宫廷耳目，晋抚清廉正直，与南宫子诚私交甚笃，其甥明秋入围，欲借朝阳寺一席之地攻读，南宫大人持晋抚亲笔手涵相求老袖……”

庞雨生道：“上人惠允了么？”

“自无不允之理！”维摩上人压低声音萧文兰昨晚老衲与南宫子诚倾谈

主，发现此人身怀奇学外，更精擅风鉴，他说老衲煞气直冲华盖，干戈难免，但可转危为安。”

庞雨生双眉微微一皱，道：“他真是晋抚所遣么？依在下看来，他来历似谜，未必是真，其中定有蹊跷。”

维摩上人捋须微笑道：“晋抚系老衲方外至交，笔迹真假哪有不识之理，老衲更在晋抚抚衙内与南宫大人数度晤谈，庞施主太多虑了。”

一条身影似山崖冒起，身法如风掠至。

庞雨生道：“高少庄主神色匆匆为何？”

来人却是高雨辰，道：“黑白两道高人均络绎不绝往五台而来，风闻天外三凶中难极惹的白眉老怪师徒亦在五台外现踪。”

冷面秀士神色一变，诧道：“白眉老怪，黑白两道高人相继而来定非无因，谅掌门人决无不知之理”

维摩上人神色平和，淡淡一笑道：“他们与庞施主来意并无不同，明月师弟离山他往，事前老衲毫无所悉，事后更无所知，江湖谣诼，虽言人人殊，但有一点相同者，就是说明月师弟七人同在一处罗受暗算决非偶然，屠三山失窃藏图明月师弟等必然知情，是以想到老衲身上。”

冷面秀士道：“此说绝非捕风捉影，来源有自，大师知藏图下落否？”

维摩上人叹息一声道：“老衲仍茫然不知。”

冷面秀士道：“在下相信掌门所言乃是实情，但白眉老怪难见信，看来贵山难免兴起干戈。”

维摩上人长叹一声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此刻——

山道上人影纷纷，络绎不绝。

黑道枭雄百足天蜈皇甫炎一行人中为九人健就如飞奔行者，皇甫炎只觉畅然无阻，不禁诧道：“难道五台竟一无戒备么？老夫感觉其中必有蹊跷。”

一个身形魁梧紫髯老者道：“武林传言五台已知屠三山失图下落，小可疑此乃无极帮主嫁祸江东之计，看来此行必然徒劳跋涉。”

皇甫炎摇首答道：“未必见得，维摩秃驴心计深沉，他按兵不动，必暗有图谋。”

正说之间，岔道上忽轩上白眉老怪师徒两人，后随貌傲狞恶，装束甚奇的短装矮小汉子四人。

皇甫炎不禁面色一变，暗道：“怎么这老魔头又重出江湖。”

白眉怪叟瞥明皇甫炎，眼中闪出一抹凶光，哈哈大笑道：“皇甫当家你我久违了，不料这些年来皇甫当家名震北七南六十三省，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老夫此次以退隐之身重现江湖，委实自不量力。”

皇甫炎亦放声大笑道：“老英雄过奖了，不过话说得不错，目前你我均无望威风江湖了，据在下所知后一辈人物，有数人身负绝学，你我与他一比，不啻臂壤之隔。”

白眉叟目中凶焰逼射，厉声道：“老人也曾风闻迩来新近崛起几个武林后起之秀，皇甫当家不妨报上几个姓名，老夫偏要试试他们究竟有何惊人艺业。”

皇甫炎微微一笑道：“老英雄不问，在下也要告知。”

白眉叟道：“皇甫当家说出来听听。”

皇甫炎道：“那蒙面黑衣自称神木令主者，一身武功得神木尊者武学神髓。更有金刀四煞为辅，不帝如虎添翼。”

白眉叟冷冷一笑道：“风闻皇甫当家曾与此人相遇。”

“不错，”皇甫炎道：“但在下敬仰神木令及时抽身而出，却未印证武功。”

白眉叟诧道：“皇甫当家却为何对此人倍加赞扬？”

皇甫炎道：“在下并非无的放矢，来源有自，老英雄他日必能遇上此人，就知在下之言不虚。”

白眉叟鼻中冷冷一哼，道：“老夫倒要会会他。”

忽闻阴恻恻冷笑道：“凭你也配，你与神木令主者会面之日就是你白眉叟毙命之期。”

白眉叟厉喝道：“什么人？”

皇甫炎道：“今日五台风云聚会，黑白两道朋友不约而同赶来，老英雄欲显露身手，不必急在一时，藏头露尾，宵小之辈，胜之不武，不胜为笑，理他则甚。”

钱百涵与白眉叟擦身而过，他觉白眉叟长像甚怪，不禁多望了一眼。

正说之间，山道上忽疾如风掠上数条人影，为首者正是钱百涵。

白眉叟鼻中微哼，倏地长身五指迅如电光石火往钱百涵眉抓去。

钱百涵似脑后长了眼睛一般，上半身陡地往前一冲，旋身疾转，右足踢出，一式“撩云飞星”，带出一缕劲风踢向白眉叟会阴穴。

他不但身法奇快，而且玄奥凌厉，攻其必死之要害重穴，白眉叟心中大为凛骇，猛地缩腹挫腰两足一点，飕的潜龙升天拔起。

只听钱百涵冷笑一声，转身往五台一座高峰奔去。

白眉叟身形飘落，面色铁青。

皇甫炎笑道：“这位少年亦是在下方才所说的几位后起之秀其中之一。”

白眉叟厉声道：“他是谁？”

皇甫炎道：“此人自称神木尊者再传弟子，名钱百涵。”

白眉叟不禁一怔，道：“怎么有两个神木贼秃传人？”

皇甫炎道：“二者之内必有一真，但不论是真是假，他们两人均非弱手。”

白眉叟来时一腔狂傲之气为之稍敛，暗叹百足天蜈甫皇甫炎并非故作危言，不禁嘿嘿冷笑。

钱百涵知他色厉内荏，不由口角含笑，道：“大人不记小人过，咱们走吧！”

人影如飞登山栏去。

五台山谷中金钟传响，回波不绝，维摩上人将碧虚严福寺辟作为迎宾待客之所。

敬福寺占地甚广，房舍甚多，尤其寺外聚星坪，平坦阔，春暖花开之际，眺览四山云起，绿碧香翠，天风送涛，林竹摇曳，令人神醉。

朝阳寺内南宫子诚壮门不出，阅卷吟哦。

蓦地———

门上传来击敲声响。

南宫子诚道：“什么人？”

只听响起悟通语声道：“贫僧悟通，特来拜谢不杀之德。”

南宫子诚离座而起，拨开门拴，示一眼色，禁悟通不慎多言以免形迹败露，含笑延人内面，道：“在下冒昧失手，只是愧疚不胜，大师何出此言，岂非使在下无地自容了么？”

悟通转身掩好木门，突压低语声道：“今日本山到得武林高手着实不少，掌门人命贫僧转致大人，人无害虎意，虎却有害人心，嘱大人留神一二。”

南宫子诚微微一笑道：“这个自在意料中，在下胸有成竹，无虞来犯，倒是本帮是否另有人乔装混在群雄中？他们必有凶危！如不慎恃强出手，不但前功尽弃，而且恐为本帮带来奇祸。”

悟通摇首道：“本帮恐无人参与其事，否则总坛必有所传讯。”

南宫子诚面色凝肃，道：“如此更好，但在下所负使命，可有事倍功半之效，黑白两道武林高手云集五台，未必同心，有道是薰犹不能同器，一言不合，定然大打出手，掀起血腥杀劫，那潜迹在五台隐名人物怎能视若无睹？”说此似脑中灵光一闪，接道：“在下意欲今晚去聚星窥坪探群雄举动，或可侦出他们真正来意？”

悟通道：“南宫大人准备只身前往么？”

南宫子诚道：“大师必另有高见。”

悟通道：“大人不可以身涉险，贫道之意宜采观望之策。”

南宫子诚摇首笑道：“帮主授我全权，见机行事，岂能守株待兔。”说着，仍是微微一笑道：“朝阳内寺外景物，情势在下甚是陌生，大师可否引导在下一游？”

悟通忙恭道：“贫僧遵命。”躬身领着南宫子诚走出门外，不厌其详地讲解寺内景物，逐外游赏。

两人转了一圈，由偏殿穿过一道回廊走回香积厨下，南宫子诚一眼瞧出那老僧蹲在灶孔前生火。

南宫子诚微笑道：“在下作客贵山，并非短短时期了，一相烦之处必多，大师可否为在下一一引见？”

悟通会掌答道：“大人乃要一山嘉宾，如有所命，只吩咐就是，大人未免太客气周到了。”

厨下共有三僧，遂一一引见。

南宫子诚知那僧姓钱，丝毫不形于颜色，偕悟通返房中。

悟通与南宫子诚又坐谈片刻，告辞而出。

他一出寺门，即望四侧崖底电泻扑下，掠落崖底，一幢茅屋结藏于崖石穹窿内，只有松罗藤蔓密翳，外人无法察觉。

悟通疾闪掠入，只听一浓重川音苍语声道：“南宫子诚一无破绽么？”

一条迅快如鸟般人影落在茅屋后，疾闪隐去。

屋内悟通答道：“此人气度非常，必是帮主亲自所负有极艰巨任务，我等不可以有胡乱猜测，自取罪戾。”

只听又一语声道：“但此事分明内有蹊跷，南宫子诚所说暗语，只有沙舵主知晓，他必从沙舵主处而来，我等怎未获知沙舵主传讯？”

蓦地———

一道鸽哨尖锐划空，电泻沉落，只见一只白鸽迅如流星穿窗而入。

忽闻哈哈笑声道：“我等太多疑了，沙舵主传讯证实了南宫子诚本帮内三堂护法，咱们走吧。”

茅屋内鱼贯闪出三僧，为首一僧约莫五旬上下，塌额尖额，豆眼小鼻，貌像阴鸷，身着一袭旧灰色僧袍，手持一柄青钢禅杖。

紧随身后乃一蟹脸中年僧人，太阳穴高高隆起，一望而知是个内家主同的角色，肩后斜系一柄连鞘钢刀。

殿后一僧正是悟通，他们点地欲起之际，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传来，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无极帮匪徒竟潜藏在僧内，你等还不束手就擒。”

一条身影疾闪掠出，只见丈外处现出一蓝衫怪人，身长八尺，两道吊客眉高高耸起，棱眼小鼻，颧骨外凸，獠牙掀辱双目开合之间精芒慑人心魄。

三僧不禁面色大变。

为首一僧呼地禅击挥出，啸风刺耳，势沉力猛。

蓝衫人冷笑道：“老夫要砍断你的右臂！”青霞疾闪，芒电飞奔。

只听一声惨嗥起处血光进射，僧人一条右臂离肩飞落青钢禅杖甩起半空，坠向十数丈外。

蓝衫怪人厉声道：“老夫还要取你左臂。”

那僧人仅剩下的左臂应剑落地，惨嗥甫出口际，只见剑飞虹卷，一颗秃头离肩飞起，鲜血飞溅，喷射如雨。

悟通几曾见过如此迅厉剑势，不禁胆寒魂飞，身表一矮遁逃而去。

蟹脸僧人心神猛凛，大喝道：“朋友，你忒心狠手……”“辣”字尚未出口，蓝衫怪人已自一鹤冲天拔地卢，空中一式“神龙翻云”，头下足上化为苍鹰攫兔扑下，左手指抓入僧人肩胛骨内，身形沾地即起，挟着蟹脸僧人穿空飞而去……

南宫子诚独处室中，握卷朗朗诵读：

“出岫何幽独，

倏然风碧空。
遥分秋水影，
忽度夕阳风。
长天不留迹，
冷月若为容
归宿应何在，
崆峒第一峰。”
悠扬顿挫，铿锵入耳。
蓦地，门外响起重物倒地声，他不禁一怔，启门一望，只见是悟通踉跄踣地，倏又立起，脸上悸容犹存。
南宫子诚惊诧道：“大师遇上何事？”
悟通便将前情叙出，道：“长身怪人武功辣毒犹自小事，贫僧遁逃之际，忽感脑后吱吱怪鸣，四面一望，原来是一只通体赤红，长约尺许毒蜈追来，不禁亡魂皆冒，迳奔来此处，哪知毒蜈追至寺外竟自动折回。”
南宫子诚目露迷惘之色，喃喃自语道：“这就奇怪了。”
悟通道：“何事惊异？”
南宫子诚道：“此一物分明是百足天蜈皇甫炎豢养，但长身老怪何能与皇甫炎沉瀣一气？”
“长身怪人是何来历？”
南宫子诚道：“此人名廖独，一向独来独往，绝不与人现事，貌似中年，却已逾六句，武功已臻化境，帮主风闻廖独共踪，己传讯在其现踪之处严密注意。”
悟通面色微变道：“看来廖独已发现本帮隐秘，更认识贫僧形貌，如不及时除去，祸将不测。”
南宫子诚略一沉吟道：“这话不错，不过廖独绝不致向掌门人当面索人，因无确切佐证，依在下之见大师不妨避不露面，推称伤重未愈无法行动。”说着，语声转沉，道：“本帮尚有人手潜迹在五台么？严命不得节外生枝，偾误大事。”
悟通心神一凛，答道：“本帮只贫僧三人在此！”
南宫子诚面色泰肃道：“大师速离，无事少来此朝阳寺。”
悟通道：“贫僧遵命。”疾闪出室而杳。
南宫于诚缓缓步出寺外，径往聚星坪走去。
聚星坪上云集五湖四海天下豪雄，五台派在坪上摆设十桌素宴，并有自酿陈年佳酿，芳冽甘醇。
席间最惹人注目的独数白衣银神龙翱翔师徒三人与北岳名宿虬成神鞭苍恒毅踞坐一席，高声谈笑，旁若无人。
于中龙拈杯就唇，目光不时移向邻席降魔八掌雷玉鸣桌原来邻席雷玉鸣偕同其子女雷俊峰雷翠瑛及东岳高手震双钩庞琦，混元爪铁迪，神鹰七式廖

独低声谈论。

于中龙私自倾慕着雷翠瑛，只觉雷翠瑛宛如空谷幽兰，清丽脱俗，一颦一笑无不动似醉。

人非太上，岂能忘情，于中龙这舱痴迷情景，均瞧在其妹于中凤眼中，感觉有这么一个嫂子，真是修来之福，暗动念撮合他们。

淮上叟祝秋帆乔装一白发苍苍老叟，径向白衣神龙桌上走来，笑道：“龙老儿，你我又在此遇上了。”

龙翱翔听出语音稔熟，憬司出何人，大笑道：“原来是

龙翱翔以蚁语传声说明祝秋帆乃乔装改扮。

苍恒毅微微一笑，道：“算我有目如盲，罚酒三杯。”连斟三杯满酒仰饮而尽。

祝秋帆抢过酒壶，道：“如此好酒，岂能让你糟蹋了。”

他们谈笑时，武林豪雄仍络绎不绝到来，片刻之间，聚星坪上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也有百数十人。

祝秋帆发现于中龙两道眼神凝注庄雷玉鸣席上，如痴如醉，不禁望了于中凤一眼，轻轻叹息一声。

于中凤玉雪聪明，不禁一呆，低声道：“老前辈为何叹息？”

于中凤细语问道：“雷姐姐不成么？”

祝秋帆摇首道：“这妞儿情有所钟，劝令兄不要痴心梦想，以免陷入泥浊，难以拔身。”

龙翱翔皱眉道：“你们一老一少在说些什么？”

祝秋帆道：“不关你的事，老朽见她聪明伶俐，意欲教她几手武功。”

龙翱翔笑道：“那是她的造化，龙某就此谢了。”

蓦地——

如潮语声顿然寂灭，邪雀无声，松林曾经上突现出天外三凶白眉叟师徒两人，身后紧随着六个面目阴鸷短装汉子，身法飘飘登上聚星坪来。

白眉叟威名如昔，威慑全场。

突然响起一声哈哈朗笑道：“好大的威风，却吓不倒你我，来，钱老弟，咱们痛快地饮上几杯。”

群雄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冷面秀士庞雨生与钱百涵对坐一席，互举酒杯一饮而尽，旁若无人。

白眉叟目中威棱逼射，面上冷布森厉杀机，朝一张空席上坐下，招手示意执役僧人过来，沉声道：“老夫愿求贵上一见。”

僧人喏喏连声而退。

钱百涵忽自言自语道：“既来之则安之，急着见面又有何用，何况五台掌门未必惧怕你。”

白眉叟大怒，须发怒张，厉喝道：“小辈多管闲事，稍时老夫定要让你知道厉害。”

钱百涵冷笑道：“天下事天下人管，你白眉能耐也不过尔尔，倘若动手，在下立即奉陪，不然你乖乖地坐在那儿恭侯五台掌门人出见。”

白眉叟只觉怒不可遏，一个青衣汉子突身形电欺钱百涵身侧，右手斜切而下，而指分竖如戟，横戮钱百涵双目。

此人出手奇快，迅辣歹毒，错非钱百涵，非要折在当场。

钱百涵冷笑一声，坐式不动，右手疾弧反扣在青衣汉子腕脉上。

克察一声，只听青衣汉子惨嗥出口，一条右臂被生拧折，血涌如注。

钱百涵猛一翻身，右足踢出。

青衣汉子身形倒撞飞出，摔在白眉叟身侧雪地上，眼耳口鼻内鲜血齐涌，气绝毙命。

# 十五

维摩阁突送出三声金钟，悠扬播回山谷。

武林群雄均知五台掌门维摩上人即要现身出见，这钟声无疑遏阻了白眉老怪一腔怒火，两道炯炯眼神逼射在钱百涵脸上。

冷面秀士冷冷笑道：“白眉老怪，理亏在你，你下不该暗算偷袭，如非钱老弟一身武学旷绝奇奥，岂不命丧五台，我看你还是忍耐的好，否则一世英名恐付之流水。”

白眉叟厉声道：“此事未了，老夫与姓钱的小辈尚须一笔清偿血债，没完没了！”

冷面秀士大笑道：“那要瞧你是否能活着离开五台再说。”

白眉叟气极，面色铁青，狞笑道：“老夫还想不出有那位今日要得了我这老不死的一条！”

冷面冷面秀士冷笑道：“话不要说太满，今日尚有五位正主儿未到咧。”

白眉叟厉声道：“那两位？”

冷面秀士道：“无极帮主和神木令传人。”

白眉叟冷笑道：“浪得虚名之辈，有何可惧。”

冷面秀士哈哈大笑道：“你比起明月禅师等七人自问何如？”

白眉臾面色铁青，双肩撼震，只觉肺腑几欲炸裂，但强行抑制着。

维摩上人身着袈裟，神色庄严肃穆，由四小沙弥前导，一踏人聚星坪，即合十躬身，朗声宣称嘉宾光临，未能一一接待，若有不周之处尚祈见谅等语。

百足天蜈皇甫炎霍地起立，高声道：“我等昧来方访，意欲请问掌门人二事，望不吝赐告／

维摩上人合掌笑道：“老柏当尽其所知相告皇甫施主／

皇·哺炎道：“掌门人师弟明月禅师罹受元极帮暗算。为何贵派袖手不问？”

维摩上人道：“何以见得老初袖手不问，莫非老袖以一派之尊尚须向皇甫施主请示机宜么？”

皇甫炎万没料到维摩上人当面如此奚落自己，不禁老脸通红，半晌做声不得。

武林群雄也大感惊讶，均知维摩上人随和平易，恢宏大度，但如今情景与往草闻竟泅若两人，殊不知此时局势维摩上人倘不用快刀斩乱麻手段，无法绥靖群雄胸中之疑。

只见维摩上人合手高喧了一声佛号，接道：“老初此话似说得太重了点，但求黄甫施谅，为了此事老初手心情沉重，日夜焦虑，因兹事体大，如向武林同道求助，非但徒劳无功，抑且白白牲牺性命，老袖不忍更非所愿。”

冷面秀士道：“掌门人言之虽是，但据在下所知贵派并无采取任何举措，

是以武林同道均困惑不解，莫非其中另有隐性么？”

维摩上人面色一肃道：“庞施主真信那捕风影的无稽谣诼么？”

冷面秀士道：“事出有因，必非无稽。”

维摩上人面色一沉，道：“佛门中人戒打诳语，庞施主不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忽闻一声豪迈的长笑道：“老朽相信五台掌门之话丝毫不假。”

群雄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坪端一张空座上，不知何时，竟坐着乾坤八掌伏建龙。

皇甫炎道：“伏老师何以断言不假？”

优良经大笑道：“江湖谣诼坚谓明月禅师等七人身怀藏图隐秘，誓不吐露，才遭此奇祸，五台掌门如果知情怎可安然无事，老朽斗胆放肆一言，说不定那屠三山失窃藏珍图就在今日在座诸位身上。”

皇甫炎道：“伏老师何不明言。”

伏建龙微笑道：“皇甫当家请稍安勿躁，今日之会尚有两个主要人物未到，他们到时必然明言指出何人。”

“两人是谁？”

“神木令传人及无极帮主。”

群雄不禁心神一震，面色疾变。

伏建龙淡淡一笑道：“如此好酒，诸位岂可有负五台掌门雅意？”

冷面秀士眉头一皱，道：“伏老师怎知两人必来？”

伏建龙道：“今日武林，已形成无极帮与神木令传人对抗局势，五台风云际会，他们耳目遍布江湖安有不来之理。”说着举杯一饮而尽，旋即目注崖下远处龙翻石奇景，怡然自

武林群雄窃窃私议，维摩上人周旋于群雄之间，略略寒喧数句，经趋向降龙八掌雷玉鸣席上，相与低声聚商。

再说伏建龙目凝远处，忽耳闻朗笑声道：“伏伯父别来无恙？”

伏建龙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是丰神俊逸的严晓星，露齿微笑，衣袂飘飘立在桌侧，霍地立起，面上洋溢着欢愉的笑容，握住严晓星双手道：“贤契，长远而来，老朽不胜怀念，数日来贤契往何处去？”

严晓星闻言答道：“小侄瑞返甘凉一趟，查视当年有无遗下蛛丝马迹，再遵照伯父所列名单赶往滇西……”

伏建龙道：“找着了傅骥么？”

严晓星面现怆然神色道：“小侄以时傅骥于三日前老病身亡。”

“可惜！”伏建龙叹息道：“如今贤契意欲如何？”

严晓星道：“仍旧一贯初衷，依从伯父所列名单逐一访明，他们不过胁从之辈，只诛元恶，决不妄杀无辜。”

伏建龙道：“好，贤契气度恢宏，与令尊当年无异，他日必重振雄风，冠冕武林……”话声略顿，又道：“贤侄可去过双面佛沙嵩庄中么？”

严晓星道：“风闻沙嵩己离家赶来五台，是以小侄也来此处，但并无双面佛沙嵩踪迹。”

伏建龙略一沉吟道：“匪徒谅非本来面目，贤契稍加留意当不难发现。”

蓦地———

只见一灰袍老僧奔向维摩上人身前，高声道：“禀掌门人，神木令主人皆同金刀四煞前来拜山。”

群雄不禁一震，钱百涵神态严肃，忖道：“我倒要瞧瞧，神木令主人究竟是何人。”

但闻维摩上人道：“就说本座出迎。”

灰袍老僧身形腾起，宛如飞鸟般往聚星坪斜破下小径中落下。

维摩上人率同四小沙弥快步走去。

冷面秀士轻笑一声道：“狗眼看人低，神木令传人武功高深莫测的话，在下委实难信，五台掌门病危乱投药，恐巧成拙。”

突闻一声冷笑传来道：“如果姓庞的不服气，何不让我等大开眼界。”

冷面秀士四巡了一眼，竟未能瞧出何人说话，目中顿时闪过一抹杀机，阴阴冷喝一声，不再出言。

坡下小径上冉冒起数条人影，正是那维摩上人与神木令主人并肩走上。

神木令传人与外传无异，背插金剑。身着一袭黑衫，首扎纱巾，只露出两眼孔，逼射冷电精芒，慑人心神，后随面目森冷金刀四煞，小沙弥四人殿上。

几位登上聚星坪，却不往群雄走来，遥向维摩阁内而去。

白眉叟两眼暴睁，怒焰喷射，厉喝道：“站住！”

神木令传人及五台掌门似若无闻，身形飘飘继往前行。

白眉叟门下两霍地拔出肩后兵刃，寒虹疾闪，身形疾提，如箭射扑去。

金刀四煞最后一人冷笑一声，旋身塌腰，金刀应手挥出，寒风如潮，飞虹狂卷，只听两声凄厉惨嗥，尸横两截，鲜血飞溅，五主腑溢出腔外，惨不忍睹。

群雄不禁骇然变色，震惊那人出刀奇奥迅快，目前金刀四煞之名似凌驾神木令传人之上，果然不虚。

那人一招搏杀白眉叟一双门下后，浑如无事般，面色冰冷漠然转来疾掠赶上同伴而去。

白眉叟勃然大怒，身形缓缓立起。

只听冷面秀士轻笑道：“老怪，你要动手也不急在一时，只怪你一双门下暗算偷袭，理屈在你，何必自讨无趣。”

白眉叟鼻中冷哼一声，复又坐了下去。

武林群雄均知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心情只觉无比沉重，片刻之间，聚星坪上沉寂如水。

严晓星只觉伏建龙神态凝肃，似在沉思作一重大决定。知是神木令传人

现身之故，心中暗暗窃笑，殊不知真正神木令主人就在眼前，当下即道：“小侄告辞了！”

伏建龙啊了一声道：“贤侄眼前往何处去？”

严晓星道：“小侄意欲侦觅双面佛沙嵩是否易容潜迹五台山内。”说着，抱拳一揖，跃下崖去。

伏建龙枭雄机智，却不料此次为严晓星愚弄于手掌上，严晓星算准五台风云际会，伏建龙必然亲临，他现踪后神木令主人与金刀四煞随即现身造访五台掌门，伏建龙怎么也想不到严晓星与神木令主人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之事。

蓦地———

维摩阁上响起一声金钟，钟声随风摇传，荡回山谷，枭枭不绝。

群雄不禁一呆，目光凝视维摩阁，只见庙墙内走出一高大僧人，高声道：“神木令主人出见武林诸位施主！”

随即五台掌门前导，神色恭谨，领着一身黑衣蒙面少年走出，后随金刀四煞，缓缓走向聚星坪上。

武林群雄中自动让出一张席面，神木令主人抱拳罗圈一揖，道：“在下一向不擅辞令，言语耿直，倘有读犯这处，尚望谅宥，目前无极帮为恶武林，暗算鬼蜮，防不胜防，如不戮力同心，共歼于此，祸将不测。”语声平和，却字字句句清澈入耳。

白眉叟霍地起立，冷笑道：“阁下真是神木令主人么？”

蒙面少年淡淡一笑道：“难道是假的不成？”

白眉叟道：“那么就请阁下显示本来面目并叙出神木尊者生平。”

蒙面少年道：“依在下看来似多此一举，神木令不就是最好证明了么？”

冷面秀士突应声道：“在座群雄中有一钱百涵，自称神木尊者再传弟子，不防当着天下群雄面前证实身分来历。”

蒙面少年问：“他是否有神木尊者遗言？”

冷面秀士不禁脸色一红，正欲言说钱百涵神木尊者遗言被无极帮匪徒窃去，忽闻五台掌门郎声道：“庞施主，请莫作无稽之言，以免自干罪戾。”

此言一出，庞雨生方欲出口之话，立即咽了回去，两道目光投在钱百涵面上。

钱百涵朗声道：“在下钱百涵，阁下之言似不信区区乃神木祖师再传弟子么？”

蒙面少年默然无语，伸手人怀缓缓取出神木令放在桌上，那神木令在洁白雪光辉映下，山水鸟兽细密纹理清晰异常。

他微微一笑道：“钱少侠能复神木令何以得到在下手中？但请莫作不实之言。”

钱百涵不禁面现难色，道：“这个……这个……”

冷面秀士不禁气为之结，暗道：“钱百涵怎么竟是如此愚蠢，实难相信

他真是神木尊者再传弟子。”

白眉叟两道霜眉一皱，高声道：“阁下今日驾临五台，能否道出真正来意？”

蒙面少年道：“方才在下已说明。”

白眉叟冷笑道：“莫非阁下以神木令当年威信，约束武林群雄为阁下效力么？”

蒙面少年道：“不敢，神木令乃伸张武林正义之物，我辈习武之人莫不以侠义济弱为旨，非以威信压榨良善，愿否共赴艰巨，任由自便。”

白眉叟冷笑道：“老夫就不愿受神木令驱策。”

蒙面少年笑笑道：“好，在下决不勉强，不过尊驾必须速速离开五台。”

白眉叟突施声狂笑道：“凭你也敢出此狂言，老夫就是不走你岂奈我何？”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在座诸位不愿相助在下，亦请即时离去。”

聚星坪上武林群雄几乎有半数不愿接受神木令驱策，却又不愿就此离去。

为此，他们暗怀鬼胎，不动声色，默不作声。

白眉叟冷笑道：“阁下号令不动，有愧当年神木令威信，阁下危矣。”

蒙面少年长叹一声道：“当年神木尊者先师曾谓你们天外三凶除了刚愎自用，算不得大奸大恶，所以留下你们三人性命……”语声突然一顿，又道：“话不投机半句多，徒然枉费唇舌，今日你傲视神木令，谅必有所恃，在下愿领教天钻研凶独门旷绝奇学。”说着转身向五台掌门躬身一揖，接道：“神木令无威不立，在下不得不采霹雳手段，望掌门人见谅。”

话落人出，迅疾若电，掠之白眉叟席前。

白眉叟神色一变，只觉蒙面少年身法奇快无比，心头暗感骇然。

突闻一声暴喝，身影疾扑，双掌推出一片如山澜劲，撞向蒙面少年两肋。

距离既近，出手迅辣，令人无法闪避。

只听啪啪两声，蒙面少年肋下已被掌力击实。

但闻一声凄厉惨嗥，那人徒地跌伏在地，翻滚了两下，气绝而死。

只见好冷袭之匪徒十指根折折裂，血涌如注，惨罗蒙面少年内家真气反逆震断心脉。

蒙面少年冷冷一笑道：“风闻天外三凶及其门下凶残无比，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白眉叟暗怒门下偷袭暗算，自取其咎，虽然如此，他涌有失颜面，自损威望，身形倏地立起，沉声道，“老夫今日愿领教阁下绝学，口舌之利，智者不取。”

蒙面少上道：“好！”身形一转，快步走在一处空地上。

白眉叟随即走出，两人对面而立。

蒙面少年道：“请先赐招。”

白眉叟鼻中冷哼一声双掌疾翻，呼的一招“移山撼岳，推了出去。”

蒙面少年身形疾晃，让开白眉叟掌势，两指骈战如剑，疾点向白眉叟肩后。

他指迅奇神奥，幻出漫空指影，身法如飞，两指不离白周身肩重穴。

白眉叟武林巨掌，一身武功已臻化境，掌法迅厉，施展七星连环步法，快打快攻，掌势如山，破锐空啸，丈外四周，雪尘测飞如雾，威势骇人。

片刻之间，只见两团人影飞动，分不出孰彼孰此。

伏建龙凝视察双方拼搏，只觉蒙面少年武功只仗个“快”字无什么独特奇奥之处。

当然伏建龙是武林高手，以他眼光看来自无惊人之处，殊不知蒙面少年有意使他坠陷井。

约莫一盏热茶时分过去，蒙面少年喉中发出一声清澈长啸，两指迅落，点实在白眉叟右臂曲池穴上。

白眉叟身影疾撞出数步，面色惨白，目光怨毒望了蒙面少年一眼，厉声道：“你我后会有期！”

双臂一振，冲霄奔空腾起，其门下亦慌不迭地穿空而出，瞬眼无踪。

蒙面少年向群雄巡视了一眼，朗声道：“在下只恳求掌位相助，但绝不勉强，五台胜景绝佳，诸位可随意浏览，此门人已准备待客之所，尽一日之期诸位可以从长考虑，明日诸刻在下恭候回音。”

冷面秀士冷声道：“阁下是否意欲将我等软禁在五台？”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诸位去留任便，在下绝不阻拦，但日后诸位如阻碍在下行事，便是仇敌，必杀无赦。”言毕率领金刀四煞走向维摩阁而去。

五台寺僧纷纷送上寿宴。

这时武林群雄一个未见离去，暗暗思量，判明利害得失，以定行止。

伏建龙在武林中结交甚广，自动趋往雷玉鸣席上寒喧言谈……

白书易过，转眼暮霭深沉，寒风刺骨。

一条黑影落入龙翻石丛中，正是那乾坤八掌伏建龙，低声道：“贤昆仲来了么？”

一座嶙刚怪石之后突闪出丰都双判田敦明田敦义，双双抱拳躬身道：“伏大侠别来无恙。”

不料暗处却有一双锐利眼神注视着三人，不言而知正是严晓星。

严晓星暗道：“难道伏建龙竟不是无极帮主么？”脑中灵机一动，恍然大悟，敢情丰都双判也不是无极帮主面目来历，倘伏建龙真是无极帮主，那伏建龙心机之阴沉委实无与逾比。”

只听田敦明道：“伏大侠是否已辨识神木令主人真正来历？”

伏建龙摇首叹息道：“与老朽原来测判有异，那严晓星并非神木令主人。”

田敦义道：“何以见得？”

伏建龙道：“神木令主人与金刀四煞现身之际，严晓星就在老朽身旁！”

丰都双判不禁一怔。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神木令主人与白眉叟拼搏时，老朽察觉神木令主人武功并无什么出奇之处，只不过巧快迅捷，分寸拿捏极准，白眉叟大意疏忽致败绩。”

田敦明道：“莫非他有意令人高深莫测之感。”

伏建龙摇首道：“此乃一举成名之良机，岂可平白失去，看来未必，不过老朽意欲潜往维摩阁上窥察或可判明其来历。”

田敦义面色微变道：“伏大侠岂可轻身涉险。”

伏建龙笑道：“无妨，老朽与贵上相交莫逆，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老朽胸有成竹，定可安然脱身。”说着从石下取出一身黑色宛大皮裘，由头上套下，毛茸披拂，神似一具黑色巨猩，身表一跃，划空疾闪而去。

维摩阁内灯火如昼，内外一无戒备，伏建龙如入无人之境，他贴身楹梁上，点破一孔棉纸，室内情景一览无遗。

只见室内蒙面少年与五台掌门对首而坐，高声倾谈。

五台掌门捋须长叹一声道：“明月师弟惨遭此祸，老衲迄今未明其故，亦曾遣人下山多方侦觅真象，竟未寻出丝毫端儿，故此恳求施主施展旷绝奇学解救明月师弟，或可从明月师弟口中获悉内情。”

蒙面少年摇首答道：“恕在下无能为力，明月禅师罗受的手法异常奇奥，若妄行解穴，体内阴阳二气逆冲，内腑寸寸迸裂而死。”

五台掌门目露黯然神色道：“如此说来明月师弟是无救了。”

蒙面少年道：“那也未必见得，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若制伏无极帮主，未始无望。”

五台掌门道：“阎下谅胸有成竹，胜算在握！”

蒙面少年道：“问舟相济，心底于成，在下筹算已久，若二策可行，不难事半功倍。”

“请问哪二策？”

蒙面少年道：“釜底抽薪，使无极帮主孤立，途穷力拙，逼其束手成擒，但此策言之甚易行之却较难，此为上策。”

五台掌门道：“请问上策？”

蒙面少年略一沉吟道：“心须先寻觅屠三山那份藏图为何人得去。”

藏身楹梁上的伏建龙闻言暗感惊诧，忖道：“难道他未受到那份藏图？”

只听五台掌门道：“武林盛传屠三山藏图为施主所得。”

蒙面少年道：“那是无稽之言，如何可信。”

五台掌门愕然之久，微微一笑道：“施主必侦知窃取藏图获是何人所为，可否见告？”

蒙面少年摇首叹息道：“为了查访此图下落，在下费尽心机寻到偷天二鼠及逍遥太岁冯老英雄等有有关之人，均否认得藏珍图，但不言而知无极帮亦未到手。”

五台掌门道：“施主之言必然有据，可否请道其详。”

蒙面少年道：“在下于骊龙谷四外布下耳目，无极帮总未遣人来骊龙谷觅察藏图确处……”说着，心中似有感触，长叹一声，接道：“但此事大出在下意科之外，在下原以为盗图之人自忖只身难以成事，必持图相求武林卓著盛望的名宿，或千方百计寻觅在下，哪知数月来竟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看来此人必是心机深沉之人。”五台掌门道：“但施主即是获有此图，无法取得无极帮主手中持有的那幅亦如同废纸一般。”

蒙面少年颔首道：“掌门人所言极是，但从目前情势发展，那幅藏图如为在下所得，倘不出在下所料，无极帮主必自寻来谋取合作之策。”

五台掌门人意似不信，诧道：“这是河故？”

蒙面少年道：“请问掌门人，无极帮主算得上武林中巨邪凶擘么？他犯了什么罪大恶极之行？”

五台掌门闻言呆得一呆，答道：“虽算不上巨邪凶恶，但敝师弟明月……”

五台掌门忙道：“其中必有缘故，在下未便逐下断言，但在数月来奔走江湖，偶然发现一项重大隐秘，武林中集聚了一股暗流，欲图霸武林，欲以无极帮取而代之。”

五台掌门闻言惊骇不胜，道：“此人为谁？”

蒙面少年摇首道：“恕在下未知，但首当其冲，是贵帮无极，据在下所知他们将采暗杀手段，翦灭无极帮，此刻无极帮主或已知道祸在眉睫。”

“知道什么？”

“沙河镇双面佛沙嵩乃无极帮冀北晋东分堂，数日前庄中觉羽俱遭毒手，沙嵩及其家小亦遭掳去，在下去迟一步，无法追踪。”说着太息一声道：“骊龙谷中藏有一册武功秘芨，内载武学俱是现已失传之秘，如落在正派高人手中，则不用幸甚，否则，武林中必将掀起腥风血雨，惨遭浩劫。”

五台掌门忽道：“老衲有一事相告施主，敝山朝阳寺内有一大内高手南宫子诚借住。”

“南宫子诚！”蒙面少年诧道：“大内高手借住贵山，其中必有原因。”

五台掌门摇首答道：“并无隐情，南宫大人奉晋抚之命恳求老衲允其内侄借住朝阳寺攻书，俾使明秋人关应式高高得中……”说至此语声略顿，又道：“南宫大人武功高深莫测，才智谋略无一不高，但官府中人不得涉身江湖是非中，老衲偶与闲谈中江湖中事，他弦外之音似知屠三山失去那幅藏图的下落。”

“什么？”蒙面少年似惊喜不胜，道：“有劳掌门人拜问该图下落，则武林不胜幸甚。”

五台掌门面有难色摇首道：“南宫大人不愿惹事生非，老衲问及此图下落，南宫大人竟顾左右而言其他，是以老衲依他之言，目前他将朝阳寺划为禁地，不过施主以神木令主人，或可厉例得晤。”

蒙面少年立起，朗声道：“有劳掌门人领在下一往。”

两人联袂维摩阁，走向朝阳寺。

伏建龙暗蹑两人之后，只见蒙面少年与五台掌门尚未临近朝阳寺山门，突闻一声大喝道：“何人来此？”继又惊噫一声道：“弟子不知掌门人驾临，望乞恕罪！”

门内疾步迈出一五旬余僧人，合掌躬身施礼。

五台掌门道：“南宫大人在么？”

那僧人哦了一声道：“南宫大人离寺他游了！”

五台掌门愕然道：“他竟离寺了么？”

僧人答道：“正是，南宫大人说武林人物纷纷拜山聚集，必有重大事故，官府中人不便予闻，更须避免无谓烦恼，是以离寺游赏本山绝顶胜景，但今晚四更时分必回。”

五台掌门略一沉吟，转面向蒙面少年道：”你我可否五鼓时分再来？”

蒙面少年颔首微笑道：“唯掌门人之命是遵。”转身与五台掌门相偕离去。

一条庞大黑影疾翩入朝阳寺，黑毛披拂，目光炯炯如电，令人不寒而悚。

蓦地——

又是一条庞大身影由夜空中疾泻落下，身形现出正是那白眉叟。

只听白眉叟发出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只有老夫知晓尊驾来历。”

伏建龙闻言心神猛震，怪笑道：“不妨说出老夫听听？”

白眉叟沉声道：“倘老夫料测不舛，尊驾就是……”说此语声一顿，四巡了一眼，接道：“尊驾必是无极帮主。”

伏建龙冷知道：“胡说，老夫如是无极帮主，此刻怎容你活命。”

白眉叟狞笑一声，道：“尊驾好狂妄的口气。”说着手出如风五指挟着一股凌厉的罡气抓向伏建龙胸前。

伏建龙倏地一鹤冲天拔起，曳空电射穿出寺外。

白眉叟大道：“哪里走！”如影随形拔起，追踪而去。

两人身法迅快，转瞬之间，已掠出五六里外，到达一处危崖之上。

伏建龙忽转身冷笑道：“白眉老怪，你只道老夫真惧你么？”说时右掌即弧推出。

白眉叟只觉对方掌势奇诡，轻如棉絮不带丝毫力道，竟然无法闪避，不禁出掌封架而去。

伏建龙轻轻一笑，快攻十三掌，招招俱是奇诡不测，攻向意想不到部位。

白眉叟失去先机，章法大乱，竟闹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心神大惊。

伏建龙目光中泛布森厉杀机，阴阴一笑道：“老怪，还不纳命来。”白眉叟虽险象环生，但自恃功力深厚，对方必无法伤他性命，突闻随风送入一缕异香，头目微生晕眩，不禁大惊，猛感两腿一软，叭达摔跌在地。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白眉老怪，你恶贯满盈，终有受身惨报之日到来。”

说着取出一柄剑。目露凶光，厉声道：“老夫要将你一处主经割断，受尽酷刑才任你死亡。”手腕震处，幻出一片耀眼剑花。

白眉叟喝道：“且慢！”

伏建龙不禁一呆，道：“你希冀图免一死么？”

白眉叟道：“老夫年逾耄耋，何惧一死，只未免败得不甘！”

伏建龙失笑道：“你道老夫施展暗算才有此败么？试问丧生在你手下的江湖人物不知凡几，而且惨遭生啖活吞，他们死得甘心么？”

白眉叟不禁语塞，干笑两声道：“老朽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百毒难侵，阁下迷魂香不知何物，能使老朽真气松散无法复聚，此乃命也，夫复何言。”说着长叹一声。

这声长叹含蕴着无比凄凉愤怨，宛如巫山猿啼，动人心弦。

伏建龙道：“你长叹为何？”

白眉叟道：“普天之下，能置老朽死命之人，寥寥可数，阁下如能见示来历，老朽死当瞑目，如老朽所料不差，阁下当是那无极帮主！”

伏建龙笑道：“老夫方才已说过并非无极帮主，但请问除了无极帮主尚有何人能置你死命？”

白眉叟道：“除了无极帮主外，就数神木尊者与屠龙居士多手如来三人，但此三人已归道山，老朽实想不出阁下是何来历。”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殊不知江湖之大，奇人辈出，如今无极帮主尚不敢轻举妄动，可想而知心有畏忌，你这白眉老怪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猛然省悟，厉声道，“你妄念托延时刻，等候救兵……”

忽闻身后生起阴恻恻冷笑道：“不错，你猜对了，但省悟得太迟。”

伏建龙不禁面色一变，身形飘出丈外，迅疾旋身，只见一条黑影如附骨之蛆跟踪而至，短剑震成一片剑花，护住身形，大骇道：“你是何人？”

面见站立着、一身黑衣蒙面人，手持一柄泛出蓝汪汪光华钢刀，目光寒锐，慑人心神。

伏建龙认出不是那神木令主人，胆气立壮，冷笑道：“你这是找死！”短剑疾攻而出。

夜空划起一片紊乱错综剑芒，挟站悸耳破空锐啸。

蒙面人鼻中发出一声冷哼，钢刀斜劈而出，呼啸雷奔，刀势如山，巡望伏建龙剑隙中穿入。

伏建龙不禁心头一凛，只觉无法封架闪避，身不由主地倒退出两步。

蒙面人又是一刀劈出，刀势如惊天蓝虹，啸风雷奔。

似此刚猛而且奇诡刀法，武林中甚是罕睹。

伏建龙不禁心神大骇，身形一鹤冲天拔起。

半空中突闻数声大喝，三条黑影扑下，双手齐扬，打出浊天流星子母飞弹，罩袭伏建龙而去。

饶是伏建龙身负旷绝武学，先机已失，又身在半空，无法避开，左袖甩

出一片罡风，欲震开那流星飞弹。

哪知那流星飞弹往罡力飞撞，互相撞击，波波爆烈成无数千万，袭袭更急，势若天河下泻。

伏建龙身形急沉落下。

猛闻蒙面人大喝道：“老贼纳命来吧！”钢刀疾挥一招“玉带围腰”，蓝虹飞卷，拦腹劈去。

伏建龙大骇，身未落地，急变身法，斜穿而出，竟往崖下飞落。

蒙面人突看三条黑影急扑下崖去，双足沾地，四顾一望，只见并无伏建龙身形，不禁诧道：“奇怪，他怎能在轩瞬间逃去？”

但闻一声答道：“此人武功极高，只不过变起仓促，先机失去，致有此败，逃去并非难事。”语声寒如水。

蒙面人冷笑道：“他逃我追，相距不过丈许，不论身法有多快，绝不能无影无踪。”

“依你说法，此人还藏匿在近处。”

“正是！”

“那我等录妨搜觅一着。”

四条人影如飞搜觅崖下百丈方圆之内，仍无法寻出伏建龙藏处，不禁怏怏鱼贯拔上崖去。

崖下沿壁一埠坚水厚雪突然自动移开，掠出两条身影，其中之一无疑是黑茸披拂的伏建龙，另一却是隐在大石许南兴诧中的无名老叟。

无名老叟冷冷望了崖上一眼，道：“你妄念图霸武林，今日形势之，但不知因何幡然悔悟。”

伏建龙道：“势成骑虎，欲罢不能。”

无名老叟凝神了伏建龙一眼，道：“我也不便劝你，但须知你仇家愈来愈多，而且每人均练成一宗绝艺用来对付你，众矢之的，那时恐悔之晚矣！”

伏建龙迅疾脱下一身披拂毛皮，微微一笑道：“此人刀法虽迅厉奇奥，但并非不可敌，兄台可知此来历么？”

无名老叟摇首答道：“不知！”

伏建龙道：“兄台似随在小弟近侧甚久，但兄台怎知小弟必坠往崖下，又何以能知有此藏身之处？”

无名老叟道：“五台是我旧地，一草一木我均知其详，你不必多问，我与那蒙面人毫不相识。”

伏建龙笑笑兄台未免疑心太大了，小弟不过随便问问，疳我其他，更知兄台言出如山，不能违背当年重誓，绝不插手江湖是非，出手伤人，断然小弟秉心多疑，但也不疑心到兄台的身上。”

无名老叟冷冷答道：“这样就好，你还要留在五台么？”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小弟从未遇过如此辣手难题。”

“什么难题？”

“迄今尚未探悉神木令主人是何来历，更与小弟原来料测大相违背。”

无名老叟道：“你原来料定神木令主人者是何人？”

伏建龙道：“严晓星！”

“什么！”无名老叟诧道：“就是住在我邻室的少年？”

“正是！”伏建龙道：“小弟今日所见，证实了严晓星并非神木令主者。”

无名老叟道：“依我之见，眼前你处身甚危，不可留在五台。”

伏建龙诧道：“为什么？”

无名老叟叹息一声道：“方才你潜入维摩阁内目的何在，是否欲探明两人商谈何事，并查明神木令主者来历。”

“不错！”

无名老叟冷笑道：“非但枉费心机，而且陷入术中犹不醒悟。”

伏建龙不禁一怔，道：“此话何解？”

无名老叟道：“你潜入维摩阁，原来打算再不济也可暗算偷袭，制住金刀四煞中一人，挟之离开，严刑迫供出神木令主者之来历身世，那知维摩一元布伏，如人无人之境……”

伏建龙不禁面色大变道：“兄台说五台掌门与神木令主者算准小弟必然潜入维摩阁内？”

无名老叟点点头，微笑道：“正是！”

“难道他们可说朝阳寺内大内侍卫南宫子诚也是假的么？”

“请君入瓮，安得有真。”

伏建龙面色铁青道：“那蒙面人无疑是金刀四煞。”

无名老叟道：“虽不中亦不远矣！”

伏建龙道：“白眉老怪物决非无因而至。”

无名老叟淡淡一笑，道：“以你卓绝才智均为他们所骗，何况白眉老怪。”

伏建龙不禁默然。

无名老叟道：“贤弟处境正危，望谋定后动，愚兄不愿在五台再作勾审，誓先告辞。”说着身形疾闪而杳。

伏建龙暗叹一声，四顾了一眼，往龙翻石掠去。

再说白眉老怪经四蒙面人相救，得以不死，不由大喜，四蒙面人搜伏建龙无着，掠回崖上。

白眉叟目露感激之色，道：“承蒙四位相救，感激不浅。”

蒙面人道：“我已应允相助取得骊龙谷藏珍，阁下为何又要节外生枝？”

说着右掌按在白眉叟命门上，一股热流涌入。

半晌，白眉叟缓缓立起，摇首苦笑道：“老朽并非节外生枝，乃迫不得已，四位知否那黑毛披拂怪人是谁么？”

那蒙面人正是朝阳寺内香积厨炊饭老僧百残，闻言呆得一呆，道：“不知！”

白眉叟道：“老朽认定他是无极帮主乔装，当年老朽与无微帮主有过一

面之雅，他虽非去本来面目相见，但老朽有过目不忘之能，今晚所见神态动作语音无一不逼肖昔年所见。”接着咳了一声道：“今晚四位虽以心血研悟之绝学取胜，但无级帮主悟性极高，必创试克制四位的独门武功。”

百残微笑道：“尤妨，适展所展武功不过小试一二矣，无极帮主虽聪颖过人，也难在短短时日悟其玄奥。”

白眉叟心中暗暗震惊。

百残又道：“阁下虽认出其系无极帮主，但非其时其地，恃强出手，未免不智。”

白眉叟苦笑道：“诸位不知老朽何以尾随五台掌门前往朝阳寺之故，因老朽窥听得朝阳寺内有一大内侍卫南宫子诚借住，南宫子诚谓似知另幅藏珍图下落。”

百残不禁一呆，道：“此话千真万确。”

白眉叟道：“此乃老朽窃听所得，是否真实尚不得而知。”

百残略一沉吟，道：“此事交于老朽办理，阁下请速离五台，以免弄巧成拙。”

白眉叟眼中泛过一抹异芒，颔首道：“好，老朽就此别过。”一鹤冲天，投入沉沉夜色中疾杳。

当晚，狂风怒吼，五台山又降下漫天飞雪，朝阳寺外一条黑影飘然由山径走向山门。

寺内忽闻传出苍老语声道：“那位施主造访？”

“在下南宫子诚。”

“哦！原来是南宫大人，恕小僧失礼。”

南宫子诚含笑飘然走入，只见迎面肃立着一短装老僧，合十问讯，道：“有劳大师幸辛了！”

老僧道：“大人说那里话来，奉命应为，职责所在，何言辛苦，大人往何处去了？”

南宫子诚微笑道：“兴之所至，不觉行出百里外，贵山胜迹登临过半。”

老僧道：“如此说来大人辛苦了，厨下已准备米粥，小僧命人送上。”

南宫子诚摇手笑道：“无须，在下自去好了。”说着微一抱拳，走向寺内厨下。

厨下灯火幽暗如豆，两僧正在对奕，寂静如水，只闻落子之声，百残蹲在灶前假寐。

两僧目睹南宫子诚走入，慌忙立起施礼。

南宫子诚微笑道：“两位请随便，在下尚未进食，是否尚有充饥之物么？”

一僧忙道：“有，有，敝寺已准备了米粥小菜，大人请回，大僧立即送上。”

南宫子诚摇首笑道：“山居寂廖，在下就在此进食，因稍谙奕棋之道，可否观摩两位棋诣如何？”

一僧逊笑道：“小僧不敢班门弄斧，贻笑方家。”

南宫子诚道：“两位大师是否见外。”

那僧人道：“如此小僧只有遵命了。”

这时百残已闻声立起，启开木厨取出四色小菜，并盛了一碗清香米粥送上。

南宫子诚谢了一声，喝了一口米粥，只觉爽口无比，不禁道好。

百残亦在旁观赏两僧对奕，默默不出一声。

片刻，南宫子诚已尽一碗，百残忙接过添盛送上。

南宫子诚随意问道：“不知今日维摩掌门可曾来过寻访在下么？”

百残似怔得一怔，道：“不是大人提起，小僧等差点忘怀了禀明大人，傍晚掌门人与神木令主者双双来此拜大人。”

南宫子诚眉头微微一皱，道：“在下不喜与武林朋友结交，神木令主者素不相谖，他来此何故？”

百残欲言又止，摇首答道：“这个小僧不知，不过掌门两人走后，竟发生武林人物潜袭本寺。”

“什么？”南宫子诚大感震撼道：“朝阳寺内并无什么隐秘，何故遭受侵袭？凶徒是谁？”

百残苦笑道：“听说是天外三凶内最凶残辣狠的白眉老怪及一黑毛披拂怪人，不幸的他们竟是死敌，凶搏猛烈，一路打出寺外，不知所终。”

另一僧人接道：“他们似志在大人。”

南宫子诚冷笑道：“在下从未与武林中人结怨，大师所言恐是捕风捉影。”

那僧人正色道：“小僧并非无中生有之词，方才无意耳闻掌门谓大人似知那幅屠三山失窍的藏珍图下落，故掌门同神木令主者来此请教，想必凶邪窥听得知潜袭本寺意欲挟持大人。”

南宫子诚不禁失笑一声道：“原来如此么？在下确知落在何人手中，但挟持在下并无好处，因在下与此人萍水相逢，并无深交，而且此人将图藏在隐秘之处，行踪飘忽不定就是在下明言相告，也无法将此人击到。”说着伸着两食一块素拦冬笋，呼噜噜藏了一大口粥。

百残闻言，大感失望，却不形诸于颜色。

另一僧人道：“此人窃得藏得珍图，复又将图将起，究竟用意何在，小僧愚昧难解。”

南宫子诚略一沉吟，微笑道：“此事已传扬开去，在下亦无隐瞒的必要，此人名唤陆道玄，乃甘凉大侠紫霞庄主严天梁童年之交，年未三旬，竟看破红尘，逃玄世外，从此两人天各一方，音雁久绝，不知何时严天梁惨遭凶邪所害为他同闻，一怒出山，暗访主凶及严天梁后人。”说着语声一顿，又扒了两口米粥，太息一声道：“在下离京西行入晋，于途中逆旅相遇，无意解救陆道玄一场危难，于是结交倾谈酒后吐出心底隐秘，翌晨分道扬镳于各走一方，从此并无所闻。”

一老僧道：“陆道玄将图藏起，不言而知一俟寻获严天梁后人，协助严少庄主思取藏珍绝学，报那血海之仇。”

南宫子诚颔首道：“大师所言极是，陆道玄虽知严天梁后人健在人世，但人海茫茫，何从相觅，严天梁后人亦不知陆道玄是何许人物，但望陆道玄能如所愿。”说着竟别开话题，垂询三僧俗家姓名及其出家经过。

晤谈良久，南宫子诚显出倦色，告辞回房就寝。

屋面上忽腾起一条如鸟身影，去势如电，瞬间翻出寺外，往龙翮石掠去。

错综嶙刚怪石丛中，屹立着一双怪人，目光炯炯如电，凝视朝阳寺方向。

忽闻酆都大判田敦明阴森语声道：“令主回来了。”

夜空中人影划空疾闪而至，落在一块大石上。

二判问道：“令主形色匆匆，想必当有所见。”

黑影鼻中沉哼一声道：“本座已有所知，二位贤弟不必多问，请速回山传令各处分舵，若发现严晓星行踪，只许暗暗跟随，不准加害，立即飞迅禀明总坛。”

酆都双判闻命身形一震，冲霄奔空而沓。

翌晨，弥驼殿内乾坤八掌伏建龙与严晓星不期而遇，伏建龙呵呵笑道：“贤侄昨晚住在何处？”

严晓星道：“小侄就住在寺后清荫小院，五台掌门前辈与先父乃方外之交，独对小侄关怀，另僻住所以免纷扰。”

伏建龙突低声道：“此地人稠，可否去贤契住所谈话？”

严晓星道：“有何不可，小侄带路。”

两小先后进入幽静小室，严晓星关好门户后，道：“伯父有何指教？”

伏建龙道：“贤侄有无发现双面佛沙高？”

严晓星摇首黯然一笑，答道：“未曾！”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贤契究竟有无探明主凶是谁？”

严晓星道：“小侄已侦明内情六七，只待查证而已，不过主凶武功旷绝，小侄必需取得骊谷藏珍中那柄鲁阳戈，方可手刃元凶。”

伏建龙闻言不觉心神猛震，恶念顿生，暗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何不就此除之，以免无穷祸害。”功行右臂，真力贯聚五指，欲碎施奇袭，将严晓星一击搏杀。

蓦地，门外忽响起击指敲门声。

严晓星道：“那位兄台见访？”

突传来许飞琼娇脆语声道：“星哥，是我嘛！”

严晓星忙道：“原来是琼姐，待小弟开门。”

木门启处，一条娇俏身影惊鸣疾闪掠人，正是风华盖代，清丽脱俗的许飞琼。

许飞琼目睹伏建龙也在室内，不由一怔，忙展笑靥裣衽施礼道：“老爷子也在此？”

伏建龙笑道：“许姑娘少礼，你与严贤契堪谓珠联璧合神仙佳侣。”

许飞琼不禁靥涌红羞，娇霞不胜，嗔道：“老爷子也会取笑婢子。”

严晓星道：“琼姐来此必有见教！”

许飞琼道：“蓝师哥新近从百奥护镖入晋，风闻五台盛会，知恩师必来此处，亦赶来拜见……”

严晓星道：“你蓝师哥绝不致无故赶来五台，定有所闻。”

“正是。”许飞琼道：“蓝师哥特来此捎一口信来。”

“什么口信？”严晓星诧道：“想必是极重要的口信，然不你蓝师兄能不辞千里而来。”

许飞琼嫣然一笑道：“蓝师哥此次护镖前来，不料在大庚岭竟遇上黑道匪徒拦路动镖……”

严晓星道：“以你蓝师兄武功，匪徒劫镖不啻飞鹅扑火，自取其死。

许飞琼摇首道：“如非巧遇武林奇人相助，我蓝师哥定罗人镖俱亡之祸，那位武林奇人在蓝师哥坚留旅邸设宴款待之下，他无意道出仆仆风尘，跋涉江湖，志在访觅亡去至友的后裔，星弟，你道他找的是谁么？”

严晓星面现茫然不解之色，道：“小弟不知！”

许飞琼道：“访觅的竟是你！”

严晓星愕然张目道：“他是谁？蓝兄可曾闻他姓名来历么？”

许飞琼道：“他自称陆道玄，与紫霞山庄庄主乃总角之交。”

伏建龙闻言暗暗心神一震，私自窃闻此一隐秘，不禁目中泛起一抹异芒。

许飞琼娇笑道：“陆道玄与令尊结交是在童年，星弟未出生前陆道眩归隐世外，你如何知情。”

严晓星道：“他访觅小弟为何，蓝兄可曾告他小弟的行踪么？”

许飞琼道：“我等行踪蓝师哥事先不知，无法相告，不过陆道玄欲相助星弟后刃大仇。”

严晓星黯然一笑道：“小弟曾誓言独力报此血海大仇，避免连累无辜，何况小弟与陆道玄陌不相识，怎可信其是真。”

伏建龙忽长叹一声道：“贤契虽志行可嘉，但不可绝人太甚，须知得到多助……”

严晓星忙接道：“小侄知道，伯父在武林中交往极广，曾否听闻陆道玄其人，小侄幼遭巨变，习性孤独多疑，陆道玄若是有为而来，岂非自坠术中，如陷泥淖不可自拔。”

许飞琼嗔道：“不论如何，陆道玄手中持有一幅藏珍图，他可助你觅获骊龙谷中所藏武功秘芨及鲁阳戈。”

严晓星不禁一怔，默然须臾，淡淡一笑道：“琼姐怎知陆道玄手中真持有藏珍图，若无另一图叠合相映，也是枉然，小弟不为此虚无飘渺之事烦扰。”

许飞琼莲足一跺，娇嗔道：“我不与你说了，反正我已将话传到，陆道玄现有要事赶往琼崖，事后你不找他，他会找你。”语毕，脸挟浓霜，冲出

门外而去。

严晓星忙唤道：“琼姐，小弟相信你就是。”急急追出。

乾坤八掌伏建龙面色凝重，忖道：“看来南宫子诚之言是不假的了。”逐急步走向前院，找到东斗天君葛元良。

只见葛元良与廖独等人正谈笑甚欢，逐与众人寒喧后，低声向葛元良附耳道：“严贤侄与许姑娘现在何处？”

葛元良笑道：“一双欢喜冤家，负气逗笑追逐，我等是过来人，管他则甚。”

伏建龙哦了一声，道：“葛兄高足咧？”

葛元良道：“他已离去，保护苍生，身不由主，何况他有家业妻儿，老朽不愿他卷入武林是非中。”

忽见许飞琼一闪掠入，满脸惶惑之色，道：“恩师，星弟已下山奔向江南，徒儿意欲追下，先走一步。”

葛元良诧道：“他与你负气么？去江南何故？”

许飞琼道：“不是，神木令主人金刀四煞等人与五台掌门已离山赶往骊龙谷，星弟闻得此谈，故急急赶去。”

武林群雄闻言错愕不已，廖独匆匆奔去，找来知客僧问询。

僧人合掌躬身答道：“佛门中人戒谎言欺骗，一个时辰之前敝掌门已与神木令主人联袂下山前往骊龙谷。”

葛元良冷笑道：“什么？乔为地主，这老秃驴竟不告而去。”

五台僧人闻言，面现愠容，却敢怒而不敢言。

廖独淡淡一笑道：“五台掌门并未丝毫失礼，原是我等不请自来，食宿款待周虑备至，言归正传，我可离去了。”

葛元良怒道：“这老秃驴中只有神木令主人，分明轻视我等不可倚备助，老朽心中甚是愤怒。”

廖独笑道：“无论你如何心头愤怒，你若敢违抗神木令，廖某便心服口服，永远听命于你。”

葛元良冷冷笑道：“老朽不愿与你枉费唇舌，日后就知，琼儿，我们走！”许飞琼迈步而出。

群雄纷纷离去了乾坤八掌伏建龙悄然由捷径下山，身形迅快如飞，赶至双面佛沙嵩庄外，衣钱变换，改易形貌，慢步走向庄门前。

猛一抬头，不禁一怔，只见两扇庄门紧闭，并悬着一方白布，护庄河木桥悬起，情知有异。

三丈余沟河面一跃掠过，高声唤道：“门上那位在老朽乃总坛遣来急使。”

庄门隆隆开启，青衣白面老者，面带重忧，急步跨出，抱拳一拱，道：“敝上数个时辰前亡故了，恕未能接待，请回复令主，敝庄恐不能再为无极帮效力了？”

伏建龙闻言面色一变，道：“沙庄主是染疾亡故的么？”

青衣老者黯然一笑道：“ 敝上系罗受神木令主者内家无形掌力，震碎五脏六腑，立即口吐鲜血而亡，死后更遭化骨散尸骨无存。 ”

伏建龙心神猛震，道：“ 神木令主人一人独自前来的么？ ”

青衣老者摇首答道：“ 他偕同金刀四煞拜庄，敝庄主以礼接待，引至大厅落府，一言未竟，神木令主人右掌猝袭出手，敝上不防逐遭所乘。 ”

伏建龙道：“ 庄主尚有甚多高手，竟无一人…… ”

青衣老者面色一冷，道：“ 阁下也是武林高手，岂不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庄中武师皆废悉去武功，遣之散去。 ”

饶是伏建龙机诈过人，也不虑其有诈，怒道：“ 真有此事么？老朽立即回山覆命。 ”抱拳微供，身如飞燕般跃过河面，如飞掠去。

青衣老者目送伏建龙身普消失后，微微一笑，掩好庄门，只见一条黑影疾闪而出，现出蒙面黑衣神木令主人。

四条人影在神木令主人身后纷纷闪出，正是那震惊武林之金刀四煞。双面佛沙嵩接踵而出问青衣老者道：“ 此人去了么？沙某难信其真是帮主亲身驾临。 ”神木令主人微微一笑道：“ 庄主日后便知，丰都双判今晚必来么？ ”

沙嵩颔首道：“ 今晚必至，田敦明言他们两人曾潜人五台，与帮主竟不期而遇，帮主探出五台隐有倨敌，双判虽不明帮主何指，但察出帮主有惶恐之色，故他们奉命赶回总坛却不放心帮主留在五台。 ”

神木令主人道：“ 沙庄主是指双判存心抗命，重回五台暗中窥察么？ ”

沙嵩答道：“ 正是！ ”

神木令主人冷冷一笑道：“ 在下等候双判到来就是！ ”右臂微微一摆，身形纷纷隐去，立时寂静如水。

暮色渐沉，寒气逼人，四处昏茫茫地一片。

蓦地，怒吼寒风中飘落两条瘦长人影，目光炯炯如电四巡，慑人心悸。

只听田敦明阴恻恻道：“ 老二，我看此处有异，怎么阴森森地阒无一人。 ”

田敦义答道：“ 小弟有同感！ ”

忽闻不远处传出沙嵩语声道：“ 属下已在此恭候二位护法多时了。 ”

沙嵩身影竟在七八丈外角隅处冉冉飘出。

田敦明眉头微皱道：“ 沙庄主此是何故？ ”

沙嵩道：“ 今日庄外可疑人物不时频频现踪，属下不得不严阵以待！ ”

丰都双判，不禁面色一变，田敦明道：“ 沙庆主可曾探明可疑人物来踪去迹么？ ”

“ 未曾！ ”

“ 帮主驾到么？ ”

沙嵩答道：“ 帮主未曾到来。 ”

丰都双判不禁面面相觑，田敦义诧道：“ 这就奇怪了，帮主为何未曾到来？ ”

沙嵩道：“ 这个恕属下未知，但属下断言庄外频现可疑人物定系守侯帮

主。”

田敦明道：“未必有此可能，除了我等知情，局外人怎能得知。”

蓦闻一森冷彻骨笑声道：“在下知道！”

丰都双判不禁大骇，旋身转面，只见三丈开外屹立着黑衫蒙面少年。

蒙面少年身子微微一侧，右掌奇奥无比一招“摘星夺斗”飞出，五指迅如电闪地扣住了沙嵩右手腕脉要穴，变式“引风飘花”，竟将沙嵩身躯撩飞了出去。

沙嵩飞出五六丈外，叭达坠地，昏厥不起。

丰都双判骇然猛凛，不待蒙面少年出手，竟双方先发制人，一左一右，掌指攻向蒙面少年要害重穴。

蒙面少年不料以出手如此奇快，疾向后飘开去。

这弹指一瞬间，丰都双判乘机取出独门兵刃蛇头笔，抢攻出手，漫空笔影中挟着一股悸耳锐啸。

双判武功极高，招式无一不是奇奥辣毒，笔势指处，均是蒙面少年胸胁致命要穴。

蒙面少年仗着玄奇身法，游闪如飞避开双笔攻势，突闻他一声冷笑，手中竟多出一支寒光电闪短剑，身法奇妙的一旋，叮的一声，短剑竟触及大判田敦明蛇头笔。

显然蒙面少年存心逞险取胜，短剑击在蛇头笔上，施展黏字诀，短剑竟顺着蛇头笔身滑下，切取田敦明右臂。

田敦明如何也不曾料到蒙面少年竟取拼着身犯奇险，忙顾其弟田敦义笔势辣毒下取胜，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生待闪避已是不及，只觉右臂一凉，大叫一声，一截臂膀被生切落坠地，血涌如注。

过时二判田敦义笔尖已点及蒙面少年后心上，大喝道：“小辈！还不纳命来。”

嘶的裂帛声过处，铁虹飞卷，蒙面少年身形疾转，剑式滑动点向田敦义腕脉穴上。

蒙面少年后胸长衫被划破了尺许裂口，却未损及内衣丝毫。

田敦义不知蒙面少年用何身法避开了自己极辣毒凌厉笔势之下，不由呆得一呆，自身反陷入其间，暗道：“神木尊者传人果然不虚，如不及早抽身，祸将不测。”顿萌逃念。

蒙面少年似觉出田敦义心意，冷笑一声，短剑一招“金丝缠腕”，虹光卷处，克察一声，只听田敦义喉中发出一怕怪嗥，右掌落地，鲜血丽飞如雨。

这不过一瞬间事，丰都双判双双负伤，创断去一臂一掌。

蒙面少年竟不饶人，短剑迅快如电点在双判左肩上，点攻双判气穴，使其无法施展武功。一大判田敦明狞笑道：“我兄弟俩与阁下无怨无仇，为何如此相待我等。”

蒙面少年冷冷一笑：“酆都以判积恶如山，在下岂能不惩治凶邪。”

田敦义面色惨变道：“我等虽有丰都双判之名，却未行恶，不知阁下之曾积恶如山何指？”

蒙面少年冷笑道：“助纣为虐残害武林正派高手，五台明月禅师就是一例。”

田敦明道：“事无佐罗，焉能妄入人罪。”

神木令主人冷笑道：“巧言令色之徒，你等丰都双判所行所为，无不为虎作伥，当年紫霞山庄灭门之祸，即是你这两个孽障策划。”

双判不禁大骇，田敦明道：“那是莫须有之罪。”

神木令主人慑人眼神注视丰都双判有顷，喝道：“将丰都双判监禁，日受火烙之刑，并点他五阴鬼脉。”

双判闻不禁魂飞魄散，张口欲言，暗中忽掠出金刀四煞，挟之往内奔去。

双面佛沙嵩有骨碌爬了起来，抱拳道：“从今以后，老朽当洗心革面，永不为恶，令主若有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蒙面少年道：“如此甚好，在无极帮未残灭之前，庄主恐无法再露面江湖，此处亦不能再作居住之处，在下意欲将丰都双判付托于你，探明当年紫霞山庄内情。”

沙嵩躬身答道：“敢不遵命，老朽告辞了。”

转身快步离去。

# 十六

一间大厅内，炉火熊熊，灯火如昼，华宴盛张，群雄云集。

雷玉鸣须然笑道：“严贤侄，这第二回合冲击智之局你又获胜了，但第三回合显然是一个极艰巨凶险之局，贤侄你认定伏建龙就是无极帮主么？”

严晓星道：“五成是他！”

雷玉鸣略一沉吟道：“这就难了，还有一半须待证实。”

廖独高声道：“即是证实了伏建龙又有何用，难道将剑架住他脖子上索取藏珍图不成，还有屠三山失去的那份，始终未查明下落。”

东斗天君葛天良哈哈大笑道：“廖兄你急什么？若取到无极帮主手上持有藏珍图，另一幅还怕没有人自动送上门来吗！”

廖独似恍然大悟道：“对极，对极，只取得无极帮主藏珍图之法抑是巧取或是豪夺？”

葛元良道：“当然是巧取。”

廖独道：“如何巧取？”

雷玉鸣道：“这就是第三回合斗智之局了。此后，严贤侄可明目张胆现身江湖，若伏建龙真是无极帮主或是帮中职司甚高之人，非但不愿加害严贤契，而且还要保护于他。”

廖独诧道：“这为什么？”

雷玉鸣微笑道：“因为陆道玄。”

“陆道玄！”廖独诧道：“此人是何来历？”

葛元良哈哈笑道：“陆道玄乃玉皇大帝使者，邪魔真君化身。”

廖独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措，一见之下，抓起桌上酒壶，咕噜噜一饮而馨。

雷玉鸣笑道：“廖兄不必动怒，世无陆道玄其人，但无极帮主坚信其有，此乃诡计，但愿如我等所望，若节外生枝，恐倍加更多艰辛。”

只见严晓星垂首沉吟，隐泛忧容。

廖独诧道：“老弟为何面有重忧？”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无极帮已坠入街中，逐步施为，必可有望，在下惧的是白眉老怪所邀的那些隐名奇人队中作梗。”

廖独笑道：“我等既自愿相助，取计三面作战之法，必可无虞。”

何谓三面作战，群雄心意相通，均露出会心微笑，严晓星也恍然大悟，不再多言。

开春不久，北国仍是冰天雪地，沿着运河一株株秃柳枯干，不见一丝春意气味。

运河的水呜咽着，挟着一片片破碎的冰块由北向南逝流而去，无尽无休。

河岸上十数户人家，矮檐低屋，面河的是一处小酒肆，蓦地，门帘扬起，走出一个愁容满面的短装粗汉，浓眉大眼，目眶红丝，手提着一壶酒及一包

食物，向河岸走去。

酒肆内紧接着走出一英俊青少年，肩披长剑，剑眉星目唇红湿贝，人若玉树迎风，潇洒不群，步履从容，似缓实速与那粗汉相距丈许，不即不离。

粗汉似身具武功，耳目聪灵，察觉身后飒然衣袂飘风之声，目不禁泛出一丝异芒，回顾了一眼，不由一怔。

他行走江湖半生，哪曾见过如此俊逸人品，一眼察出那身后相随的少年并非恶人歹徒，眉头微微一皱，停住脚步，道：“阁下为可相随不舍？”

青衣少年道：“在下见尊驾愁容满面，想必遭遇什么困难，不觉相随，瞧瞧在下是否能有所效劳”

粗汉道：“阁下盛情心感，兄弟这困难恐阁下帮不上，不如请回吧！”

青衣少年淡淡一笑道：“尊驾怎知在下这忙必帮不上。”

粗汉不禁语寒，须臾强笑一声道：“既然如此，兄弟难拒阁下盛情了，请随兄弟来吧。”

青衣少年随着粗汉走下河岸，只见一束木排泊靠河岸，排上扎着一座三角形茅棚，一双皱纹满面，斑白发须老汉蹲在茅棚前吸着旱烟，在低声闲聊，却隐不住眉宇间忧虑之色。

粗汉轻轻一跃，点足木排上，四面一顾，发觉青衣少年已落实，暗道：“好快的身法！”

一双老汉倏地起立，道：“乔五，这位公子是何来历？”

粗汉笑道：“萍水相逢，素未睹面，但这位公子坚欲一舒我等心内重忧。”

左侧紫斑脸老汉，目光炯炯注视了青衣少年一眼，道：“公子尊姓大名可否见告？”

青衫少年答道：“在下严晓星。”

“原来是严公子。”紫斑脸老者右手一指茅屋，接道：“屋内病者是我等主人，医药无效，不久人世，严公了纵自负岐黄神术也是枉然。”

严晓星道：“贵上多大年岁？”

“八十有二。”

严晓星道：“生老病死，此千古不移之理，但不知贵上病了多久，身患何疾？”

紫斑脸老者道：“敝主人年虽老迈，但壮健一如年少，三月前突步履踉跄奔回排上，面色异样难看，躺在床上，拒绝求医，他说自知不治，庸医害人……”

严晓星笑道：“医药不死病，贵上若能有救，必可不死，但不知此病发自何因？”

乔五摇首答道：“我等就是不知，虽经我等在上游百里处延请名医诊治，但一经扶脉立即敬谢不敏，告辞离去后立遭严词责斥，解缆急放百里驶抵此处，病情突然转恶……”

突闻棚内传出颤巍巍苍老语声道：“乔五！……你与何人……说话？”

乔五神色一凛，答道：“门下与一严公子叙话！”

严晓星已一步跨入棚内，只见一发须银白，面色憔悴，目光黯淡的老者躺在铺上隐泛痛苦之色，微笑道：“老丈，可容在下冒昧探视否？”

乔五等人纷纷奔入棚内，面容惊怒，掌蕴暗劲，一察有异，立即联手攻出。

老者心神大凛，但却镇静异常，凄然一笑道：“阁下如奉命追取老朽首级，请即出手。”

严晓星正色道：“老丈不可胡乱猜疑，在下不过路经于此，偶发现老丈门下神色惶惶，一时动念跟踪而来，但请宽心。”

老者闻言心情大宽，道：“老朽途中受人暗害，谅不久于人世，仇家太厉害，阁下请速离此免得卷入此是非中。”

严晓星道：“在下自有隐身之术，老者请不必多虑，在现欲察视老丈是否有救。”

老者望了严晓星一眼，察觉严晓星丰神如玉，气宇不凡，虽是伤重，也不禁暗赞了声好人品，凄然一笑道：“老朽年逾八旬，虽死何惜，但老朽却不能负阁下德章，请察视老朽右肩以下。”

严晓星也不再言，因老者侧身而卧，显然不能平躺睡下，轻轻撕破肩衣，只见肩背下一片紫肿，触手软腐，灼热火烫，暗暗一惊，道：“老丈是受了毒器毒物暗算么？”

“正是，事前不知，事后已属不及。”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此伤非但药物无法奏效，而且不能施展刀圭之术剜除腐肉，已蔓延侵及内腑，幸亏老丈内功深厚，换在别人，恐难活到现在。”

乔五冷笑道：“这话何在说么！未免多余。”

严晓星冷冷一笑，望了乔五一眼。

乔五只见严晓星目光如挟露刃，不禁悸然而惊。

严晓星以迅快手法，在老者背上点了十数处穴道，沉声道：“乔兄，有劳数位将木排放之中流，在下施治时不宜受到惊忧。”

乔五迟疑道：“阁下有此能耐么？”

严晓星冷笑道：“事已甚此，在下只有尽人事而已，不过早一刻施治，就增一分活命希望，那就视乔兄要不要这位老丈活着了！”

乔五忙向同伴一示眼色。

两人如电闪出排外。

严晓星知道乔五不放心自己，暗暗一笑，徐徐伸出右掌紧抵在老者“命门穴”上，紧闭放目。

水声潺潺，木排已顺流而下。

乔五张大着双眼，静观其变。

约莫一盏热茶时分过去，忽听老者呻吟出声，但经受不住痛苦，满面豆大汗珠爆出，却面上渐渐见血色。

乔五似已瞧出老者已有不同，不禁喜形于色。

须臾，老者忽睁目说道：“乔五，快准备几条清洁汗巾，若见我伤处溢出毒水，即拭净替换洗濯，免沾染奇毒。”

乔五闻言一闪而出，又匆匆闪入，手中拿着数条汗巾，目光注视着老者伤处。

只见伤处渐渐溢出腥臭黄水，乔五忙用汗巾替换拭净，棚外忽闪出一短装汉子与乔五帮忙替换洗濯。

一个时辰过去，紫肿尽已消退平复，转为灰白。

严晓星长吁了一声，睁目立起，从怀中取出一柄裁纸刀，刃口奇薄寒光闪闪。

只见他又取出一支镊子，以小刀轻轻划开伤处，镊出根毒针，轻轻叹息道：“此人真用心歹毒无比。”

老者道：“阁下……”

严晓星忙道：“老丈此时不宜说话。”立即在囊中取出一瓶药膏，以手指挑出涂敷伤处。

乔五只觉一股沁人肺腑清香，扑鼻送入，道：“好药！”

严晓星微微一笑，另取出一粒朱红丹丸，喂服老者后道：“老丈请安心静养，三日后便可行动自如了。”

忽闻棚外有人唤道：“乔五，有人来了。”

乔五疾闪而出。

严晓星知强敌追踪已至，接踪迈步出去，只见一艘小舟，由侧向急驶往木排撞来。

船首峙立着三个面目森冷锦衣短装汉子，眼中凶光外射，嘴角噙着诡谲笑容。

船行似箭，转瞬迫近木排，三人纵身腾起，宛如飞鸟般，掠在木排上。

乔五等人立时便要出手。

“暂别妄动！”严晓星冷笑道：“想不到这江面中竟出了劫匪！”

面如锅灰汉子凶眼环睁，喝道：“胡说！”

严晓星道：“既非劫财，便是冲着在下来的了，但在下似想不出何时与三位结下怨仇。”

那汉子道：“尊驾错了，我等乃找这木排主人。”

严晓星道：“在下就是这木排主人。”

三人不禁一呆，那面如锅灰汉子双拳微抱，道：“区区阎良，江湖人称海底蛟，武林中事凶险异常，尊驾犯不着与人助拳。”

严晓星微笑道：“阎朋友说话予有茫然不解，在下初出江湖，与武林中人并无交往，亦未身怀金银财宝，看来三位朋友找错了地方。”

说着右掌虚扬。

小舟上尚有一名驾舟汉子，傍着木排顺流而下，突然哼了一声，倒翻入

水中，冒了两冒已无踪，小舟无人操作，立时打了个族转，急离木排开去。

三个汉子不禁面色大变，知遇上了劲敌。

阎良狞笑道：“我等找寻一位柴青溪朋友，本无心与尊驾结怨，不料尊驾心辣手黑，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对！”严晓星道：“今日谁也别想活着离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似三位如此无事生非，必非善类，再说木排上并无柴青溪其人，三位恶贯满盈，倒不如引颈就戮，可免除不少痛苦。”

阎良身侧一黄发汉子霍地拔出钢刀，寒光如电向严晓星劈去，刀沉力猛，带出一片啸风之声。

严晓星身子微微一侧，右腕疾旋，一式“叶底摘桃”，迅疾无比扣住了对方右腕脉要穴。

只听克察一声，黄发汉子一条右臂被生生扭断。

严晓星左腿急出，踢在黄发汉子心坎重穴，一声凄厉惨嗥中带出一股血箭，身形踢飞起半空倒栽，入江水沉没。

阎良等人心神皆凛，厉喝一声，双双扑向严晓星，四掌迅厉，劈向要害。

严晓星身形奇快一转，劈开两人，巧踏迷踪步，双掌迅似奔电分向两人胸后按去。

只听两声闷嗥，双双仰面栽入水中。

严晓星忽瞥见上流急驶而至一艘梭形小艇，艘头上立着一身着青袍长髯老者，迅快中又察觉乔五等三人面色青黑，目露凶光，情知有异，暗中发出三缕银丝，奔向乔五三人印堂要穴。

三缕银芒目力难辨，细如毫发，乔五三人不知闪避，竟没入脑中，但无丝毫感觉。

忽闻一声刺耳长笑，一条如鸟般身形落在木排上，正是那青袍长髯老者。

老者面寒如冰，冷笑道：“尊驾出手辣毒无比，竟将老朽门下击毙沉尸江心。”

严晓星面色一沉，道：“这数人与在下从不相识，无事生非，出手歹毒，在下忍无可忍出此一策，老丈何责人太甚。”

青袍老者面色阴冷，微微一笑道：“柴青溪何在？”

严晓星道：“在下不识柴其溪其人，老丈似嫌多此一问。”

青袍老者道：“老朽知尊驾并非排教门下，何必多事结怨？”

说着伸手一指乔五三人，接道：“他们实乃排教弟子，确知柴青溪下落，如老朽所料不差，柴青溪必藏身棚内，乔五，你去唤柴青溪出见老朽。”

乔五三人宛如泥塑木雕般立在原处一动不动。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信如老丈所言乔五三人为趟教弟子，但排教门下真能受老丈驱策么？”

青袍老者沉声道：“你知老朽是何人？”

忽地面色一沉，察觉乔五三人神态有异，目中闪出一抹惊骇神光。

严晓星道：“在下初入江湖，武林人物均未曾交往，老丈来历在下知否似与在下无干。”

青袍老者道：“初生之犊不怕虎，难怪你如此傲狂自负，目中无人，但老朽认定柴青溪藏身棚内，如不在老朽掉面就走，绝不为难你。”

严晓星冷笑道：“依在下之劝，老丈能悬崖勒马最好。”

青袍老者面色一变，寒冷如冰，缓步向棚前走去。

严晓星双掌一翻，亮开一式诡秘掌法。

青袍老者面色又是一变，他见识广搏，只见严晓星这式掌法虽然缓慢，却奇奥绝化，全身要害重穴无一不在掌势之下，闪避防守俱不可能，心神大骇，暗道：“这少年究竟是何人门下，如真是柴青溪帮手，一番图谋，恐将付之流不，面色疾转，堆上满面春风，笑道：“柴青溪并不是什么好人，尊驾似犯不着替他卖命，老朽街道正义，千里追踪，恐难抽身而退，但老朽让尊贺见识一下，就知老朽非易与之辈。”

说着弯腰在排上取起一块竹片，微微一笑。

严晓星不知青袍老者弄什么玄虚，双目一瞬不瞬凝视在青袍老者手上。

但见青袍老者道：“尊驾当瞧见老朽乘来小舟否？”

那艘小舟无人操持，竟附着木排如钉着一般随波逐行，恁大的风浪波涛，无法冲离分寸。

青袍老者缓缓将手掌一合，竹片在掌心克查查挤碎，只见那艘小舟亦裂成粉碎，断舷木片飘散在水面，随旋四散，急流而杳。

严晓星心中大惊，知是排教大法，不由警觉出这青袍老者必是排教主要人物，暗中已扣着十数根细如毫发的银芒微笑道：“老丈这一手妙则妙矣，但尚未能炉火纯青，请瞧那根主操龙骨依然无恙。”

青袍老者不禁一怔，不由自主地目注水面寻视。

严晓星趁着他分神之际，一掌银芒疾如电奔打出，左手紧接着劈了出去。

青袍老者也是托大，虽知严晓星并非易与之罪，却料不到如此辣手，更自负显露排教大法，定可震慑对方，哪知事与愿违，等到感觉有异，但已无及，忙移形换位疾挪了开去，银白寒芒却穿入两肩要穴。

严晓星赤阳掌如同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啪的一声，掌力击中青袍老者。

只听青袍老者闷哼一声，身形踉跄冲出一步，转身立定，面色突变灰白，凄然笑道：“尊驾所施的武功独步武林，可否告知老朽源出何宗？”说着面色大变。

原来青袍老者罹受赤阳掌后，体内真气逆散，两肩内所罹银芒循血疾攻心脉，自知无幸，摇首叹息道：“强中更有强中手，多行不久必自毙，老朽悔之晚矣！”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恕在下无法见告，因在下也不知掌法源出何宗。”

青袍老者身形忽摇摇欲坠，张嘴喷出一道血箭，仰面倒下，尸横于地。

忽闻棚内传出柴青溪语声道：“严少侠速将他身上揣带之物取出后再毁

尸灭迹，暂莫管乔五三人。”

严晓星应声道：“在下遵命！”

搜觅青袍老者全身，揣带之物一一取出，只见是一只翠玉小马，琢雕甚精，整体碧绿，惜颈项处微显一圈黑线，另外一黑晶壶颈小瓶，内贮药术，除外则是三枚古钱。

他微一思忖，取出化尸散洒青袍老者口中，将尸体瞬间化为了滩黄水，流入排木下。

木排因无人撑使，冲流甚急，幸河面广直，并无险弯，否则撞上礁石崖角，必至粉身碎骨。

严晓星走入棚内，只见柴青溪已然坐起，神态较前判若两人，不禁笑道：“老丈好些了么？”

柴青溪道：“多谢少侠相救，他身旁可有一匹翠玉驹么？”

严晓星道：“正是！”

柴青溪道：“快拿给老朽！”

严晓星急忙递在柴青溪手中。

柴青溪只端详了一眼，旋开马头，原来那圈黑线却是一道旋槽，马腹中贮有白色丹丸，清香扑鼻。

只见柴青溪倾出三粒丹丸，吞服而下，旋好马颈后，急道：“少侠，目前无暇叙话，烦劳舀盛一盘净水，及一束竹筷，此木排必须定住，否则有撞毁之虞。”

严晓星急忙走出，只见木排顺流而下，迅急异常，河面渐狭，远处呈现弯流，忙找来一木盆盛满净水及一把竹筷，闪入棚内。

柴青溪谢了一声，将竹筷放置盆中，右手捏紧一只竹筷目注盆中。

那些竹筷在水盆内本飘浮四散，须臾突起变异，竹筷竟自动聚束在一处，形成一排，却在盆中急旋。

但见柴青溪口中念念有词，两目神光大盛，微喝一声，右手竹筷疾然而下，那竹筷笔直似稿，堵住那急旋之势。

紫青溪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道：“少侠，相救之情恩重如山，老朽当有以报德。”

严晓星道：“在下并非挟恩索报之人，老仗佑必挂齿。”

紫青溪道：“少侠知道那青袍老者是谁么？”

严晓星答道：“在下不知。”

柴青溪道：“是老朽三师弟邓汉。”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同门手足，为何加害老丈？”

柴青溪凄然一笑道：“老朽同门三人，先师本一律看承后因察出二三师弟心术不正，在外为非作歹，先师大怒，中止传授，并逐出门墙，本教规律掌门这位并非因嫡长继承，而是因其心性、功德、技艺三者所考多寡为据，为此二三师怀恨老朽挑拨离间还种下今日之祸。”

严晓星叹息道：“恕仇之深乃至于今，甚矣哉！”

柴青溪道：“屈指算来，时逾四十年了。”

严晓星道：“看来他们二人处心积虑，欲夺回排教掌门之位。”

柴青溪摇首道：“非如少侠所料如此简单，他们已投至无极帮门下，至于他们暗害老朽，决非纯属寻仇。”

“那么又为了何来？”

柴青溪道：“老朽不愿妄加猜测。”

说着目注了严晓星一眼，接道：“少侠此刻体内有无异状么？”

严晓星道：“在下并无丝毫异样感觉！”

紫青溪诧道：“这就奇了！”

微一思忖，似有所知，接道：“老朽意欲相留少侠数日之聚，但老朽须上岸片刻去去就来。”

严晓星道：“老丈请便。”

两人相偕走出草棚，只见乔五三人仍如木雕泥塑一般，紫青溪旋开翠玉小驹，倾出药来，一一喂服，举掌震开三人后胸穴道。

乔五三人长吁了一声，如梦初醒，蓦见紫青溪已平复如常，不由大喜，目露感激之色，乔五道：“那汉恶贼人咧？”

“死了，被这位少侠除去。”紫青溪叹息一声道：“虽然邓汉被残，但首恶仍未除，祸患犹存，恐燎原之势即生，一发不可收拾，此话一言难尽，老朽去去就来，你等好好款待少侠。”

说着伸手探怀取出一把糠屑往空挥撒，纵身一跃，身上水面，如履平地，去势迅快如飞，转瞬踏上江岸，身影杳收无踪。

严晓星眼中露出一抹迷茫神色，诧道：“紫老丈为何失行之时，撒下一把糠屑？”

乔五笑道：“：“少侠请坐，待小的慢慢道来。”

木筏上那有桌椅，只有盘膝坐下。

其余两人取现壶酒及两包菜来。

乔五在严晓星面前斟满一碗酒，道：“方才祖师爷挥出糠屑，乃排教障眼法，江岸两边行人无法看真我等藏身之处，我等却瞧得清清楚楚。”

“紫老丈既然身具如此妙法，应所向无敌才是，怎么被人所害？”

乔五摇首苦笑道：“排教法术并非人人都会，会者亦不能挟术害人，否则必遭天谴，祖师爷慈悲心肠，面恶心软，此次竟被同门暗害，乃意料之外，非人力所可预防。”

严晓星道：“乔兄言中所指是否方才死老邓汉么？”

乔五摇摇首道：“乃祖师爷二师弟厉炎。”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同门操戈，伦常败坏，柴老丈应察微知著，预为之谋，怎有此变。”

乔五喝了一口酒，道：“少侠有所不知，祖师爷在未接掌门户之前，厉

炎邓汉就被逐出门墙之外，一直销声匿迹，暗中为恶，祖师爷无法除去他们两人，五年前祖师爷退隐山林他们两人亦未与本门为敌，直到半年前两人竟投在无极帮亦，奉无极帮主之命闯入本门总坛，伤了调换和多人，掌门人内身罹轻伤，勒令本门寻出祖师爷潜隐之处，欲索取祖师爷持有一册奇书。”

严晓星道：“什么奇书？”

乔五道：“排教大法。”

严晓星不由呆得一呆，道：“厉炎需此书何用？”

乔五道：“用以济恶，少侠有所不知，排教中人均擅教宗法术，然仅是防身之术而已，但这本奇书内无所不载，祖师爷尽毕生之年所得者不过十之四五，当年厉炎资质聪颖习得其中三成，如非其师当场立断，今日武林形势必有一番剧变。”

严晓星恍然大悟，已知无极帮主判断武林形势对他大大不利，才无所不用其极，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恕在下初出江湖，对此茫然无知。”

正说之间，柴青溪已踏波逐浪，疾如丸掷星跃登上木排笑道：“有劳少侠久候！”

乔五忙取来一副杯筷，柴青溪盘膝坐下，敬了严晓星一杯酒后，道：“少侠知否老朽同岸料理何事？”

严晓星毫不思索答道：“查明厉炎是否率领党羽追踪而来，老前辈故布疑阵，引厉炎误入歧途。”

柴青溪一翘拇指，赞道：“少侠委实料事如神，一猜就中，厉炎恶贼偕同无极帮内高手果然追踪而来，老朽故布疑阵，使他等疑心老朽身罹重伤不治而亡，但仍瞒不住厉炎。”

严晓星道：“既然瞒不住厉炎，老前辈何以善其后？”

柴青溪微微一笑道：“老朽意欲借重少侠。”

严晓星闻言一愕道：“在下微末技艺，不敢当此重赠，风闻神木令重出江湖，老前辈何不寻找神木令解救贵门危难？”

柴青溪摇首叹息道：“神木令宛如天际神龙，难见首尾，纵然找到了他，未必他就能应允能救本门危难，”说着伸入怀，慑出一本羊皮书，递与严晓星，接道：“这本书不但带来了本门危难，而且为整个武林带来一场血腥浩劫，老朽善于察人，只有少侠……”

严晓星不待柴青溪说完，已知柴青溪心意，双手连摇，道：“在下何德获此重赠……”

柴青溪面色一沉，正色道：“如让厉炎或无极帮所得去，则武林之内恐无瞧类矣。”

严晓星道：“老前辈何不毁去此书？”

柴青溪大笑道：“毁去此书，就能获致武林太平么？少侠不必推辞，尽三日之期少侠可潜心参悟，老朽在旁略加指点，当不难尽得其中玄奥。”

严晓星察觉柴青溪神态似含重忧，知其言是实，忙接过进入棚内。

柴青溪向乔五三人道：“厉炎虽知老朽重伤，但坚不信老朽因伤致死，所以追踪不舍，你等须慎于应付。”说着详加嘱咐后即进入棚内。

木排复又逐流而行。

天色渐渐灰暗了下来，河风狂劲，呼啸掠空，波涛汹涌河崖处隐约可见闪烁灯火。

乔五忽高声道：“青阳镇到了，我等须上岸购买食物，速拢舵上岸。”

突然，柴青溪披头散发，面色严肃，手执一把已燃着殷红火光线香，在棚上各处插实后，凝目注视了一阵，又走入棚内。

乔五轻轻感喟了一声，道：“祖师爷为了本帮存亡绝续，不惜损耗本身真元，但愿天从人愿，免去武林一场杀劫。”说着又道：“你等速去速来，形迹务须隐蔽。”

两人应了一声，木排缓缓靠抵河岸，纵身一跃，穿空如飞，掠落岸上，身形渐杳。

河水呜咽，夜空如墨，岸上寥寥无人，一钩新月，慢慢升起，水面如烟，一片迷蒙。

乔五蹲坐排上，抽竹节烟管，装上烟后，火石敲出一星火焰，只见乔五口中不断地有白色烟雾喷出，一副悠然自得模样。

蓦地——

河岸上发出一声杰杰怪笑，宛如枭鸣，令人不而栗。

乔五不禁一怔，面色疾变，佯装无动于中神情，自顾自地仍吸着旱烟，却眼神暗暗凝向怪笑传来处。

一株秃柳后冉冉现出一双身影，蓦然疾闪如电，落在木排上。

乔五矍然起立，沉声道：“请问两位来意？”说时已瞻出两人形貌，左侧一人，身穿绿织长袍，质地甚软，衣角随风折折飘扬，手执一把折扇，年岁约莫三旬开外，短发稀薄绿豆小眼，瘦削长脸，高颧耸鼻，掀唇露齿，神情芒闪烁神态倨傲。

右立一人约莫五旬左右，三绺长须墨墨如漆，脸略圆，五官端正无异常人，却身着一袭墨鳞甲片织成长衫，月色水光反映之下，不时泛出眩目闪闪光华。

乔五猛地想起一人，不禁心神猛震。

那老者微微一笑，道：“你不识老朽却也难怪，但江湖武林人物，却能从衣着辨识老朽……”。语声略略一顿，又道：“你当知老朽来意，何必明知故问。”

乔五答道：“小的委实不知两位来历，来意更是不知。”

老者哈哈一笑道：“此话当真？”

“正是！”

老者眼中泛出一抹奇光，道：“你可是乔五？”

乔五心中顿时泛起一片奇寒，道：“小的正是乔五。”

老者微微一笑道：“这就不错了，风闻你久随柴青溪，忠心耿耿，矢志不二，此次柴青溪再出江湖，依然是你长随左右。”

乔五正色道：“一点不假。”

老者道：“那么柴青溪现在何处？”

乔五沉吟不答。

手持铁扇中年人突面现一片杀机，右臂倏地一扬。

老者右手一拦，低喝道：“且慢，此事不宜操之过急，杀了他又有何用？”

中年汉子冷知道：“小弟怎会杀他，要他实话实说。”

老者摇首笑道：“柴青溪是老朽多年未见老友，打狗也要看主人面，你怎可胡乱出手，无端引起误会。”

中年汉子低哼一声，右臂垂下。

老者蔼然一笑，道：“老巧名唤兰文襄，武林人称蟒龙神，这位是老朽盟弟索寒，人称夺天手。”

乔五面色悚然一惊，暗道：“果然不出我所料，看来久未露面江湖之难惹难缠魔头，纷纷又重出江湖了，”忙抱拳躬身道：“原来是两位武林前辈，但不知有何训教？”

兰文襄笑道：“不敢，老朽一向说话耿直，敢作敢当，风闻柴青溪此人以退隐之身再出江湖，受人暗算，几乎丧命是否是真？”

乔五道：“不错！”

兰文襄道：“如今柴青溪何在？”

乔五道：“七月之前小的奉命在上游江教峰守候他老人家，傍晚时分他老人家神色败坏返回，命我等速离，半月后在江山候他赶回，言后又匆匆离去。”

兰文襄神色一怔，道：“他前往何处？”

乔五道：“他老人家罹受判门师弟厉炎暗算，几乎丧命幸途中武林高人解救，才得不死，但须赶往某处乞求一种灵药始能复元，小的却委实不知他老人家赶往何处。”

兰文襄略一沉吟道：“柴青溪向来行事莫测高深，独行其是，你无从知悉他前往何处这也难怪，厉炎暗算于他与欲夺一本奇书有关，此书是否仍在柴青溪身上？”

乔五毫不思索答道：“仍在他老人家身上，厉炎未免枉费心机。”

索寒忽冷哼一声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柴青溪如想保全那条老命，最好将这本奇书奉赠他人。”

乔五道：“他人也未必能保存那本奇书，因为厉炎身后还有无极帮主在，若他人妄欲染指，恐带来一场杀身之祸！”

索寒冷笑道：“这未必见得！”

兰文襄望了素寒一眼，道：“不知者无罪，二弟似嫌盛气，”说着又道：“柴青溪临行之时，可曾身怀奇书么？”

乔五道：“不瞒前辈，那书他老人家随身揣带，片刻不离。”

兰文襄略一沉吟道：“这样好了，我俩也随你在木排上，七日后以便与你祖师爷会晤。”

乔五闻言大吃一惊，神色猛变，道：“这可使不得。”

索寒沉声道：“为什么？”面现森厉杀机。

兰文襄微微一笑道：“各有隐衷，二弟何必与他一般见识。”

乔五苦笑道：“不敢相欺，厉炎邀集甚多武林高手追踪而来，小的自身难保，两位前辈似不必趟此浑水。”

索寒冷笑道：“我等既然伸手，就管定了这场是非，只要能言之不假，包你丝毫无损。”

兰文襄忽道：“这木排上插满香火为何？”

乔五心神一凛，突福自心灵，答道：“此乃祖师爷临行之时严嘱必须如此。”

索寒道：“为什么？”

乔五道：“祖师爷虽遇救，得以不死，仍必须求得灵药，才活命五年，不然难过百日之期，这百日内宛如油尽之灯，随时都可熄灭，所以施展大法，维护他老人家真元不坠。”

兰文襄与索寒互望了一眼。

只听乔五又道：“是以小的夜行昼至，藏在隐秘之处，不使武林人物及厉炎发现，为防万一。”

索寒笑道：“知我来等势必同坐木排，维护柴青溪留得留得活命了。”

乔五暗暗心惊，忖道：“这就麻烦了。”

兰文襄淡淡一笑道：“柴青溪老儿与我同一心意，未能忘情骊龙谷藏珍，志在那起死回生神药千年雪莲宝。”

索寒道：“蝼蚁尚且贪生，人何能不惜命。”

说时那登峰购用酒食两人已快步如飞转返排上，目睹兰文襄索寒两人在，不禁面现惊愕之色。

乔五忙道：“这两位老前辈乃祖师爷至友，快快见过。”

两人抱拳躬否道：“小的拜见两位老前辈。”

索寒冷冷一笑道：“不必了！”

乔五以目示意将买酒食展放在木排上，取得杯箸笑道：“两位前辈……”

话尚未了，索寒道：“老朽两人自在一旁饮用，以免拘束。”

乔五道：“谨遵前辈之命。”忙将酒食分开二份。

寒夜风劲，冷月迷茫，但闻浪涛拍岸，远处仅传来一声犬吠声外，其余均是一片沉寂。

兰文襄索寒默然对饮，忽闻岸上传来轻微衣袂飘声，一苍老语声道：“是这里了！”

河畔乱草中突现出三条黑影，疾如飘风掠上木排，六道冷电眼神扫视了

木排一眼，一个森冷如冷语声扬立道：“ 谁是乔五？ ”

乔五霍地立起，答道：“ 小的就是。 ”

“ 柴青溪咧？ ”

乔五道：“ 他老人家并不在此！ ”

“ 现在何处？ ”

乔五道：“ 不知！ ”

那人冷笑一声，手出如风，奇准无比扣住乔五腕脉要穴。

乔五只觉一股寒冽气流，循臂攻入脏腑，不禁面色大变，全身直打哆嗦。

突闻一声冷喝道：“ 撤手！ ”

索寒身法奇怪，如风闪电掠至那人身前，足未沾地，折扇已自点向那人曲池穴。

只听一声冷哼，身影踉跄倒退。

苍老语声道：“ 想不到排教中竟有此高手，委实难得，不过你胆子也太大了，敢轻捋老夫等虎须。 ”

兰文襄已自腾身飞落，沉声道：“ 朋友，请招子放亮些，不要口无忌惮，落得个灰头土脸似嫌不值。 ”说着一双夜眼瞥清对方三人形貌，暗暗一怔，忖道：“ 怎的他们也露面江湖了。 ”对方是一蓄着两敝山羊胡须，瘦骨嶙刚，猴脸尖嘴老者。

猴脸老者放声大笑道：“ 柴青溪也不敢对老夫如此无礼，你们算是…… ”

话声未了，兰文襄大喝道：“ 住口，就凭你崤山七鬼吓唬得了谁？此处放不开手脚，咱们去岸上称称斤两如何？ ”

猴脸老者闻言一怔，兰文襄那身穿着异常惹眼，百忙想起了一声，不由哦了一声道：“ 原来是兰老师…… ”

兰文襄眉头一皱，道：“ 此时此地不用班制道故，咱们去岸上理论如何？ ”

猴脸老者一撩袍角，答了声好，三条身影宛如飞鸟腾起撩向岸上。

兰文襄低声道：“ 二弟，崤山七鬼形影不离，分明岸上尚隐藏四个，你我得小心一点。 ”

索寒冷笑道：“ 小弟若教崤山七鬼跑了一个，便立即回山，永不再出。 ”声落人起，身如闪电飞出。

兰文襄如影随形飞起，两人同一时间落地。

只见崤山七鬼并肩一列横身立在一块较为平整的沙坪上，兰文襄身未落地，便朗声道：“ 丘老大，你想明白了么？这买卖似烧红了烙铁般，小心烫着了手。 ”

猴脸老者阴阴一笑道：“ 你我别在嘴皮上动功夫，请问兰老师，柴老儿身怀那本奇书现在何处？ ”

兰文襄道：“ 你认为兰某会交出？ ”

猴脸老者道：“ 丘某断言兰老师二位绝非猴脸老者同路人物，既然双方均志在此书，何不把话说个明白清楚。 ”

兰文襄笑道：“好，算你丘老大会说话，那本奇书现仍在柴青溪老儿怀中。”

猴脸老者道：“那么柴青溪现在何处？”

“他？”兰文襄道：“不知前往何处，但他数日后便可赶回。”

猴脸老者道：“兰老师如何知道的？”

兰文襄道：“蒙乔五见告，是以兰某知情。”

猴脸老者目中泛出困惑神光，诧道：“兰老师居然相信乔五说话是实。”

索寒冷笑道：“你不相信其言是实又待如何？”

猴脸老者道：“我丘某自有能耐使乔五说出实话？”

兰文襄沉声道：“兰某自信能耐不会比你丘老大差。”

丘阳默然须臾道：“看来二位总算不虚此行，但曾否有把握将柴青溪那本奇书得在手。”

兰文襄哈哈大笑道：“眼前为止，谁也不敢说有把握，七位若能见机，就此悬崖勒马，以免盛名废之一旦。”

崤山七鬼闻言面色一变。

蓦地——

随风送来一声阴恻恻冷笑道：“这话是你说的么？”

索寒大喝一声，身如脱弦之弩般循起扑去。

兰文襄同地发难，身形冲天拔起，半空中变提身法，如飞鸟般向崤山七鬼扑下。

横距崤山七鬼头顶半丈左右，身形猛振，袍上鳞甲离衣暴射飞出，电旋芒雨般罩袭数丈方圆。

七鬼料不到兰文襄猝施奇袭，骤不及防，只听数声闷哼腾起，七条身形四射飞出，穿空如电遁去。

兰文襄也不追赶，立即追踪索寒之后扑去。

只见索寒身形倒撞飞回，目露惊恐之色。

兰文襄道：“二弟，你遇见了什么？”

索寒道：“速退！”伸手一牵兰文襄，迅快如飞赶回木排，催命乔五解缆。

排行甚速，转眼之间，竟行五六里。

兰文襄道：“二弟，你究竟遇上何等强敌，我有生以来似未瞧见二弟如此惊恐过。”

索寒似惊魂甫定，面上浮起一丝苦笑道：“小弟遇见一只怪物！”“怪物？”

兰文襄诧道：“什么形像？”

索寒摇首道：“小弟也说不上什么形像，总之形状极怪异常恐怖！”

兰文襄道：“究竟是何物？”

索寒道：“独角麒麟，似浑身毛片火红。”

兰文襄道：“无疑是为人所豢养，但不知二弟瞧见了其主人没有？”

索寒摇首答道：“这倒未曾。”

兰文襄道：“此人必隐在近侧，二弟不战而退，其中必有缘故。”

“当然，”索寒道：“小弟推出内家真力时，怪兽口中喷出一股强猛无比气劲，而且挟着奇奥，使人晕眩，所以小弟见机而退，”话声略略一顿，又道：“崤山七鬼大哥予他们重创么？”

兰文襄道：“七鬼谅非当年阿蒙，受创不重，定再追踪而来。”

索寒摇头叹息道：“七月之期变化甚惧，你我两人恐难应付。”

兰文襄道：“有我有生以来，历经多少风浪，虽说此事奇险，弄得不巧得赔上一条生命，稍用心智，当不难迎刃而解。”

顺风顺水，排行甚速，忽见一艘舟由上流而下其行似箭追上木排。

索寒大声道：“什么人？”

克察一声，船头竟刺入木排夹缝内，随风送来一个甜脆语声道：“是我，两位前辈可容小女子拜见么？”

语声宛如出谷黄莺，令人心神愉悦。

兰文襄两人不禁一怔，只见船头现出一白衣少女，眨眼之间，不知用什么方法已登上了木排。

少女仿佛甚美，瓜子脸庞，峨眉杏眼，肤加凝脂，冷月迷蒙下无异广寒仙子重谪尘寰。

兰文襄道：“请问姑娘本意？”

少女露齿嫣然一知，道：“还用问么？小女子与两位前辈同志在骊龙谷藏珍，不过二位前辈需千年雪莲宝，小女子则在那册武功秘芨与神剑鲁阳戈。”

笑靥如花，如初绽百合，醉人心魄。

兰文襄道：“这与老朽两人何干？”

少女格格笑道：“既是与两位前辈无干，请即离此是非之处。”

索寒冷笑道：“这是姑娘驱客令？”

少女美目盼兮，醉靥含笑，哦了一声道：“小女子可没有这分胆量，但这块木排立即要展开一场惊涛骇浪，两位前辈如袖手旁观，怕由不得两位咧。”

兰文襄道：“姑娘意欲与老朽两手联臂抗敌？”

少女纤纤玉手一掠为风翻知的云鬓，娇笑道：“我可没这么说！”

索寒道：“请问姑娘是如何知情的！”

少女敛去笑靥，正色道：“我如不知情，木筏上，我不愿因人成车，不愿不相干的人动手，须知这亦不致赶来木排上香阵，正是柴老前辈长命灯，倘有闪失，岂不误了大事。”

乔五等人闻声暗暗心惊。

兰文襄道：“老朽两人如不离去咧？”

少女嫣然一笑道：“那么两位前辈不要后悔就是。”

索寒与兰文襄互望了一眼，忽同时放声大笑道：“老朽两人生平行事，从无后悔。”

少女格格一笑，道：“但愿如此！”一跃而起，落入小舟，虚空扬掌，娇喝一声道：“离！”

舟身霍地离开木排，两掌一送，将木排催速，转瞬远离数十丈远近，渐渐舟身如谷，隐入水天苍茫中！

索寒长吁了一声道：“这少女美得令人不了逼高！老大小弟平生没说过怕字，但今日打从心底就有点不自在。”

兰文襄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弟，咱们还是喝酒，一杯解千愁，别尽心眼里嘀咕。”

两人对坐一言不发，喝着闷酒，但满腹心事仍撇不开去，四道眼神不时巡视四外。

乔五三人愁容满面，相对唏嘘。

约莫半个时辰后，夜风忽转狂疾，激起水浪腾起丈许高排身不稳，颠簸摇倾。

兰文襄索寒而人宛如落汤鸡般，身形跌冲不住，索寒大声呼唤乔五道：“这是排教妖法，速速破解。”

乔五苦笑道：“小的无法破解，只能任他了。”

奇怪排上那点燃的香阵，偌大的风浪水花，却未熄灭一根。

这情形几乎折腾了两个时辰，风浪渐平，木排傍着一处沙滩靠摆停下。

钩月西斜，靠挂天边，夜，仍是一片平静，江流汩汩，排上诸人筋疲力尽，浑身水淋。

兰文襄苦笑道：“二弟，你瞧这木排上香阵一支未曾熄灭，看来柴青溪洪福齐天，你我似枉费了心机。”

索寒瞧出了蹊跷，道：“老大，你打退堂鼓了么？恐由不得你我。”

兰文襄诧道：“为什么？”

索寒手指沙滩，道：“老大你瞧！”

原来沙滩上冉冉现出身影，缓缓向木排走来，兰文襄见黑影内有崤山七鬼在，心知处境危异，必有一番激烈拼斗。

只听丘阳阴恻恻冷笑道：“两位别来无恙。”

兰文襄大喝道：“想不到七位竟亦投在排教门下。”

丘阳冷冷一笑道：“兰老师错了，我等身为无极帮上宾。”

一条身影疾如闪电，掠上木排，高声道：“乔五，祖师爷往何处去了？”

乔五认出那人是排教外三堂香主涂立豪，不禁目露愤激神光，冷笑道：“原来是涂香主吃里扒外……”

“住口！”涂立豪厉喝道：“祖师爷为了一本奇书，竟任令本教安危如细卵于不顾，为了本教存亡绝续，奉了龙头香主之命，不得不尔。”

乔五怒道：“香主找上我乔五何用？”

涂立豪笑道：“只有你才知祖师爷去处？”

乔五冷笑道：“乔五不知。”

涂立豪微微一笑。

乔五等人只觉腹疼如绞，兰文襄也不例外，满面冷汗如雨，身形支撑不住，弯腰蹲下。

涂立豪放声大笑，笑声高亢入云，声播四外，狂烈震耳半晌才在，目中精芒电射，大喝道：“柴青溪何在，从速吐出，不然休想活命。”

忽闻银铃悦耳娇笑声传来道：“这倒未必！”

不知何时白衣少女竟在木排上，身法奇快，飞掠落在涂立豪之前。

纤手一扬，叭的一声脆响，涂立豪左颊上挨了火辣辣的一记，痛得闷嚎出声，只觉眼冒金星，腭骨松散，牙齿迸落嘴角溢出一线殷红鲜血。

只听白衣少女娇笑道：“认贼作父，无耻之尤，速取出毒蛊解药。”

兰文襄闻言不禁魂飞胆寒，暗道：“原来他们竟暗施毒蛊，但不知蛊毒在何时施放的？”

突闻涂立豪一声怪叫，双掌如风推出，呼啸电奔，向白衣少女两肋打下。

少女娇笑一声，身形滑溜无比，疾闪在崤山七鬼之前，道：“你们更是无耻！”身形奇幻迅快，宛如穿花蝴蝶，在崤山七鬼肩后各按了一掌。

七鬼立如泥塑木雕，被少女点了穴道。

其实七鬼在武林中并非易与之罪，那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为人点了穴道，无奈少女先声夺人，而且为兰文襄蟒鳞所伤未愈，更少女身法神奇，骤不及防。

只听少女身形腾起，放声娇哼，手中飞出一圈白虹寒芒，电闪雷奔飞袭罩下。

涂立豪手下纷纷断肢折腿，倒卧在血泊中。

只听一声冷哼，白衣少女落下，一柄青虹短剑紧抵在涂立豪咽喉上。

少女面色如罩严霜，喝道：“涂香主，速将解药取出。”

涂立豪面无人色，道：“解药不在涂某怀中，姑娘，杀人不过头点地，于姑娘并无益处！”

白衣少女寒着脸不答，右腕微动，刃口割破了涂立豪咽喉上微浅肤皮，一线鲜血顺着剑身流下。

涂立豪惊叫了一声，两目微瞪，惊恐道：“姑娘这是不智之举！”

白衣少女冷笑道：“为什么？”

涂立豪道：“兰文襄索寒并非好相识，见利忘义，他们不知感恩图报，到时恐姑娘后莫及。”

白衣少女道：“姑娘知道，这个不劳费心。”

涂立豪又道：“在下知姑娘并非柴青溪助拳之人，心有图谋而来，乔五未必能据实相告。”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这个也不劳费心。”

涂立豪道：“在下言尽至此，解药实不在身旁，不过现有几粒止痛药，可暂解腹痛，但解不了蛊毒，一个对时后身化脓血而亡！”

白衣少女闻言，柳眉微皱，玉掌一伸，道：“止痛药拿来。”短剑移开涂立豪要穴。

涂立豪面色苍白如纸，心内无比怨毒，缓缓伸手探入怀中。

白衣少女迅快如电点了涂立豪后胸数处穴道，冷笑道：“我为你点了七阴穴道，半个对时必然发作，你当知这手法恶毒厉害。”

涂立豪面色惨变，取出一只磁瓶，倾出十数粒药丸，递与白衣少女。

少女接过，正待与乔五等人喂服。

忽闻沙滩上传来一声朗朗语声道：“且慢！”

白衣少女不禁一怔，循声凝眸望去，只见沙滩上快步走上木排一庞眉虎目，银盆方脸，花白长须老者。

老者捋须含笑道：“这药丸虽然可解腹痛，但却加重毒药，一个对时后必身化脓血而死，虽有解药亦无用。”

白衣少女道：“阁下来历还请见告？”

老者冷笑道：“在下伏建龙，江湖人称乾坤八掌。”

白衣少女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伏老英雄，小女子失敬了，老英雄为何知之这般清楚。”

伏建龙道：“因老朽适才偷取了厉炎身旁解药，并在无意中偷听了厉炎谈话，故而知情。”

白衣少女道：“厉炎如何不来此处？”

伏建龙笑道：“他知柴青溪不在排上，又坚信徐立豪万无一失，他与无极帮高手侦骑四出，探听柴青溪行踪，一有下落，即先赶去，他如何舍本逐末。”

说着掌门托着五粒色泽嫣红，清香扑鼻丹药，走向乔五等人身前一一喂服而下。

须臾，兰文襄等人腹痛渐止，神清气爽，一跃而起。

索寒抱拳谢道：“伏老师，咱们长远不见，屈指算来，已寒暑十易，谁说光阴催人，但伏老师壮健如昔，不见半丝老态。”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好说，好说，你我均是以退隐之身，再出江湖，不过老朽已跳出名利是非圈中，藏珍奇书一概无动于衷。”

兰文襄道：“既然如此，伏老师为何重出江湖？”

伏建龙微笑道：“伏某为了访寻故人子弟，是以江湖奔波，”说着转面向白衣少女道：“姑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崤山七鬼及涂立豪等人留下性命恐成心腹大患，倒不如及时除去。”

涂立豪闻言大骇，倏地窜上沙滩，欲待逃命而去。

伏建龙道：“你走不了！”右掌疾翻，虚空立向涂立豪身后击去。

只听涂立豪张嘴发出一声惨嗥，身形栽扑在地，全身猝碎成一片肉泥。

索寒与兰文襄互望了一眼，暗暗惊骇不已。

伏建龙忽长叹一声道：“ 两位此次重出江湖，凯觎骊龙谷藏珍，甚是不智，无极帮网罗的均是武林中黑白两道绝顶高手，端尽全力，志在必得，两位此举无异螳臂挡车。 ”

兰文襄面色一变，道：“ 伏老师乃侠义道中高人，威望久隆，如何亦出此颓废之言。 ”

伏建龙微笑道：“ 两位知道无极帮如何志在必得，因双雄不能并存于世，取得骊龙谷藏珍后，便可除去神木令主人，傲视江湖，独霸武林。 ”

索寒道：“ 真有神木令其人么？ ”

伏建龙道：“ 一点不假。 ”

兰索两人不禁默默无语。

伏建龙转面向白衣少女微笑道：“ 姑娘武功精绝神奇，令师必是一位世外高人，姑娘来历可否见告？ ”

白衣少女道：“ 我叫杜翠云，师门来历无法见告，因为我也不知她老人家姓名。 ”

伏建龙道：“ 姑娘急需柴于溪那本奇书何用？ ”

杜翠云答道：“ 不瞒老英雄，晚辈身负血海大仇，必需将骊龙谷中那册武功秘芨得手，才能手刃仇人。 ”

伏建龙微微叹息一声，道：“ 但不知姑娘强仇是谁？ ”

杜翠云道：“ 百兽天尊！ ”

伏建龙不胜惊骇，道：“ 老朽生平就未曾听过有百兽天尊其人。 ”

杜翠云道：“ 因为无法取信于人，所以只能独任其是。 ”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 老朽告辞了。 ”

兰文襄忙道：“ 伏老师这就要走了么？ ”

伏建龙微笑道：“ 老朽无意江湖是非，留在此处徒然结怨，还不如速离为是。 ”双拳一抱，身形腾起，几个直落，便自无踪。

杜翠云望了崤山七鬼一眼，落指如飞，点了死穴，一一陈尸木排。

乔五等人相助移尸埋在沙滩后，杜翠云便自催促离岸下驶。

索寒唤道：“ 杜姑娘！ ”

杜翠云秀发飘飘，独自立在排头，眸凝远处，跌入沉思中，闻得唤声，螓首微旋，道：“ 索老英雄有话只管请讲。 ”

索寒道：“ 老朽在前途相遇崤山七鬼时，登岸方欲决一雌雄，忽闻阴冷笑声传来，老朽立即扑去，却未见人迹，但瞥见一只怪兽。 ”

杜翠云冷冷答道：“ 怪兽是何形状？ ”

索寒道：“ 壮大依于水中，浑身毛片火红，独角獠牙，目光如炬，老朽受惊而退，心疑必为姑娘所说的百兽天尊。 ”

杜翠云先还道他信口胡诌，后察觉索寒面现悸惊犹存之色，由不得信了

七分，道：“ 此话当真？ ”

索寒道：“ 老朽怎能信口开河。 ”

杜翠云道：“ 如此说来，百兽天尊亦无极帮所网罗了，但不知此红毛独角兽是否为百兽天尊豢养。 ”

索寒道：“ 老朽只见过红毛独角兽，未见其人，不敢断言其是。 ”

杜翠云谢了一声，便自转面凝思。

排行甚速数个时辰后停在一处弯流树荫下，天将黎明，索寒道：“ 老朽两人意欲登岸买点酒食。 ”

杜翠云道：“ 两位请便！ ”

兰文襄索寒两人相偕登岸，疾奔如风而去。

镇集近处已有人迹，天色已转鱼肚白，阡陌道上肩挑负贩络绎于途。

兰文襄道：“ 看来，今日是当墟之期，你我也好一杯水酒压压惊。 ”

行至镇口外，只见人群如潮，叫嚣之声不绝于耳。

两人进入一家酒楼，店伙趋前领入肴座，笑道：“ 两位爷台，用些什么？ ”

索寒道：“ 有什么现成的好酒好菜尽快送上。 ”

店伙躬身道：“ 两位爷台请坐，敝店酒莱讲究快，好两字，这就送上。 ”转身退去。

敢情店伙瞧出两人路道不对，尤其是兰文襄这身蟒鳞袍异常惹眼。

果然，片刻之间，热腾腾的酒菜已自送上，两人举杯畅饮，举箸品尝，只觉酒甘菜腴，香醇可口。

索寒赞道：“ 想不到这小村镇中厨子居然有此好手艺。 ”

两人酒到杯干，屠门大嚼，突见一瘦小村汉挨近桌边，举止无异于常人，似是找择空座而来。

忽闻一低微冷笑声传来道：“ 尊驾也太不长眼了，凭尊驾也敢酒中放毒，青门双绝是好惹的么？ ”

兰文襄索寒两人不禁一怔，青门双绝不就是讲他们么？兰文襄突发觉瘦小村汉右手探怀，神色大变，情知有异，冷哼一声，双肩轻振，一枚蓝汪汪麟片离身飞出，疾如电射而去。

只听瘦小汉子惨嗥一声，麟片已崭入肩骨内，身形方欲踣地，索寒右臂疾伸如电一把抓住，冷笑道：“ 朋友，你奉何人之命暗算施毒？ ”

瘦小汉子一脸凄厉之色，目光怨毒厉声道：“ 尊驾无事生非则甚，恃武凌人，不怕此处是有王法的所在么？ ”

食客们纷纷注视索寒，从他们目光中满含厌恶敌意。

兰文襄道：“ 二弟，我等出外再说！ ”抛了一锭银子留存桌面。

索寒道：“ 好！ ”

宛如抓小鸡般将瘦小汉子提起，迈步走出店外。

镇街上人群汇集如蚁，暄嚣震耳，兰索两人好不容易挤出镇街外，进入竹林内放下瘦小汉子，索寒沉声道：“ 朋友，你最好实放说，当知老朽两人

厉害。”

瘦小汉子忽放声大笑道：“两位已至鬼门关，尚知死不悟么。”

兰文襄闻言情知有异，目光四巡，察觉竹林外幢幢现出魅影。

索寒大怒，左手立掌如刃，叟地臂下，克察一声，瘦小汉子一颗冰颅被刀削了一般，骨碌碌滚出丈外，腔中鲜血喷出老高，触目惊心。

竹林外蓦地传来怒喝道：“索朋友，你也太心狠手辣了，血债血还，纳命来吧。”

兰文襄低垢向索寒低声道：“二弟，咱们冲了出去。”

两人双双扑出林外，出手凌厉。

匪徒众多，均是一流高手，展开一场凶猛阻截。

兰索两人连毙了四五人，但好汉不敌人多，匪徒又不畏死，此落彼起，冲不出竹林外，两人心意相通，陡地腾身反向扑去。

突闻一声怪兽怒吼，索寒闻声大震，凝目望去，只见三丈开外，立了一只红毛独角怪兽，目光如炬，獠牙狰狞，神态凶恶狰狞。

索寒沉声立稳，道：“老大，你瞧，就是这只怪兽。”

兰文襄一生闯荡江湖，遍历深山大泽，从未目睹过这形状怪兽，不禁面色大变，道：“前次所遇，就是此兽么？”

索寒道：“正是此怪兽。”

兰文襄只觉匪徒并未追来，心知对方欲生擒自己两人，冷笑道：“百兽天尊何不现身出见？”

只听阴恻恻冷笑传来道：“难得你们两人知老夫来历，但老夫与你等并远过节，不愿出手伤人，却受人之托，两位还是束手就缚吧。”

索寒怒道：“一只畜生有何能为，岂能吓倒我等。”

“两位不信老夫这只奇兽能为，不妨试试。”

兰文襄道：“这还要你说。”

猛地挫腰，足一垫劲，身如离弦之弩般扑向怪兽，双掌蓄满内家真力劈出。

他斜取红毛怪兽，认位奇准，拍的一声，双掌打实在怪兽左颈上。

怪兽怒吼出声，巨大身形倒出三四步。

兰文襄只觉如同打在铁壁上，真力反逆，震得两臂火辣辣地奇痛，不禁暗感骇然。

显然触怒了那红毛触角怪兽，目中迸射凶光，喉间狰狰出声，作势欲扑。

只见怪兽之后又闪出二只金毛人猿，身高九尺，张牙舞爪。

兰索两人大惊，兰文襄双肩一振，袍间蟒麟片电旋飞射而出。

哪知一只金毛人猿及独角红毛兽金铁不入，如中败草，纷纷坠地。

只听传来中兽天尊冷笑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恕老夫要开杀戒了。”

说时，两只金毛巨猿已闪电掠至兰索两人身前，伸出巨灵手掌，扣住两人肩头。

蓦地——

不远处响起大喝道：“百兽天尊，当年誓言还记得么，你我旧怨尚未清偿之前不得妄自纵兽害人。”

百兽天尊冷笑道：“你能找到老夫，委实难得，好，你我择地了结恩怨。”

言毕，吹起一声尖锐哨音。

一只金毛猿陡地将兰索两人抛撩半空，俟两人急翻身形，施展巧燕穿波身法落地时，巨猿及独角怪兽已自悄然离去无踪。

两人相视苦笑了一下，兰文襄摇首叹息道：“你我自负武功，傲视江湖，哪知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难怪杜翠云姑娘这高的武功，无法报却血海大仇，原来百兽天尊有此怪兽为力。”

索寒目露惊疑之色，道：“老大，方才语声解救我等凶危之人，似是乾坤八掌伏建龙！”

兰文襄猛然醒悟，道：“不错，正是伏建龙。”

索寒道：“伏建龙再高的武功，也难敌一只金毛巨猿及独角怪兽，小弟猜他凶多吉少。”

兰文襄叹息一声道：“你我力所难及，回去吧！”

索寒道：“回去？”

兰文襄道：“回到镇上买点酒食，返转木排上。”

索寒诧道：“老大！你还不死心？”

兰文襄沉声道：“二弟，你我身分已露，纵然回山，无极帮未必会从此放过你我，此时已是骑虎难下，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

两人快步如飞重回镇集，买了酒食后，返转木排，只见乔五三人与一老者盘坐排上对酌，不禁一怔。

原来老者正是乾坤八掌伏建龙。

伏建龙大笑立起，道：“两位才回么？”

兰文襄抱拳笑道：“方才竹林中是伏兄解危么？”

伏建龙微笑道：“不错！”

索寒诧道：“伏兄不是与百兽天尊约了结恩怨么？”

伏建龙微微一笑道：“伏某纵有虎贲之勇，盖世之力，也难斗两只金毛畜生及独角怪兽，是以旋转机智把话扣住了他，借机遁身。”

兰文襄道：“这百兽天尊是何来历？”

伏建龙道：“此非片言可竟，俟有余暇时再作倾谈。”

随即命乔五解缆顺流而下。

索寒道：“伏兄亦身不由己，卷入这场江湖是非中了。”

伏建龙摇首笑道：“不然，伏某决意不涉身是非中，返此处之故，无非避免无极帮及百兽天尊追踪，因为百兽天尊揣带怪兽，无法在通都大邑，人烟稠密之处行走，非择深山僻壤，以免形迹暴露，惊世骇俗。”

说着又是微微一笑，接道：“前途百里外，伏某就要与诸位告辞了。”

索寒目光四巡，不觉一怔，道：“杜姑娘离去了么？”

乔五答道：“未曾，男女同行有所不便，所以暂离，前途不远社姑娘自会在此守候。”

排行甚速，片刻时分，只见江岸上小舟中一条飞燕般娇俏人影穿出舱外，施展蜻蜓点水身法，三起三落，站足排上。

正是那清丽绝俗的杜翠云，娇靥如花，绽出百合般微笑容道：“我守候甚久，只道兰老师又出事啦。”

兰文襄道：“姑娘，老朽两人险遭不测，又遇上那百兽天尊，如非伏兄相救，此刻老朽两人早已身化异物了。”

杜翠云柳眉深蹙，默默无语。

索寒道：“无极帮有百兽天尊为辅无异如虎添翼，此人不除，后果堪虞。”

杜翠云冷笑道：“总有手刃此獠之日，但此刻若不自量力，妄欲寻仇，徒贻无穷之恨，风闻骊龙谷藏珍中有一柄鲁阳戈，前古仙兵，可切石右腐，无坚不摧，倘此剑得手，何惧此贼！”

伏建龙道：“姑娘志行可嘉，但愿苍天不负有以，骊龙谷藏珍已传遍武林，黑白两道高手，无不志在必得，可非容易咧。”

兰文襄道：“若柴青溪以天下武林苍生之念，捐弃己见共谋合作之策，取得藏珍当属不难。”

伏建龙道：“请问如何不难法？”

兰文襄道：“前时，武林人物无不志在寻觅藏图，再按图索骥，寻出藏珍确址，这是最上之策，但眼下情势，如何可容你坐享其成，只握在取得藏珍之前，已是血流成渠，积尸如山了！”

伏建龙颔首道：“此言是极！”

兰文襄道：“是以兰某想到柴青溪身怀奇书，那书内有五行奇遁之术，若能参悟，挟街寻觅，取得藏珍无异探囊取物。”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须知言之甚易，行之维艰，眼下就是两种难题。”

索寒道：“哪两种难题？”

优建龙道：“书仅一册，不能分赠，眼前就有两位及杜姑娘，尚有一位无极帮主志在必得，粥少僧多为之奈何！何况老朽猜想那奇书内必极奥深难解，否则柴青溪已习成，试问三位有此秉赋参悟否？”

兰索二人不禁一怔，相视了一眼，只觉伏建龙之言委实有理。

伏建龙道：“非是伏某小觑两位，要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二位如得获奇书倘无法参悟，徒惹杀身之祸，智者不取。”

杜翠云道：“老前辈之言虽然有理，但我却不敢苟同，在未目睹奇书之前，焉敢断言自己无法参悟玄奥。”

伏建龙暗道：“这女娃儿自负不凡，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

遂微微一笑道：“老朽乃局外人，刍荛之见，采纳与否悉凭三位。”

便说些武林见闻，俱无关宏旨。

他本能言善辨，滔滔不绝诙谐成趣，引人入神。

飞行似箭，三个时辰后已自远去百十数里外，伏建龙笑道：“老朽要告辞了，三位请珍重，掠至地头前无极帮恐不会前来骚扰，因柴青溪不在此处，他等不能因小失大，弄巧成拙，但另生枝节当属难免，如三位武功机智斗足可应付了。”

说着纵身一跃，冲霄拔空而起，人如飞鸟般半空中一翻燕子抄波般，落在河岸上疾晃而杳。

兰文襄道：“伏老儿封刀归隐之前，性情刚辣，好管平成，再出江湖时不料性情大变，已恂恂老矣，无复当年此咤风云，气雄万丈。”

索寒摇首叹息道：“老大，别论他人长短，就拿你我二人说，还不是一样，此事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杜翠云冷冷一笑道：“倘若小女子为了奇书及骊龙谷藏珍反脸成仇，二位前辈则将如何？”

索兰两人闻言不禁一呆，兰文襄暗道：“这丫头刀滑异常，岂能让她把话扣住了自己。”

遂微微一笑道：“老朽两人亦非因图霸武林生心攫夺藏珍，姑娘瞧我等偌大年纪，当知一番图谋转眼成空……”

杜翠云道：“那么两位前辈是为了什么？”

兰文襄毫不思索，答道：“身在武林，藏珍落在无极帮等凶人之手，则江湖之内将是血腥涂野，处处衷鸿……”

说着微微一笑，接道：“不论是姑娘或是老朽，为了藏珍，均是义无反顾，端凭各人造化。”

杜翠云默然须臾，盈盈一笑道：“那我就放心了，唯望两位前辈始终成全。”

说着裣衽一福，又道：“暂时告辞，以却再行相见。”

纵身一跃，落实河岸，翩然离去。

兰索二人相视了一眼，不禁面现无可奈何苦笑，默默对酌着。

乔五三人见兰文襄索寒未有离去之迹象，心中暗感焦急，又无法驱客莫可奈何。

木排夜行日止，接连两日两夜，风平浪静，无人前来骚扰，黎明时分，木排靠一片浅滩上，两岸峭壁如堑，树木蓊郁，异常隐蔽。

乔五等人正在用饭，暮地，江岸堑壁蓊郁林中突传来一声刺耳长啸，令人不寒而栗。

乔五不禁面色一变，暗道：“再过两日，就是七天之期，不要节外生枝才好。”

兰文襄索寒两人亦不禁面现紧张之色。

只见蓊郁林木中疾闪现出一个身着青油绸短装汉子，面无一点血色，森冷吉水，踏在浅滩上，一步一步向木排走来。

这人身法似缓实速，转瞬已至木排近处，阴森森一笑，道：“乔五何在？”

乔五应声道：“在下就是乔五，尊驾是何来历，还望见告？”

那人阴沉一笑，怀中取出一块乌油黑亮，镌有符篆木牌沉声道：“乔五，你当识此符。”

乔五见此牌，心神大凛，面色肃然，双膝跪下，道：“见牌如见帮主，不知有何令谕？”

那人嘿嘿冷笑两声道：“不错，难得你礼还识大，来时我还认为你现为祖师爷贴身心腹，心料你必傲视此牌无睹。”

乔五道：“小的怎敢。”

那人道：“帮主有令，命我等寻觅祖师爷返回总坛，共商大事。”

乔五愕然答道：“你老不知道么？”

“知道什么？”

乔五道：“祖师爷为人暗算，性命危殆，现在已赶去采药，约定七日之期江都见面。”

那人面色一呆，道：“果然江湖传言是实，本帮危如累卵，如不找着祖师爷，情势堪虑，乔五，你随我去见帮主。”

乔五道：“帮主现在何处？”

那人答道：“距此不过五百里，一日一夜便可赶到。”

乔五面有难色道：“小的碍难从命。”

那人面色一沉，厉声道：“你竟敢抗命不遵么？”

乔五道：“非是小的抗命，怎奈距与祖师爷订定会面之期只有两日，小的一离，祖师爷去约定之处不见小的，认为出了意外，恐此后相见无期，反与帮主意念相违，岂非弄巧成拙。”

那人不禁语塞，幸幸一笑，道：“此言有理，那么我传讯帮主速速往赶来江都就是。”

说着两道森冷眼神在兰文襄索寒两人面上。

良久才道：“这两人是何来历？”

乔五道：“因便搭乘，小的不知。”

那人冷笑道：“恐非如此。”

说着迅疾转身，如飞掠去。

索寒冷冷一笑道：“乔五，你认出此人来历？”乔五苦笑道：“小的怎会认识，本门令符一点不假。”

突然，随风传来一声宏亮大笑道：“两位别来无恙。”

兰文襄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百足天蜈皇甫炎率着四人立在崖角树下。

皇甫炎又道：“咱们长远不见，不知两位还记得昔年一段过节么？”

兰文襄哈哈大笑道：“哪有不记得之理，皇甫当家是否意欲假今日之便清偿前怨是么？”

皇甫炎两眼一翻，道：“兰老大快人快语，距此不远有座荒寺，咱们在荒寺中一较高下。”

兰文襄望了索寒一眼，道：“二弟，你我速速回去。

索寒低声道：“小弟看出有蹊跷，只恐此行凶多吉少。”

兰文襄道：“此时此地岂可示弱，你我亦非易兴之罪，愚兄倒要瞧瞧皇甫炎有何惊人艺业。”

索寒也不再言，双双跃落沙滩，向皇甫炎五人掠去。

乔五低声道：“我等速放缆而下。”

# 十七

且说皇甫炎等人疾奔如飞，往东南一片松林中扑去。

林木丛中掩映出一角红墙，不久到寺外。

只见寺外松柏参天，涛声如潮，但寺宇到处塌圮，窳败荒凉。

皇甫炎回面一笑道：“两位请！”

说时先后迈入寺门，不禁面色大变，但见殿外广坪上倒着十数具尸体，鲜血汩汩仍不断流出，死者面色狰狞恐怖，不言而知，片刻之前此寺已有一场激烈凶搏。

皇甫炎骇然变色道：“这十数人均为内家大力手法击毙，摧胸洞腹，肋管尽裂。”

兰文襄道：“皇甫当家在江湖日久，当可辨认死者是何来历。”

皇甫炎道：“恕在下眼挫，不认死者来历。”

索寒忽面色一变，道：“此非善地，我等速离。”

皇甫炎冷笑道：“两位再出江湖，心性大变，竟然怕事，此为在下始料不及。”

忽随风传来阴恻恻冷笑道：“你料到的事尚多，现在逃也来不及了。”

只见殿内当先走一面目惨白，身穿灰衫少年，后随还蓝袍老者，面如紫铜，鹰鼻海口，浓密绕腮钢髯，秃额白眉，十指蓄着寸许利爪，面寒如冰。

皇甫炎不禁失声惊道：“白眉叟！”

蓝袍老者正是天外三凶最著盛名之白眉叟，闻言两目暴张，逼射出两道慑人寒芒，冷冷一笑道：“皇甫当家我等不期而遇，正可共商大事。”

皇甫炎哈哈大笑道：“有何大事可以共商？”

白眉叟道：“老朽意欲创立宗派。”

皇甫炎道：“此乃阁下自身之事，与我等何关。”

白眉叟道：“不然，红花虽好，尚须绿叶扶持。”

皇甫炎狂笑道：“阁下此言无异痴人尽梦，兄弟不甘受人驱策。”

白眉叟面色一寒，厉声道：“这可由不得你！”

手指死者冷笑道：“前车之鉴还望三思。”

皇甫炎大怒道：“就凭你岂能奈何兄弟。”

白眉叟突回顾大殿，高声道：“八位何在？”

只见殿内，八条黑影电闪疾射而出，身法迅快，守位八方，将皇甫炎等人围住。

八人均是一袭黑衣，黑巾扎额，覆戴一只鬼脸面具，狰狞恐怖。

白眉叟阴恻恻一笑道：“皇甫当家如若不应允老朽之求，只恐难以生出此寺。”

紧随皇甫炎身后左侧，面有刀疤老者低声冷笑道：“此等战阵，岂能吓得住你。”

身形突如离弦之弩疾射而出，挟着一片刀光向一黑衣人扑去。

只听一声凄厉惨嗥扬起，脸有刀疤老者身形震飞出丈外，摔落在地。

一柄寒光犀利钢刀不知如何竟到得鬼脸人手中，刀疤老者口自殒命，胸前划袭处刀口，鲜血喷飞如雨。

皇甫炎等人不禁大惊。

白眉叟面现得意笑容，道：“ 还有哪位不惜性命一试。 ”

索寒冷笑道：“ 索某偏要试试。 ”身形一跃而出，右掌疾攻三招，往那持刀鬼脸人攻去。

夺天手果然名不虚传，这三招掌法神奇莫测，玄诡迅辣掌影飘飘，攻向意想不到部位。

鬼脸人被索寒神奇掌法逼得身形连闪，腾挪如飞，突然鬼脸人喉中发出一声长啸，振腕出刀，快攻出手。

片刻之间，索寒身形被一片如山刀光罩住。

兰文襄暗道：“ 不好，二弟恐凶多吉少。 ”

正欲抢出相救，忽闻一声断喝道：“ 住手！ ”

两条人影立分，索寒争翩跃回，面色激动。

白眉叟闻声大愕，只见寺外纷纷微来十数条人影，为首者为一蒙面黑衣老，后随一红衣高大番僧及一瘦长老叟，两目开阖之间，精芒电射，慑人心魄。

之后，尚有南天三魔等人。

皇甫炎认出南天三魔，猜出黑衣蒙面老者必是无极帮主，心中暗暗窃喜，自料脱出有望。

白眉叟面色一怔，道：“ 来者何人？ ”

蒙面老者道：“ 老夫无极帮主。 ”

白眉叟目中凶光一闪，厉声道：“ 原来尊驾就是无极帮主，为何不敢现身庐山真面目。 ”

蒙面老者冷笑一声道：“ 你唤八位属下取下鬼脸面具后再说。 ”

八鬼脸人闻言忽倏地穿空斜飞而起，快如流星曳空，转眼已落向寺墙外而杳。

白眉叟师徒亦冲霄拔起，疾转如轮，往殿后落下。

蒙面老者哈哈大笑道：“ 你死期末至，留俟异日了结。 ”

言罢忽转向皇甫炎道：“ 昔日老夫所提意欲皇甫当家结盟之事，尚未获回音，还望三思。 ”

皇甫炎道：“ 容在下郑重考虑后再行覆命。 ”

蒙面老者颔首道：“ 这个当然，老夫决不强人所难，皇甫当家请便吧！ ”

皇甫炎抱拳一笑道：“ 恕在下等先行告辞了。 ”

说着，领着兰文襄等人走出寺外。

马天义道：“ 令主为何纵之离去，皇甫炎傲慢不羁，一世之雄，若不乘

机除去，日后恐是本派一极大阻力。”

无极帮主忽长叹一声道：“迩来情势逆转，大出老夫意料之外，皇甫炎固一时之雄，但非本帮大敌，怀柔施德，终必为老夫所用，老夫不能暂释于怀的莫过于丰教田氏昆仲，陶胜三等人无故失踪，谅系神木尊者传人所为，此贼不除，寝食难安。”

瘦长老者道：“多日来神木尊者传人与金刀四煞失去踪迹，令人费解。”

无极帮主道：“这就是老夫暂不愿与白眉老怪及皇甫炎结怨之理，敌暗我明，凡事均宜慎重，再说八鬼脸人武功只在白眉老怪之上，我等若凭真实武功要想胜他尚非易事，但八鬼脸人为何听命于白眉老怪，其中必有蹊跷。”

南天三魔等人闻言不由骇然变色，马天义诧道：“八鬼脸人为何不战而逃？”

蒙面老者道：“他们未必惧怕我等，说他逃走未免不实，倘不出我老夫所料，必是不让我等猜出他们来历。”

说着话声略顿，轻叹一声，接道：“在未得骊龙谷藏珍之前，望勿轻举妄动，有伤大局。”

说着目光四巡了一眼，高声道：“走！”

人影如魅，疾闪出寺外杳失踪影。

须臾，寺外又闪出皇甫炎及兰文襄索寒等人。

皇甫炎道：“兄弟不明白无极帮主一反过去，视白眉叟等人从容逃去无动于衷，令人煞费疑猜。”

兰文襄道：“的何难解，无极帮主临数宗棘手难解之事，在未解决之前岂能节外生枝，自取覆亡。”

皇甫炎道：“那数宗难解之事，请道其详。”

兰文襄道：“今日与无极帮主为敌者为谁？”

皇甫炎道：“神木尊者传人。”

兰文襄微微一笑道：“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无极帮主如与白眉叟等为敌，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何况八鬼脸人武功不弱，无极帮主未必稳操胜算。”

皇甫炎似有所悟，深觉兰文襄之言并非危言耸听，点点头道：“这样说来，无极帮主心有畏忌了。”

皇甫炎不禁默然。

兰文襄道：“令兰某不解的是，白眉老怪固然武功已臻化境，但八鬼脸人身怀武学似又较白眉老怪高出一筹，为何听命于老怪？”

皇甫炎不禁一怔，道：“兰老师目光锐利，兄弟钦佩不胜，八鬼脸人若真正辅弼老怪开宗立派，江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此永无宁日矣。”

说着双拳一抱，又道：“你我昔日过节从此一笔勾消，兄弟掩埋友人尸体后，有事他去，恕不奉陪了。”

兰文襄微微一笑道：“兰某告辞了。”

与索寒双双转身快步如飞奔出寺外。

索寒道：“你我何去何从？”

兰文襄道：“自然回转木排。”

索寒不禁一呆道：“老大你难道尚未死心么？”

兰文襄道：“我等何妨暗助杜姑娘，免落在无极帮主手内。”

索寒颔首道：“也好！”

两人赶回河岸，却不见木排踪迹，不由一呆，索寒道：“想是乔五改变心意，早日赶至江教以免夜长梦多，你我顺着河岸追下，谅可追上。”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

开春不久，江都仍料峭春寒，细雨缤纷，陌头杨柳未见一丝新芽，光秃秃的，显不出一点春气。

河岸下桅帆连云，舟舶栉龙，喧嚣一片，对岸却孤零零靠着一张木排，阒无一人。

恶闻一声高喝道：“在这里了。”

斜风细雨里，只见兰文襄索寒飞身掠落在木排上，满脸懊丧之色。

索寒道：“你我一路飞奔，日以继夜，未曾丝毫停顿，小弟不信排行如此之快。

兰文襄道：“贤弟之言虽是，但木排显然比我等先至，不言而知，柴青溪已与乔五晤面，弃排远去了。”

蓦地——

随风送来银铃悦耳娇笑道：“哪有这般容易，我一直追踪不离，七日之期尚未至，柴青溪尚未返回。”

两人不禁一惊，循声望去，只见娇靡如花，婷婷若仙的白衣少女在树后转出。

兰文襄面现笑容道：“杜姑娘！”

杜翠云纤手拂去鬓角衣丝，嫣然一笑道：“两位才赶来么？”

兰文襄老脸一热，讪讪笑道：“老朽途中为事耽搁，是以未能追上，乔五现在何处？”

杜翠云道：“他们不是来了么？”用手一指。

果然乔五一人办了甚多酒食，面带欣喜之色，沿着河岸小路快步走来。

紧随乔五之后，却现出一英俊如玉，丰神潇洒，青衣少年，手挽着一把极为考究的玉骨摺扇，步履从容，不疾不徐，显然气宇不凡。

乔五目睹兰索二人，道：“两位才到？”

索寒鼻中微哼一声道：“柴老儿也该到了！”

乔五笑道：“此非小的所知，倘无意外，祖师爷自当准时来此。”说着又道：“小的为三位引见严公子，这位严公子是祖师爷忘年之交。”

严晓星抱拳微笑道：“三位幸会。”

兰文襄道：“严公子也是来此约定与柴青溪相晤么？”

严晓星道：“不错，柴老前辈坚欲相赠一枚夜明珠，约定在江都见面。”

索寒诧道：“夜明珠？他送你此物何用？”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这似与尊驾无干。”

索寒不禁怒火陡涌，疾伸右臂，五指迅如电光石火抓向严晓星腕眼要穴。

忽闻严晓星冷笑道：“住手！”

索寒面色大变，目露惊恐之色，原来摺扇不知怎地已紧抵着索寒右掌心。

杜翠云与兰文襄惊异不胜，以他们两人锐利目光却不知严晓星施展什么神奇手法点住索寒掌门。

只听严晓星低声道：“在下来时已发现周近有强敌窥伺，尊驾若节外生枝，恐自身性命难保。”

语声虽微，却送入索寒兰文襄杜翠云耳中清晰无比。

严晓星摺扇一松，望乔五笑道：“乔兄速去准备酒食，在下腹中已饥鸣如雷。”

乔五三人一跃落身木排，取来碗筷，盛装买来酒菜。

索寒心如刀剜，自己在武林中威望卓著，竟败在一名不见经传后生小辈手下，怎不愧恨欲死，面色青白交易，胸中怨毒已极。

蓦地，传来一声宏亮大笑，道：“索老师何不悬崖勒马，速速回山，难道真要死在这江都么？”

索寒面色铁青，气炸欲裂，厉喝道：“朋友，鬼祟行藏，有损英雄行径。”

土阜之后人影纷纷射掠出。

兰文襄吃惊道：“怎么庞雨生与参与其事，此人辣手难缠，只怕今日难以为善了。”

为首正是冷面秀士庞雨生，一袭锦袍，背背长剑，眼神一扫，道：“庞某并非轻视索老师，只是兵凶战危，死得不值，是以庞某良言奉劝。”

兰文襄哈哈大笑道：“庞老师之言未免自不量力，兰某不信庞老师武功强过愚兄弟。”

庞雨生道：“这话不错，庞某有自知之明，比起两位不过伯仲之间，但以机智而言，是强过二位太多，”说着用手一指身侧灰衣少年，又道：“这位乃神木尊者再传弟子钱百涵少侠，二位当有耳闻！”

索寒暗中骇然道：“世无两个神木尊者传人，焉能断言孰真熟假，请显示神木令，我等才可信服。”

庞雨生道：“钱少侠正是为了追回神木令才奔波江湖。”

索寒沉声道：“这与我等何干？”

庞雨生不禁放声大笑道：“两位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庞某不忍见这江岸成为两位埋骨之所。”

兰文襄大怒道：“庞老师，请问此刻是寻仇，抑或无事生非。”

庞雨生微笑道：“良言奉劝，速离是非之地，否则，庞某无法阻止钱少侠出手。”

索寒目中泛出森成杀机，狞笑道：“请问目的何在？”

庞雨生淡淡一笑道：“无他，钱少侠意欲向柴青溪借取一物及共谋合作之道，不容外人干预。”

杜翠云冷笑道：“好个无耻之徒！”

庞雨生耳目聪灵，喝道：“姑娘骂谁？”

杜翠云道：“骂你不可以么？”

庞雨生冷笑一声，手出如风一式“飞花摘叶”攻向杜翠云。

杜翠云不退不进，双掌幻起漫天掌影，玄诡凌厉。

钱百涵暗道：“这姑娘是何来历，掌法错综复杂，竟瞧不出一点门道。”目光凝向杜翠云身上，甚感困惑。

严晓星负手参观，突闻极熟念语声唤道：“严贤侄！”

他听出是伏建龙语声，心中一动，遂循着语声传来方向慢慢走去，只见伏建龙含笑立在一矮丘之后。

伏建龙笑道：“贤侄几时到江都来了？”

严晓星道：“小侄到此三日，江西湖景色四时不同，虽嫌凋秃凄凉，但文物之胜却令人留恋忘返。”

伏建龙颔首道：“贤侄又因何相识乔五，听老朽之劝，不要卷入是非旋涡中。”

严晓星正色道：“两月之前燕京旅邸邂逅柴青溪，竟一见如故，叙谈甚欢，小侄相求他探听数位仇家下落，蒙柴青溪首允，但燕京一别，从此并未谋面，片刻之前大街偶遇乔五，邀小侄与柴青溪相见，所以相随而来。”

伏建龙愕然道：“如此说来，贤侄此刻尚不明其中究竟了？”

严晓星道：“小侄不知，但小侄须与柴青溪相见。”

“这是为何？”

“探听仇人行踪，再他曾允赠小侄一颗夜明珠，依小侄看来，柴青溪并非坏人，若袖手旁观于心难安。”

伏建龙不禁一怔，道：“好，虎父虎子，你我同往相助乔五一臂之力。”

双双快步现身，场中胜负已见分晓，杜翠云身法神奇，在庞雨生身后，叭地一掌击实。

冷面秀士闷哼一声，身形一个踉跄冲出两步，肩后长剑被杜翠云拔出握在手中，颊现如花笑容。

这时冷面秀士庞雨生只觉羞愧无地自容，心内怨毒已极，突大喝一声，左掌疾伸。

伏建龙大喝道：“住手，庞老师竟不要命了么？”

冷面秀士不禁一呆，面色铁青，道：“伏老师为何相阻？”

伏建龙道：“庞老师试运真气察视右臂有无异样。”

果然，庞雨生面色大变，只觉右臂沉重麻木，微感灼痛如焚，厉声道：“这女娃儿如此歹毒，兄弟如不杀她，誓不为人。”

杜翠云冷笑道：“姑娘随时候教，只怕尊驾今日无望。”

伏建龙大笑道：“姑娘也勿说此俏皮话，但庞老师明于责人却昧于责工，倘非庞老师咄咄逼人，事态亦不会变得如此恶劣。”说着目注杜翠云，领首为礼道：“姑娘，语云冤家宜解不宜结，解铃还须系铃人，请出手解救，握手言合吧！”

杜翠云冷冷一笑道：“谁愿与他交友，冷面秀士庞雨生在武林中声名狼藉，算不得什么好人，这点伤势七日后自可平复如初，让他吃点苦头，免他自命不凡，目中无人。”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如此说来老朽似是多管闲事了。”

钱百涵缓步走前，一挥手中短剑，道：“在下意欲向姑娘领教几招。”

杜翠云面罩严霜道：“好，请先赐教。”

钱百涵面现笑容道：“恕在下有僭了！”语声甫落，灵蛇飞动，流芒一线迅疾无比刺向杜翠云胸前。

杜翠云暗道：“好快的剑法！”身形一闪，滑开三尺。

钱百涵剑势奇快，宛如附骨之蛆般击向杜翠云左臂。

先机为钱百涵所得，杜翠云处处受制，不容她丝毫还手机会，东闪西挪，流霞青芒更快，不离杜翠云周身重穴。

伏建龙低声向严晓星道：“钱百涵武功神似神木尊者，武林传言看来并非全然无稽，老朽断言钱百涵不出十招，杜翠云必伤在他剑下。”

严晓星道：“这倒未必！”

只听叮的一声，钱百涵短剑为微小暗器所阻，火花迸冒，剑势缓得一缓，杜翠云娇叱一声，长剑振得开来，剑起漫层剑飙，锐啸破空，织出一片天罗，宛如天海星泻，罩袭而下。

观战双方群雄均瞧出蹊跷，所以正反逆转，却无法察觉谁人暗助杜翠云。

伏建龙虽未瞧出谁人出手相助，但猜出严晓星所为，却无法断言必是，遂大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请勿意气用事，两位可否听老朽一言？”

剑霞倏收，杜翠云收剑跳了开去。

钱百涵一袭灰衫为凌厉剑势割破数处，面色红赤，额角微微见汗。

伏建龙跨前一步，宏声道：“两位生死拚搏，所为何来，今日黑白两道高手纷纷到来，可说是风云毕集，诸位何不现身。”

突闻阴恻恻冷笑传来道：“伏建龙，你好眼力，居然察出我等潜身周近。”

三条如魅身影疾逾电闪掠出，正是那南天三魔阴阳掌马天义，辣手摧魂童启彬，火龙梭费光。

伏建龙道：“只有三位么？”

远处传来阴冷语声道：“自然还有，不过我等却不愿现身。”

伏建龙道：“如不出老朽所料，诸位定是守候柴青溪到来现身出见了。”

马天义阴恻恻笑道：“不错！”

伏建龙微微一笑，道：“老朽只是适逢其会，本不愿多事，但又不能不

把话说明，只怕柴青溪今日并不能到来。”

马天义面色一变，狞笑道：“你怎知道？”

伏建龙回顾了乔五一眼，道：“乔五，眼天下英雄纷纷到场，哄骗欺骗无浏于事，不如实话实话。”

乔五观色惨白，嗫嚅笑道：“小的不敢欺骗，柴祖师爷已重伤不治，临终遗命将他老人家遗体火化。”

此言大出伏建龙意料之外，暗暗面色一变，喝道：“此话是真？”

乔五道：“倘有一句不真，日后不得好死。”

马天义喝道：“那本奇书咧？”

乔五道：“也随遗体焚成火烬了。”

辣手推魂童启斌突哈哈笑道：“这话只能骗三岁孩童！”说着身形疾闪而出，五指迅如电光石火向乔五抓去。

他快，乔五三人比他更快，转身倏地跟去，噗冬冬坠入水中。

伏建龙双掌一横，阻住童启斌去路，喝道：“且慢！”

童启斌五指仅离寸许便可抓住乔五，伏建龙掌挟内家真力扑面如山袭来，由不得身形疾闪让开，不禁目中暴射凶光，厉喝道：“伏建龙，你不要命了么？”

伏建龙面色一沉，冷笑道：“老朽找你们三个不是一天了，三年前侵扰寒舍之仇，今日也该清偿。”

童启斌怒道：“另订时期，我等三人准时赴约，今日不成！”说着向费光道：“速命帮中水性极高弟兄，投觅乔五，不容漏网。”

费光道：“此事早有安排，帮主已命水性极高弟兄多人潜伏水底，乔五三人必逃不出手外，我等走吧。”

南天三魔穿空腾起，迅疾远去无踪。

这时钱百涵向杜翠云道：“姑娘尊姓芳名可否见告？”

杜翠云冷冷答道：“我姓杜！”

钱百涵道：“杜姑娘，方才姑娘如非无人暗中相助，在下岂能落败，……”

杜翠云怒道：“你若不服，再印证几招如何？”

钱百涵微微一笑道：“在下并非恃武好斗之徒，但姑娘与庞大侠仇已结下，日后退上当小心一二。”说罢转身转快步离去。

杜翠云面色冷若凝霜，道：“伏老英雄，他们都走了么？”

伏建龙稽首叹息道：“群邪凶心未泯，怎会真正离去，尚在暗中窥伺。”

杜翠云道：“乔五三人有凶险么？”

伏建龙道：“若真如童启斌所言，无极帮主预言之谋，只怕乔五等人凶多吉少。”

杜翠云面色阴暗道：“柴青溪已死，不知真假如何？”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真假难卜，老朽不愿妄测，严贤侄你当尽知。”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据乔五相告，柴青溪确重伤不治身亡，此举不过

诱使叛徒厉炎现身。”

伏建龙不禁一怔，道：“即是厉炎现身，乔五也未必有此能为将厉炎除去。”

严晓星道：“神木令传人及金刀四煞岂能让叛徒掀风作浪，逍遥法外？”

伏建龙闻下暗神大震，诧道：“贤侄是说神木令传人也在暗中窥伺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不然为何白眉老怪等群邪不敢现身。”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贤侄，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杜姑娘如不嫌弃，何不一同离去吧！”

杜翠云黯然一笑道：“晚辈身负血海大仇，岂能半途而废，老前辈请便吧，晚辈决意独自留下，探明事实究竟。”

伏建龙道：“天下事欲速则不达，老朽愿指点一条明路，助姑娘早日取得骊龙谷藏珍。”

杜翠云闻言不禁绽出如花笑容，道：“真的么？”

伏建龙蔼然一笑道：“老朽年逾花甲，怎能无的放矢，姑娘可同严贤侄先往城内监市街杏花村守候老朽。”

严晓星诧道：“伯父何在？”

伏建龙低声道：“老朽探明群邪意向举动后，不久自至。”说着催促二人离去。

严晓星杜翠云偕同奔去，在上游里许上渡船。

一男一女宛如鹤立鸡群，同船中人不禁频频注目。

严晓星气质丰神，人见人爱，杜翠云外和内刚，视男女之情无异粪土，却被严晓星潇洒气质暗暗吸引，在舟中不时与严晓星问话，指点烟雨苍茫之胜。

虽然严晓星有问必答，神色却异常拘谨。

哪知如此一来，杜翠云愈认严晓星可取。

两人弃舟登岸，严晓星一路上神思不属。他知伏建龙歹毒心机，命杜翠云相随自己，志在中伤许飞琼对自己情感，更可收制衡作用，自己一举一动均逃不过伙建龙耳目之下，逞论觅取骊庞谷藏珍。

只听杜翠云娇笑道：“严公子怎么啦？”

严晓星猛然惊觉已然走过杏花村俊脸一红，折走向入店门。

店小二迎着引入楼上雅座，木屏隔绝，自成小间，严晓星笑道：“这地方好！”随口唤了几样酒菜，命店小二摆上三副杯筷。

蓦地———

邻间有人以筷轻轻击桌，沉徐节奏分明。

严晓星不禁凝神倾听，面色微微一变。

杜翠云亦察出有异，柔声道：“这是为何？”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不关你我之事，说明徒知人意？”

店小二忽掀开布帘，送上杯筷壶酒，只是换了一人。

严晓星笑道：“小二哥请坐，在下有话请问。

那店伙忙道：“二位在此，哪有小的坐位，何况小的还要招呼别的客官！”

严晓星道：“坐坐何妨，我俩初履贵地，人生地疏……”说着疾伸右臂，迅为电光石火扣住了店伙腕脉果穴。

店伙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

严晓星道：“杜姑娘请斟上一杯酒。”

杜翠云如坠五里云雾，茫然不解其故，依言斟更了酒杯。

严晓星含笑道：“有劳姑娘卸开小四哥下腭，灌下一杯后再作倾谈。”

店伙面色大变，额角冒出豆大汗珠，挣扎无力，喉间喑哑无音。

杜翠云恍然若有所悟，左手一伸，两指卸下店伙下腭，将酒徐徐灌入喉喉中。

滴酒无余后，严晓星合上店伙下腭，徐徐松开腕脉，冷笑道，“有劳尊驾回覆贵人冷面秀士，劝他度得量力，免枉费心机，再若暗算，别怨在下手辣手黑。”

店伙色如死灰，苦笑道：“阁下如何发觉小的身份？”

严晓星道：“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快覆命去吧，迟则无及。”

店伙急急奔出。

杜翠云道：“公子是如何知情的，莫非邻室……”

严晓星道：“姑娘已知，不要再问下去了，稍时伏老英雄来到，最好不要提及此事。”

杜翠云诧道：“为什么？”

严晓星道：“江湖鬼蜮，人心难防。”

杜翠云道：“伏老英雄，年高德劭，威望素隆，难道公子还信不过他么？”

严晓星喟然叹息道：“在下与姑娘萍水一面，交浅不能言深，但在下再尽斯言，见人只说三分话，莫可妄抛一片心。”

杜翠云闻言，星眸中满含一团迷雾，只觉严晓星高深莫测，却由衷信服严晓星，螓首微点，嫣然微笑道：“好，我听你的，不与伏老英雄提及此事。”

严晓星道：“稍时伏老英雄虽来时，他向我等言说，无极帮主虽早有安排，但乔五等仍然漏网。”

杜翠云困惑不解，道：“公子因何而知？”

严晓星道：“他必言我等只在江湖都现身，乔五必自动找上门来求助。”

杜翠云嫣然一笑道：“若为公子言中，则公子委实料事如神。”

严晓星也不再言，提起酒壶，揭去壶盖后以掌心紧抵住，只听壶中起了沸，腾声乳白浓烟从壶嘴中不断冒出。

一霎那间，满壶酒蒸发殆尽。

杜翠云剪水双眸凝视着严晓星举动，却始终猜不出严晓星施展何种功夫，道：“将酒倾去不是省事得多么？”

严晓星摇首笑道：“毒性仍留，何必殆害无穷。”说着用大力手法将酒

壶压挤成为一块锡团，掷出窗外。

盏茶时分过去，那原领两人看座的店伙探身入内，望了一望，惊咦一声。

严晓星道：“ 你这是为何？ ”

店伙答道：“ 小的送酒前来，突有个客官拦住，说他就是两位等候的朋友，并拿一块银子，命我速去河岸码头领一位身着蓝袍白须身背钢刀老者前来，不容分说接过小的手一杯筷壶酒，连声催小的速去。 ”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 你可接着了那蓝袍老者没有？ ”

店伙摇首苦笑道：“ 小的遍寻无着，无奈何只有回返覆命，那位客官何在？ ”

严晓星笑道：“ 他又匆匆离去了，你赶紧送上酒菜就是。 ”说着又微微一笑道：“ 那壶亦被我那朋友揣了而去。 ”

店伙已瞥明桌上失去酒壶不胜惊疑，闻言哦了一声躬身退出。

须臾，伏建龙闪身入内，啊啊朗笑道：“ 有劳二位久候

严晓星杜翠云肃请伏建龙入座。

伏建龙落后，双眉微皱道：“ 眼前到得江都武林朋友着实不少，无不是为了柴青溪那本奇书而来，听说无极帮主虽有水性极高的党徒潜伏水底，但乔五踪迹却遍觅无着。 ”

杜翠云诧道：“ 乔五未落在无极帮主手内，此乃令人欣慰之事，为何老英雄忧形于色。 ”

伏建龙心内暗震，叹息一声道：“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乔五三人虽侥幸未落魔掌，却依然未逃出江都，在群邪严密搜觅之下，迟早他必被生擒活捉。 ”

严晓星道：“ 小侄之见，乔五生死无关宏旨，就是被擒住也无济于事。 ”

伏建龙目光灼灼，诧道：“ 贤侄此话何解？ ”

严晓星道：“ 柴青溪已死，那本奇书已随遗体火化，纵然将乔五凌迟处死，也找不回奇书。 ”

伏建龙道：“ 贤侄贤信柴青溪已死么？老朽看来未必，柴青溪定还活在人世，藏身在这江教城内。 ”

严晓星摇首正色道：“ 小侄不敢苟同此见，天涯之大，何处不可容身，柴青溪既未丧命，尽可身怀此书觅地隐身，为何反故命乔五显露踪迹，引来群邪，似嫌画蛇添足。 ”

伏建龙不禁一呆，道：“ 贤侄不是说过柴青溪此举是诱使厉炎现身，假手金刀四煞除去么？ ”

严晓星道：“ 此乃乔五所言，小侄姑妄听信。 ”

店伙走后，送上酒菜。

伏建龙鲸饮一杯酒后，捻须长叹一声道：“ 贤侄之言虽极有理，但江湖之事，云谲波诡，无法揣侧其是，如依老朽所料，可断言柴青溪必死无疑。 ”

杜翠云道：“ 何以见得？ ”

伏建龙道：“此次柴青溪再出江湖，是为了叛徒厉炎纂夺排教基业，排教有累卵志危，他不得不挺身而出。”

“那厉炎么？却为了那本奇书才出此毒计，奇书未得，厉炎焉能施展毒手将柴青溪一击毙命，杀鸡取卵，甚为不智，所以下手极有分寸，才可留在活命在。”

杜翠云笑道：“老英雄如同眼见一般！”

伏建龙正色道：“就事论事，不能抽丝剥筋，才可真象大白。”

严晓星道：“纵然柴青溪尚活在人世，他也不能将奇书双手奉献他人。”

伏建龙微微一笑，挟了一声牛肉在口中咀嚼咽下后，望了杜翠云一眼，道：“姑娘不是需求奇书殷切么？”

杜翠云微颔首道：“正是，晚辈只能借取，尚须柴老英雄首允，却不能出手劫夺，但落在凶邪手中，晚辈出手劫来又当另论。”

伏建龙道：“万一落在正派高人手内，姑娘又当如何？”

杜翠云不禁语塞。

伏建龙又道：“贤侄与柴青溪私交甚笃么？”

严晓星摇首道：“逆旅见逢，萍水一面，虽言谈甚欢，难言交情甚笃。”

伏建龙微微一笑道：“此乃贤侄片面之词，为何乔五独邀贤侄前往河岸，此举必有深意在内，老朽与柴青溪曾有数面之雅，深知柴青溪虽侠肝义胆，却落落寡合，但慧眼识人，一见投缘，必推心置腹，所以老朽断舅贤侄与他交情甚笃。”

严晓星心中暗惊，但毫不动容，微笑道：“柴老前辈如何想法，此是他自身之事，晚辈不愿蠡测。”

伏建龙目中突神光大盛道：“贤侄挺拔俊逸，根骨秉赋无一不是上乘之材，堪谓人中龙凤……”

严晓星道：“伯父过奖！”

伏建龙双眉一皱，又道：“贤侄不必自毙，似你如此根骨人品，武林百年难求，不要说是柴青溪，就是稍具知人之明的武林成名人物，遇上贤侄亦要觅致门下作为衣钵传人。”

严晓星笑道：“伯父尽作体个之盲，小侄总不能背师重投。”

伏建龙正色道：“柴青溪此举实含有深意在内，他那本奇书倘非具有过人秉赋无法参悟玄奥，贤侄如能悟彻，觅获藏珍，不难报却血海大仇。”说着望了杜翠云一眼，接道：“最好你们两人共同研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杜翠云不禁凝注着严晓星，流露出希冀神光。

严晓星默然一笑道：“小侄向不作份外之恩，何况柴青溪从未提及身怀奇书，书中所载究竟有何惊人式功，迄至如今仍茫然无知。”

伏建龙道：“贤侄是真不知么？”

严晓星正色道：“小侄句句实言，焉敢欺瞒伯父，再说小侄纵然与柴青溪见面，难免招至杀身大祸。”

伏建龙道：“老朽必在暗中相护，凡事只小心谨慎，以贤侄机智武功，当可安然无事。”

严晓星道：“伯父盛情德意，小侄没齿难忘，但容小侄三思。”

伏建龙道：“老朽决无勉强之意。”说着改言其他，谈笑风生。

三人食用半饱，忽见店伙进人，躬身笑道：“伏老爷子，楼下有位计姓客官言现有要事相商，望伏老爷子劳驾一往。”

伏建龙不禁一怔，霍地立起道：“老朽三两日内不拟离开江都，贤侄如听从老朽之言，老朽不难找到贤侄下塌之处。”言必即匆匆随着店伙走出。

杜翠云眸光闪动，道：“柴老英雄尚活在人世么？”

严晓星道：“难说，此乃不可强求之事，在下目前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不能心存过分之望。”说着拍手招来店伙，算清帐目，相偕离去。

# 十八

瘦西湖在江教天宁门外，一束清流，婉蜒回曲，二十四桥边，佳话久传，前人诗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

江教金粉之盛，尤胜秦淮，从前人诗句中已可窥一斑，今虽豪华消歇，但堤烟柳，几杆疏钟，仍楚楚有致，湖上古迹尤多，尤以史可法衣冠冢为著，“数点梅衣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佳句永名，流传千古。

红祸蔓延，大陆变色，去国二十载，缅怀梅花岭上，暮草长青，吊古伤今，弥增家国飘零之痛。且说这日细雨霏霏，梅花岭一双俊美少年男女翩然而至。

史阁部衣冠前却蹲着一衣裳褴褛中年汉子熟睡着，但发须衣裤半已湿透。

一双男女正是严晓星杜翠云。

杜翠云目睹中年汉子呼呼大睡，不胜惊异。

蓦地，中天传来一声鹤咽，杜翠云不禁面色一变。

严晓星施展蚁话传道：“道：“姑娘速退后！”

说时人已达前，唤道：“阁下醒醒！”

那汉子突身如箭扑向严晓星，双手齐出，如山罡劲中挟站无数飞芒，罩袭而去。

杜翠云不禁惊叫出声，突闻一声惨嗥，中年汉子口中鲜血涌出，身形震飞跌出，叭达坠在二丈开外。

只见那汉子四肢已然折去，面目森成狰狞，惨笑道：“小翠，算你命大，只恨俺称雄江湖数十年，从无失手，今日竟伤在无名小辈之手，死不瞑目。”

严晓星冷冷笑道：“阁下如不施展十二成真力，反震之伤当不致罗受如此之重，怨得谁来？在下自问与阁下无仇无怨，下手如此狠毒，是否奉冷面秀士所遣？”

中年汉子厉声道：“尊驾未免多此一问，显然尊驾侥幸逃出，但暗箭难防，两位从此永无宁日了。”

严晓星朗笑道：“在下倘惧冷面秀士庞雨生，也不致与他为敌。”

中年汉子面色一变，吐出一口狂血，气绝身亡。

蓦闻随风传来一声冷笑道：“小辈，你也太心狠手辣了，纳命来吧。”

泥泞小道上纷纷疾射出十数条魅样黑影，将衣冠家团团围住。

十数人年岁不一，貌相各异，但均太阳穴高高隆突，目中精芒逼射，一望而知都是身负武学高强之辈。

严晓星冷冷笑道：“庞雨生来了么？”

一个青面枯瘦中年汉子，手中鬼头刀微微一晃，阴阴笑道：“小辈，好汉敌不过人多，你束手就擒吧！”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原来你等凭恃以多取胜，可笑庞雨生隐隐藏藏，

避不见面，哄骗无知之罪白白送死。”

青面汉子大怒，喝道：“谁是无知之罪？”

严晓星道：“尊驾还不承认无知受人利用吗？请问在下与贵上有何宿怨大仇？”

青面汉子冷笑道：“就凭眼前心辣手黑，便该一死。”

杜翠云突皓腕一振，一道冷电青芒暴飞而出。

剑势破空悸人，锐啸中腾起一声刺耳嗥声，青面汉子右臂齐肘切落，血涌如注，面色惨厉，手中鬼头刀随断臂落下，却被严晓星挽接在手。

十数匪徒面色同地一变，身形缓缓逼前，每人手中多出一黄甸甸钢管，显露出蜂巢般小孔。

严晓星低声道：“姑娘，匪徒手中毒弩，须小心防护，切莫让它射中。”

杜翠云点点头道：“你我不如联臂冲出，先发制人，杀他个落花流水。”

严晓星目光扫视了一眼，低声道：“他们防护严密，暗含先天阵式，与少林罗汉阵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我只一着受制，只怕冲不出这恶毒阵式之外。”

杜翠云冷笑道：“他们再厉害也不过十数人。”

匪徒包围之势渐渐束紧，气氛肃煞冻疑。

只见一条庞大如鸟般身形张臂疾如鹰隼般泻落在十数丈外，大喝道：“住手！”匪徒立时缓缓退了开去。

但闻庞雨生冷笑声道：“伏老师可是为他们讲情吗？”一丛林青矮树中庞雨生快步走出。

乾坤八掌伏建龙哈哈大笑道：“庞老师，老朽并非为他们讲情，而是为你庞老师不智之举，几乎铸成大错所惋惜。”

庞雨生一愕，道：“伏老师似危言耸听，杀这两小辈有什么铸成大错。”

伏建龙不由哈哈大笑，笑声如雷，高亢云霄，声震四野。

冷面秀士庞雨生面色频频变易，剑眉微皱，道：“伏老师为何发笑？”

优建龙道：“老朽笑你平时智谋远虑，却面临大事竟不能镇定从容。”

庞雨生沉声道：“什么大事？”

伏建龙淡淡一笑道：“你庞老师奔波江湖，为的是什么？”

庞雨生不禁一怔，道：“当然是觅取骊龙谷藏珍了，伏老师未免多此一问。”

伏建龙道：“庞老师网罗甚多江湖精英，本在夺取藏珍，与无极帮分庭抗礼，傲视武林，此乃人生快事，不过却未察觉无极帮按兵不动，挑衅使你等互相残杀，坐收逐个吞并之策，那位姑娘来历老朽虽不明，但这位少侠老朽却知之甚深，庞老师今日伤他毫发，只恐你惹来杀身大祸。”

庞雨生闻言心神暗暗一震，道：“他是何来历？”

伏建龙冷笑道：“他乃紫霞山庄严无梁后人严晓星，今日他若有损毫发，别人不说，老朽头一个就不放过你。”声色俱厉，神威凛凛。

庞雨生面色大变，双目中两道慑人神光凝视着严晓星。

伏建龙冷冷一笑道：“当年血洗紫霞山庄罪魁祸首，可是你庞老师吗？”

庞雨生目中暴射出两道火焰，厉喝道：“伏老师请勿血口喷人。”

伏建龙道：“试问你庞老师动众，倘侥幸得手，武林中对庞老师如何说法。”

庞雨生不禁恍然大悟，改容长施一揖道：“一言顿开茅塞，在下何能担当这罪魁祸首之名。”

伏建龙微笑道：“并非担当罪名就可了，真此主凶则可逍遥法外，庞老师今后永无宁日，百口莫辩，岂不是铸在大错吗？”说着又是微微一笑道：“若真个动手，以严少侠的武功，只凭你属下无一个活着回去。”

庞雨生面现不信之色，摇手笑道：“这个委实令在下难以置被。”

伏建龙道：“老朽并非夸大之言，日后定可证实老朽之言不虚。”

庞雨生双手一抱，道：“大德不可言谢，容日后再相见。”右掌一挥，匪徒们纷纷四散奔去。

庞雨生穿入林中疾闪隐去。

伏建龙掠身飞落在严晓星杜翠云之前，道：“乔五还不曾现身吗？”

严晓星摇首答道：“未曾！”

伏建龙面泛忧色，略一沉吟道：“老朽方才频频遇上多年未见老友多人，未即畅谈，似有急事在身即告辞离去，分明内有蹊跷，哼，老朽追上他们探明究竟。”说着疾步如飞离去。

杜翠云嫣然一笑道：“若非伏老英雄片言解危，你我恐不能全身而退。”

严晓星道：“江湖行走，凶险难免，我们还是回转江教城吧！”

两人相偕离去，尚未到达天宁门外，忽见一跛足老丐哀乞，伸掌求讨。

严晓星在身旁取出一块散碎纹银，突发现老丐手掌内托有一细微纸卷、心中一动，以迅疾手法将纸卷拿出。

老乞千恩万谢，一跛一拐离去。

杜翠云秀眉一皱，道：“那跛丐也是少侠同道吗？”

严晓星道：“在下不知！”

急步走入城内，转入小巷中，将纸卷展开，只见笔工整蝇头小楷，书中大意：

“祖师爷柴青溪为天外三凶中白眉老怪等八蒙面人截住，奇书落人老怪手中，祖师爷生死下落不明，探悉老怪潜迹在江都正南戴云山千福寺内，相求严晓星施救。”下款为乔五亲笔花押。

严晓星面色一变道：“姑娘，你我分头行事，暗下散播风声，武林群雄必纷纷赶去。

杜翠云眼珠一转，当即首允，约定今晚三更时分在千福寺外相见，分途奔去。

杜翠云疾行如飞至一草木凋谢小山上草亭中，乱草丛中突掠出一双青衣

带刀汉子，躬身道：“ 姑娘可曾探出一点眉目吗？ ”

一双青衣汉子年岁均在三旬开外，英气逼人，神色恭谨。

杜翠云颔首答道：“ 虽已有端倪，但凶险异帮，成败尚未可知之。 ”

一人面现笑容道：“ 老主人英灵默佐姑娘必可如愿。 ”

杜翠云道：“ 但愿如此，你等今晚小西城厢上等候我。 ”

两人躬身答道：“ 小人遵命。 ”

杜翠云忽面现惆怅之色，纤手一撩长发，身如行云流水般从河岸方向走去。

渡船装满了过渡旅客，方欲离岸，杜翠云双肩微晃，一如巧燕穿林，神妙无龙落在船舷上。

杜翠云美艳照人，引得向舟之人窃窃私语，评头论足，却又不敢高声，杜女装作未听见，凝眸眺望远处，秀发飘飘，明眸皓齿，宛似霓裳仙女，令人不敢逼视。

片刻之间舟已傍岸，正欲离舟，忽闻兰文襄语声道：“ 杜姑娘！ ”

杜翠云循声望去，原来兰文襄索寒亦是同舟过渡旅客，道：“ 两位前辈亦在此处。 ”

三人离舟登岸，缓缓往乔五系抢之处行去。

索寒道：“ 那位严少侠呢？ ”

杜翠云道：“ 他有事途中分手了。 ”

兰文襄唉了一声道：“ 早上发生之事似一团迷雾，不知我等应何去何从。 ”

杜翠云道：“ 只要柴青溪未死，晚辈不能中止追寻。 ”

兰文襄道：“ 乔五不是明言柴青溪已伤重身亡，奇书亦随遗体火焚了吗？ ”

杜翠云眨眨眼睛，低发一笑道：“ 两位相信此言是实吗？ ”

索寒道：“ 那乔五三人借水逃身，无极帮虽撒下天罗地网搜觅，乔五等形踪已杳，线索已然中断，不信其实也是枉然。 ”

杜翠云道：“ 那柴青溪已为白眉叟老怪所擒，奇书亦为老怪所得…… ”

兰文襄面色一变道：“ 此言是真？ ”

杜翠云道：“ 绝无欺骗两位之理，形势突变，你我三力无济于事，现老怪潜迹千福寺内，晚辈意欲放出风声，武林群雄也闻风赶去相救，那时你我还能乘机…… ”说时，忽嫣然一笑，下面之话不言而明。

兰文襄索寒两人互望了一眼，将信将疑。

索寒道：“ 那么姑娘现在意欲何为？ ”

“ 相候乾坤八掌伏建龙老英雄。 ”杜翠云说着将自己与严晓星所经所遇不厌其详叙出，道：“ 伏老英雄乃武林名目宿黑白两道中结识必多，群雄因利害攸关，必赶去相救。 ”

“ 女子初出江湖，人微言轻，焉能为人采信。 ”

兰索两人不由听信了八分，说着已至木排靠岸之处。

杜翠云道：“不论如何，晚辈决定三更时分独自前往千福寺内窥察。”

索寒略一沉吟道：“索某认为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对我等有利。”

杜翠云摇首黯然一笑道：“情势变化太突然，两位有何妙策可安然盗出那本奇书？”

兰文襄诧道：“姑娘想偷吗？”

杜翠云道：“除了偷还有何良策，白眉老怪武功极高不说，他那党羽无一不是身怀绝学，既然力所能及，我还想不出尚有什么其他可行之策。”

兰文襄略一沉吟道：“为了阻止白眉老怪荼毒武林，老朽不得稍尽绵薄，老朽两人邀约人手三更翰发必至。”

杜翠云诧道：“听前辈语气，似已中止攫夺奇书之意。”

兰文襄微笑道：“目前只有听天命尽人事而已，怎可强求？”说着与索寒双拳微抱，转身疾步而出。

忽闻身后传来一声冷哼，道：“兰老大难得尚有自知之明。”

杜翠云心中一惊，蓦地回顾，只见一身着赤红长衫，面目森冷怪人，认出是南天三魔中火龙梭费光，故作不识，叱道：“尊驾是谁？”

费光狞笑道：“姑娘，你连费某都不认识，托在江湖上行走。”

杜翠云冷笑道：“那要瞧尊驾是否在武林中慰望俱孚。”

费光目中迸射一抹杀机，但倏地敛去，冷冷说道：“这且别过不谈，费某请问姑娘方才与兰文襄两人所说是否是真？”

杜翠云冷哼一声道：“原来被尊驾听见了，那也不算什么秘密，真假二字原要事实为凭尊驾何不去千福寺一探便知。”

费光道：“费某自然要去，但须姑娘面见敝帮主。”

杜翠云冷笑道：“姑娘还有事，不愿去见贵帮主。”

费某沉声道：“这由不得姑娘！”

杜翠云怒叱道：“尊驾狂妄无礼，姑娘岂是好惹的吗？”话声未落，一道青虹疾挥而出。

剑势疾快如电费光蓦然一惊，剑光已然刺及胸前，忙移形换位挪了开去。

即是费光闪避得快，依然点穿一个栗米小孔。

杜翠云一剑占制先机，剑势疾如雷奔、如影随形九招攻出，只见一片剑影罩没费光。

费光名列南天三魔，震慑江湖，武功绝高，这时亦被逼得手忙脚乱，心中大骇，忖道：“这贱婢是何来历，费某倘败在贱婢手上，南天三魔之名岂知付之流水！”施展魔爪大力手法，劈拿点抓，劲风山涌，硬攻硬夺。

一盏茶时分过去，费光突施一招“斗转星移”将杜翠云剑势震得荡了开去。

只听费光一声哈哈大笑，身形急腾拔起，冲开绵密剑网，左手发出一枚火龙梭。

一道眩目红光挟着片刻刺耳锐啸，往杜翠云打下。

突闻一声大喝道！“费光，你敢狂施火龙梭吗？”

一条身形疾如震飞而至，右手捕风捉影，五指扣住了火龙梭，急往水面丢去。

火龙梭一浸入水面，即腾起无数沸熟水泡，现出十条死鱼，顺流而下，水面上并冒出一股浓烟。

身形疾落、现出乾坤八掌伏建龙，怒容满面冷笑道：“费光，你血腥双手，恶行如山，今天老夫要为武林中除去一大害。”

费光一见伏建龙，狞笑道：“伏建龙，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容后再见。”说时一鹤冲天拔起，疾逾流星曳空，转瞬无踪。

伏建龙笑道：“姑娘何事与费光这魔头结怨？如非无极帮迩来频遭拂逆，动则得咎，并奉了严命不得树敌，怎可与姑娘善了。”

杜翠云道：“多承老英雄伸手相助，解救此厄，铭感不忘。”说时盈盈一福。

伏建龙摇首笑道：“老朽若与费光动手，胜负难知，费光怎会找上姑娘？”

杜翠云便将前情和盘托出。

伏建龙面现惊骇之色，忙道：“事不宜迟，怎容白眉老怪得手，老朽得速请同道相助，今晚在千福寺相见”说罢如飞离去。

杜翠云蓦然一笑，盈盈走向渡口，风飘秀发，婷婷若仙。

千福寺在江都正南戴云山中，平畴绿野内孤悬一山，方圆仅二十余里，峰岭为数却有七，悬崖峭壁，剪径小道，林树茂密攻翳，寺藏森翳谷半腰中。

寺宇占地颇广，殿宇三楹，僧舍数十间，并建有浮屠九级，昔年香火颇盛，后为江湖剧盗所占，藏垢纳污，信士遂视为畏途，从此香火绝迹。

二十余年前，千福寺发生一场凶搏，剧盗及其党羽全部被歼，积尸成塔，血染遍殿，夜闻鬼哭，山外回乡居民绘声绘影，益增恐怖，弃任千福寺荒凉塌圮，寺名亦湮没无闻。

暮霭苍茫，寒风啸掠。

距戴云山东南约莫三里外，翠竹环绕一小小村落，仅四户人家，忽见五条人影迅快如风由田垄小径奔往小村。

那五条人影似神木令传人及金刀四煞，向一幢灯光外映砖造大屋奔去。

突闻低沉语声道：“是这里了！”

五条人影倏地止步，停在屋外土坪上，只听屋内传出严晓星道：“五位快快请进。”

大门呀地开后，五人疾逾闪电般掠入，只见严晓星独坐屋内，大厅上已设下三桌酒宴，酒菜纷陈。

严晓星含笑道：“五位速脱人衣履藏起，他们也快到

五人闻言忙穿人侧厢里面，须臾，五人走出，只见是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淮上隐叟祝秋帆，云中怪乞孔槐及向熙阳。

严晓星长施一揖，谢道：“有劳四位前辈及向奔波劳累，令晚辈寸心难

安。”

向照阳忙闪身一旁，笑道：“兄弟是尸位素餐，虽然扮作神木令传人，却无实际本领，不用谢了，否则令兄弟汗颜无地。”

淮上隐叟祝秋帆咳了一声，道：“老弟无须客套，别的不说，这几月来金刀四煞威名远震，如非老朽年迈，淡泊名利，就从此弃淮上隐叟之名不用，以金刀四煞之名扬威武林。”

严晓星道：“微老前辈武功才智亦不足彰金刀四煞之名。”

祝秋帆抚掌大笑道：“老朽有飘飘欲仙之感。”

云中怪乞孔槐道：“白眉老怪得手柴青溪那本奇书不知真假如何，老弟相召，是否欲我等今晚将老怪歼除，救出柴青溪？”

严晓星道：“五位来时亦得自风闻吗？此乃晚辈一石二鸟之计，柴青溪老英雄安然无恙，稍时亦将来此说明内情，以释五位之疑。”

偷天二鼠互望了一眼．作会心的微笑，吕鄯道：“我说咧！自然尚有隐情。”

闲谈之际，群雄纷纷先后来到，来的有东斗天君葛元良许飞琼，伏魔八掌雷玉鸣及雷俊峰，病金刚孟逸雷，白衣银神龙翱翔，辽西怪杰神鹰七式廖独等人，老少不一，济济一堂。

敬酒饮酌之际，内厢忽走出一个白发苍苍，面色红润，狮鼻虎目老者。

严晓星延请座上，在老者酒碗中满满斟了一碗，举酒示敬，那老者连尽三碗，哈哈大笑。

淮上隐叟祝秋帆皱了皱眉头，道：“老弟，你尚未与老朽等引见。”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这位就是柴青溪老英雄？”

群雄不禁哦了一声，恍然悟出柴青溪已易容换貌，祝秋帆道：“柴教主，那本奇书为何传言喷喷落在白眉老怪之手，教主也生死不明，可否请道其详，以释心中之疑。”

柴青溪道：“此乃严少侠一石二鸟之计，三更时分尚有两个时辰，柴某尽一个时辰剖析明白。”即滔滔不绝叙出。

原来严晓星秉赋特异，聪慧颖悟，未到七月之即将书玄奥参悟融会，即与柴青溪商量如何行事。

河边一切悉切严晓星明料，乔五三人跃入水底接应，罹水遁大法避过无极帮水性极高好手搜捕，泅抵对河登岸，隐入一片竹林中。

忽闻林内传来争执语声，柴青溪倾听须臾，低声向乔五三人道：“果然不出严少侠所料，白眉老怪就藏身在此森林中。”嘱咐乔五三人数句，独自一人步履踉跄向前走去。

往前行数十步，隐隐可见白眉老怪与六蒙面人席地对面而坐，争执不休，一个蒙面人发觉柴青溪行来，诧道：“此是何人？”

白眉老怪猛地立起，目中射出两道慑人寒芒，炯炯逼视在柴青溪面上。

柴青溪亦已发现白眉老怪，目露惊魂之色，欲转身逃出林外，白眉老怪

厉喝道：“站住！”

林外蓦地掠入两条黑影，疾逾闪电在白眉叟前落下，惊噫了一声，同声道：“此人就是柴青溪！”

白眉叟闻言一呆，嘴角泛出得意狞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柴青溪你还不纳命来。”

柴青溪知逃也无用，立定右掌抵在胸前，淡淡一笑道：“柴某身受重伤，不久人世，多活两日亦是一样，不过请问你如何一定要索取柴某性命？”

白眉叟道：“留下你性命亦无不可，速献出那本奇书。”

柴青溪鼻中冷哼一声，道：“你如妄念杀人灭口，得书而去认为人不知鬼不觉，那未免大错特错。”

白眉叟厉声道：“此话何解？”

柴青溪道：“倘无柴某讲解书中玄奥疑难之处，你纵到手也无异展纸一段。”

一蒙面人突冷笑道：“那本奇书你身怀数十年，视若拱璧，日夕钻研，依然未能参悟书中玄奥，要你何用。”

柴青溪冷冷答道：“尊驾虽说是，却未必尽然，柴某诚未能将书中玄奥参悟，但比起诸位一窍不通，总高明甚多，所谓一言点破玄机，触类旁通，那端视诸位资质造化了。”说着语声略一顿，又道：“若诸位欲强行出手攫夺，置柴某于死，柴某必先发制人，一掌震碎身怀奇书，让诸位枉费心机。”

只见一瘦小黑衣蒙面人道：“阁下弦外之音，莫非意欲与我等谈条件？”

柴青溪道：“正是！”

瘦小蒙面人道，“请即说出。”

柴青溪道：“柴某有两条条件，骊龙谷藏珍柴某只取一粒雪莲宝，别无所取。”

白眉叟道：“那自然可以！请问其二。”

柴青溪道：“烦求相助诛戮叛门孽徒厉炎，重振排教雄风。”

白眉叟道：“件件依从，请速取出。”

柴青溪缓缓伸手入怀，在胸前取出一册纸色黄旧线装约莫四十余页书本。

白眉叟接过，略略翻展不禁双眉浓皱，原来书内俱是甲骨文，尚有符录图形，转递与八蒙面人。

蒙面人逐个传阅，虽有多半诸晓，只觉须参悟若无柴青溪在旁指点，艰难异常。

柴青溪道：“距此不远还有一戴云山，甚少人迹，仅一座荒废已久之千福寺，我等藉此隐身参悟，若诸位秉赋不错，当能参悟出书中玄奥。”

白眉叟冷笑道：“柴青溪你又在玩花样，莫非千福寺隐有武林高手……”

语尚未了，柴青溪亦报之冷笑道：“不料天外三凶，胆子愈来愈小了，你若不信，尽可遣出两人前往千福寺窥察，便知柴某之言真假。”

一蒙面人道：“这话不错，兄弟就去千福寺内察视。”问明方向路径，身如电闪掠出林外而去。

白眉叟道：“我等亦可动手前往千福寺，哪位愿背负柴青溪。”

瘦小蒙面人在柴青溪身前一蹲，背起柴青溪，出了竹林，择僻静小路往千福寺方向走去。

他们避免形迹败露，虽仅四五十里程，却耗费了近两个时辰，到达山下茂密林中，一条身影疾闪而出，正是前行查明千福寺之蒙面人，笑道：“柴老儿说的不错，那千福寺荒废已久，无人栖息在内。”

白眉叟颔首道：“好，我等速速前去，有劳带路。”

他等一行登山进入千福寺中，察看寺外地势，清扫一列僧舍，白眉叟即取出那册奇书，道：“时不我与……”

柴青溪知白眉叟心意，忙道：“且慢！”

白眉叟目中神光一闪，道：“柴老师还有何话则说！”

柴青溪道，“天下事欲速则不达，柴某一诺千金，决无更改，阁下还惧怕柴某反悔不成，虽说千福寺异常隐密，须知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等必须寺外布下伏桩，以防黑白两道凶邪侵入，再说柴某重伤之体，更需尽半个时辰独自调息，引气归元，独关一室，不能惊忧。”

白眉叟点首微笑道：“所言极是，柴老师一定要引气归元吗？”

柴青溪正色道：“这本书均是奇奥法术，须聚精会神领悟才能施展、柴某数十年来参研，不过一知半解，难谓阁下能全部参悟，柴某如不引气归元，无法神智贯注施展其中小法术，更不能使阁下领悟。”

白眉叟认为柴青溪之言并非无理，便命将一间秘室让柴青溪一人独自调息，并命专人看守在门外……

柴青溪在酒筵中与群雄说至此处，群雄不禁恍然大悟。

雷玉鸣大笑道：“雷某不禁五体投地，拜服柴兄智似诸葛。”

柴青溪摇首赧然答道：“柴某亦是受严少侠指点，依法施为，不敢功居于己。”

祝秋帆道，“在下要问柴老师如何逃出千福寺，至今仍未发现吗？”

柴青溪道：“柴某虽不才，但障眼小法仍在，白眉老怪须俟明辰才会察觉柴某失踪之事。”语声略略一顿，又道：“目前老怪正在召集人手，在千福寺布下森严伏桩。”

祝秋帆目光转注严晓星道：“少侠此举志在什么？”

严晓星道：“使群邪两败俱伤、剪除无极帮党羽及黑道凶邪，我等今晚离去千福寺外，却按兵不动，全力阻止正派高手与白眉老怪为敌。”

廖独道：“以后咧？”

严晓星道：“诱使无极帮主自愿交出那幅藏珍图。”

廖独道：“如何交出？”

严晓星道：“此事无法预料，只有尽其在我了。”

廖独哈哈大笑道：“我等一切听命于少侠，廖某也不必多问了。”

柴青溪皱皱眉道：“少侠，那位杜姑娘来历似谜，武功又高，看来杜翠云是极大阻碍。”

严晓星点点头道：“晚辈知道，但不如前辈所料的这般恶劣。”

这席酒饭吃了约莫一个时辰，群雄纷纷起程，分批赶往戴云山。

许飞琼向严晓星道：“星弟，愚姐与你同行可以吗？”

严晓星道：“此乃小弟求之不得，琼姐何出此言？”

许飞琼不禁面泛红霞，嗔道：“我们走吧！”

途中娓娓倾谈，得知萧文兰雷翠瑛等诸女均已前运含都口冯杏兰府中作客，并暗中防护冯府。

许飞琼忽道：“星弟现在确知无极帮主是谁吗？”

严晓星道：“依小弟最近亲察所得，认为伏老爷子受嫌愈来愈重，只待证实而已。”

许飞琼默然曼叹一声。

良久许飞琼忽嫣然笑道：“杜翠云姑娘美貌吗？”

严晓星料不到许飞琼有此一问，不禁一怔，摇首苦笑答道：“世上尽多美貌少女，小弟非好色之徒，难道琼姐……”

许飞琼笑道：“我深知星弟是个至诚君子，但杜姑娘似对你情深一往，恐难避开情孽牵缠哩！”

严晓星苦笑一声，未出一言。

忽见前途穿过十数条身影，迅快如风向戴云奔去。

严晓星目光锐厉，忙道：“不好，少林悔心院长老静澄上人率领少林高手亦赶来了，我等应全力制止。”加紧身法，疾奔赶去。

冷月凄迷，千福寺外密林中不时传出一声鸟鸣，风翻枝摇，影浮如魅，气氛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寺内蝙蝠漫空穿飞，到处残石乱草，大殿中灯火如星，间无人迹。

蓦地———

一条魅样人影由大蓼内飘闪而出，低声唤道：“宇通兄！”正是白眉老怪。

只见一株参天古柏疾如鹰隼泻下一条黑影，道：“阁下召唤何事？”

白眉叟道：“什么时候了？”

“二更将残。”

“外面情势如何？”

那黑影阴阴一笑道：“外面平静如水，但据方才宇通所言，山外有武林人物频频现踪，如风声走漏，今晚难免罹受侵袭。”

八蒙面黑衣人讳言本来来历，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字代号。

白眉叟闻言诧道：“这风声因何走漏，哼，定是柴青溪从中作祟，骗我等上当，老朽要他知道厉害。”说时反身欲行。

“且慢！”

白眉叟回顾了那人一眼，道：“除了柴青溪外，还有何人可知？”

黑影人鼻中冷哼一声道：“似阁下如此浮躁，实难成大事，试问柴青溪与我等何怨何仇，武林群雄明向我等挑衅，用不着如此画蛇添足，以柴青溪作饵。”

白眉叟想想也对，嘿嘿一笑道：“究竟宇通兄心细如发，但……”

突一双黑影如飞掠入，望白眉叟略一欠身，道：“登山小径发现可疑敌踪，但他们却不进入，只在山上徘徊踌躇不定。”

白眉叟目中凶光逼射，现身道：“来人是何来历？”

一匪徒道：“共是五人，均以黑帕扎住面目，不知是何来历。”

宇通：“阁下可否与我前往一探？”

白眉叟望了他一眼，道：“有此必要吗？”

宇通道：“局势比我等预料似较严重，若不知彼知己，何以为战。”

白眉叟略一沉吟，道：“寺内戒备森严，处处死域，我等稍离无妨。”

四人相偕走出千福寺后，联袂掠向登山小径。

果见五个劲装捷服，肩带兵器，黑衣扎画人影取出在山间上窃窃私语。

宇通低声向白眉叟道：“我俩蹑进偷听他们议论何事，以便明了敌情，再出手歼戮不迟。”

白眉叟颔首应允，两人鹤行惊状，悄无声息挨进山口小径。

只听一声沙哑语声道：“此处就是戴云山吗？不知有无听错，千福寺是否确在山内。”

另外一人低声冷笑道：“这还有假的，听说今晚无极帮有大举侵袭之意，我等趟此浑水，似飞蛾扑火，自取其死，未免划不来咧！”

白眉叟闻言暗中心神一震。

只听沙哑声音又起，道：“兄弟疑心消息来源是否是真，是以我等逗留山口外，瞧瞧有无武林人物相继前来。”

“那还假得了，排教乔五三名手下从水中得以逃出，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无意被一丐帮弟子在后跟踪，只听乔五与柴青溪相继交谈了几句，突如受惊之鸟四散奔去。”

“丐帮弟子尚不知为了何事，便往柴青溪身后赶去，进入一片竹林中，不料柴青溪竟遇上天外之凶白眉叟及八位蒙面人，柴青溪遂落入白眉叟及八位蒙面人，柴青溪遂落入白眉老怪掌中，计议遁往戴云山。”

“以后咧？”

“那丐帮弟子不愿以身涉险，便返回江都，丐帮耳目极广，侦出乔五潜伏之处，登门请问，将柴青溪陷入虎口之事相告，乔五似原藉武林群雄之力救出，柴青溪，恳请丐帮相助，是以风声不径而走。”

“话倒也可信，似不知柴青溪等四散逃奔。”

“柴青溪无意窥见金刀四煞形踪。”

只听一人笑道：“今晚我等更不可淌此浑水，徒取杀身之祸，走吧！”

其他四人踌躇一会后，返身回奔出山口外而去。

白眉叟道：“老朽倒错怪了柴青溪。”

字通鼻中微微一哼，与白眉叟联袂腾起，回转千福寺。

一落实殿阶，字通咄嘴放出一声尖锐哨声。

四面八方奔来七八个黑衣蒙面人，字通将情势与七人言明，天通惊道：“风声外泄，我等岂可作困兽之斗，不如陡速撤离。”

元通冷笑道：“未必如我之愿，再说柴青溪现在坐息，不论来敌如何之强，我等总可支撑到天明时分待柴青溪出来，岂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其余之人均同意元通说法，各自回归原处。

白眉叟迳向柴青溪调息的那间秘室走去，屋外四个劲装大汉严密防护着，他走近窗前破窗纸，凝视屋内，只见烛光如豆，昏黄黯弱，隐约可见柴青溪盘坐壁角，一动不动，已人物我两忘境界。

他严禁四劲装大汉防范外敌侵袭，便返回大厅内，独自展开奇书翻阅，希冀参悟玄奥。

三更正，一片衣云遮蔽天边冷月，戴云山中景物更显昏茫如雾。

蓦地。

山外四面涌来江湖高手，喝叱声起展开激烈凶搏，发出刺耳长叫，声震夜空。

白眉叟闻声惊觉，面色一变，忽闻殿外传来一片衣袂振风之声，便及强敌已至，急掠身穿出殿外。

只见冷面秀士庞雨生率领十数名武林高手立在殿阶下，被四蒙面黑衣人阻住。

庞雨生瞥见白眉叟现身，大笑道：“强敌来袭，如山重压，阁下何必作困兽之斗。”

白眉叟淡淡一笑道：“依你之见咧？”

庞雨生道：“释出柴青溪及赐赠那册奇书。”

白眉叟道：“这容易，老朽自当如命交出，请问你有良策保全柴青溪及奇书，老朽心想庞老师未必强过我等。”

庞雨生冷冷一笑，手指着淡衣少年，道：“就凭神木尊者再传弟子钱百涵少侠，谅无人敢公然为敌。”

白眉叟道：“那是庞老师说的，老朽头一个就不信。”

钱百涵闪身而出，手腕起处，夜空中闪耀一道冷气逼人青虹，怒道：“枉费唇舌则甚，若不释出柴青溪阁下今晚难逃一死。”

一双黑衣蒙面人忽撩开襟底，拔出奇形兵刃，欺身如展，望冷面秀士及钱百涵快攻出手。

庞雨生及钱百涵心中一惊，双双迎攻而去，展开一场激烈拼搏。

其余匪徒猛地出手欲向白眉叟击攻，一蒙面人大喝道：“找死！”撩出

一柄月牙钢刀，左臂疾伸，抓住一长瘦中年汉子一拧，那中年汉子身不由主地身躯一疾转，青虹疾闪而过。

嗥声未过，一颗六阳魁首离肩飞起，鲜血直冲喷洒半空，那蒙面人身法极快，横跨一步，月牙钢刀往另一人挥去。

只听一声凄厉惨嗥腾起，那人被生生劈成两截，五脏六腑溢流腔外，惨不忍睹。

另一蒙面人双掌疾扬，黑夜之间，不知发出是何歹毒暗器，闷哼声中，纷纷倒地，只剩下庞雨生及钱百涵两人。

庞雨生越找越惊，只觉蒙面人武功奇绝，招式愈变愈奇，攻向部位，出乎意料，不禁大感凛骇，猛萌奇寒，自知身陷危境，所幸其他蒙面人不愿联臂合攻，否则只怕难以招架十数回合之外。

白眉叟狞笑道：“ 两位如若知机，老朽不念旧恶，夺剑归须，共图大事如何？ ”

猛闻庞雨生大喝道：“ 住手！ ”

两蒙面人倏地飘身开去。

钱百涵浑身见汗，湿透袍衫，这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艰苦拼搏。

只见庞雨生傲然一笑，道：“ 共图大事这话倒还中听，须知庞某宁折不弯，如要庞某夺剑归鞘，除非日从西起。 ”

白眉叟目中神光一闪，道：“ 庞老师委实太过倨傲，好，两位如愿共图大事，请从此刻起联臂迎拒来敌。 ”

庞雨生微微一笑道：“ 阁下尚未应允，若成有何见酬？ ”

白眉叟道：“ 骊龙谷藏珍如待刀需。 ”

庞雨生道：“ 不如说各得其半才是。 ”

白眉叟心中怒道：“ 你乃败兵之将，尚欲何求，你未免得寸进尺，贪婪无度。 ”

忽闻夜空中飘传一声长啸入耳，忙道：“ 好，老朽应允就是。 ”

庞雨生闻言不禁一呆，料不到老怪如此容易应允，颇感诧异，望了钱百涵一眼。

突然瞥见四蒙面人飞身掠至，浑身浴血，似是经过一场惨烈凶搏。

白眉叟道：“ 天通兄，情势如何？ ”

天通答道：“ 三路强敌均已驱退，只有无极帮大举进袭，双方伤亡各半，无极帮主片刻即至。 ”

庞雨生道：“ 在下重由前言，我等不必强留在此作困兽之斗。 ”

白眉叟冷笑道：“ 老朽如能撤走尚待龙老师赘言。 ”

天通接道：“ 奇门帮已然发动。 ”

白眉叟道：“ 好，各守方位，庞老师钱少侠请随老朽来。 ”

一霎那，大殿前草坪上阒无人影，林木沙沙，乱鹿飞舞，又易为幽森荒凉景象。

片刻，数条魅影疾逾电闪掠入寺门，为首者正是无极帮主，黑巾蒙面，衣袂迎风摺摺翻飞。

随着南天三魔，骷髅人魔等黑道凶邪，最引人惹目的是一身高大红衣的番僧，一服浮肉，目如铜铃，镣牙掀唇，狞虎骇人。

在那番僧之后，又一列横身立着身穿紫黄色袈裟僧人，面目森冷如水，不类中原人物，各手执着饶钹等法器。

无极帮主四巡了一声，沉声道：“白眉老怪竟逃走了吗？”

火龙梭费光冷笑道：“未必地面死尸及冷面秀士同来随从，血迹独断，距死不远，只是不见冷面秀士及姓钱少侠，莫非他们两人被生擒了？”

马天义道：“据属下观察，这寺内已设下遁甲禁制，显然老怪已遁入奇门内。”

无极帮主忽高声道：“历兄！”

匪徒内走出一身着蓝衣衫文士，头戴方巾，面色白净，三绺长须，只嫌目光闪烁不正。

蓝文士含笑道：“帮主有何吩咐？”

无极帮主道：“历兄请察视四外奇门禁止是否为令师兄柴青溪所布设。”

历头阴诡目光凝视寺内景物，不禁一怔，摇首道：“回令主，并非柴青溪所布设。”

无极帮主略一沉吟道：“风闻白眉老怪邀来八人，形迹隐秘，但是身负绝学，奇才异能的高手，果然不错，但难不倒老夫，费贤弟，发出三支人丁梭东朝南方位打去。”

费光应道：“属下遵命。”陡地扬掌，只见三道烈焰随手飞出。

“叭”、“叭”、“叭”，三支火龙梭打在侧殿栏木上，呼呼燃烧起来。

火焰冒起，如遇阻遏，火焰缓缓熄灭，冒出郁郁浓烟，夜风吹了过来，刺鼻呛候，渐渐熄灭。

费光目中怒光逼射，厉声道：“费某不信这鬼邪门。”

迅逾电奔又发出七支火龙梭换在另处地，早成为一火了，但今晚偏遇上了邪门，七梭烈焰后又熄灭。

费光不禁呆住，面色恶样难看。

无极帮主低声道：“此中大有能人，费光不可鲁莽，让老夫仔细观察。”

忽地———

费光发出一声闷哼，身影踉跄倒出两步。

辣手推魂童启斌一步窜前，扶住费光，道：“老三，你怎么了？”

费光惨笑了一声，缓缓举起右臂，道：“老二，你瞧！”

童启斌凝目注视之下，只见我右臂曲池穴附近肘弯处钉着一只形如枣核铜镖，肘弯以下浮肿如填，尚有逐渐增肿之势，不由面色大变。

蓦地，费光又更痛极，张嘴怪叫，身躯一阵抖颤，左臂又重了刺毒镖与右臂一模样，柴肿重如填。

显然枣核内蕴有剧毒，能在无声无息中击中费光而不使人惊觉，其手法之迅准，委实歹毒骇人之极。

无极帮主与厉炎双双疾掠而至，一望之下不禁大骇，无极帮主取出一柄小刀，寒光电奔，叟叟切去两臂，迅疾无比点数指。

费光似痛极，无法支撑，不禁晕绝倒下。

无极帮立起下两支枣核镖，迎着冷月辉下察视，只见刺核两端伸突三分针尖，毒液无疑贮在刺核内循着针孔压射而出，不由皱眉道：“诸位能认出此刺核毒镖吗？

忽听四外传来低阴森森杰怪笑，此落彼起，刺耳战栗，令人魂魄欲飞。

无极帮主厉声道：“白眉老怪你躲躲藏藏，不敢见老夫则甚。”

忽闻传出白眉老怪语声道：“老朽何惧于你，你自不能察觉老朽存身所在，怪得了谁，南天三魔作恶多端，擢发难数，稍加惩戒有何不可？”

猛地童启斌又发出一声怪嗥，右臂上中了一只刺核毒镖，无极帮主手起刀落，切下童启斌一只右臂。

厉炎忽低声向无极帮主道：“对方必藏身在奇门内，如不及时制止，我等必无幸免。”

无极帮主道：“老夫已瞧出此一奇门方位。”立指示群邪攻去。

群邪立依照无极帮主指示方位，疾逾电闪攻入，仅余下骷髅人魔，红衣番僧及身着袈裟僧人，杀声震耳……

距千福寺外三里之遥，密林小径中出现小林悔心院长老静澄上人，昆仑掌门人沧海客及北狱名宿虬龙神镖苍恒毅及三山五狱正派高手多人。

静澄上人猛然发现林中死尸多具，血腥刺鼻，狰狞恐怖，合掌高喧了一声道：“阿弥陀佛，片刻之前，此处已发生一场激烈凶搏，我等来时，频频遭人戏弄，又不现身，如今恍然来时相阻之人乃一片善意，阻我等卷人一片杀劫是非之中。”

苍恒毅一耀而出，察视死尸面目，不禁冷哼一声道：“果然不出上人所料，死者均是黑道万恶不赦凶徒。”

蓦地，响起一声：“诸位可以阻止了。”

群雄猛然一惊，只见距身三丈开外屹立着五条人影，一列横身，冷月从枝叶间透射而下，五人面目隐约或辨。

只见是金刀四煞身着织有金线黑色缎袍，面如淡金，凛凛神威。

中立者乃外间盛传神木令黑衣蒙面少年。

那蒙面少年手掌中托着一只发出光辉木球，语声柔和道：“诸位前辈英侠可认得这只木球来历么？”

静澄上人低喧了一声佛号，面色诚敬，合掌一揖，道：“神木令再出，武林苍生之福，贫僧有幸，得见前辈奇人威震群魔之神木令，我等愿听候差遣。”

蒙面少年微笑道：“此非其实，诸位实不用卷身杀孽是非中，若听在下

之劝，诸位不如请回，待迹象渐明，在下必传讯各位求助。”语声轻柔，令人不禁生出亲切之感。

沧海客道：“老朽斗胆称呼尊驾一声少侠，不知可否？”

蒙面少年微笑道：“有何不可？”

沧海客道：“无极帮主倒行逆施，毒手暗算七大门派高人，少侠可查明端倪吗？”

少年答道：“他此举无非杀鸡吓猴之意，谅诸大门派都获有无极帮亲笔恐吓手函。”

“不错！”沧海客答道：“老朽也得有一封，但我等身在武林，宁折毋弯，岂能容无极帮猖狂无忌。”

蒙面少年点头道：“果然不愧一派宗师，在下奉先师遗命，祛邪衙道，不容坐视，是以在下稍尽绵薄之力，将无极帮羽翼逐个歼灭除，令其气势稍敛，不能继续为恶，诸大门派也得稍宁静，但无极帮主此刻安留他性命。”

沧海客诧道：“这是何故？”

蒙面少年答道：“因有几宗疑案尚未明白，不瞒诸位，在下武功目前尚不能克制无极帮主于死地。”

静澄上人道：“那几宗疑案？”

蒙面少年道：“暂难奉告，但有一件可以明言，就是骊龙谷藏珍图屠三山手中失去的那一幅是确落在他手中。”

苍恒毅道：“这极重要吗？”

蒙面少年道：“重要之极，因骊龙谷中藏有灵乐千年云莲宝，若无此药，无法相救明月禅师，七灵上人，普法天尊。无相庵两位神尼，静城名宿吕子无崆峒名宿边烈七人性命。”

静澄上人道：“七灵师弟等受制已久，血脉僵凝，虽然目前有雪莲宝，也难得保救性命。”

蒙面少年道：“无妨，这七位武林名宿定可复原。”

诸大门派高手得闻此言，暗暗欢喜。

静澄上人道：“檀越可否见告，此地弃尸是何人所为？”

蒙面少年道：“此乃无极帮与白眉老怪双方凶搏所致，此刻无极帮主仍在千福寺内与白眉老怪作殊死战，他们双方残杀不休，不论是胜负，对武林均属有利，至少他们元气大伤，不敢再公然为恶。”

沧海客道：“柴青溪是否被白眉老怪所擒？”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柴青溪乃非常人，行非常之事，岂能任令白眉老怪生擒，诸位放心，在下当尽力而为，待迹象渐明时，在下自会传讯诸位相求助力。”

静澄上人道：“阿弥陀佛，檀越既如此说，贫僧等只有暂行告别回山，静候佳音了。”

只见蒙面少年与金刀四煞身形疾闪，便自杳失形影。

武林群雄转道奔去。

另一处山道小径上百足天蜈皇甫炎等一干匪徒正与杜翠云及其属下舍死相拼。杜翠云一柄长剑，威力无匹，震飞流射剑气惊虹，已有数名匪徒在她剑下丧生。

百足天蜈皇甫炎人多势众，看似必欲生擒杜翠云而甘心，是以施展车轮战法。

杜翠云武功再高，究竟是女流之辈，已有真力不继感觉，但剑势仍迅辣无比。

突闻一声大喝道：“住手！”

皇甫炎不禁一怔，循声望去，不由得面色大变，只见林后现出蒙面少年及金刀四煞。

蒙面少年冷笑道：“昔年云龙山下饶汝不死，尚不知洗心革面，改过自新，独自与庞雨生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难道你不要命了吗？”

皇甫炎心中顿冒奇寒，壮胆答道：“钱百涵自称为神木尊者再传弟子，是以不得已听命与他。”

蒙面少年冷冷笑道：“有何为证？”

皇甫炎强辩道：“钱百涵坚称神木令乃尊驾窃取攘有。”

蒙面少年禁不住哈哈冷笑道：“在下说是你偷取屠三山那幅藏图又当如何？”

皇甫炎不禁目瞪口呆，面色大变，不敢说出有何为证四字，强笑一声道：“老朽知过矣，谨从此别。”率众反身疾奔而去。

蒙面少年也不追赶，与金刀四煞转身步入林中。

杜翠云道：“尊驾请留步。”

蒙面少年转面说道：“姑娘孝行可嘉，但千万莫操之过急与不择手段，要知姑娘所设之物，别人也急需使用，望姑娘好自为之。”言毕已与金刀四煞煞入林中。

杜翠云不禁呆住。

一个短装汉子道：“姑娘，此人就是江湖盛传的神木令传人吗？”

杜翠云道：“正是，此人语含玄机，令人煞费理解。”

“有什么好猜疑难解的，”一个朗朗语声从不远处传出，杜翠云望去，正是严晓星，神态飘洒，露齿微笑道：“在下为事所误，竟错过与姑娘约会之处了。”

杜翠云玉靥绯红，道：“少侠往何处去了？”

严晓星道：“与好友潜入千福寺中，但遇强敌阻不得已退回，此刻白眉叟与无极帮主双方正在寺内激烈凶搏。”

“真的吗？”杜翠云眸中神光一亮，道：“柴老英雄现在何处？”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姑娘，你不是方才亲眼目睹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吗？有他们在定可救出柴青溪。”

杜翠云眸中不禁流露出失望之色，泪光莹转。

严晓星微笑道：“姑娘不必如此，就算柴老英雄能赐赠那册奇书，难保武林豪雄不生心攘夺，再说姑娘也未必就参悟书中玄奥。”

杜翠云啧道：“你敢轻视我？”

严晓星道：“不耽，在下自有算计，但试问姑娘有何方法取得骊龙谷藏珍？纵然姑娘参悟书中奇奥，不明藏珍确处所设诸般禁制也是枉然。”

杜翠云凄然一笑道：“锲而不舍，有志竟成，我当尽全力取得藏珍图。”

严晓星道：“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姑娘知道藏图有几幅，落在何人手中？”

杜翠云不禁一呆，道：“藏珍图共是两幅，缺一不可，风闻其中一幅似落在无极帮主，另外一幅尚不知落在何处。”

严晓星微笑不语。

杜翠云秀眉一皱，面色微愠嗔道：“我知你是想说欲寻获两幅藏图，无异虎口捻须，大海捞针。”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话不能如此说，要知凡事欲速则不达，在下之意正好与姑娘背道相驰，故不便启齿。”

杜翠云嫣然一笑道：“少侠请说说看。”

严晓星道：“神木传人既在此地现身，定成竹在胸，如在下所料不差，他不愿此时此地亟亟于除去无极帮主之故，必是欲在他身上取得另一幅藏珍图。”

杜翠云道：“少侠是说无极帮主已知另一幅下落吗？”

严晓星道：“无极帮主一日不死，便做梦不忘等待另一幅藏珍图下落！”

杜翠云螓首微颔，道：“此话的确有理，神木令传人绝不容无极帮主取得藏珍。”

严晓星道：“姑娘玉雪聪明，一点就透。”

杜翠云娇啐一声，面现娇羞之色，道：“谁让你灌迷汤！”

十数名黑衣劲装汉子不禁一呆，暗道：“我们姑娘面若桃李，冷若冰霜，从不假人颜色，越是对你笑语嫣然，只怕生命难保，但今日不同，似对这少年真情流注。”

严晓星望了数名劲装汉子一眼，道：“这几位姑娘尚未与在下引见。”

杜翠云哦了一声，笑道：“他们都是先父手下，忠诚不二，”随即又道：“还不见过严少侠，这位严少侠就是名震西北，紫霞庄主严天梁大侠后人。”

十数名黑衣劲装汉子纷纷抱拳躬身道：“见过严少侠！”

严晓星含笑道：“诸位少礼。”接着向杜翠云道：“你我何妨潜入千福寺内瞧瞧双方情势如何？”

杜翠云略一沉吟道：“好吧，我本欲暂不作取得奇书之念，趁机研悟称师所授的七招剑学，看看四面又道：“你等仍在原处等我。”与严晓星奔向千福寺而去。

千福寺内群邪奉无极帮主之命攻入奇门禁制中，群邪均是武林一流好手，知此战乃生死关头，各自施展独门武功，暗器等全力攻去。

但白眉老怪仗着七奇人之助，布设奇门，又邀约二十四名高手相助，这一战凶恶惨烈无比，惨嗥此起彼落，只见伤亡。

约莫一个时辰过去，南天三魔等俱已毙命阵内，已然死去过半。

无极帮主心中微感惊兆，目注红衣番僧道：“大师何不施展唱名呼魂大法。”

红衣番僧吐音生硬道：“只有如此了，但不知对方生辰八字，攻效相差一半。”大袖一挥。

七位面目森冷，身穿袈裟僧人振起铙钹乐器，翻舞走动，织成一片怪音。

红衣番僧喉中发出狼嗥呼唤声，其声尖锐刺耳，与铙钹配合，令人神魂欲飞。

厉炎与骷髅人魔及群邪用布片塞住双耳，似经受不住。

那唱名勾魂魔法笼罩千福寺全寺，白眉老怪只觉魂不守舍，八蒙面人身在奇门内亦感心神不宁，纷纷聚在白眉叟之处，道：“我等难以经受，不可离去。”

一瘦小蒙面黑衣人道：“破门而入，挟之离去。”

白眉叟道：“好！”飞掠至柴青溪室外，不禁一呆。

只见守护屋外四名劲装汉子个个点中穴道倒在地下，房门洞开。

白眉叟大喝道：“不好！”扑入室内，哪有柴青溪人影，目光怨毒，掠出室外察视四人。

四人鼻息冰冷，分明对方以内家极高手法，凌空点断心脉致命。

白眉老怪顿了一顿足，与八蒙面人及残余人手穿空掠出寺外遁去。

这时，无极帮主突闻一高声道：“帮主，禁制已破。”

无极帮主闻言大喜，立时与群邪扑去。

红衣番僧与七身着袈裟僧人仍自继续施展魔法。

寺墙上正有两条人影偃伏着，却是严晓星与杜翠云。

杜翠云两手掩耳，低声道：“好难得死呀！”

严晓星一拉杜翠云掠出寺外，疾奔如飞，奔出莫约三里外方始停住，摆首道：“好厉害，番僧不除，无极帮主如虎添翼。”

杜翠云冷笑道：“半月内，我要手刃这红衣番僧。”

严晓星不语，凝注杜翠云良久。

杜翠云似有所觉，娇羞不胜，嗔道：“你瞧什么？”

严晓星猛然惊觉，正色道：“在下是想姑娘那七手剑法必是惊世之绝学。”

杜翠云道：“先师当言这七招剑法，玄奥已极，目前尚未习成，威力如何难说。”

严晓星正欲启齿，忽见前途疾遨飘风现出数条人影，正是无极帮主等人，欲待闪身躲避已是不及，转瞬已来到了近前。

厉炎鼻忽冷哼一声道：“就是这女娃儿么？”

崆峒七煞中老二青面鬼罗田右手一振判官笔，一点寒点挟着一屡劲风点向杜翠云喉咽要穴。

突闻严晓星冷笑出声，青虹疾闪，罗田发出一声惨嗥，一条右臂齐肩落下，血涌如注，罗田身形跌出丈外。

崆峒六煞纷纷喝大扑出，无极帮主厉声道：“住手！”

六煞闻声迅即身形暴翻了出去。

只无极帮主蒙面纱巾中射出两道慑人心神寒芒，他临感纳罕严晓星是用何剑法斩断罗田右臂，以他的锐利目光竟无法看真。

群邪以为无极帮主必亲自出手，哪知无极帮主却冷冷说道：“小辈，下次遇上，当斩断你的两臂！”说着命六煞挟起罗田，拾起血淋淋右臂。

杜翠云冷笑道：“何必等到下次！”

无极帮主嘿嘿冷笑两声道：“老夫今晚身有要事，让你一着，走吧！”

群邪大出意料之外，只得随着无极帮主疾行如风奔去。

杜翠云愕然道：“连无极帮主都怕了你，料不到一晚成侠天下传。”

严晓星道：“姑娘不用谬赞，他哪里是惧怕在下，而是惧怕神木令尊人及金刀四煞。”

杜翠云不禁恍然，暗道：“原来如此。”柳眉皱了皱道：“小侠方才所施剑法迅厉奇奥，令人无法瞥清……”

严晓星笑道：“雕虫小技，不值一笑，你我不妨去千福寺内察视，看来无极帮主无功而退。”

双双扑入千福寺内，只见死尸狼藉，血腥刺鼻，断肢残腿，比比都是，触目惊心。

严晓星寻着一具未曾咽气匪徒，右掌紧抵着命门要穴，真气攻入内脏丹田。

匪徒口角溢出一丝黑血，面现凄然苦笑道：“在下是不行了，尊驾何必费事？”语声点弱低哑。

那重伤奄奄一息的匪徒，经严晓星问明系白眉叟邀请前来助拳的武林高手，问知柴青溪为白眉叟等人挟去，若须查探白眉叟行踪，恐怕须向江南各地镖局骡马行打听。

杜翠云道：“此语当真么？”

匪徒凄然一笑道：“小的乃不久人世之人，如何敢骗姑娘。”

严晓星道：“看来是不错的了，姑娘，你我将千福寺整个搜寻一遍，瞧瞧有无蛛丝马迹留下。”

千福寺遗尸累累，血痕斑斑，目不忍睹，令人不胜浩哑，严晓星道：“神木令传人既然插手，决不致半途而废，柴青溪必可救出，姑娘将来遇着神木令传人恳求于他定可如愿。”两人比肩快步掠出千福寺，奔下戴云山。

严晓星突然止步停身，道：“杜姑娘，在下不送了。”

杜翠云闻言一怔，道：“少侠现前往何处？”

严晓星感喟声道：“在下亦与姑娘一般，身负血海大仇，须寻访仇踪，乃然无踪，断梗飘萍，四海为家，江湖道上，或能与姑娘重逢。”望着抱拳一拱，穿空斜飞而起，快如流星奔空，转眼远在数十丈外。

杜翠云星眸一红，禁不住珠泪迅快淌下，眼前顿感如有所失，只觉一片空虚。

蓦地——

随风送来一熟悉语声唤道：“姑娘！”

杜翠云快拭去泪痕，转面望去，只见一黑衣带刀老者立在三丈开外，不由得粉颊一红，道：“杨福是你么？”

杨福道：“姑娘是否对严少侠动了真情？”

杜翠云不禁默然，回意其父在世，雄振一方，追逐裙下不乏英俊年少，但稍露轻薄者立遭重惩，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空谷幽兰，孤芳自赏，杨福乃其家老仆，知杜翠云最深。

# 十九

阳光四射，有种春来感觉，秃枝似壮新芽，初披新绿朦胧微碧。

江都城熙熙攘攘，仕女如云，醉春园座上坐着一身着绛紫暗底绣花织缎长衫，外覆藏青坎肩少年，俊美如玉，雍容凝重。

桌面上有两笼热气腾腾醉克园最拿手的鸡肉汤包，配着四碟小菜，一壶竹叶青自酌自饮。

店伙忽引着一庞眉虎目，花白长须老者走入看座，老者瞥见俊美少年，眼中神光一闪，哈哈大笑道：“贤契，不料又上此遇上了。”

少年闻声，目光一抬，面现笑容立起道：“伏伯父！”

干坤八掌伏建龙走上，吩咐店伙照样送上泡两笼，另点四碟小菜后，欠身落座，在敬了一杯酒后，捋须微微一笑道：“贤契昨晚去了千福寺么？”

严晓星目光微黯然之道：“去是去过了，但发现白眉叟老怪布满奇门禁制，不得已潜伏一隅，欲伺机相救柴青溪。”继叙出目击无极帮主与白眉叟老怪双方凶搏情形，但因经受不住红衣番慑魂魔法急掠出寺外。

伏建龙道：“如此说来，贤契不知双方谁胜谁负了。”

严晓星道：“小侄怎能半途而废：却遇上杜翠云被群邪围袭，相助解围后欲返回千福寺，外又与无极帮主等相逢。”

伏建龙愕然道“相逢情景如何？”

严晓星说出经过，道：“小侄委实想不通无极帮主为何如此忍让，重回千福寺后才恍然大悟，因他伤之极重，曾三天一度俱伏尸寺内，又恐神木令传人追上，故而仓惶遁去。

说着望了伏建龙一眼，接道：“伯父也去了么？”

伏建龙道：“老朽邀约数位知交，但是名动大江南北武林名宿，却久候不至，讶异不胜，独自一人前往千福寺内，正与贤契所说一样，死亡狼籍，又转返责一位武林知交为何背信爽约，他声言并未食言亦曾赶往戴云山，但不能违忤神木令，是以纷纷赋归……”

严晓星不禁失声惊道：“神木令传人也去了？他为何不制止双方凶邪，更为何不救出柴青溪，岂非有失神木令威信。”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老朽本不信那位武林知交的话，又赶去问明他人及相遇北岳高手苍恒毅，证实了果非虚言，神木令传人此举乃不得已尔。”

严晓星道：“有何不得已？”

伏建龙道：“据风闻所知，神木令传人不过弱冠少年，武功再高，也难及神木尊者十分之一，仅凭一只神木令威信难孚，制止白眉叟与无极帮凶搏恐力有不逮，胜则小事，败则威信扫地，从此恐无遵从神木令，是以他听任白眉叟无极帮两败俱伤，借此削弱双方实力，何况他亦志在骊龙谷藏珍，何不任令情势发展，实寓有渔翁得利之意。”

严晓星：“小侄愚昧，得闻伯父之言茅塞顿开。”

伏建龙道：“目前侄尚须在江都留住否？”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小侄虽有意暂作勾留，似不愿再涉入是非旋涡中，四五日后再作南游寻访仇踪，顺道探觅一人行踪。”

忽见邻桌老者双目一瞪，道：“老朽要贵局保一重镖，怎奈他们告以不接镖拒人千里之外。”

中年汉子声寒如冰道：“原来为此么？开镖局原是自由买卖，愿意接下的不论多少银子都得派出人手护送至地头，不愿接的纵然重金巨万也是徒然，看尊驾身手非同等闲，分明瞪门寻雾而来，敝局横匾既砸碎，请尊驾照旧赔偿。”

老者笑道：“一块横匾所费几何，只要贵局接下这趟镖，请开个价钱来，老朽如数奉上。”

中年汉子面色一寒，道：“牌匾无价，请尊驾照旧还原。”

老者闻言变色，道：“你这是找死！”双掌倏地平胸推出，一股潜劲如山涌去，威势骇人。

那中年汉子身形疾闪，鼻中冷哼一声，不见他有何出手，只听一声惨嗥，老者身形弹上半空后，摔落在地，双股鲜血如注涌出。

蓦闻断喝声道：“好辣毒的武功！”

一个灰衣老者身弩射般从僻巷内掠出，检视老者伤势，只见两股上各有显明的齿口，不似兵刃所伤，极似毒物所伤，而且毒性极强，附近皮肉隆起紫肿。

那中年汉子已自掠回石阶上，垂手而立，一脸漠然，浑如无事般一样。

灰衣老者目露惊异之色，双眉浓蹙，狞笑道：“想不到五凤镖局内居然有此厉害人物，尊架姓名可妨见告。”

中年汉子冷冷答道：“在下姓蓝，草字野民。”

蓝野民三字在武林中甚是陌生，灰衣老者冷簇笑道：“依老朽所料，蓝老师已非镖局中人。”

“不错！”蓝民声寒如冰答道：“在下眼中也不揉沙子，阁下亦是奉命来此生事在，下方才所为非惩一儆陌之意，请回覆贵上，莫谓天下针人，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灰衣老者目中逼射精芒，厉声道：“尊驾好大的口气。”

蓝野民冷然一笑道：“在下从不逞口舌之利，阁下如不忿，何妨请出手试试。”

灰衣老者不禁脸色铁青，目中怒芒如焰，却强自抑制，淡淡一笑道：“老朽奉上所命带一口信，请蓝老师转告白眉叟今晚敝上三更必至，倘不献出柴青溪及那奇书，明晨时分镖局恐不留一人活命。”

“正好相反，来犯者必死无疑。”

灰衣老者一言不发，跃在伤者身前，忽反身向镖局门前一只石狮虚空拂击一掌，迅疾均匀比扶起伤者窜上屋面，疾闪隐去。

蓝野民面色寒冷如冰，回望石狮子，却见那石狮子突地坍了下去，变成一堆石粉，不禁面色大变，急急迈入镖局门内。

这些情形均落入严晓星与许飞琼伏建龙三人目中，但伏建龙无法察出严许两人藏身所在。

许飞琼道：“灰衣老者内家真力已臻化境，若与蓝野民真正出手相搏，未必落败，血肉之躯，恐难经受他一掌之力但为何不战而退？”

严晓星道：“无极帮目前处境异常艰困，为保全实力起见，极不愿帮中高手有所伤亡。”

许飞掠道：“难道无极帮主就此罢手了不成？”

严晓星摇首答道：“琼姐不要太看轻了无极帮主，他是个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之武林枭雄，怎肯就此罢手，小弟料他重施故伎，迫使白眉叟就范。”

许飞琼道：“星弟何妨说清楚点。”

严晓星道：“五台高僧明月禅师等七人就是白眉老怪他们前车之鉴，白眉叟虽不足为惧，但蓝野民等人功力高不可测，均身怀奇学，得逞与否尚未可知。”忽见两条身影相偕走向镖局门内，不禁一怔，道：“她怎么也来了？如何知这老怪物在一处？”

许飞琼凝眸望去，只见一貌美少女和一老妪并肩立在镖局之外，正与镖伙说话，认出少女正是杜翠云，老妪却是名列天外三凶的清风庵主，道：“原来是她，杜翠云定是有风庵主高足。”

严晓星摇首断然答道：“不是！”

许飞琼道：“既然并非师徒，如何到得一处？”

严晓星道：“其中必有缘故，小弟欲去镖局内窥探，琼姐就留此静待无极帮举动。”

许飞琼嫣然一笑，道：“星弟未能忘情，自找烦恼，好，你早去早回，免愚姐苦候。”

严晓星俊脸一红，道：“小弟此心，有如天日。”

许飞琼笑道：“好啦！你快快去吧！”

严晓星身形疾闪，如飞而去。

且说杜翠云与严晓星分手后，率领手下在江都郊外一处辟一店歇息，孤灯一盏，不禁百感交集，只觉身世凄零，不由独卧枕上嘤嘤啜泣，对严晓星冷漠无情，颇多怨望。

蓦闻邻室中传来一苍老女声道：“姑娘何事伤心，可与我老婆子一叙么？或能助你如愿？”

杜翠云不禁一怔，道：“小女子自感身世凄零，惊扰清睡，望乞见谅。”

“夜长难寐，老婆子亦感孤寂，开门你我谈谈如何？”语声忽传至门外。

杜翠云倏地站起，略一沉忖，知门外必是一位武林高人自恃胆气武勇，立即拔闩开门。

一条身影疾落惊鸿般翩然闪入，昏暗灯光映对下现出一老妪，目光炯炯

凝视着杜翠云。

杜翠云挑亮了油灯，盈盈一笑道：“ 老前辈请坐！ ”

那老妪毫不客气，大剌剌地坐了下来，道：“ 姑娘，老身也不瞒我，我就是名列天外三凶中的清风庵主。 ”

杜翠云不由面色微变，内心则不禁喜出望外，认定在她身上或能找出白眉老怪，故作惊哦了一声，道：“ 原来是清风老前辈，小女子不知不罪，但不知老前辈有何赐教？ ”

清风庵主目光灼灼道：“ 老身是来问姑娘何事啜泣。 ”

杜翠云凄然长叹一声，慢慢道出前情。

清风庵主听完后，道：“ 戴云山千福寺老身去迟了一步，只见尸体狼籍，血腥刺鼻，但阒无一人，听姑娘所说，显然是真的了。 ”随即一笑道：“ 老身与白眉叟同列天外三凶，虽性情各异，却利害则心如一，老身或能助姑娘如愿。 ”

杜翠云道：“ 真的么？老前辈请受小女子一拜。 ”眉梢泛出一片惊喜之色，身形盈拜了下去。

清风庵主身形疾闪开来，低喝道：“ 慢着！ ”

杜翠云不由一呆，道：“ 老前辈为何不愿受小女子一拜？ ”

清风庵主道：“ 老身从不作无谓的承诺，姑娘须拜在老身门下，老身方能应允。 ”

杜翠云凄然一笑道：“ 老前辈只要取得骊龙谷藏珍中武功秘芨及鲁阳戈后，小女子定然拜老前辈为师，目前还言之过早。 ”

清风庵主料不到杜翠云竟然严拒，面色异样难看，冰冷铁青。

杜翠云道：“ 老前辈认为小女子有大不敬之意么？须知天下英雄均所瞩目，艰险万分，莫说是老前辈，就是神木令传人，亦抱谨慎用心。 ”

青风庵主目中神光一闪，道：“ 姑娘说得对，此事日后再说吧。 ”身形一闪疾杳。

杜翠云关好房门后，复又躺下，前尘往前，纷至沓来，乃不成寐。

才合眼恍惚中，忽闻门外敲门，唤道：“ 姑娘醒了么？ ”

杜翠云睁眸起身，道：“ 吴森，你有何事禀报？ ”拔开木闩，让吴森进入。

走进一个身材魁梧，年约四旬大汉，面色沉重抱拳躬身道：“ 禀报姑娘，白眉老怪现落在江都的御史巷五凤镖局内。 ”

杜翠云柳眉一剔，道：“ 你等饱食后同往五凤镖局外一探。 ”

吴森道：“ 遵命！ ”转身离去。

突闻邻室传来清风庵主语声道：“ 姑娘！白眉老怪果真落在五凤镖局内么？ ”

杜翠云答道：“ 不错！ ”

清风庵主道：“ 你真欲前往五凤镖局内么？老怪非但武功极高，而且凶

狠暴戾，姑娘此去无异自投虎口。”

杜翠云道：“多谢老前辈关注，有道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晚辈不惧老怪，但老怪邀来八位无名高人相助，俱身负奇才异能，武功已臻化境，晚辈深怀戒心。”

清风庵主惊道：“闻姑娘之言，更不宜涉险，老身意欲随姑娘一行，可减少甚多无谓风险。”

杜翠云略一沉吟，暗觉互为利用，有何不可，当即娇笑道：“能得老前辈相助，晚辈感恩不浅。”

清风庵主冷冷答道：“各有所需，互为相助，有何感恩！”语毕，人已在杜翠云房门外。、杜翠云道：“老前辈何妨请入稍坐，同进饮食再去如何？”

清风庵主微微一颔首走入。

杜翠云招一店小二，命送上饮食，两人一面进食，一面谈话。

清风庵主对白眉叟相助之八位无名高手垂询甚详。

杜翠云对八人也不清楚是何来历，就其所知扼要叙出。

清风庵主鼻中冷哼一声道：“这老怪平日所行事异常隐秘，老身多年来毫不知情，难怪我俩数十年来格格不入，面和心散。”

杜翠云默然不语，浅酌沉思。

片刻，吴森进入，目睹清风庵主大感愕然。

杜翠云道：“你们用饱了么？还是照往常一样，隐秘形迹，在五凤镖局外布下暗桩，我与这位老前辈随后就到。”

吴森望了清风庵主一眼低应了声退出。

俟清风庵主与杜翠云到达五凤镖局外僻巷内，目睹蓝野民惊人武学，心神一震，低声道：“姑娘，蓝野民就是老怪邀来助拳之人么？果然传言不虚，此人武功不在白眉老怪之下。”

她与杜翠云商讨如何进入镖局，俾可相机应对，立于不败之地，商讨停妥后，两人缓步走向镖局。

一名执刀武师闪身喝住。

杜翠云微笑道：“烦劳通禀白眉前辈，就说清风庵主求见，允见与否，悉听白眉前辈尊便。”

那武师注视清风庵主一眼，道：“在下就去为两位通报。”急急望外奔去。

须臾，那武师奔出，道：“两位有请，在下带路。”

清风庵主两人随着武师快步走入，只觉暗中戒备森严，但见白眉叟站在滴水檐前，呵呵大笑道：“大妹子，什么风把你吹得来的？”

清风庵主面寒如冰，冷冷答道：“我自有腿，走得来的不成么？”

白眉叟依然笑容满面，道：“我俩见面，总哆不了斗嘴，大妹子请进大厅落座倾谈如何？”立欠身肃客。

宾主落座后，白眉叟望了杜翠云一眼，含笑道：“这位姑娘甚是面善，

似在何处见过，难道是大妹子新近才收作衣钵传人么？”

清风庵主冷冷答道：“目前只能说是渊源颇深，你知道我是无事不履三宝殿。”

“这我知道！”白眉叟含笑道：“风闻大妹子已受无极帮主笼络，礼为上宾，不知传言是否真实？”

清风庵主答道：“传言一点不差，但合则留，不合则去如今与无极帮并无丝毫瓜葛。”

白眉叟两眼瞬了瞬道：“大妹子此来有何见教？”

清风庵主道：“天外三凶虽只有其二，但昔日誓言休戚相关，祸福与共，不知你还记得么？”

白眉叟呵呵笑道：“昔年盟誓，宛如昨日，怎有不牢记在心之理，眼下我已是兵困垓下，上面楚，家境甚危，大妹子赶来相助，铭感五中，没齿难忘。”

清风庵主道：“不用把话套住我，风闻你得了一本奇书，不知你是否愿意请排教教主柴青溪出见。”

白眉叟摇首道：“不瞒大妹子，柴青溪在千福寺为人救，不知所踪，奇书虽落在我手中，但深奥晦涩难解。”

“此言是真？”

“难道我还会骗你大妹子不成。”

清风庵主右手一伸，淡淡一笑道：“那本奇书借来瞧一下，或能参阅其中玄奥。”

白眉叟面有难色苦笑道：“恕我此刻不能自主，请大妹子见谅。”

清风庵主不禁面色大变。

突听厅外响起呜呜鬼嗥之声，刺耳难受，令人心笙猛摇白眉叟顿时神色大变道：“呼运动摄魄魔法，速定住心神！”

清风庵主与杜翠云亦感经受不住，头目微生晕眩。

杜翠云忙撕裂一方手绢，塞住双耳。

白眉叟忙道：“此法无用，强敌就是要我等如此才可趁虚而入。”

厅外忽响起蓝野民大喝道：“妖法对我等无用，阁下此举无异黔驴技穷。”

接着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姓蓝的别猖妄无忌，你等着瞧吧。”

金鼓铙钹梵之声大作，夹杂着一无法分辨魔音，使人心神不能自主。

清风庵主色微变道：“镖局又非铜墙铁壁，何必困守在此，不如先发制人。”

白眉叟道：“倘如大妹子想法，正好坠入术中。”说时忽见两条身影挟着四条寒芒，疾逾闪电扑入。

杜翠云眼明手快，挥剑击出，当的一声，金铁交击，那身影震得闪了开去。

清风庵主大袖一扬，一片如山罡劲，呼地卷向那扑来身影，喝道：“无

耻宵小，胆敢暗算偷袭。”

那人陡地挺腰弹起，向侧飞落。

厅外忽又嗖嗖掠来七八条黑影，各占方位立定。

杜翠云瞧清匪徒们均身着黑衣蒙面，手中俱执着兵刃，却哑口无声。

那金鼓梵唱之声似断实续不绝于耳，令人烦躁不宁。

只听一蒙面人阴恻恻笑道：“老朽惋惜庵主何苦强欲卷身是非旋涡中无法自拔。”

清风庵主冷笑道：“此乃老身私事，尊驾似不必多管。”

蒙面人道：“白眉老怪已弃你等而去，庵主仍执迷不悟么？”

经他一言，清风庵主与杜翠云才发觉白眉叟影踪已杳，不禁面色微变。

风清庵主厉声道：“诸位来此志在白老怪抑或老身？”

蒙面人道：“自然是白眉老怪，如非两位相阻，老怪早就被擒。”

清风庵主冷冷答道：“尊驾太轻视了白眉老怪。”

蒙面人冷笑道：“我等在这镖局内已布伏了天罗地网，谅他插翅也难逃出去。”语声略略一顿，又道：“今日之势非友即敌，两位除了投效敝帮外别无生路。”

清风庵主双怒，双掌一分，呼地劈两蒙面人。

那蒙面人阴恻恻一笑，身形疾挪，长剑冰出九点寒星袭向清风庵主重穴。

另一蒙面人哈哈一声长笑，长剑疾驰，一招“毒蛇寻穴袭向杜翠云。

杜翠云娇叱一声，震出漫空寒星罩袭蒙面人而去。

此乃她师门绝学“飞花剑法”，杜翠云自知今日若不季师门绝学，定难全身而退，一出手就凌厉狠辣已极。

蒙面人心生骇异，忖道：“这女女娃儿显然为高人之徒剑法奇诡。”不敢大意，挥剑应敌。

今日袭入镖局中蒙面的匪徒，都是无极帮内千中选一能手，一身所学内外并修，除了两人应战外，其余之人在厅内搜觅白眉叟从何处遁走的。

片刻时分，杜翠云叱喝一声，一抹寒芒刺破了那蒙面人左臂，鲜血泉涌泌出。

蒙面人冷笑道：“姑娘好毒狠的剑法！”

虽然他伤了左臂，却毫不畏缩，剑势更见凌厉。

杜翠云为魔音所扰，致真气不能贯注，剑势威力大减，否则那蒙面人不死必亦重伤，无力再战。

那面清风庵主处处占制先机，蒙面人被逼得守多攻少，只觉清风庵主掌势宛如利斧砍山，力逾千钧。

只听一声闷哼，清风庵主舒掌如电五指扣在蒙面人左臂上，迅疾一拧，蒙面人一条左臂生生被拧折。

清风庵主武功奇快，左掌已击在对方胸坎叭的一声磊响蒙面人震飞在丈外，肋骨尽折，口吐狂血晕厥于地。

杜翠云与清风庵主猛然鼻中吸入一股奇腥，头目微感晕眩，暗道不好，蓦闻一声宏烈大笑，一条庞大身影晾掠入厅内现出一蒙面老叟，道：“庵主别来无恙。”

清风庵主认出是无极帮主，冷笑道：“无极帮主，你施展鬼蜮暗龙，胜亦无光，枉为一派宗主！”

无极帮主大笑道：“势之所逼，也不得不尔。”

清风庵主道：“老身与帮主河水不犯井水，你与白眉叟为敌，竟舍本逐末，甚为不智。”

无极帮主道：“眼下老朽已成众矢之的，为减免本帮伤亡计，凡非本帮同道俱是仇敌，此乃权宜之计，请庵主见谅。

清风庵主与杜翠云已是不支，身形摇摇欲倾。

无极帮主喝道：“拿下！”

蒙面人应声而出，伸指如电，点了两人穴道数指。

无极帮主道：“你等找出了白眉老怪藏处么？”

“属下已发现一处暗门，老怪必是从此门遁入。”

无极帮主沉声道：“好，你带路。”

只见一蒙面匪徒身一跃，落在一方墙壁前，一把柴檀木太师椅沿壁摆设，那匪徒缓缓移开太师椅，但见那方墙壁向内开启。

无极帮主紧随着蒙面匪徒迈入，身形疾杳。

蓦地——

金鼓饶钹梵唱之声嘎然而止，大厅内一片死寂。

无极帮匪徒屹立如山，等候帮主出来。

清风庵主与杜翠云虽然被制，除了心头暗闷外地却神智清醒异常，心内大感焦急。

五凤镖局大厅内虽在白昼，却阴暗如晦，幢幢鬼影，阴森恐怖。

厅外突慢步走入八个黑衣短装，首戴鬼脸面具人物，无极帮匪徒不禁一呆，乍认系本帮弟兄，继警觉有异，纷纷大喝出声。

八鬼脸人身法迅疾，骤然发难，先发制人，霎那间，大厅门成为一片混杂。

一盏热茶时分过去，无极帮匪徒倒下了三个人，八鬼脸人武功诡异搏新，匪徒们被逼得险象环生。

蓦闻一片大喝道：“住手！”、喝声如雷，震得积尘簌簌飞落如雾。

八鬼脸人闪身跃开，只见无极帮主与一匪徒自暗门中闪身而出，发现白叟并未被擒，不由心头暗喜。

无极帮主沉声道：“八位身手高绝，堪为一派宗师，惜甘心听命于白眉老怪，为虎作伥，甚为不智。”

戴青色面具人冷笑道：“阁下亦非善类，凶残狠毒犹有过之，别枉费唇舌，速献那那份藏珍图，方可容你生离镖局。”

无极帮主森厉目光望了党徒一眼，放声大笑道：“真的么！”双掌疾分，疾挥而出。

八鬼脸人只觉一片如山阴柔罡迳逼袭而至，寒冽如割，不禁心神微凛，纷纷出掌迎击。

匪徒一跃扑出，抓起清风庵主及杜翠云掠出厅外无踪。

无极帮主身形暴起，发出宏裂大笑，只听一声地动天崩巨响，屋顶震穿一个大孔，身形如电穿了出去。

八鬼脸人不甘让无极帮主逃出，冒着瓦塌砖坠纷纷腾身拔起，只听白眉叟喝道：“穷寇勿追。”

白眉叟已然立在梁柱下，双眉紧皱。

青脸人道：“无极帮主为何未曾觉察阁下藏身施门内？”

白眉叟面色沉肃道：“老朽闻得梵唱金钹之音，就知无极帮主必来，久闻他身怀奇学，奇门遁甲之术恐瞒不住他，故藏身在梁木之上。”

说着长叹一声道：“呼魂摄魄魔法虽然厉害，但只守住心神，却无法得逞，那奇毒腥烟却歹毒已极，故清风庵主为其所乘，老朽以龟息之法躲开此动。”

青脸人道：“难怪无极帮主搜觅无着，用毒之能，莫过毒僧，他用毒之法，在下尽得其解…”

语尚未毕，白叟已自摇首道：“他这奇毒腥烟与毒僧截然不同，岂不知明月禅师之事么？所以老朽无法解救，且让他将清风庵主两人劫走，”说着双目一睁，又道：“幸见八位无恙，老朽寸心稍安。”

青脸人道：“我等闻得梵唱之声即藏身旗门守住心神，候梵唱之声一至即赶来厅内。”

白眉叟不禁一怔，道：“莫非有人暗助么？”

突闻厅外应声道：“正是！老怪物别来无恙。”

语音陌生，不禁一呆。

就在这微微一怔之际，梁后疾闪出一条黑影，疾伸两指点在白叟命门穴上，迅疾无绝挟起白叟潜龙升天由屋瓦破处穿了出去。

俟八鬼脸人警觉时，此人已穿出屋外，不禁大惊失色纷纷拔出飞上屋面，但见那人跃下一处屋面形踪疾杳。

青脸人微一跺足，声音急躁道：“此人身形神似无极帮主，必下去而复返，快追！”

八人如飞追去。

目影西斜，严晓星身形突然从暗巷内走出来，神忧色郁双眉紧蹙，面向五凤镖局，沉思凝视。

一条娇俏人影，正是许飞琼，飞燕般掠越一重屋脊，身法美妙无比，落在严晓星身前，柔声道：“星弟，你是怎么啦？”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白眉叟，清风庵主及杜翠云先后俱落在无极帮手

中。；”

许飞琼诧道：“你为何袖手旁观，见危不救？”

严晓星摇首道：“不能救！”

许飞琼道：“为什么？”

严晓星暗示了一眼色。

许飞琼猛然警觉，止口不语，忽闻一阵轻微衣袂飘风声传来只听伏建龙语声响起道：“风浪已平，贤侄尚留在此处为何？”

严晓星施面回顾，道：“伏伯父你也来了。”

伏建龙道：“非但来了多时，而且目睹一场歹毒搏斗，白眉老怪，清风庵主及杜翠云均己被无极帮主生擒。”

许飞琼道：“伏老爷子为何见死不救？”

伏建龙笑道：“双方都是黑道凶邪，死有余境，叫老朽如何出手，何况力有不足，徒负奈何？”

许飞琼道：“那杜翠云并非黑道凶邪。”

伏建龙望了严晓星一眼，双眉微皱道：“这个老朽知道，但他们三人俱已身中奇毒，纵然老朽能救出，但无解药反害之速死，不如不救，老朽观察他们神情似五台明月禅师七位武林名宿一模一样。”

严晓星许飞琼闻言神色一变，忧形于色。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此次无极帮已尽了全力，欲一网打尽，怎奈中途为一名无名高人诱走番僧，呼魂摄魄魔法突然中止，致未竟全功。”

严晓星道：“小侄想听听全部详情，不知可否见告？”

伏建龙微颔首，道：“此巷左弯不远有家酒楼，容老朽将详情叙出。”

严晓星道：“小侄遵命！”与许飞琼随着伏建龙快步离去。

庆春园一楼一底食客如云，已上了九成座，嘈杂不堪，三人盒择一空座坐下，送上酒食后，伏建龙酒兴逸飞，连尽了三杯酒后，将详情叙出。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如此说来，白眉老怪被擒，那本奇书亦落在无极帮主手中了。”

伏建龙点点头道：“正是。”

严晓星道：“看来柴青溪并未陷入魔掌，此亦堪稍慰者，不过小侄意欲伸手。”

伏建龙不禁一惊，诧道：“贤侄伸手为何？”

许飞琼笑道：“他不能让杜姑娘落在无极帮手中。”

伏建龙摇首叹息道：“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难，一则无法知晓无极帮潜逸之处，又无解药救出也是枉然。”

严晓星道：“小侄看来不难，无极帮在未生擒柴青溪之前，决不致离开江都城。”

“为什么？”

“小侄常闻柴青溪之言，那书内涵异常深奥，他穷毕生尚且一知半解，

无极帮纵然到手亦未必就能研悟，非之柴溪之助无异废纸一束。”严晓星微笑道：“尚有白眉叟邀请之八位武林高手仍然无恙，他们绝不能坐视白叟被擒无动于衷，无极帮临时总坛不难侦出。”

伙建龙道：“贤侄虽然察理入微，但老朽认为你等参与其事甚是不智！”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小侄决定之事决无更改。”

伏建龙不禁鼻中冷哼一声。

突然，一位食客霍地立起匆匆离在严晓星席旁经过，正巧与店夥迎面相撞，店伙手中端着一碗热腾腾香味四溢的红烧牛肉，哎呀一声，身躯一个旋转，立足不稳，倾跌在地碗碎汁溅。

那食客也摔在伏建龙身上，慌忙立起，面红耳赤，连声道歉，急急离去。

伏建龙瞧出那食客是个不会武功之常人，想是有急事撞上店伙，也不以为意。

严晓星忽瞥见疾金刚猛逸雷走来，离座立起，含笑道：“幸会，孟大侠可在找寻在下么？”

孟逸雷发现伏建龙在座，道：“伏老英雄亦在此，幸会，孟某方才风闻无极帮总坛探悉就在瘦西湖边游大院内，武林群雄纷纷赶去，少侠如有兴请一并前往。”

伏建龙道：“去去无妨，万勿轻率伸手结怨，老朽随后就至，试图救出杜姑娘。”

严晓星道：“那么小侄等先行告辞了。”说着与许飞琼孟逸雷离去。

伏建龙目送严晓星三人身影消失后，眼中闪出森厉精芒沉思须臾，留了一锭纹银放在桌上，缓步离去。

严晓星非但未去游家大院，反在相距不远一家僻静客栈内客室聚议。

只见严晓星要怀中取出一只色如琥珀碎瓷细瓶小颈。

许飞琼诧道：“从何处得来？”

“由伏建龙身旁窃取而得！”严晓星目注孟逸雷一眼，冷笑道：“在下早就疑心伏建龙就是无极帮主，如在下料测不错瓶中之药可解救杜翠云，便可救明月禅师等七位武林高手，必能原。”

许飞琼道：“星弟贤信如此么？”

严晓星微微太息一声道：“小弟贤信必是。”

许飞琼道：“万一瓶中不是解药呢？”

严晓星不禁一呆，两道剑眉深深蹙在一处。

孟逸雷道：“倘伏建龙途中发觉此瓶失窃，只恐弄巧成拙。”

严晓星沉吟不答，猛然目中神光一闪，笑道：“有了！将瓶内药丸，倾倒在桌上面，共定三十九粒，褐黑圆如菀豆抓起数粒，在鼻端嗅了一嗅，接道：“有劳孟大侠中药肆中购买一两六味地黄丸。”

孟逸雷闻言疾闪而出。

许飞琼道：“你是否想用鱼目混珠之策换易药丸，怕只瞒不过伏建龙。”

严晓星道：“真假各半，伏建龙绝不致在短日内察觉，就怕他途中发现失窃，除此以外别无他虞。”

许飞琼冷哼一声道：“伏建龙年老成精，哪还有不发现失窃丹丸之理。”

“纵然发觉，也不致疑心在小弟头上。”

“但身知身分已暴露，恐促使他变本加厉。”

“这倒是可虑之处。”严晓星道：“但小弟看来未必，因种种情势对无极帮大为不利，诸般疑团未能揭开，困扰索怀，怎能顾及于此。”

说时，病金刚孟逸雷已自匆匆走人，笑道：“孟某碰巧买到一只同样的瓷瓶。”说着取出竟是与琥珀碎瓷一模一样的瓷瓶，并将一包六味地黄丸放在桌上。

严晓星轩眉一笑道：“这倒巧得很，不过瓷瓶有无关宏旨，小弟意欲将原瓶壁还伏建龙。”说着将六味地黄丸一算，不多不少恰是二十颗。

他将二十粒地黄丸装入瓶中，再将解毒丸十九粒装入塞好，微微一笑后揣入怀中道：“琼姐，以偷天换日手段易取二十颗药丸将是大大用处，请琼姐收存。”

许飞琼星眸眨了眨，将解毒丹丸一一装入孟逸雷买来之瓷瓶中，诧道：“星弟，你为何确认此必是解毒药无疑？”

严晓星道：“灵不灵当场试验，待救出白眉老怪或清风庵主一试就知！”

许飞琼道：“为何不说救出杜翠云？”

严晓星道：“自有伏建龙带来。”

孟逸雷与许飞琼两人闻言不由一怔。

许飞琼道：“此话何解？”

严晓星道：“伏建龙心计甚工，方才小弟与他所说之话不是不知，他生擒白眉叟后即来觅寻我等，因其认定柴青溪下落小弟一人独知，不找到柴青溪何能参悟出书中玄奥。”

“如此说来，伏建龙心计果然甚工。”孟逸雷笑道：“他救出杜翠云，无非用来挑拨离间许姑娘与严晓星情感！”

许飞琼不禁红云涌颊，白了孟逸雷一眼，娇嗔道：“贫嘴薄舌。”

严晓星俊脸一红，道：“我们走吧！”

孟逸雷一人单独离夫，严晓星与许飞琼相偕奔向游家大院，途中频频与正派高手相遇，他们亦闻风而来。

白衣银龙尤翰翔及一双徒儿于中龙于中凤与严晓星许飞琼最投契，笑语寒暄。

距游家大宅仅十里之遥，小径旁一株虬柯密叶合抱大树上忽泻落一条庞大如鸟身影，朗笑道：“诸位亦安参与这场是非中么？”

群雄定睛一瞧，只见是乾坤八掌伏建龙，抱拳笑道：“白眉老怪党徒现已到达游家大宅外，无极帮严阵相待，一场凶搏即将引发，双方俱非善类，我等何能参与。”龙翰翔道：“伏老师是劝阻我等折返么？”

伏建龙道：“正是，时机未至，我等似不必趟此浑水。”

蓦地——

风送入耳阴恻恻一声冷笑道：“伏老师之言不错，游家大宅外十里方圆步步陷井，寸寸死域，恃经闯入，徒招横死之祸。”

语声寒冷如冰，使人毛发竖立。严晓星迅疾挨近伏建龙附耳密语数句。许飞琼瞧出那琥珀碎瓷小瓶已回至伏建龙身上，不禁暗暗一笑。

伏建龙高声道：“我等来此并非与贵帮为敌，而是在下求见贵帮主相求释放一人。”

“释放何人？”

“杜翠云！”

阴冷语声答道：“容在下传讯禀明帮主。”

伏建龙道：“老朽等在此恭候。”

语声寂然。

伏建龙低声问严晓星道：“孟逸雷老师呢？”

严晓星道：“小侄得讯陆道玄右三湖洞庭现迹，相求孟老师赶去，以免失去下落。”

伏建龙点头不语。

片刻，阴冷语声突起：“帮主有命，只准四人进入，必须解下随身兵刃，否则，须闯过七重伏桩。”

伏建龙道：“哪位愿随老朽前去？”

严晓星与其他二人应声而出。

伏建龙看清那两人一是昆仑高手铁掌银轮彭云，另外是少林俗家高手行者棒诸维洲，不由双眉微皱道：“三位都是想以掌中兵刃硬闯七关么。”

彭云淡淡一笑道：“伏老师有所碍难么？”

伏建龙双眉猛剔，哈哈大笑道：“走！”

四人才奔出数十步，忽听那阴冷语声入耳道：“四位请朝东南方那片密林中进入。”

伏建龙一眼望去，只见约莫里许果见一片绵互松林，冷笑一声，抢前奔去。

四人一人林中，只闻一声断喝道：“站住！”

迎面纷纷疾闪现出五黑衣劲装中年大汉，为首一人，满脸紫斑，绕腮猥鬓，目光凶恶，狞笑道：“四位为何不解下随身兵刃，要知七处伏椿，一次比一次险恶，送死无疑。”

彭云大喝道：“你这就是第一处关卡么？”

紫斑大汉一声冷笑道：“正是。”

彭云身形一闪，右手银轮一式“遮天盖日”攻出，幻起漫空轮影往大汉头顶砸下。

只听一声轻微冷笑，一点寒芒穿入漫空轮影内，丁丁两声金铁交击响起，

轮飕倏敛，但见紫斑汉子一支判官笔闪烁光华的笔尖压在银轮上。

彭云额角青筋突冒，宛如蜻蜓撼石柱一般银轮直是抽不开来。

眩目寒芒疾闪，只听严晓星喝道：“撤手！”

紫斑汉子背部被剑芒划开尺许长短口子，鲜血迸溢。

鼓云趁机抽出银轮，跃了开去。

伏建龙皱了皱眉，因为他无法察觉严晓星是如何出剑的只觉剑势太快，不禁暗暗骇异。

紫斑汉子收笔冷笑道：“阁下趁人不备，偷袭暗算，枉为英雄行径。”

严晓星道：“那么尊驾先请出手吧！”

紫斑汉子目中凶光一闪，狞笑道：“好！”抢步伸臂，一式“拨云见日”，振出一圈寒光，疾如电火向严晓星胸前重穴袭去。

严晓星挥剑迎出，一抹寒芒贴着判官笔切下，迅疾无比，只闻紫斑汉子口中发出一声闷嗥，一条右臂生生离肩坠下，鲜血如注。

其余四位黑衣大汉见状大惊，纷纷大喝攻出。

严晓星一声长笑，旋身剑势洒开，只见寒风漫空，朵朵银花涌袭四人。

四黑衣大汉突然跃了开去，目露惊怒之色，肩头上均现豆大剑孔，鲜红血液循臂流了下来。

严晓星收剑含笑道：“承让，这一关我等可顺利通过了。”

伏建龙心实暗震，只觉严晓星剑势平实中实寓玄奥，分明他那武功已臻化境，此人不及早除去，当成大害，但却又不能，心情着实矛盾困扰。

严晓星道：“我们走！”

四人快步行去。

这林木竟是愈行愈密，枝叶挤压覆蔽不见天日，阴森逼人。

突闻一声断喝道：“站住！”

只人出一个冠摆高髯老道，右手执着长剑，右臂抱着一挥七星鬼旗，高颧无肉，面寒如水，目光炯炯逼射在严晓星脸上。

严晓星长剑疾出，寒剑飞虹，老道臂抱七星鬼旗竟为凌厉奇快剑势削成片片数段。

老道面色大变，厉喝一声：“小辈……”

辈一出口，剑尖竟已点住老道咽喉。

严晓星冷笑道：“我等以礼相见，不耐此等重重拦阻，有劳道长邻路，顺利面见贵帮主。”

白须老道面如败灰，目光怨毒。

严晓星身法迅疾，已转至老道身后，剑尖点在命门穴，喝道：“道长如不应允，休怨在下心辣手黑挑断道长九处玄经。”

老道长叹一声道：“施主恐后悔莫及。”

严晓星沉声道：“我等既敢来此，纵下龙潭虎穴亦所不惧，道长何必多费唇舌。”

老道突高声道：“你等不可拦阻，容他们四位面见帮主。”

林中魅影纷闪，倏地隐去。

老道又道：“四位请随贫道来。”

果然一路行去，竟无拦阻。

诸维洲低声道：“诸老师，后生可畏，你我俱已老迈，应封成退隐了。”

伏建龙颔首道：“伏老师之言有理，但老朽却不是如此想法，以我用用之身，何不尽其年苍牛随同。”

诸维洲默然无语。

林木已尽，豁然开朗，只见远处约莫三里开了同高墙墙内高室，檐角飞射。

道旁现出一幢小屋，屋外立着三位身穿锦衣中年人，高声道：“伏老师请留步，在下等奉帮主面谕，因白眉老怪党徒已展开袭击，帮主无暇接见，但伏老师来意已知，杜姑娘及清风庵主俱在屋内，伏老师四位可将两人带着照原路离去。”说罢三锦衣人略一包拳往高墙大宅掠去。

严晓星待闪身掠入小屋内。

伏建龙大喝道：“且慢，慎防有诈。”

只见伏建龙淡淡一笑道：“容老朽先行入内察视。”右掌护胸，迈入门中隐去。

须臾——

乾伸八掌伏建龙身形闪出，左手抓着清风庵主躯体，笑道：“杜姑娘尚在屋内，贤侄可救他出来。”

严晓星诧道：“两人奇毒未解，救回又有何用？”

伏建龙道：“无极帮主留下两粒解药，救治尚须耗费甚至多手脚，不如暂离此处再作计议。”

严晓星双肩一振，疾如奔驽般帘入屋中，只见杜翠云躺卧在草榻上，双眸紧闭，微微叹息一声，也不顾男女之嫌，托抱而起，侧身掠出屋外，道：“我等快走！”

四人施展轻功身法，朝来路奔回。

群雄仍在途中相候，目睹伏建龙四人将清风庵主杜翠云两人救回，不禁喜形于色。

严晓星忙将杜翠云递在许飞琼手上。

于中凤也接过伏建龙手中的清风庵主，伏建龙与群雄略谓数句后，便目望江都城郊走去，择一僻静客栈住下。

两女将杜翠云清风庵主送入房内再出，向伏建龙索取无极帮主赠药，问明救治之法。

伏建龙取出一纸包，打开显露出两粒药丸，正如严晓星盗取的一模一样，纸上墨书淋漓，笑道：“用无根水送入，再以本命内象真气打通经脉，两个时辰后可复原。”说着又道：“老朽留此无用，意欲赶往游家大宅外察视双

方胜败情势。”言毕翩然疾闪而出。

严晓星随后跟踪出店，有顷倏又返回，道：“伏建龙已远去。”取过包药纸笺略一瞧视，皱眉道：“他心计果然至工，这纸笺事先已写好，放在小屋内，他进入屋内后再取出药丸包妥。”

许飞琼道：“你是如何瞧出？”

严晓星道：“墨迹干透，距书写时至少四个时辰，但纸笺折痕却欠平整，显然临时慌乱折叠所致。”

许飞琼于中凤暗暗赞佩不已。

严晓星又道：“琼姐请将身旁之药先喂服清风庵主，试试是否解毒之药。”随即向于中凤微笑道：“有劳于姑娘相助琼姐。”“

于中凤娇靨微红，嫣然一笑道：“少侠言重。”

严晓星自坐前厅，瞑目沉思。

许飞琼于中凤双双进入房中，扶起清风庵主，许飞琼点了清风庵主数处穴道，命于中凤撬开清风庵主牙关。

清风庵主被喂下一颗丹药后，约莫盏茶时分过去，发出一声呻吟，睁开双目，瞥见二女，不禁怒道：“贱婢……”

许飞琼冷笑道：“我等历尽艰险救出庵主，反被庵主责出贱婢二字，怎不令人寒心。”

清风庵主不禁呆住，自知失言，忙道：“老朽只道身尚隔在虎穴，还请见谅，此是何处？”

于中凤道：“江都效外。”

清风庵主道：“两位姑娘来历可否见告，老身何能救出，请道其详？”

许飞琼道：“庵主不用多问，我们目的在救出这位杜姑娘……”说着伸手一指。

清风庵主已瞥明了榻上尚有杜翠云在，哦了一声道：“原来杜姑娘也救出来了。”面色显得有点不自在。

许飞琼道：“庵主见谅，因受制过久，血行凝滞，经络僵硬，我要点庵主睡穴，再用真力打通庵主血脉。”说着二指飞落。

清风庵主应指瞑目睡去。

许飞琼冷笑道：“于姑娘，你看这带发贼尼眼中闪出怨毒神光么？这等实用不着救治，为武林中除一大害。”

于中凤道：“救人须救彻，岂可有半途而废之议，恶人终有恶报之日。”

“姐姐不要答他。”

许飞琼微微一笑，两女着手救治杜翠云。

移时，杜翠云睁眸醒来，许飞琼道：“杜姑娘，你为严少侠所救。”

杜翠云闻言柳眉一扬，道：“严少侠现在何处？”

于中凤嘴笑道：“他就在房外，姑娘毒伤尚须救治，复原后自可相见。”说着一指又飞点在睡穴上。”

# 二十

严晓星独坐前厅沉思，为了找出杀害双亲的真凶，不惜殚智密虑，设下引君入瓮之策，让真凶自吐实言，但因私仇不可顾武林大局，徐图渐进始为万全，是以逐步施为，所有细节具须经过周密思虑，一着微失即可影响全局。

忽闻厅外脚步声传来，只见店小二探首望了望，跨步进入，哈腰躬身道：“店外有人求见公子，命小的通报。”

严晓星道：“此人姓名你问了么？”

店小二答道：“小的已问过，他自称姓蓝。”

严晓星不禁一怔，自己从未识姓蓝的武林朋友，猛然醒悟出必是白眉叟邀来助拳高人蓝野民，忙道：“有请！”

店小二转身走去，须臾，领着一人进入。”

严晓星仔细打量了那人一眼，只见这人约莫五旬工右年岁，身穿一袭薄薄深青缎炮，三绺长须，漆黑乌亮，浓眉虎眼，狮鼻海口，悍栗粗豪。

但严晓星一眼望真并非本来面目，更非在五凤镖局对敌之形貌，就知此人易容而来，当下急趋前两步，抱拳含笑道：“尊驾光临，不知何事见教？”

那人长施一辑道：“在下蓝野民，冒昧造访，望严公子海涵。”

“不敢！”严晓星立时肃客上坐，命店小二送上香茗。

蓝野民啜饮了一口茶后，道：“在下知道公子是甘凉大侠紫霞庄主哲嗣，紫妨眉宇，星权玉立，气度不凡，成就不在令尊之下，风闻公子寻觅仇踪，但不知找到主凶否。”

严晓星面色凝肃道：“尚未，当年紫霞山庄惨遭血洗时，严晓星在襁褓，亦不在庄内，故能避开此劫，主凶行事周密，事后不落一点痕迹，多年来晓星苦苦追觅，抽丝剥筋，已有所得，只待证据确凿，不难手刃亲仇。”

蓝野民点点头道：“严公子必能如愿，”话声略顿，咳了一声道：“在下不敢相瞒，来此欲有所求，公子谅有耳闻，天外三凶白眉叟有八人相助，在下就是八人中之一。”

严晓星不禁愕然，道：“晓星早有耳闻，辅弼白眉叟之八位均身负奇学当代名宿，晓星失礼了！”说着立起重施一揖。

蓝野民忙闪身离座，双手连摇，目露愧疚之色道：“在下八人均隐迹山林多年，从不在江湖走动，只因昔年身受白眉叟救命大恩，故而应允相报，听命于白眉叟只允相助获骊龙谷藏珍却不敢为恶。”

严晓星微笑道：“我辈武林人物，行事但求不愧我心！泾渭同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蓝大侠何必耿耿于怀。”

蓝野民目中神光一亮，赞道：“公子持论正直，令人心折，神木令传人对公子亦极器重。”

严晓星不由一怔，目露诧容道：“晓星与神木令传人缘坚一面，素不相识，蓝大侠何出此言？”

“在下句句实言，毫不虚假，”蓝野民正色道：“白眉叟与清风庵主杜翠云三人同被生擒，囚在游客大宅，在下八人赶往相救，尚未进入游家大宅，却陷身重围，险遭不测。说着赧然一笑道：“在下八人一身所学非敢自诩高经，却搏杂玄诡，九官五行奇门遁甲之术亦颇指擅，但无极帮主确不易轻视，布伏暗会先天奇门，正反合用，迷离幻变，卦制中更有排教奇术……”

严晓星微笑道：“尚有番僧搜魂魔法百天尊躯使毒枭怪兽相助，八位处境凶危，可想而知。”

蓝野民道：“正是，如非神木令传人以密语传音之法指点出阵方位，不死心伤无疑。”严晓星道：“蓝大侠看见了神木令传人没有？”

蓝野民点着道：“见着了，与外传外讹黑衣蒙面，年岁似甚轻，身后紧随着金刀四煞……”

严晓星暗道：“这就奇怪了，自己并无所知，难道有人假冒不成。”

只听蓝野民道：“神木令传人严词斥责在下八人不该助纣为虐，但侦出在下八人情非得已，并无恶意，姑且宽谅，从他口中得知严公子已救出清风庵主杜翠云，并盛赞公子武功虽稍逊于他，却机智才华无一不高，无极帮主似对公子于心里忌……”

严晓星朗笑道：“蓝大侠来意晓星明白了，莫非要晓星相助救出白眉叟。”

蓝野民道：“正是！”

严晓星摇首笑道：“谬蒙神木令传人抬爱，晓星委实担当不起，但蓝大侠如有所命，敢不竭尽心力，此事只宜智取，不可力敌，今晚三更时分，蓝大侠请再拨冗来此，晓风当想出一妥宜之策。”

蓝野民不禁大喜，立起抱拳一揖道：“在下不敢言谢，今晚当再造访。”身形一人，迅疾如电掠出厅外疾杳。

严晓星醒悟出蓝野民中所说的神木令传人必是无极帮主命人假冒无疑，无极帮主施展的亦是一百二鸟之毒计。

他沉忖之间，忽闻伏建龙语声传来：“贤契，蓝野民走了么？”

严晓星不禁一怔，只见乾坤八撑伏建龙龙满面含笑，飘然走了进来。

伏建龙道：“蓝野民之话贤契是否相信？”

严晓星情知伏建龙已窥视一切，微笑道：“看来是不会假的了，不过小侄与神木令传人并未相识，他们如何断言小侄可救出白眉叟。”

伏建龙道：“我等前往游家大宅时，神木令传人暗暗在我等后后蹑随，不然他如何知情，令尊生前仁心侠风，武林推誉辅至，神木令传人不能眼见紫霞庄主后人闯入了虎穴而无动于衷。”

严晓星道：“此乃伯父猜测之间。”说着微微一笑道：“擒囚白眉叟乃无极帮主大大失策之处。”

伏建龙惊诧道：“如何失策？”

严晓星道：“无极帮主目的乃是柴青溪那本奇书，奇书虽得，但深奥难解，无柴青溪之助终是废纸一卷，如食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反招来

了一场杀劫，岂非不智。”

伏建龙摇首道：“贤契虽言之成理，但无极帮主似也有他的主见，因白眉叟陷身虎穴，蓝野民既不能坐视，柴青溪更不能任令奇书落在无极帮之手中，必谋取而夺回，安排金饵吊巨鳖，何谓失策。”

严晓星朗笑道：“试柴青溪既能将奇书献与白眉老怪，又何不能让无极帮主携得，反正无法参悟，或许柴青溪将书中最精要一章藏起，黄鹤楼上看翻船，与他何干。”

伏建龙暗中心神一震，点点头道：“贤侄才智卓绝，果然如此，无极帮主是大大失策之处。”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江湖之事委实云诡波谲，究竟柴青溪那本书内有何奇妙，值得你争我夺，置先生于不顾？”

伏建龙目露诧异道，“难道柴青溪没有你说么？”

严晓星摇首笑道：“萍水相逢，交浅何能言深，虽说一见如故，他只说小侄根性秉赋不凡，意欲将他什么珍藏之一本奇书赠于小侄，口舌之惠小侄哪有认真之理。”

伏建龙道：“老朽看来柴青溪对你却是诚挚不假，柴青溪为人行事最重然诺，一言既出，决无更改……”

正说之间，突见店小二慌慌张奔入，急声道：“店外又有人求见公子，问他姓甚名谁，却不答，只送与小的一份大红拜帖，急催小的通禀，右掌一送，小的不由自主地摔出老远。”

严晓星和颜悦色道：“委屈你了！”取出一小锭纹银赏给店小二。

店小二喜笑颜开，收了赏银，双手上一封大红拜帖严晓星接过拜贴，抽出一瞧，只见上画：“无极帮下画人！”

寥寥六字，看得严晓星心头为这一震，忖道：“步步紧逼，只瞧瞧谁棋高着了。”佯装面色微变，道：“伯父，无极帮找上小侄谅非无故，且容此人进来瞧他如何说词，再作计议。”

伏建龙面色凝肃道：“无极帮主帮心机难测，贤侄得小心一二。”

严晓星目注店小二道：“说我有请！”

伏建龙道：“老朽还是避开为宜。”说着紧随店小二步出厅外而去。

严晓星站立厅中恭候，只见店小二邻着一中年文士走入。

那中年文士五官端正，步履从容，丝毫不似凶邪中人，严晓星不禁暗暗称异。

文士长施一揖道：“学生魏醉白，奉敝帮主之命来此晋见少侠。”

严晓星含笑道：“先生好雅的名字，真是人如其名，隽雅飘逸，魏先生请坐！”

“不敢，少侠谬奖。”魏醉白欠身落座。

小二端上一碗香茗后退了出去。

严晓星道：“在下虽然身在江湖，却志在寻觅父仇，不愿沾惹是非，故

极力避免开罪武林朋友，不知魏先生奉贵帮主之命有何指教？”

魏醉白微微一笑道：“少侠此言差矣，身入江湖，焉能避免是非，据敝所知少侠仇家不止一人，少侠日后必凶险艰危重重。”

严晓星神色微变，道：“看来贵帮主知道在下仇家是谁了？”

魏醉白道：“目前尚不知情，有道是事不关己不关心，不过少侠倘须敝帮主相助，敝帮耳目遍及天下，不难收事半功倍之效。”

严晓星面色冰冷，道：“这就是先生来意么？”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少侠是否知道你如何可救出杜姑娘及清风庵主之故么？”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这个，在下不知。”

魏醉白道：“敝帮主曾是令尊旧识，但因敝帮主远游海外，一别十年，返归故园后才获噩讯，不胜慨叹，欣恭敌人有子，念旧推爱，是以一无拦阻，反为敌人赐药。”

严晓星笑容满面道：“原来如此，请魏先生代向贵帮主致谢，他日若有所成，必将图报。”

魏醉白道：“这倒不必了，学生奉敝帮主之命延请少侠入帮，不知是否有意？”

严晓星顿然一愕，面有难色道：“贵帮主盛情在下心感

魏醉白忙道：“少侠是拒绝了。”神色之间似现不择。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兹事重大，容在下慎重思考，再则在下与帮主毫不相识，焉能听信片面之词。”

魏醉白弗然变色。

严晓星手掌一摆，道：“魏先生不必动怒，在下要请问先生，你我是否旧识，抑或知交？”

魏醉白双眉一皱道：“你我素不相识。”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那么贵帮主为何独派魏先生来此？在下何由相信魏先生确身在无极帮？”

魏醉白呆得一呆，道：“说了半天，严少侠仍然怀疑学生的身分？”

严晓星道：“正是！”

魏醉白道：“请问少侠，学生要如何才能证明？”

严晓星道：“那不难，在两个时辰之内，魏先生如能将白眉老怪送来此处，在下当相信不疑。”

魏醉白面有难色，道：“白眉老怪江湖巨邪，作恶多端，凶残暴戾，少侠为体力要救他？”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对白眉老怪并无渊源，并无好感，不论死活在下都要。”说着微喟了一声道：“在下倘是贵帮主，擒囚白眉老怪确是一大大失策之举，不但得不偿失，而且招来一场非常横祸。”

魏醉白不禁大感愕然道：“此话何解？”

严晓星道：“贵帮主擒囚白眉叟是为了替武林除一大害，抑或有所图谋？”

魏醉白赧然笑道：“少侠似明知故问，敝帮主侵袭五凤镖局之故，目前大江南北武林人物几乎无人不知，为了夺取一本奇书。”

“那奇书是否柴青溪手中所有？”

“不错。”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奇书既为贵帮主所得，白眉叟生死已无关宏旨，谅贵帮主无法参悟书中玄奥，欲利用白眉叟将柴青溪诱来。”

魏醉白愕然道：“不错，正如少侠所料。”

严晓星冷笑道：“柴青溪既然甘心送与白眉老怪之意，正是欲你们双方残杀拼斗，白眉老怪生死与柴青溪何干？”

此乃一针见血之词，魏醉白猛然憬悟，暗然悟道：“帮主一再严令不得伤害于他，设法网罗入帮，此人才华卓绝，料事如神，令人折服。”犹豫了一下，答道：“但奇书柴青溪就甘心舍弃不要么？”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如贵帮主才智俱未能参悟书中奇奥，不啻无用废纸，未料书籍柴青溪将书中精要处摘去。”

魏醉白不禁默然，须臾，身形缓缓立起告辞，抱拳一揖笑道：“学生告辞，少侠之言当面陈帮主。”

严晓星起身恭送出店外，俟魏醉白身影消失后，才转身进入店内，尚未步入厅内，即闻许飞琼银铃悦耳娇笑传来道：“星弟，杜姑娘复原了。”

他身入厅中，即见杜翠云花容憔悴，目露幽怨，盈盈一福道：“贱妾拜谢公子救命大恩。”

许飞琼于中凤站立厅角，嫣然含笑。

严晓星俊面一红，忙闪身开去，道：“不敢，姑娘为报亲仇，不惜与凶邪虚于委蛇，虽志行可嘉，却未免操之过切，在下亟愿相助，但请姑娘暂且忍耐，俟时机成熟时，在下必传讯姑娘共图大事。”

杜翠云幽幽一笑道：“公子此言当真否？”

严晓星正色道：“在下一言既出，决无更改之理。”

杜翠云默然不语“跑拜下来。”

严晓星诧道：“姑娘，你这是为何？”

杜翠云道：“贱妾先行拜谢。”眸中不禁一红，泪珠似断线般流下，神色幽怨无比。

严晓星忙道：“姑娘不必如此……”

许飞琼突闪至严晓星身前，道：“言多必失，须知壁缝有耳。”

严晓星和许飞琼恐伏建龙藏身暗处，笑道：“无妨，此人回去了，”说着目注杜翠云：“姑娘属下久望不见姑娘返回，心中必忧患焦虑，似宜早早赶回。”

杜翠云用罗袖拭泪痕，道：“那么贱妾拜别了。”翩若惊鸿般疾闪出厅

而杳。

许飞琼叹息道：“杜姑娘身世极凄惨，星弟不可拒人太甚。”

严晓星正色道：“局势严重，千变万化，小弟岂能为儿女之私，危及大局，何况男女相悦，贵乎知礼达情，若片面情愿……”

许飞琼娇嗔道：“好啦，好啦，我只说了一句，你唠叨长篇大论则甚。”

严晓星微微一笑，转身步入房内，见清风庵主尚沉沉入睡，道：“清风庵主睡穴尚未解开。”

许飞琼冷哼一声道：“擒虎容易，放虎难。”

严晓星落指如飞，点了清风庵主七处大穴。

清风庵主一跃而起，突感体内真气有些微阻滞之感，道：“我与老贼誓不两立！”一闪而出。

于中凤冷笑道：“老贼婆委实无礼，竟无片言致谢。”

许飞琼道：“天外三凶偌大威名，岂能与我等晚生后辈低声下气。”

蓦地———

屋瓦上传来三声击掌脆音。

严晓星不禁一怔，身形迈出，闪出厅外，院中四株常青树绿叶连枝蔽空，阒无人影。

只见严晓星抑面朗笑道：“蓝老师何吝下来一见。”

一声哈哈大笑腾起，绿叶中分，蓝野民疾如电泻掠了下来，抱拳道：“少侠运筹帷幄，从容若定，令人钦佩。”

严晓星情知蓝野民必藏身店外，目睹魏醉白进入店中，不由朗道：“蓝老师，你知那人是谁？”

蓝野民摇首道：“不知，却知道那人是无极帮主所遣，精华内蕴，深藏不露，分明是一内家绝顶高手。”

“不错。”严晓星道：“蓝老知否此人来意？”

蓝野民道：“游说少侠投效无极帮。”

严晓星颔首微笑道：“蓝老师料事如神。”

蓝野民道：“但为少侠婉拒。”

“也不错。”严晓星道：“片刻之后，魏醉白必送白眉叟到来。”

蓝野民不禁一呆道：“此人姓魏，武林中从未听说起魏醉白其人。”

严晓星笑道：“正如在下所知，武林中亦从闻未及蓝老师大名。”

蓝野民不禁语塞，赧然一笑。

严晓星又道：“稍时，魏醉白来此，蓝老师何妨当面向其索放白眉叟。”

蓝野民离立愕然诧道：“蓝某一定要向其当面索放么？”

严晓星道：“魏醉白揣带白眉叟来此，意在证明他关为无极帮主信使，还有其他难以应允之条件，在下不能应允以白眉叟换取投效无极帮。”

蓝野民道：“好，蓝野民向其当面索放。”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此事言来甚易，行之维艰，魏醉白身后尚有无极

帮高手多人，蓝老师未必能如愿以偿。”

蓝野民哈哈一笑，抱拳道：“多谢少侠指点。”言落，身形一鹤冲天拔起，穿出蔽空枝叶外无踪。

厅内沉寂似水，严晓星巍然肃坐在太师椅上，目光凝视着屋外跌入沉思中。

如果无极帮一真是韩坤八掌伏建龙，他必然遣魏醉白再度前来，而且偕同白眉老怪以释放为理由换取自己与无极帮合作。

因为无极帮主认为严晓星必然知晓柴青溪隐秘与下落，如无柴青溪相助，则情势将大大败观，无极帮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果然不出严晓星所料，叭达一声，一声落瓦坠在檐上，过了片刻，严晓星突朗声笑道：“魏先生也太不小心了。”

屋内传来魏醉白语声道：“学生虽知少侠并无害人之心，也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学生发觉老怪那八名生死之交潜伏在店外不远。”说著身形飘而入。

严晓星慢慢立起，道：“魏先生既然知情，那就不该来。”

魏醉白道：“只要少侠能置身事外，魏某何惧之有。”

严晓星微笑道：“看来魏先生此来必不止一人，请问先生来意？”

魏醉白道：“学生送来白眉老怪。”

“死的还是活的？”

魏醉白面色凝肃道：“既非活的，也非死的，少侠曾说过，老怪生死无关宏旨。”

严晓星点点头道：“在下曾说过此话，贵帮主处事果然高明。”

魏醉白缓缓击掌三声。

只见厅外掠入一青衣中年汉子，挟着白眉叟躯体，放置地下后退了出去。

白眉叟宛然已死，挺直卧地，严晓星望了一眼，淡淡一笑道：“这无疑证明了魏先生确系无极帮主所遣。”

魏醉白道：“学生奉命，冀求少侠共谋合作之道。”

“如何合作之法？”

敝帮主言必助少侠寻出主凶，少侠只须说出柴青溪下落。”

严晓星目中闪出一抹怒光，道：“贵帮主认为在下知道柴青溪行踪么？”无中生有，未免强人所难，魏先生，你将白眉叟带走吧！”

这无异逐客令，魏醉白神色镇定如常，微笑道：“还请少侠三思。”

一条身影从厅后甬道内迅疾掠出，右臂如电伸出，向地面白眉叟抓去。

魏醉白两指疾并，戮向那人肋下要穴喝道：“闪开！”

这一指凌厉辣毒，攻其必救，如不及时闪开，必伤在魏醉白指下。

只见那人扭腰一翻，硬生生地让了开来，沉椿落下，凝眼望去，正是那蓝野民。

魏醉白面色一冷，道：“原来少侠与白眉叟沆瀣一气。”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魏先生最好在事实真象未明白之前，别信口诬蔑。”

蓝野民冷笑道：“严少侠确不知情。”

魏醉白怔了一怔，面色转和道：“如此说来，学生错怪了少侠啦，方才失言，望乞海涵。”说著抱拳一揖。

严晓星道：“不敢。”

魏醉白淡淡一笑，目注蓝野民道：“阁下救了白眉叟回去，无有解药，也是枉然。”

蓝野民沉声道：“解药就在尊驾身上。”

魏醉白笑道：“不错，解药正在魏某身上。”

话声未落，蓝野民突地一掌推出，劲力雄厚。

魏醉白大喝一声，手指点向蓝野民脉门要穴，出手奇快绝伦。

蓝野民心头一惊，暗道：“好快。”右臂急撤，左掌一出式“落絮飞花”，震起漫空拳影，挟着悸耳啸风攻去。

两人均是快打快攻，均是奇妙绝伦的招术，瞧的严晓星心醉神仪，受用极大。

一盏茶时间过去，两人攻势愈更迅快凌厉，额角均冒出汗珠。

蓝野民心中焦急其他七人为何一个未见，莫非出了舛错？

突闻魏醉白大喝道：“住手！”身形疾飘开去。

蓝野民住手不攻，冷笑道：“尊驾莫非力有不胜。”

魏醉白沉声道：“象如此打法，拚上三天三夜，尊驾也未必胜得了魏某。”转目注视严晓星微笑道：“学生索性取一个人情，解药留步，行凭少侠处置。”说着怀中摸出一粒丹药放置椅上，疾飘而去。

蓝野民喝道：“尊驾留下！”欲待追击。

严晓星道：“人已去远，追亦无用。”

蓝野民摇首叹息道：“此人是我平生所遇唯一劲敌，掌指之间，神奇已极。”

严晓星道：“据在下所知，无极帮中罗网均是奇才异能之辈，如魏醉白者，不乏其人。”

蓝野民道：“少侠对无级帮知道多少？”

严晓星道：“只知一斑，未窥全豹。”

蓝野民目光缓缓落在椅上解药，口唇翕动欲言又止。

这时，厅外起了二片衣袂震风声，人影纷纷疾掠入厅，只见七个蒙面鬼脸黑衫人。

蓝野民道：“七位为何此时才来？”

一人答道：“途中遇有强汉，无法及时赶至。”

“莫非是无极帮匪徒？”

“不是，降魔八掌雷玉鸣等正派高手，阻住我等，劝说不要助纣为虐，并命我等现出庐山真面目。”

另一鬼脸人道，“白眉叟既被救出，应由我等带走就是！”

蓝野民道：“尚未服下解药，带走又有何用？”

“解药咧？”

蓝野民将椅上丹丸取起，答道：“解药在此。”

严晓星微笑道：“诸位一定要带走白眉叟么？”

蓝野民道：“无极帮主放下解药，意在牢笼少侠，我等感恩容后图报。”

严晓星正色道：“在下独来独往，从不向人索求图报，据在下所知，诸位都是隐逸山林武林奇士，飘然世外，与世无争，无奈为答报昔年恩情，再出江湖，现在白叟人已救出，恩怨已了……”

一青面鬼脸人接道：“少侠话中函意我等已知，怎奈何我等已允下承诺，不能地半而废。”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必多说了，但在下必须要说明一点，这粒解药未必能治愈白眉叟。”

八人不禁一怔，面面相觑。

蓝野民道：“解药有诈？”

严晓星颔首微笑道：“倘在下颇料不错，这粒解药不一定可以全部痊愈，因无极帮主尚留下一手，清风庵主目前内家真力尚未能运用自如，武功上却大大打了一个折扣，日后体内有无变化，恕在下无法妄测，”说着右掌一摆，接道：“在下言尽于此，八位请离去吧，无极帮对在下视如眼中钉，既不能收为己用，务必拔之，在下尚须思出退敌之计，无暇奉陪。”言吧转身回房而去。

蓝野民向七人望了一眼，道：“我等快走！”抓起白眉叟躯体，鱼贯而出。

许飞琼于中凤尚坐在房内，凝听厅内双方对话情景，目睹严晓星步入房内，双双起立，许飞琼柔声道：“星弟，他们走了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都走了，但他们八人俱是至性好强之武林高手，必暗中相助小弟，无极帮主又白白枉费一番心机。”

许飞琼星眸中泛出迷惘神色，诧道：“这为什么？”

严晓星笑道：“无极帮算计蓝野民八人必感小弟之恩，留住不走，其余之事，二位姐姐应当可想而知。”

许飞琼道：“你是说他么？”

严晓星道：“片刻之后他必会三度来此？”随即与于中凤低语了数句。

于中凤含笑应命道：“我回去后，两位要小心一二。”

说罢翩然走出。

许飞琼不解他为何需要此等物件，竟欲询问，严晓星已摧促她速去。

她满腹疑云走出，待她取齐，只见严晓星已躺在床上，瞑目假寐，嗔道：“你还有什么心情睡觉？”

严晓星笑道：“小弟倦极欲眠，有劳琼姐守护不得稍离。”

须臾，渐入睡境，鼻息隐隐可闻。

许飞琼坐在榻旁椅上守护，眸中泛出一片爱怜神色，频频注视严晓星。

半个时辰过去，突然厅内响起乾坤八掌伏建龙宏亮语声道：“贤契在么？”

许飞琼暗中心神一震，忖道：“果然不出星弟所料，忙应声道：“老老爷子？星弟已睡着啦！”

伏建龙人已现在房外，面带微笑。

严晓星矍然翻身立起———

伏建龙跨步进入房中，笑道：“老朽曾目击一场罕见拚搏，雷玉鸣老儿等拦截七鬼脸人，那七人武功造诣大出老朽意料之外。”

许飞琼道：“他们八人已来此带走白眉叟。”

伏建龙道：“这个老朽知道，老朽尾随他们良久，八人形踪异常谨慎隐秘，还是让他们金蝉脱壳逃去。”

严晓星心知无极帮遣出多人蹑随蓝野民之后，仍然枉费心机，心中暗笑。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贤侄让他们带走白眉老怪实为不智。”

严晓星道：“白眉叟留下又有何用，反成赘疣，不如让蓝野民带走。”

伏建龙皱眉道：“贤契可否叙出魏醉白来时始末经过。

严晓星将详情叙出。

伏建龙顿足叹息道：“无极帮主放入解药，无非要贤侄留住八人，减少阻力，此实弄巧成拙，纵虎归山，反成大患。”

严晓星微笑道：“小侄不愿卷入是非中，故而出此之策，无极帮气势愈来愈弱，正处劣境，尚要倒行逆施，恐自取覆亡。”

伏建龙摇首道：“不然，老朽风闻无极帮虽饱受挫折，但酆都双判，南天三魔等相继而亡，但新有百兽天尊，排教高手厉炎，诸如魏醉白等，无异去了一狼已添了一虎，无极帮实不可轻视。”

严晓星道：“小侄亦风闻一二，正好与伯父之言相反。”

伏建龙龙心头顿感大震，忙道：“你听到些什么？”

严晓星道：“白眉叟清风庵主及杜姑娘三人，无极帮一捉一放，实寓有杀鸡吓猴之意！……”

伏建龙点首不语。

只听严晓星接着说下去：“歼不知武林高手已想好了对策，明月禅师七云上人等七位武林名宿不久便可复原，如此说来，无极帮又添了劲敌……”

伏建龙惊极道：“什么？有此等事？”说时神情震惊，须发无风自动。

他自知失态，顿时收敛如常，微笑道：“恐贤侄耳闻失实，怎么老朽丝毫未知。”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伯父如何得知，解救明月禅师等之人却是神木令者传人。”

“贤契是如何知道？”

严晓星迟疑了一下，答道：“伯父不是外人，明言亦无妨，在蓝野民等带走白眉叟后，神木令传人也相继离去。”

一连两日，江都竟平静无波，正邪双方人物也都销声匿迹，不见半个人影。

这日，风和日丽，纤云如洗，江都金陵官道两旁树木头茁起嫩蕊新绿，弥复着泥土芳香，令人心旷神怡。

道上传来一串得得蹄声，弯道处出现四人四骑，尾随数辆镖车，车后尚有数骑。

那四骑中却有一丰神俊逸的背剑少年，从容言笑，顾盼神望，其余三骑上人均面色恭敬，有问必答。

一株巨杆上却隐有一通体身着黑衣人，隐隐可见眼中慑入寒芒，喃喃自语道：“严晓星为何与震威镖局拉上了交情？他又为何孤身上路，这非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不可。”身影疾闪，迅落田中，如飞而去。

震威镖局总尖万胜刀化鹏与得力镖头连环镖陈通，长臂猿纽逢春与金鹰镖局局主金刀孟尝邓云飞及病金刚孟逸雷均是知交，途中受孟逸雷指点，有意行程缓慢守候严晓星追

镖局已在江都交割，乐得轻松，轻骑缓辔，走走停停，幕色入眼之际，竟在距龙潭十数里之遥一家客店住下。

客店孤零零地四无人家，偏僻荒凉。

三更时分，叭地一声巨响，一支明晃晃钢镖钉在严晓星住房板壁上。

这声响音，惊醒镖局中人。

严晓星拨下钢镖看了一眼，收置怀内向余化鹏笑道：“诸位但请安睡，在下只身去会晤‘一位友人’。”说着疾奔出室而去。

夜风飕飕，拂面寒凉，严晓星打量一眼方向，施展轻功，身法如飞掠去。

约莫奔出十数里之遥，突闻一声清朗笑声道：“少侠委实胆量过人，真个只身前来。”

暗中铁闪出一中年书生，正是那无极帮高手魏醉白。

严晓星冷冷答道：“在下又未做出亏心之事，有何不敢前来，魏先生相约在下，为了何故？”

魏醉白含笑道：“奉了敝帮主之命，须面晤少侠，冒昧之处，还请见谅。”

严晓星道：“贵帮主现在何处？”

魏醉白道：“距此不远有所庙宇，敝帮主现在庙外等候。”

严晓星略一吟道沉：“但不知贵帮主约晤在下，为了何故？”“这个学生不知。”魏醉白道：“敝帮主对少侠未有敌意，请少侠放心。”

严晓星道：“魏先生就请带路。”

魏醉白暗道：“好大的胆量，”微微一笑，道：“有僭了！”

前行不远，松柏丛林中果然有座大庙，山间外屹立着一衣袂飘飘黑影。

魏醉白高声道：“令主，严少侠驾到。”

无极帮主呵呵大笑道：“老朽在此恭候多时了！”

严晓星跨前两步，一抱拳微拱道：“帮主相召在下不知为了何事？”

无极帮主道：“前次老朽请魏先生先介，延请少侠入帮，不知何故见拒？”

严晓星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

无极帮主哈哈大笑道：“好个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忽语音一沉，接道：“风闻少侠前途寻晤一位父仇，觅取一幅骊龙谷藏珍图，此事是否真实？”

严晓星面色微变，道：“帮主从何人处闻知？”

无极帮主道：“老朽耳目遍及天下，哪有不知之理！须知另幅藏图落在老朽手中，少侠焉能说出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理。”

严晓星道：“诚有此事，但藏珍图尚未到手，此话未免言之过早。”

忽闻暗中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道：“此人傲慢无若不让他知道本帮厉害，以免他夜朗自大，目中无人。”

一条身影疾如脱弦之弩射出，现出一年约四旬虬髯汉子手持一双三尖两刃刀，虎目炯炯生畏。

严晓星冷笑道：“此话是尊驾说的？”

虬髯大汉狂笑道：“不错，正是俺说的。”

严晓星朗笑一声道：“在下向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犯者必死无疑。”

虬髯大汉厉声道：“好狂的口气！”两臂疾振攻出。

他快，严晓星更快，剑应手出，夜空中挥洒出一片凌厉寒芒。

但闻一声凄厉惨嗥腾起，虬髯大汉双臂落地，血涌如注。

严晓星剑势迅快，身形疾转，剑射寒星已点在虬髯大汉胸膛上，透胸而过。

这一过一霎那功夫，虬髯大汉已横尸在地。

无极帮主竟无法瞧出严晓星如何出剑的，不禁心神狂震，魏醉白面色大变。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知道在这庙外帮主已布伏甚多高手，一人之力纵有虎狼之勇，已难敌排浪般合击，只有束手被擒一途。”

无极帮主道：“少侠知道就好。”

严晓星朗笑一声道：“不过在下今晚若损及毫发，将为贵帮带来一场覆亡惨祸。”

无极帮主心头一震道：“此话诚然可信，但在今晚，未免几近危言恫吓。”

严晓星微笑道：“在下试一为之，当可证实在下之言不虚。”说着振亢放出一声清澈长啸。

啸声澈越高亢云霄，随着夜风飘送开来，山谷鸣应，寄鸟噪林，惊得噗噗四飞。

啸声方止，突闻远处传来数声长啸。

无极帮主暗中面色大变，道：“少侠啸声相召何人？”

严晓星道：“帮主岂不闻神木令传人四处追寻贵帮行踪么？”

“难道是他？”

“正是！”严晓星道：“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

无极帮主沉声道：“如此说来，少侠存心与本帮为敌了。”

严晓星冷笑道：“那要瞧帮主如何对付在下，你我本河水不犯井水，今晚为势所逼，不得不断此案。”

无极帮主道：“老朽从未对少侠怀有敌意。”

严晓星道：“那就请帮主速速隐藏暗处，他们片刻即至。”

无极主主鼻中冷哼一声，与魏醉白双双隐入暗中。

须臾———

果见五条黑影疾如流星电闪飞掠而至，现出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

蒙面少年望了地面尸体一眼，道：“严少侠啸声相召，莫非发现无极帮主巢穴？”

严晓星答道：“正是，临时总坛就设在寺内，无如在下传讯递迟，还是遁逃无踪。”

蒙面少年望了金刀四煞一眼，道：“你们去搜搜看。”

金刀四煞四散奔去。

蒙面少年与严晓星低声谈话，仅闻严晓星话音略高道：“在下志切亲仇，不愿节外生枝，只要无极帮主不对在下为难，在下也不愿多事。”

这话是说给无极帮主听的，言者有心，听者有意。

蒙面少年太息道：“少侠岂可以私仇为重。”

严晓星答道：“阁下责之虽是，但有在下一人不多，无在下一人不少，似以阁下旷绝武学及神木令威望，召集天下武林同道，歼灭无极帮无异易于反掌。”

蒙面少年摇首喟然感欢道：“少侠，你错了，武功之道，浩翰渊博，其深似海，永无止境，以一人有生之年，其成就不过九牛一毛耳，所谓旷绝二字无非称其人造诣之高而已，据我所知，一身所学，尚难比拟先师十一，与少侠相比亦不过伯仲之间……”

严晓星道：“阁下太自谦了。”

蒙面少年微摇右掌，接道：“这是实话，我向不作欺人之谈，无极帮主其人品尚未探悉其真实来历，但其势力之大，网罗之众，须知克敌制胜，在于知彼知已，宜同心戮力，取得藏珍中武功秘芨及鲁阳戈，方能残除此獠，还望少侠三思。”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容在下慎重考虑后，再为覆命如何？”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那自然可以。”

“这时，金刀四煞纷纷掠回覆命，说寺内外均发现凌乱足迹，分明已遁去无踪。”

蒙面少年道：“可判明了朝何方向逃逸么？”

一人答道：“无极帮或正西方向逃逸，但无法断定，极可能故布疑阵。”

蒙面少年鼻中冷哼一声道：“他们必逃之不远，咱们走！”向严晓星略一抱拳率着金刀四煞疾行如飞离去。

严晓星仰面长呼一声，举步方欲离去。

忽闻无极帮主低喝道：“少侠暂请留步。”

严晓星转面望去，只见无极帮主与魏醉白立在身后五丈开外，不禁微微一愕，道：“帮主，你也太大意了，不怕神木尊者传人去而复返么？”

无极帮主道：“少侠太小觑了老朽，如若放手一拚，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严晓星道：“诚然，帮主也不可低估了今日神木令传人实力。”

无极帮主道：“不错，少侠请勿忘怀了那幅藏图在老朽手中。”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知道帮主意欲与在下合作取得藏珍，但实令在下为难。”

“有何为难？”无极帮主道：“老朽应邀相助少侠手刃亲仇就是，各求所需，有何不可？”

严晓星微笑道：“言之甚易，行之微难，在未取得另幅藏图前，此义未免言之过早。”

“好！”无极帮主道：“老朽待少侠取得另幅藏图后再说。”转身同魏醉白疾步如飞而去。

严晓星目露迷茫神色，喃喃自语道：“这是一场极艰难困苦斗智之局，总算第一回合微幸获胜。”

但第二着棋咧？谁也无法预料谁胜谁负！

严晓星回到客店，震威镖局中人全都未睡，均在厅中饮着闷酒守候。

万胜万余化鹏一眼瞥见严晓星，笑容立展，霍地起立，道：“少侠，你平安回来了。”欣慰之色，溢于言表。

严晓星面露嫌疚之容，道：“为了在下，使贵局上下饱受虚惊委屈，寸衷难安。”

作化鹏惊道：“少侠为何知情？”

严晓星微笑道：“无极帮鬼蜮心机手段，怎能瞒得过在下，他必危词恫吓询问在下来踪去迹。”

余化鹏道：“正如少侠所言，但他们未出手伤人。”

严晓星冷笑道：“谅他们尚不敢！”

余化鹏询问严晓星赴约经过。

严晓星笑道：“此事曲折颇多，在下易有碍难。”说着撇开话题而言其他。

天近破晓，众人饱餐一顿，起程上路。

余化鹏与严晓星并辔而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这位震威局主发现严晓星胸罗奇学，腹罗渊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不诸晓，钦敬不胜。

薄暮时分已自进入金陵，余化鹏坚留严少侠下榻镖局。

严晓星却不过情面，只得住下。

余化鹏尚未安顿下来，即见他随一官府中长随模样匆匆走出镖局而去。

严晓星暗暗纳罕却又不便问。

长臂猿纽逢春在旁见状，道：“少侠，咱们局主未与您谈起此事么？”

严晓星接道：“在下不知。”

纽逢春道：“咱们局主与金陵知府是女儿亲家。”

严晓星哦了一声，目中露出惊异神色。

纽逢春道：“江湖人与官府结亲不是没有，而是罕见之事，说与您少侠听也难以置信，咱们局主就就是一位爱子，竟是喜文弃武，满腹经纶，风采翩翩，府台大人夫妻对其喜爱，许为东床坦腹，于去岁成婚。”

严晓星道“少局主今年几岁？”

纽逢春道：“少局主今年二十，明秋即将入京赴详。”话声略顿，微微一笑，接道：“府台大人家世异常显赫，其父现为当朝阁相，正直不阿，圣眷甚隆，但府台大人独生一子一女，女年十九，现许配少局主，甚子年方十龄，一派单传，爱逾拱壁，不料七岁时，忽癯怪疾，日渐消瘦，不思饮食，食则噎吐，群疾束手，甚至连御医拱奉均延请来此，亦无法治愈，一病三载，人消瘦成皮包骨……”

严晓星道：“那是什么病？”

纽逢春道：“群医所论各异，莫衷谁是，御医断言童子痨，但去冬岁秋府台爱子背上长怪瘤，如今有鹅卵大小，痛不可忍，嗥叫哀嘶，生不如死，府台大人闻得局主返回，急命人催请过府商议……”

严晓星道：“难道局主还会医道么？”

纽逢春哈哈笑道：“咱们局主真要会医，哪能等到现在？”

严晓星诧道：“那为何催请你们局主甚急？”

纽逢春长叹一声道：“病危乱投医，府台大人认为群医束手，是不敢乱下药物，转念武林中有无奇人可治，所以想起局主来啦，其实京中大内高手中不乏奇才异能之士，也曾瞧过其子之疾，均感无能为力。”

严晓星皱眉笑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一病三生，生机未绝，可谓异数，在下心想，总有个药物可治。”

纽逢春虽是粗人，却粗中有细，听出严晓星弦外之音，暗忖：“局主盛赞严晓星身负奇学，胸罗渊博，莫非也有能为治疗么？”口虽不言，心内暗暗窃喜，传令设筵款待严晓星。

酒筵摆下，余化鹏已自赶了回来，迈入大厅，频向严晓星致歉。

严晓星在酒筵中，暗中注意余化鹏，察觉余化鹏神色之间似强作欢笑，眉宇间隐泛忧郁。

酒到中途，严晓星低声道：“余局主，方才在下已闻听纽镖头说起令姻亲之事，已知梗概，莫非起了变化不成。”

余化鹏饮了半杯酒后，长叹一声道：“老朽这位亲家，只这么一个儿子，也难怪他忧急如焚，不知他在何处听说骊龙谷藏珍中有一起死回生神药雪莲宝，或可救治其子，意欲用飞檄传书其父当朝首相，借用大内高手参与，所以催请老朽商量。”

严晓星暗暗一惊，道：“令亲此举实为不智，不过在下可试为一治，是否治愈在下却无把握。”

余化鹏不禁大喜，忙唤过一镖伙，命速通知府衙。

严晓星缓缓立起，笑道：“治病如救火，你我就去吧。”

纽逢春一跃而出，在镖局外备好两匹骏马，两人飞骑而去。

两人来到府衙，在镖局外肃立着甚多人，其中有一青衣小帽，三绺短须，气度微肃，目睹两人下鞍，忙道：“亲翁，这就是严公子么？”

余化鹏道：“少侠，这位就是老朽亲翁，现任知府李仕荣大人。”、严晓星抱拳一揖，道：“在下拜见李大人。”

李知府道：“严公子，你我不必俗礼相拘，里请。”心中暗暗称异，只觉严晓星神采飘逸，宛如人中龙凤，忖道：“如此年少便胸罗奇学，委实难得。”他知亲翁余化鹏在江湖武林中极富声望，从不作浮夸荒诞之言，故对于严晓星由衷钦敬，丝毫不疑。

李仕荣与严晓星相皆慢步而行，笑语寒暄，更觉严晓星词令隽雅，谈吐从容，不禁大感惊异，道：“公子今年贵庚几何？”

严晓星恭道：“在下年方二址，后生末学，有如不逮之处，望大人见谅。”

说时已进入内厅，李知府肃客落座。

严晓星道：“在下此来诊视令郎病情，是否能有把握治愈未敢妄言，烦劳贵驾引路如何？”

李知府哦了一声道：“公子一路劳顿，愚意稍作歇息再作请求，既是如此，当就领公子前去。”说着离座而起，引严晓星余化鹏二人主左侧厢房。

屋内药香扑鼻，榻上传出呻吟啜泣声。

床榻站着一个中年妇人，神态端庄，双目红肿，想是啼哭过，尚有一美貌少妇，面容凄楚，挨着中年妇人之后。

李知府道：“公子，此乃贱内与小女。”

严晓星一一见礼后，目光落在榻上，只见一幼童伏睡着，盖着一张棉被，缓缓伸臂揭开，不禁一怔。

原来幼童骨瘦如柴，上身未穿衣服，第一根脊椎骨下突肿一鹅卵大小肉瘤，色作紫红，周围肤色如同败纸，显然体内溃腐糜烂，损及内脏，情不由主地长叹一声。

李知府心神大震，忙道：“小儿，可有救否？”

严晓星道：“有无可救，在下暂不作妄测之词，令郎一病三年，得以不死，谅经常服用祛毒生肌及参补之药。”李知府答：“是的。”

严晓星微叹一声道：“庸医害人，一误至此，倘令郎初罹此症时，连服

三剂以毒攻毒之药，定霍然而愈。”

李知府道：“小儿初罹此初时，不知是毒症，后来虽然发觉，但已是过迟。”

严晓星诧道：“此非常平常之毒，令郎何以得之，实令在下不解其故，”说着目中神光迅视房内情景，突有所悟，又余道：“令郎住在此房一直未曾搬动过么？”

李知府点点头。

严晓星忽手掌一扬，一缕眩目寒芒飞向头顶木板缝隙，闪电穿入。

只听一声吱吱怪鸣入耳，严晓星迅快无比挥剑，寒虹展露。

砍碎了两块木板，坠下一支通体红赤，尺许长短百足蜈蚣一闪。

李知府及其妻女不禁大骇。

余化鹏道：“就是这支毒蜈作祟么？”

严晓星道：“令郎想是吃了隔夜食物，毒蚣经过食物，沾留毒液其上，在下敢断言令郎并非仅仅食用一次便罹此症。”

李知府大惊道：“小儿最爱零食，每晚睡前必食糕饼蜜刺食用未完，留置床侧悼上，尚不准备收去，眼晨醒来再次服用，公子之言诚是。”

余化鹏道：“李公子之毒是否有救”

严晓星急点了幼童睡穴。

幼童呻吟啜泣之声停止，沉沉睡去。

余化鹏道：“三年来，我等想尽办法，使李公子入睡减少痛苦，亦用点穴之法，竟无法使他安睡，少侠你怎有此能为？”

严晓星道：“点穴一道，易学难精，分寸拿捏更难，但在下只有一知半解，说穿了不值一笑，在下先闭了李公子阴阳经脉，后点睡穴，不料幸幸奏效。”说着五指扣起幼童手臂诊视脉象。

屋内李知府等人皆屏息凝神注视着，沉寂如水，心情紧张无比。

半晌，严晓星才收回右臂，将棉被给幼童盖好，缓缓立起，凝视着李知府道：“令郎真元亏损极巨，虽仗药力苟延，却宛如蜡尽之火，不知府上有无百年以上参乌之药，在下着手治疗时，需药力相助使令郎培元回本。”

李夫人道：“老爷，那年爹爹京中派人送来两支参玉，不知有用么？”

严晓星忙道：“快请取来！”

李夫人急急出房而去。

余化鹏长吁一声道：“大人，公子有救了。”

李仕荣闻言，不禁大喜，道：“小儿倘获痊愈，必重重厚谢公子。”

说时，李夫人自己匆匆走入，手捧一支尺许长短沉香木匣，打开匣盖，一股清香扑鼻袭入。

只见两支参玉根须井然，宛如人形，并列放置匣内。

严晓星微笑道：“救治令郎，只需一支足够，大人不要相谢在下，令求赠赐一支参玉，以备合药济世，为大人种福。”

李仕荣哈哈大笑道：“区区微物，公子拿去就是，心田种德，公子必后福无穷！”

严晓星也不再说，转身走向榻前，在囊中取出一小铜盒，内以黑绒亲里，插有大小长短不一的金针，轻轻揭开棉被，右掌按在幼童椎背上，运气行功，一股热流遁穴攻入。

李夫人及其爱女，默默祈祝菩萨庇佑。

余化鹏向李知府低声道：“严少挟年纪虽轻，但一身所学却无所不包，大大超过他年岁之外，智慧之高与生俱来，乃武林内千百年‘罕见人才’，他日成就定不可限量。”

李知府道：“亲翁说得极是，尤其严公子飘逸神采，令人心折，待小儿痊愈后，我要与他盘桓些日。”

余化鹏微微一笑。

一顿饭光景过去，只见严晓星额上冒出热气汗珠，缓缓收掌取出金针，在幼童十二处穴砭入。

忽闻余化鹏惊噫一声。

李仕荣心中一震，忙道：“亲翁为何惊诧出声？”

余化鹏伸手一指，道：“大人请瞧令郎。”

李知府凝目望去，只见其子背上肿瘤隆起较大了一倍，宛如拳头大小，惊道：“亲翁，要紧么？”

余化鹏首答道：“如不出我所料，少侠必将令郎体内之毒逼出体外。”

严晓星道：“余局主，在下意欲借用文房四宝。”

李仕荣忙命人送上笔墨纸砚。

严晓星略一思索，挥毫疾书下一方：朱砂，二两；雄黄，二两；黄硼砂，二两；血竭，二两；苦亭压，二两；没药去油，二两；乳香去油，一两；蟾酥人乳浸，一两；牛黄，一两；冰片，一两；沉片，一两；麝香，六钱；珍珠，二钱；熊胆，六钱；参王，切片，用文火以无根水煎饮，可煎三剂，每剂以二十四碗为度，最初两每隔一个时辰服用一碗，分七日服完。”

一手玉义之草书，龙凤飞舞。

李知府乃饱学之学士，取过一看几乎爱不释手，出得房外忙命差役往赶药店照方检药后，急急迈入内面。

余化鹏道：“这肿瘤如何处置？”

“割除！”严晓星道：“但需三个时辰后将体内余毒尽驱逼入瘤内。”

余化鹏望了李知府一眼，暗暗示意其所料不差。

三个时辰是何等漫长，李知府道：“严公子书法苍劲，入木三分，下官意欲乞求……”

严晓星笑道：“大人台前不啻班门弄斧，若有教正之意，在下何吝涂鸦。”

李知府高声唤进一声长老随，命取来一幅贡品写纸，铺展案上。

严晓星需毫挥笔，填上一阕“熙州慢”。

“武林乡占第一湖山。”

永书争巧

就石飞来

倚翠楼烟霭

清猿啼晓

况值禁桓师帅

惠政流人欢谣

朝暮万景

寒潮弄月

乱峰回照

天使寻春不早

并行乐免有花愁花笑

持酒更听

红儿肉声长调

潇湘故人未归

但目送游云孤鸟

际天抄

离情尽奇芳草

继草书下款，字写魏碑，力透纸背

严晓星放下笔来，笑纸道：“涂鸦，不堪寓目。”

李知府赞不绝口。

药已检来，立即在厅内以炉火煎熬。

看看三个时辰已尽，严晓星徐徐拨下金针，在怀中取出一柄锋芒犀利小刀，霍地割下毒瘤，弃置桶内，创口未见一滴血水溢出，再贴上一张拨毒生肌膏药，解开睡穴。

幼童睁目竟然翻身坐起，唤道：“爹，娘，孩儿好了么？怎么痛楚消失了！”语音虽弱，但中元较前为强。

李知府夫妻不禁喜笑颜开。

严晓星道：“速服下一碗药汁，尚需安睡，饮时可饮稀粥鸡汤少许，七日后必平复如初。”

三年来，李仕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高兴过，笑道：“严公子，亲翁，咱们去花厅内畅饮一翻！”

花厅布设幽雅，佳肴纷陈，李知府命人取来一罐百年以上竹叶青酒，谈笑风声。

言谈之间，李知府已知严晓星系武林世家，身负血海大仇，便道：“严公子大德不足言谢，无物相报，下官身边现有一物，可借与公子，或可稍有助益。”揣手入怀，取出一块五寸见方金牌，两面各镌有一条五爪金龙，并铸有两行字迹递于严晓星。

严晓星接过一瞧，神色立凛，肃然收藏入怀，立起抱拳一揖，道：“如有所成，在下当叩谢大人。”

李仕荣微笑道：“不必言谢，下官只求公子在金陵稍留七日，以后倘路经金陵还请驾临，免下官思念。”

严晓星道：“大人言重，在下必等待令郎痊愈后再作南游。”

李知府闻言大为欣悦。

蓦地———

厅内走进一婢女，向李知府裣衽一福，满脸笑容道：“启禀老爷，小公子服药后已床行走，夫人现与小公子换一袭新衣，还要过来叩谢严公子。”

李知府笑了，神采焕发，胸中无比开朗，道：“理该拜谢，你去回夫人的话，说下官有请。”

婢女低应了一声是，莲步姗姗走出。

# 二十一

知府公子恶疾获愈，风声不径而走，金陵无人不知，争相延请，但严晓星与余化鹏则游金陵胜景，栖霞山，胭脂井，登险凭胜，令人留连忘返。

那日，朝阳正上，严晓星与余化鹏等人登临燕子矶观赏江景。

燕子矶在金陵北郊，滨临长江，巨石峥嵘，一面临陆，三面环水，形如燕子突入江中，故名。

矶上有亭，登高俯瞰，悬崖绝壁，波涛拍岸，远眺江心风帆沙鸟，一望无际，不禁心旷神怡。

急闻一阵奔马急骤得得蹄声传入耳中，余化鹏由左望去，只见矶下来路小径中，现出一匹快马，骑上人似为一官差模样，不禁一怔。

骑声嘎然而止，片刻时分，一条黑色人影掠入亭，但见一浓眉虎目，中年大汉身着护卫官衣，朝余化鹏等人抱拳一拱，含笑道：“ 李知府有急事相请严公子。 ”

余化鹏面色一惊道：“ 莫非李大人令郎病有变？ ”

那大汉微笑道：“ 知府公子已健步如飞，啖食无异于常人，李大人系另有要事相请。 ”

余化鹏略一沉吟道：“ 有劳覆命大人，就说我等立即回城。 ”

大汉抱拳一揖，道：“ 在下告辞了。 ”转身疾掠而去。

纽逢春目送大汉背影消失后，目露诧容道：“ 那人似非府署中差役，面目陌生，而且武功颇高，其中必有蹊跷。 ”

严晓星微笑道：“ 不管此人来路如何，见了李大人自然明白。 ”

数人下了燕子矶，施展上乘轻功疾奔回城，到了府衙，径自走入内邸。

李仕荣早在滴水檐前恭候，目睹严晓星等人，捋须大笑道：“ 小别一日，心中思念不已，下官意欲与严公子作竟夕之谈，亲翁若有事请回镖局去吧！ ”

余化鹏闻言，知李知府定有要事与严晓星密商，自然会意笑道：“ 恕我等不奉陪了。 ”偕同镖局中人转身离开府衙。

李仕荣牵着严晓星急步走入一间复室，室内悬着四盏流苏宫灯，映着一室光辉如昼。

严晓星道：“ 大人有何事与在下商谈？ ”

李仕荣微微一笑，道：“ 公子且请坐下，容下官细叙。 ”

一张大理石方桌上已摆了八色精致菜肴，李仕荣敬了一杯酒，笑道：“ 你我不必拘谨，下官知道武林中人豪迈成性尤其你我已成忘年之交，更应脱略。 ”

严晓星道：“ 在下遵命。 ”

李仕荣忽正色道：“ 公子医道通神之风声已传遍了金陵一府九县，竟向下官恳求转邀公子治病的不乏其人。 ”

严晓星道：“ 在下知道，但事先应预为防范，匆忙之际竟忽略其事，殊

感失策。”

李仕荣微笑道：“今晨，漕运总督忽遣人相邀过府，这位总督大人满腹诗书，严正不阿，敬重侠义之士，嫉恶如仇与下官最为气味相投，下官去后，他们开门见山就提起你严公子……”

严晓星诧道：“在下与督大人并不相识。”

李知府哈哈笑道：“公子现在名气大了，总督焉有不耳闻之理，他说他府中藏有一位武林高手，虽然漕运总督辖下不乏江湖豪雄，但此人却秘密隐藏着，除了总督自己及一老仆外，并无第三人知情。”

严晓星目露讶异之色道：“为何如此隐秘？”

李知府摇首道：“下官不知详情，但总督见告说这位武林高手知杀害令尊主凶是何人，是以请严公子前往面晤那位武林高手，不过此事必须隐秘谨慎。”

严晓星心中将信将疑，道：“大人，你我这就要去么？”

“自然，”李知府道：“我等借治病为由，以避旁人耳目。”立即备轿。

两顶小轿迳自抬入漕督私寓内厅前放下”、漕督是一五旬开外，貌相清瞿老者，朗笑迎出，与李知府略一寒暄后，即目注严晓星端详有顷，道：“这位就是严公子么？果然人中龙凤，委实难得。”一把拉住，趋入内厅。

宾主落座后，漕督即道：“贱内染有痰喘之疾已廿余年，经医诊治，并未断根，每至春秋节会变换之际必然发作，喘气难眠，筋骨酸痛，若不堪言，闻得公子灰擅歧黄，着手成春，烦为施治如何？”

严晓星察觉窗外有条人影疾闪而过，不禁心神猛剔，知总督秘下外泄必有原因，遂笑道：“有病即有治，在下不敢自诩着手成春，只要不是死疾，谅可全愈。”

总督大喜，引入内室。

严晓星施以针灸之术，并处下一方后，回同总督至内厅与李知府倾谈琴棋书画六艺。

饭后，总督留严晓星稍住一两日，李知府遂告辞而去，是夜，严晓星与总督在书房对奕，落子丁丁，言谈之间，丝毫不涉及那武林高手之事。

三更时分，总督亲自引着严晓星走入书房隔邻一间秘室，内陈设雅致，几榻俱全独无窗户，总督笑祝安眠告辞走

严晓星拴好房门，和衣而卧，不禁思潮起伏，只觉总督命他独宿于此其中必有原因，似有不解其故。

寻思有顷，忽憬然而悟，脱去青衫鞋袜拥被而卧。

片刻时分过去，突闻轻敲房门之声，略一沉忖，道：“什么人？”翻身起床，赤足下地开门。

一黑衫中年人探身而入，手捧一只盖碗，和颜笑道：“在下——是琼黍充内府武士，奉了夫人之命送燕窝汤公子饮用，不想惊扰公子清梦，还请见谅。”

严晓星道：“有劳方兄了，方兄稍坐如何？”

方琼将燕窝汤放在桌上，抱拳笑道：“不敢惊扰，恕在下告辞了，匆匆走了。”、严晓星微微一笑，从新拴好门闩回榻坐下。

蓦闻一苍老话声道：“严公子请施展缩骨功速入。”

严晓星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壁嵌一幅书屏缓缓向内开去，忙跃身而起，施展缩骨术，缩为一小儿身如离弦之弩穿了入去。

但见一老叟提着气死风灯，含笑道：“公子请随老奴去见一人。”

严晓星身形复原，随着老叟走去。

灯光昏黄黯弱，严晓星察出行经之处是一条弯曲逼窄暗道，不觉进入一间石室。

室中燃有一盏油灯，方广不过两丈，室内仅有一榻一桌一几，榻上坐着一位头童齿豁，干枯削瘦老者，目中逼射精芒，道：“严公子，恕老朽无法亲身出见，公子请坐。”

那引严晓星而来的老叟已失去踪影。

严晓星凝视着老者，发现老者披着一件宽大黑袍，自颈以下被盖蔽着，手足都无法察见，面色沉肃道：“老前辈相召为了何事？”

老者目光昏昏，答道：“公子明知，何必故问”

严晓星呆了一呆，道：“那么老前辈是确知杀害先父主凶是谁了？”

老者点点头，目露黯然神色道：“不但确知，而且老朽还可说是帮凶。”

严晓星道：“在下只诛元恶，不究胁徒。”

老者长叹一声道：“难得公子明白事理，有此一念足可招致百世其昌，风闻公子天涯寻仇，不知已否找出一丝线索么？”

严晓星道：“略有端倪，只待证实。”

老者道：“但不知公子胸中之疑是谁？”

严晓星道：“此人举止言语甚奇，既已知主凶是谁，尚要套自己口气则甚？”不禁沉吟不答。

老叟测出严晓星心意，道：“公子难道信不过老朽么？”

严晓星道：“迄至如今，在下尚不知老前辈姓名来历，兹事重大，恕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

老叟道：“公子请揭开老朽袍衫一瞧就知。”

严晓星不禁一怔，走向前去，揭开老叟袍衫，凝目望去不由骇然。

原来老叟四肢已然干枯如柴，肤色枯黑，不言而知，可以推断出已残废多年。

老叟浮出一丝苦笑道：“此乃杀害尊主凶所为，现在公子可以相信老朽了？”继又长叹一声道：“老朽并非不愿吐出真凶姓名，但恐公子不予置信。”

严晓星沉声道：“在下所疑，为武林卓著声名正派高人乾坤八掌伏建龙。”

老叟目中突逼奇光，道：“公子委实机智无匹，不错，是伏建龙有此重嫌。”

严晓星诧道：“在下也曾多方查究，昔年参与其事者，均说主凶诡秘本来面目，老前辈怎知他有重嫌？”

老叟摇首笑道：“公子错了，今日仍留在人世者均是未从之辈，只参与侵袭紫霞山庄，并不知其他，但参与机密者均暮木已拱，翟老朽仍苟延如今……”

严晓星道：“在下有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老叟道：“公子有话不妨请问，不过老朽已知公子胸中之疑，何以老朽能活着逃出，焉知不是苦肉计。”

严晓星心中暗惊答道：“不错，在下正有此疑虑。”

老叟目中忽现泪光，似忍不住夺眶而出，顺颊流下，长叹一声，凄然笑道：“老巧名唤乔延年，在侵袭紫霞山庄之前两月，友人黑灵官胡黑儿忽匆匆来访，谓其与天外三凶结怨甚深，约定在关外白沙屯东黄土岭上清结旧怨，恳邀老朽助拳，老朽当然不便拒绝，但谓凭我等两人怎是天外三凶之敌。

胡黑儿前言有其他好友相助，拉了老朽就走，赶至北邙深入一处古冢内，拜望一位神秘武林人物……”

严晓星道：“那位神秘武林人物无疑是伏建龙了。”

乔延年道：“见面时不知，事后方知，”说着慨然长叹一声道：“伏建龙隐秘本来面目，盛宴款待于老朽，怎知酒中竟暗放奇毒，并在身上下一禁制。”

严晓星道：“老前辈难道不会设法逃出么？”

乔延年摇首苦笑道：“老朽昏睡三日，不知人事，醒后发现睡在一宽敞石室中，同室中竟有十九位武林知名高手，互问之下均不知缘由，都说受友人之邀，共谋残除天外三凶，正在互相惊疑之际，那伏建龙突然出现……”

严晓星道：“他显露了本来面目么？”

“未曾！”乔延年道：“依然是黑衣蒙面，语音温和道：“近年来天凶三凶羽翼日丰，耳日众多，深恐泄露机密，为此不得不慎重将事，诸位现在已置身在北邙千里之外，密迩三凶巢穴附近，今晚子时便要发动奇袭，老朽已摆下三席酒宴与诸位商议如何行事。”说着，立时肃容出室。

“我等惊疑不止，均不知他如何将我等带出千里之外。”

严晓星道：“老前辈尚未察觉体内有异么？”

乔延年道：“未曾察觉，但有异感，所以在酒席宴前虽饮下酒后，但又暗中逼出留置口腔内，以三焦真火炼化，一面暗中观察右座诸入神态变化，渐渐蔡觉众人目中神光呆滞，不禁心神大震，遂佯装浑噩，以防伏建龙发现。”

片刻之后，伏建龙大笑道：“诸位都明白了，此刻距子时不远，三人分成一拨，由老朽指定方位进袭，说后又向我等逐人附耳寒语。”

严晓星诧道：“他说什么？”

乔延年冷笑道：“他令老朽监视同行两人，如发现有异立予格杀。”

严晓星默然不语，暗暗痛恨伏建龙心狠意毒。

乔延年道：“子时展开行动，是夜，明月无光，一片黑暗，但老朽凭着夜晚，隐约瞧出前途景物似是紫霞日庄，老朽不由大惊，知是什么事了，又无法撇开两人，只得逞脸暗算，虽侥幸得手击毙两人，但已迟了一步……”

严晓星面色微变道：“莫非先父已遭了毒手？”

“不是！”乔延年道：“老朽赶至紫霞山庄内，匪徒已展开猛厉袭击，幸亏老朽途径甚熟，遇上庄内高手阻挡时，便藉动手之间低声说明老朽非敌必需面见令尊，但无法令他们相信，费尽艰辛设法将令尊诱离说明内情。

令尊凄然一笑道：“事至如今，已无法偷生，虽不知匪徒是何来历，却知匪曾志在甚么。”遂交付老朽一物，命老朽逃离将此物埋置一处。

“是什么珍贵之物？”

乔延年黯然一笑道：“骊龙谷藏珍洞府各处禁制图解。”

严晓星目光沉凝，道：“老前辈既有逃离之策，为何不说服先父皆同逃走？”

“问得好！”乔延年目中神光一亮，道：“公子知道为何令尊怀着必死之心么？”

严晓星摇首不语。

乔延年长叹一声道：“凶邪既有周密布置，已有斩草除根之意，决不容紫霞山庄一人逃生，令尊知之甚深，决意背城一战，或可置之死地而后生，何况老朽亦无能生离紫霞山庄，可同行十九人，除了老朽暗算残毙两人外，其余十六人俱遭灭口……”

严晓星目中怒火逼射，道：“都死了么？”

乔延年点首，目露暗然神伤之色道，“俱死在紫霞山庄。”

严晓星诧道：“那么老前辈何以能逃出？”

乔延的叹息一声道：“老朽藏身在紫霞山庄米仓内，隐埋三日之久，伏建龙搜觅三日，终不为所获，但老朽耳闻他们谈话，说老朽必然逃出紫霞山庄外，但奇毒禁制已然发作无法逃出百里外，但令尊之物绝不能让老朽带走托付他人。”

“禁制已发作么？”

乔延年点首凄然一笑道：“两腿已发作，老朽止住血行逼住穴道，将体内之毒尽驱之腿膝以下，俟匪徒退走后爬出米堆之外，找来两根铁拐，撑行代腿，可怜令尊令堂均自绝于大厅中，面目全非……”

严晓星忍不住泪如涌泉，顺颊滚下。

乔延年忙道：“公子不必悲痛，老朽说过令尊令堂面目全非，或李代桃僵，未必不尚活在人世。”

严晓星不禁精神一振，道：“真的么？”

乔延年道：“老朽只作此猜测而已，但愿如老朽所料，说着语声略略一顿，接道：“老朽密嘱总督大人将公子引来此处，志在告知公子三事。”

严晓星道：“哪三件？”

乔延年道：“令尊未必死去，前已相告，其次‘无极帮首脑老朽心疑并非伏建龙，幕后尚有主使人。”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老前辈从何而知？”

乔延年道：“老朽藏在米仓之内，亲耳闻得伏建龙与另一人谈话，但那人未能生离米仓外。”

严晓星料不到伏建龙身后尚有另有其人，不禁愣住，半晌未置一词。

乔延年道：“望公子勿因伏建龙而误入歧途，第三事就是令尊相托之物关系重大，此物一得，就可详解藏珍处各处禁制解法，不过此物现不在老朽身上。”

“现在何处？”

“藏在台城一处基冢之内，只有老朽能认出当年埋藏之处，必须设法带出老朽，”乔延年面严肃道：“最重要的是严公子不要认定伏建龙就是正凶，须利用伏建龙找出幕后主使之人。”

严晓星颔首道：“谨如老前辈所命。”说着目注乔延年良久，徐徐接道：“如果在下试为治疗老前辈四肢得以复发自可由老前辈找回先父遗物。”

乔延年凄然一笑道：“绝无可能，严公子不必怜悯老朽。”

严晓星道：“明晚在下当再来此试为医治。”抱拳一揖，转身走去，耳闻乔延年连连叹息之声。

老仆已在深暗甬道远处守候，目睹严晓星走来，即后开壁堵，一言不发。

严晓星只冷他一眼，步入书房，天色将近破晓，即和衣假睡。

一个更次后，天色已是大亮，忽闻门外总督朗朗大笑声，传来道：“公子昨晚睡得甜么？”

严晓星一跃而起，开了房门，只见总督满面春风立在门外，身后紧随着一锦衣武士遂含笑道：“在下随遇而安，睡得异常舒泰。”

总督迈入房中，道：“贱内经公子诊治后，自觉痛苦减轻甚多。”

严晓星道：“夫人之疾虽可根治，但久病之身，须相当时日才能复元，在下今日傍晚再为夫人施以针灸之术，此刻在下意欲告辞。”

总督诧道：“公子为何急于离开寒舍？”

严晓星道：“在下今午已约定一位友人在鸡鸣寺会晤。”

总督含笑道：“公子既有事在身，我也不便坚留了，傍晚时分恭候公子大驾光临。”

严晓星告辞，总督送出宅门作别而去。

……

严晓星回至镖局后即与余化鹏密商。

突然，只见柳逢春匆匆走入，道：“镖局外频频发现可疑人物窥伺。”

严晓星霍地立起，道：“漕督府内武士中定有无极帮爪牙，在下正要他起疑，局主请依在下之言行事。”即吩咐一通。

一骑飞驰，沿玄武湖奔向台城。

堤岸新柳，欣欣向荣，碧绿笼烟，六朝遗迹，表窳败塌不堪，唐韦庄诗云：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严晓星在鸡啼寺后胭胆井旁下，徘徊其间，只见井已枯废，四处林木阴森，蜇鸣四起，如活“亡不胜唏唬，飘然慢步，绕登鸡鸣寺出门。”

山门两侧有联：“六朝胜迹，数许禅宗”。

八个金字，不知何人手笔，雄浑苍劲，刚健有力。

他迳入寺内，与知客僧匆匆数语后，登上寺内高矗入云的豁蒙楼，楼下有联，“龙战初平且教河山尽还我，鸡鸣不已重来风雨正怀人。”

品味良久后，任栏远眺，栖霞山，玄武湖等水光山色，尽收眼底，不禁心旷神怡。

蓦闻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转面望去，但见一面目阴森，瘦长汉子立在三丈开外。

那瘦长汉子身着一袭蓝袍，肩带一柄外门兵刃三尖夺魂槊，目光炯炯慑人。

严晓星冷冷说道：“朋友显然是找在下而来？”

瘦长汉子冷笑道：“不错。”

严晓星道：“但不知有何指教？”

瘦长汉子道：“兄弟身在无极帮下，风闻少侠在此豁蒙楼上等候一位陆道玄。”

严晓星哈哈一笑道：“贵帮耳目真灵，在下一举一动无不知之，不错，在下正是等陆道玄，但与贵教毫不相涉。”

瘦长汉子沉声道：“谁说无干，那陆道玄已为敝教所擒……”

严晓星突放声大笑道：“陆道玄怎会落在贵教手中，尊驾委实大言不惭，在下不信有此事。”

瘦长叹子面色一变，道：“陆道玄就在寺外，烦请少侠一见。”

严晓星面色一寒，道：“尊驾带来不是一样么？”

瘦长汉子不禁面色大变，察觉严晓星眼中神光慑人，令人不敢逼视，犹豫了一下，面向外楼大喝道：“将陆道玄推了上来。”

楼板传来脚步零乱声，只见两个黑衣带刀大汉挟着一年约五旬的老汉登上豁蒙楼。

严晓星冷笑道：“他真是陆道玄么？”

老汉面无人色，浑身战栗，嗫嚅答道：“小的并非陆道玄，而是奉陆道玄所遣。”

“什么！”瘦长汉子面色一变，道：“你不是陆道玄？”

老汉摇摇头，嗫嚅苦笑道：“不由分说，叫小的如何辨白。”

严晓星朗笑道：“无极帮有尊驾这等办事之人，难怪贵帮到处碰壁，几乎一蹶不振。”

瘦长汉子满面通红，额角青筋冒起，厉喝道：“陆道玄现在何处？”

老汉答道：“小的并不识陆道玄，是陆道玄找上小的赏与二十两纹银，命小的带书信送与鸡鸣寺内豁蒙楼上严公子。”

瘦长汉子道：“将信拿来！”

严晓星冷笑道：“尊驾怎敢喧宾夺主！”

瘦长汉子狂笑道：“此时此地倒容不得少侠了。”

严晓星寒声道：“看来，尊驾等是准备与在下动手了？”

“不错。”瘦长汉子向着黑衣大汉道：“押了下去！”

突见眩目银虹疾闪，两声阿呀惊叫，一双黑衣大汉兵刃坠地，右臂泌出一线殷红鲜血，踉跄倒出两步，噗冬摔地不起。

瘦长汉子丝毫未曾发现严晓星是如何出剑的，心神一震右手疾挽撤出肩后三尖夺魂槊，道：“风闻少侠武学奇诡不测，兄弟愿领教高明。”右臂一振，幻起漫天槊影，势如疾雨暴风，威势骇人。

严晓星轻笑一声，长剑疾星，寒星一点飞出，指向瘦长汉子右手腕脉要穴，剑气逼人。

瘦长汉子大吃一惊，自知若不撤招，右臂势必伤在严晓星剑下，身形飙息飘开三尺。

怎知严晓星剑势宛如附骨之蛆，剑剑不离瘦长汉子右腕，不由心神猛凛，暗道：“怎么他们还不及时赶来救援。”

突然严晓星剑势疾变，化变流萤万点，瘦长汉子一蓝袍被削成片片段段，随风飘舞，胸前划了两道血槽。

瘦长汉子长叹一声，弃了手中夺魂槊，目露黯然神色，道：“兄弟十数年来未遇敌手，既然遭败，生败悉凭少侠。”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尊驾获收失之于自负托大，认此豁蒙楼四外密布高手，在下武林再高，也无法逃出罗网之外焉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贵帮伏桩一个也未能幸免……”

“对！”楼外忽随风传来一声清脆冷笑道：“你安排助拳之人亦被姑娘制住了，这样岂不是拉平了么？”

香风送鼻，只见一条娇俏的绿色身影疾闪掠入楼上，现出一身着绿衣紧身短装少女，面如瓜子，皓齿明眸，瑶鼻樱唇，艳丽美绝，柳眉颔浓煞，令人不敢逼视。

严晓星不禁暗暗一惊，面色平静略无骇异之容道：“如此说来，在下相约助拳之人均为姑娘所制了？”

少女道：“你知道就好。”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在下自信与贵帮无怨无仇，究竟贵帮主目的何

在，在下迄至此刻仍茫然不解。”

少女道：“志在陆道玄。”

严晓星道：“在下并非陆道玄。”

“这个我知道！”少女冷冷一笑，接道：“但在你身上可找出陆道玄。”

严晓星朗笑：“这件事贵帮已铸成大错了，在下至今仍未见到陆道玄，不知他因何临时改弦易辙，爽约未至。”

少女冷冷一笑目中神光如挟霜刃，注视了瘦长汉子一眼道：“这老人是否就是陆道玄。”

瘦长汉子神色一凛，答道：“据他自称系奉陆道玄所遣托交一封书信。”

信少女柳眉一皱，道：“书信何在？”

“尚在老汗身上。”

少女忽身形奇快落在老汉身前，道：“书信拿来！”

严晓星含笑道：“不用费神了姑娘。”

横身一跃阻在少女面前。

那少女冷笑道“你如要和姑娘动手，那你是自寻没趣。”

“未必！”严晓星道：“尚未请教姑娘芳名。”

绿衣少女面色一寒，道：“我叫柳无情。”

严晓星哦了一声道：“台柳最是无情，果然姑娘人如其名。”

柳无情叱道：“你倘须友人活命，最好将书信献出。

严晓星轻叹一声道：“姑娘将得不偿失，不过姑娘既坚持如此，那只有应命了。”

身形慢慢走了开去。

柳无情道：“你很识趣！”

“姑娘谬奖。”

柳无情冷哼一声，伸手向老汉道：“你将书信取出。”

老汉颤巍巍地伸手入怀，取出一封密缄。柳无情伸手接过，正待撕开缄封，蓦地一声阴恻恻冷笑声传来道：“且慢！”

只见数条身影疾逾飞鸟掠入楼来，正是那自称神木尊者再传弟子钱百涵及绿林剧盗百足天蜈皇甫炎，身后尚有四个不知来历，面目森冷，年岁约在四旬开外的白衫武林高手。

柳无情秀眉微皱，冷冷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江湖鼎鼎大名的皇甫当家，来此意欲何为？”

皇甫炎哈哈大笑道：“与姑娘来意一样。”

柳无情叱道：“你还不配！”

钱百涵大喝道：“谁说我等不配！”五指如风抓向柳无情手中信封。”

他快，柳无情更快，疾如鬼魅闪身挪开，信封已塞入怀中，厉叱道：“敝帮中事，不容外人干预，速速离去，否则休怨姑娘辣手无情。”

四白衫中年人迅疾拨剑突身形一跃，分立在柳无情四方捏着剑诀，森厉

目光注视在柳无情面上。

钱百涵走了开去，冷笑道：“在下相劝姑娘，速速献出那封书信！”

皇甫炎笑道：“钱少侠动了怜香惜玉之心么？”

钱百涵点点头道：“人间殊色，怎可忍心猝施杀手！”

柳无情面上如罩上一层严霜，黛眉泛呈森厉杀机。

严晓星立在楼角，存心观望，暗忖：“这柳无情定是要无极帮极重要人物，倘乔延年之言是实，那无极帮真正主要人物从柳无情身上必可找出。”

只听柳无情冷笑道：“轻言薄语，无耻之徒。姑娘本不愿佛门善地血溅五步，横尸七尺，但为势所迫也顾不得了。”

钱百涵皇甫炎虽口中轻薄，却知劲敌当前，丝毫不敢大意，暗中已蓄势戒备。

柳无情仗剑横行，剑光微微颤动，闪出一抹寒星。

四白衫人神色变严肃，目露惊骇之色，察觉柳无情剑式奇奥无比，四面八方均在奇兵剑式笼罩之下，只觉无法攻入，不由缓步转动，俟隙出手。

严晓星亦瞧出柳无情剑奇异奇诡，不禁聚精会神观察柳无情剑法之变化。

突闻四白衫人同声大喝，四剑惊涛骇浪攻出，挟着风雨刺声啸声，袭向柳无情。

柳无剑一声脆笑，剑招数发，宛如火树银花，爆散漫空，飞舞眩目寒星，分辨不出人影。

瞬间之间，双方已攻出数招，惊险百出。

只听柳无情一声娇喝，漫空流莹银星猛炽。

柳无情面色铁青，怒顿莲足，冷笑道：“我与你势不两立！”

突数声哈哈大笑传来，只见余化鹏、纽逢春、东斗天君葛元良及坤八掌伏建龙身如飞鸟穿入楼来。

柳无情双肩微振，掠出楼去，去如流星曳空，转瞬无踪。

伏建龙道：“如非老朽闻讯赶来，余局主必无幸免，那女娃儿点穴手法怪异，受制稍入，四肢面骨关节必缓缓僵硬。”

余化鹏道：“严少侠，我等先离此是非之处再作计议。”

严晓星立即取出一锭白银，递与老汉手中，温言劝慰道：“连累老丈受惊，老丈请回吧！”

那老翁几曾见过如此血腥场面，吓得面无人色，暗中祷念菩萨庇佑，雨过天晴，惊魂方定，也不曾听见严晓星说些什么。忙接过银子奔下楼去。

严晓星目注余化鹏一眼，道：“事态严重，贵局决不再卷入此场是非中，局主与纽镖头先请回吧，稍后容在下踵门拜谢！”

余化鹏忙道：“不敢，那么余某暂且告别。”略一抱拳与纽逢春双双下楼离去。

旋即严晓星与伏建龙葛元良偕同下得豁蒙楼，藏身胭脂井旁森森古木丛

中。

伏建龙不知严晓星何意，惊问其故。

严晓星道：“小侄料定无极帮党徒必去而后返，一则不愿受伤弟子落在我等手中，再者志在追寻小侄下落。”

伏建龙目露诧异容道：“贤侄对无极帮如此重要么？”

严晓星苦笑道：“小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陆道玄那份藏图，只要擒住了小侄，陆道玄必自投罗网。”

伏建龙诧道：“如此说来，贤侄尚未与陆道玄相见？”

严晓星摇首答道：“伏伯父尚不明白。”便将前情说出。

伏建龙愕然半晌，叹息一声道：“老朽只道贤侄带我等隐身于此，守候陆道玄晤面，看来陆道玄必是个工于心计，机警无比之人。”说着语声略略一顿，又道：“那柳无情老朽暗中窥察其武功成就只在琼儿之上，不知是何来历？”

严晓星道：“倘小侄猜测不差，柳无情在帮内地位比无极帮主还要崇高。”

伏建龙笑道：“贤侄说笑了，哪有比帮主还高之理。”

严晓星正色道：“小侄数月观察所得，目前无极帮主身后尚有其人，他不过傀儡由人操纵而已。”

伏建龙闻言，暗中心神一震，道：“那只是猜测之词，不待水落石出，无法真相大白，贤侄此刻只觉徬徨无主，陆道玄信中规劝小倒不能急急之觅仇踪，因武功尚不逮仇家，反而丧了性命，命小侄须设法将无极将主手中那份藏珍图盗来，谆嘱再三此乃当务之急。”

伏建龙摇首道：“有志者事竟成，小侄看来只有在柳无情身上找出无极帮秘密总坛。”

伏建龙双眉猛剔，目中神光炯炯，笑道：“是极，老朽怎未想到这一点，但柳无情面寒心冷，毒如蛇蝎，未必能顺利如愿，从今以后老朽无法置身事外，欲恳求一位老友相助，若能再出必可事半功倍。”

严晓星道：“此人定是世外高人，不然伯父不会对他如此器重。”

伏建龙笑道：“说他世外高人只怕未必，但神偷绝技举世无有其匹。”

严晓星目露惊喜之色道：“莫非就是偷天二鼠。”

伏建龙摇首答道：“不是……”

葛元衣在旁一直不置一词，忽低声喝道：“来了！”

只见林荫荒径中疾闪数条人影，掠向豁蒙楼，一鹤冲天纷纷拔起，驮着伤者飞落，疾奔而去。

葛元良低声道：“老朽追踪其后，查明其潜迹之处。”

严晓星道：“且慢，老前辈不可形迹暴露，小侄尚安排得有人，贼徒形迹已现，迟早必可侦出。”

伏建龙闻言又是暗暗心神一震。

严晓星轻噫一声道：“怎么他们又来了。”

原来钱百涵皇甫炎率着多人又飞掠而至，迳登豁蒙搂上须臾，钱百涵等不得楼来，步履不疾不徐向他们三人藏身不远之处一条小径走来，高声道：“这倒奇怪，为何独不见严晓星柳无情贱婢离开此处，怎么形迹已杳。”

皇甫炎道：“钱少侠别急，迟早会寻出他们下落，兄弟方才闻听手下密报，那柴青溪在金陵现踪。”

钱面涵道：“真的么？咱们就去找他。”

人影愈去愈远，伏建龙突发现葛元良失去踪影，道：“葛老儿又不告而别了。”

严晓星道：“尝闻琼姐言说，此老性情怪异，为人行事莫测高深，想是有什么发现，独自离去了。”

两人重上豁蒙楼留了顿饭光景，谈论的无非是觅取藏珍及寻仇等事，并肩快步离了鸡鸣寺，走出约莫二三里许，忽见一黑衣瘦小汉子飞奔而来，一见两人忙停住脚步。

严晓星认出是东斗天君葛元良弟子路永明，道：“路兄可是寻找令师来的么？”

路永明忙道：“兄弟奉家师之命赶来报知少侠，那柳无情暗施毒手将杜翠云姑娘擒去，家师暗暗蹑随，柳无情竟在桃叶渡失踪，据家师猜测，柳无情似潜踪在金陵城内。”

严晓星面色一变，怒道：“伯父，小侄意欲独自一人拨出那柳无情潜踪之处，伯父若有事请去镖局内寻找小侄。”身形一晃，施展上乘轻功如飞掠去。

路永明抱拳一拱，道：“晚辈告辞！”转身奔出追严晓星之后。

伏建龙似有所思，面色凝重，如罩下一层阴霾，只觉事态幻变迷离，吉凶难测，不禁长叹一声……。

# 二十二

夫子庙乃金陵最热闹之处，宛如故乡之天桥，三教九流，充斥其间，店摊林立，华灯初上之际，更是人潮似水，万头攒动，令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

秦淮河与夫子庙密选，更是古今名水，游客必到之处，集舟为市，联舫为街，城开不夜，笙歌凌云，低座舱帘画舫内传出莺声燕语，风光旋旋。

这晚，夜市初上之际，秦淮河画舫来往不绝，只见一艘画舫缓缓驶向下游，紧座帘幕，灯映人影，歌声乍歇，忽传出娇甜语声道：“ 到了么？ ”

船头霍地立起一发鬓斑老妪，移舟傍岸，河岸旁是一列砖造矮屋，只见那老妪一跃拨上岸，推开一扇红门，低喝道：“ 快点！ ”

舱帘一掀，突见柳无情探身掠去，臂抱一女，疾逾离弦之弩，穿入门内而去，接着掠出三个背剑少女，鱼贯离舟。

一间小厅内，布置倒也不俗，柳无情向老妪道：“ 在舱内折磨了半天，异常疾累，我真想睡上一觉！ ”

老妪笑道：“ 避免追踪，不得不尔，天色已晚，姑娘想必腹中饿了，老身催他们速送上酒食。 ”

柳无情摇手道：“ 我还不饿，虽然我等谨慎从事，但他们耳目如云，迟早会找到此处。 ”眸中隐泛忧容。

老妪道：“ 以姑娘武功，还怕他们不成！ ”

“ 话不是这么说的， ”柳无情黛眉微蹙，摇首道：“ 豁蒙楼上楼少年武功与我不相伯仲之间，是我一时心慈，反被他趁隙而入刺破臂袖。 ”

老妪诧道：“ 姑娘一向心冷如冰，辣手无情，怎会一时心慈？ ”

柳无情面罩严霜，默然无语。

老妪忙道：“ 姑娘此刻必对严姓少年恨之入骨了。 ”

柳无情冷笑道：“ 所以我才将杜翠云擒来，以便诱使严姓少年自投罗网。 ”

蓦地，暗处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道：“ 姑妒错了，杜翠云所知严晓星并不多，何况杜翠云亦非心目中人，姑娘未免枉费心。 ”

柳无情面色一寒，冷笑道：“ 庞雨生，台城饶你一命，已属法外之仁，尚泯不畏死，胆敢前来。 ”

只听冷面秀士冷冷一笑，道：“ 有仇不报非君子，庞某今晚前来向姑娘讨取一笔血债。 ”

老妪右臂疾伸如电，抓过一柄铁杖，一跃扑去。

忽闻一声大喝遁：“ 退开！ ”

只见一蓬烈火喷向老妪面前，焚热逼人，老妪一顿铁杖硬生生地倒撤回去，但火焰甚烈，满头斑白发丝竟烧焦了一

冷面秀士狂笑道：“ 姑娘最好束手就擒，还可活命，不然火海笼罩之下，无法幸免。 ”

这时，房内突跃出三女，蛮鞋劲装，闻言大怒，作势欲待扑出。

柳无情用手一拦，眸中精芒逼射，冷笑道：“这点微末火器尚难吓倒姑娘。”着以目示意，命三女扶老妪退入房中。

三女会意，一拉老妪，疾若闪电掠入房内，柳无情忽发出一声娇笑道：“庞雨生我去啦！后会有期。”将身一闪而入。

屋面上捷逾如飞掠下钱百涵、冷面秀士及一双目面惊异短装老者。

庞雨生惊疑满面，道：“秦淮河畔，久为藏垢纳污之所，户户相通，在下不曾想到竟被这贱婢逃去。”

钱百涵道：“无妨，她们虽逃也逃之不远，咱们快追！”

一双老者遂握刀扑入，只见房中暗黑如漆，伸手不见五指，不知怎的禁不住心底泛上一阵奇寒。

左侧一老者叭的扇开火摺，一道熊熊火光生起。

突闻一声娇叱，流芒电奔直劈二人，面门而去，呼的掌风如山将燃起的火摺重又压熄。

那一双面目怪异老者大喝如雷，举刀猛劈，忽闻一声娇笑，只觉腕脉一紧，双双仰面倒地。

这不过是瞬息间事，冷面秀士庞雨生及钱百涵闻声抢扑入房。

钱百涵冷笑道：“姑娘何必暗算偷袭！”

室内沉寂如水，杳无回音。

冷面秀士迅疾出剑，劈碎蒙蔽室内的窗帘，一室大亮，只见地上仰卧着一双老者，身上了无伤痕，只喉间显露出一点栗米小孔。

钱百涵目光四巡，欲找出柳无情从何处逃去。

突然钱百涵一脚踢上木床，床下显露一洞穴，道：“这贱婢是由此处逃走的，快追。”

冷面秀士嘬嘴发出一声尖锐哨音，四面八方立时涌入十数人，拾级下穴。

这洞穴宽敞直，略无阻拦，约莫百数十丈远，一出穴后，只见存身在一座小小庭院中却阒无一人。

钱百涵持剑帘入屋内，须臾现身而出，道：“只剩空屋人去室空，已走远了。”

蓦闻一声阴冷冷笑声道：“只怕未必！”

冷面秀士两目一瞪，目中逼射精芒，怒喝道：“朋友是何为历，愿求现身一见。”

冷冷话声又起：“庞雨生，亏你还是武林知名高人，老朽语音怎尚未听真？”

冷面秀士目露迷茫之色，思索须臾，道：“阁下是否是白眉叟？”

只听白眉叟哈哈大笑道：“不错，老朽正是白眉老怪物，庞老师，我等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倘蒙府允，老朽当助一臂之力。”

冷面秀士道：“庞某为寻仇而来，别无他意。”

白眉叟沉声答道：“庞老师既汉有门衷相济，老朽亦不愿枉费唇舌。”说后嘎然无声。

冷面秀士目注钱百涵，施展蚁语传声道：“少侠，真的无人么？”

钱百涵点点头道：“搜觅殆尽，毫无可疑之处，怎可说是有人？”

突闻白眉叟传声道：“不用商议了，时刻无多，如不允拥手，老朽立时就走。”

冷面秀士皱了皱眉，道，“好，在下恭听高明。”

白眉叟道：“此院西南角隅，有三小楼并列，柳无情这丫头胸罗奇学，能为甚高，在此设下奇门禁制，她们便潜藏在内。”

冷面秀士不胜惊疑，目光落向西南去，果然三株常青树高不过二丈，寒月清蒙下随风曳舞，绿叶婆娑，并无可疑之处。

只听白眉叟又道：“庞老师施展烈火猛攻，使柳无情无法隐藏，逼之现身。”

冷面秀士传声道：“阁下为何相助？”

白眉叟道：“老朽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冷面秀士遂右手一挥，随来十数人纷纷取出火器，呼呼喷出烈焰，火光烛照如同白日，焚热逼人，枝叶立时焦枯，哗哗出声燃烧起来。

钱百涵立即凑近冷面秀士身侧，低声道：“人烟稠密之处，若如此，恐惊动官府，我等将置身不利，白眉老怪歹毒阴险隔岸观火，成败与他无干，我等何能为老怪利用。

冷面秀士憬然而悟，立时挥手止攻。

忽闻一声荡人魂消银铃娇笑声，只见柳无情率三女由火光中掠出，三女合攻冷面秀士及钱百涵，柳无情身法怪快，剑挥流芒万点，袭向那十数人。

柳无情仅攻出一招即飞身而退，但见那十数人个个面色苍白，目露悸容，双臂要穴均滴下殷红鲜血。

烈火焚及之处立时熄灭，冒出阵阵浓烟。

墙外忽掠入白眉老怪及八蒙面黑衣人。

柳无情喝道：“住手！”

三女疾飘而退。

白眉老怪道：“姑娘，老朽别无他求，只求带我等前往贵帮总坛，取得藏珍图，老朽允不伤害姑娘就是。”

柳无情冷笑道：“老怪，你未免一厢情愿，姑娘找你不是一天了。”

白眉叟两道白眉一皱，冷冷笑道：“看来你我无须枉费唇舌，非动手一争高下不可。”

柳无情道：“你知道就好。”一挽剑诀，幻出一抹寒星接道：“哪位愿与姑娘印证？”

白眉叟哈哈大笑道：“老朽知道姑娘武功高强，一对一恐取胜无望。”说着一双黑衣蒙面人如飞跃出，前后夹攻掌刃齐出。

其余二蒙面人亦是二对，抢攻三女，掌风如山，寒飙漫天，拼搏激烈，冷面秀士适时救出十数同道。

白眉叟目注冷面秀士钱百涵二人微笑道：“老朽言而有信，绝不坐视，只要擒住了柳无情，此事可算办在了一半，其余的一半尚要偏劳二位了。”

冷面秀士不禁一怔，道：“这话何解？”

白眉叟略一沉吟道：“且待擒住了柳无情再作计议。”

冷面秀士暗暗吟道：“这老怪物委实阴狡如狐，还会卖关子，”遂微微一笑，假咳一声道：“阁下此次是胜算在握一无差错了。”

白眉叟嘿嘿冷笑道：“老朽已改弦易辙，惟以智胜，无万全把握老朽决不伸手。”

蓦地——

三女弃剑倒地不起。

六蒙面人倏地飘身而退，一人向白眉叟道：“她们俱已被制，点住穴道。”

柳无情瞥见三女倒地，杀机陡荫，剑势一变，身随剑起，剑化九天风雷，势如巨瀑奔泻，寒虾电奔。

一双蒙面人大惊，剑掌疾扬，仰面倒窜，大喝道：“走！”

虽仗着身法奇快，却也被剑芒扫及，冷哼出声，身形落下，一点而起。

白眉叟见状，忙与六蒙面人穿空拔起翻出墙外。

冷面秀士与钱百涵等人最是狡猾，已先白眉叟等纷纷掠出逸去。

柳无情疾收剑招，面色苍白如纸，胸脯起伏不停，显然这一剑已耗尽真力。

忽闻一声朗笑道：“姑娘此招用得及时，稍迟必难幸免。”

柳无情不禁大惊失色，循起望去，冷月清辉下，只见墙下立着一身青衫，丰神俊逸少年，认出是豁蒙楼上所见之严晓星，冷笑道：“你来此何为？”

严晓星露齿微笑道：“姑娘无须疾言厉色，在下并无乘人之危之意，但在下来意姑娘明知故问。”

柳无情道：“你可是为了相救杜翠云？看来你们两人情谊不浅。”

严晓星轻笑一声道：“姑娘言之差矣，在下与社翠云本是武林同道，岂可见危不救。”

柳无情冷笑道：“可惜杜翠云未在此处。”

严晓星面现耐人寻味笑容，道：“姑娘暂别提此事，那一蒙面人实乃武林绝顶高手，临去之时发出歹毒暗器，姑娘定为所伤……”

柳无情叱道：“微末暗器焉能伤得了我。”

严晓星忽长叹一声道：“再过片刻便已无救，姑娘既有拒人千里之外之意，在下何必自讨无趣，杜翠云在下已救出，但愿能与姑娘再见，恕在下告辞。”说着双拳一抱。

柳无情面色一变，喝道：“且慢！”

严晓星诧道：“姑娘还有何话说？”

柳无情道：“杜翠云被救出是真的么？”

严晓星道：“在下从姑娘所设的奇门禁制中救出怎么不真。”

“那么萧婆婆呢？”

“点了穴道！”严晓星道：“天明前必可醒转。”

柳无情身形忽晃了晃，却强行定住。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姑娘伤势便要发作，倘能捐弃片刻敌视之心，在下当愿一治。”

柳无情秀眉一皱，目温怒光，右手挥了挥道：“你走吧，我不愿受人涓滴之恩。”

说时，严晓星忽身法奇快如电落在柳无情身前，右臂疾伸，圈指如风向柳无情胸前点去。

柳无情喝道：“你敢！”五指疾弧，一式“怒龙翻江”抓向严晓星腕脉穴。

她快，严晓星更快，圈指疾伸，一缕指风飒然射出。

柳无情胸前一麻，不禁打了个寒颤，浑身真力松散，软慷无力，花容失色，眸中含着两颗晶莹泪珠，咬牙狠声骂道：“你敢污辱姑娘，我身化厉鬼也不饶你。”

严晓星不出一声，与柳无情解开短袄撕下，露出亵衣。

柳无情只觉眼前一片漆黑，生不如死，珠泪断线般顺颊淌下。

严晓星宛如铁石心肠，寒着一张脸，从肩部撕落亵衣，只见双肩紫肿坟起，毒伤部分莫两块手掌大小，余外一片羊脂白玉般，令人心神猛摇，血脉贲张。

但严晓星心无旁骛，目注伤处须臾，伸手入怀在囊中取出一块吸铁石般贴熨伤处，不停地移动着。

约莫茶盏时分过去，严晓星取开吸铁石，只见石上黏附着二十余根，细如发丝靛蓝尾追魂针，针端尚阴有青黑血丝。

严晓星取出一张白纸，将燕尾追魂针平铺在纸上包起，收存吸铁石后，拿出一柄犀利小刀割破伤处微许，却不见一丝毒血流出，太息道：“不料燕尾追魂针毒性如此厉害，再迟片刻姑娘便无可救治了。”

柳无情渐感严晓星是个守礼君子，并无心存丝毫邪念，一种从未有的感觉从心底油然滋生。

严晓星右掌紧抵着姑娘命门穴，一股奇热如焚纯阳真力循穴攻入。

柳无情不禁嘤出声，酥痒舒适已极。

只见伤处沁出两丝紫黑毒血。严晓星以一方绢帕不停地拭除毒血，良久伤处平复，长吁一声。

柳无情只觉严晓星手指抚摸伤处，似是涂敷药膏，清凉舒适。

移时，严晓星与柳无情穿好短袄，并救治其余三女。

三女一跃而起，眸中露惊讶之色。

只见严晓星解开柳无情穴道，将一纸包递在柳无情纤纤玉手中，一鹤冲天拔起，身如流星杳射，穿屋如星，志眼杳失无踪。

柳无情如梦方醒，玉颜酡红，慢慢解开那纸包，只见显露眼前仅是廿余根燕尾追魂针，柔声道：“莲花！”

一红衣俏丽少女道：“姑娘有何吩咐？”

柳无情道：“你去瞧瞧萧婆婆。”

红衣少女一跃入奇门禁制内，抱出那发鬓斑白老妪，道：“姑娘，萧婆婆被那严少侠制住穴道。”

柳无情皱了皱眉道：“一着之错，满盘皆输，咱们走吧。”

天色已交四鼓，季淮河尚是弦歌不缀，画舫来往如梭，严晓星独自一人招来一艘画舫，登舟入舱，只见一貌美歌妓盈盈含笑裣衽一福，莺声轻吐道：“公子请坐！”

严晓星目中有色，心中无声，唤来九样下酒精致小菜，与这貌美歌妓浅酌倾谈。

朦胧曙色，淮河像是寂静的许多，严晓星推说疲倦不堪，命歌妓独自睡去后，又吩咐将画舫在河中来回驶行，侧睡榻上。

他欲获片刻宁静，回忆往昔也思索未来，盱衡全盘局势筹定方针，他认定柳无情性情刚傲，必不吐露为自己所救，如此才可稳操胜券。

严晓星想了很久，将全盘局势细心研思后，才蒙蒙睡去。

淮河只剩下一艘画舫缓缓飘浮着，一切均悄然沉寂，这现象仅不过是短暂的宁静，但此刻却极为可贵。

河岸上蹲着五个游手好闲的壮汉，地面上摊着酱鸡、酱牛大盅酒，低声谈论着。

一个独目獐头鼠目汉子忽望了河内飘浮前行的画舫一眼，冷笑道：“我看这船有点邪门，天到了这般时分，还有什么心情在水上荡魂。”

另一人道：“老四，瞧不顺眼的事多着咧，这两日金陵城来了甚多三头六臂人物，取我等性命不费吹灰之力，耐着点吧，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闲事。”

独目汉子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说不定老大方才交我等办的事，就与这艘画舫大有关系。”忽高声唤道：“船上有人么？”

摇船的是一个半老徐娘，坐在船舷上假寐任舟飘行，闻声蓦然一惊，道：“严公子睡着啦，请别高声。”

五个壮汉闻言面色大变，匆匆奔离河岸。

片刻后，只见三锦衣人疾如电奔来，倏地腾起，身法极为美妙落在船舱外。

舱内忽响起严晓星朗笑道：“三位光临，请问来意？”

其中一锦衣人道：“少侠好耳力，可容我等一见么？”

“三位请！”

严晓星催命船娘向下游驶去。

三锦衣人人舱躬身行札。

严晓星含笑道：“请吧！”询问三人姓名来历。

一面色白净三绺长须，约莫四旬中年汉子，道：“兄弟名叫艾阳，”并道出其他二人名唤孙剑平陈克廉，说着又是一笑道：“兄弟三人诡秘行踪，奉罗刹夫人之命，一路寻觅少侠而来。”

严晓星暗暗一惊道：“原来是罗刹夫人门下，在下失敬。”

艾阳道：“陶小燕陶珊珊二位姑娘身陷危境，请少侠援手相救。”

严晓星不禁一惊，只听艾阳叙出情由。

原来陶氏姐妹一闻知其双亲尚活在人世并陷身在泰山鹰愁谷中，心急如焚，兼程赶回罗刹谷，哭求罗刹夫人相助。

但罗刹谷外频现敌踪，虽未遭受侵袭，却一日数变，草木皆兵，更少在东岳有鹰愁谷地名，思虑再三，力主慎重，不可操之过急，却经不起二女哀哭相济南市，便二女易容村姑模样，由秘道出谷寻求艾阳三人助其探出鹰愁谷确地……

严晓星道：“三位为何并不在罗刹谷？”

艾阳笑道：“少侠有所不知，罗刹谷内不容男人留住，兄弟等现供职在大内二等待卫。”

严晓星哦了一声，道：“在下更失敬了。”

艾阳道：“少侠如此谦蔼多礼，更令兄弟等惶悚难安，”话声略略一顿，接道：“兄弟等偕同二女离京，赶往东岳，只说探寻一味药草，暗中搜觅鹰愁谷藏处。”

严晓星道：“不知找到了鹰愁谷否？”

艾阳苦笑道：“不但没有寻到，陶氏姐妹竟无故失踪，不言而知已陷身虎穴，兄弟等无可奈何，只得赶返罗刹谷禀明经过，奉谷主之命赶来寻求少侠，闻知少侠已至金陵，又不敢公然持帖拜谒，以防落入无极帮耳目中。”

严晓星剑眉愁皱，沉思片刻，才太息一声道：“此事异常辣手，须从长计议。”便命船娘引他们去“兰香院”。

船行须臾傍岸，由船娘领路入得兰香院内，只见曲栏回廊，花厅水池，布设得极为雅致不俗。

严晓星一行入花厅落座，取出一锭黄金，咐准备酒吩咐菜。

艾阳面现歉愧之色，笑道：“怎好令少侠破费。”

严晓星朗笑道：“彼此同道怎说破费二字。”

昨晚相陪严晓星的丽人，双眸惺松，笑靥妩媚，盈盈走出。

严晓星道：“姑娘一宵未睡，谅身已困乏，在下尚未有离去之意，姑娘还是稍歇息片刻吧。”

丽人妩媚一笑道：“如此贱妾暂失陪了。”

严晓星待丽人身影离去后，才道：“二女失踪之事，只要二女坚不吐露

自身来历，必可安然无恙。”

艾阳道：“凶邪逼供用刑手法辣毒，二女终必受刑不住。”

严晓星不禁长叹一声。

只见严晓星又接着说道：“远水难救近火，既是在下偕同三位赶去，也难找出鹰愁谷。”

孙剑平听出严晓星之意不允同往泰山，不禁大失所望，道：“少侠不允随往相救，叫我等如何向谷主覆命，谷主还有亲笔手书相呈少侠。”说着取出一封密缄。

严晓星接过折阅，沉吟须臾，微笑道：“在下倒想出一可行之策，逼使无极帮主自动放出二女。”

艾阳三人闻言大喜，忙道：“有何妙策？”

严晓星道：“三位赶回东岳，扬言奉了大内之命采集药草，二女无故失踪，必是凶邪所为，若不放出，天怒不测，必罹非常之祸。”

艾阳三人闻言不由面面相觑，目露难色，道：“若此风声传入大内，我等恐身首异处……”

严晓星摇首笑道：“无妨！”说着从身旁取出一块金牌。

三人一见此牌，顿时肃立亮身，艾阳道：“少侠此牌得自何处？”

严晓星便将得牌经过叙出，接道：“在下请知府修书一封驰驿去京，面呈李相照行事，谅二女必可释出。”

艾阳不禁大喜过望，立即告辞。

严晓星笑道：“三位不要操之过切，千里长途，飞身难至，再说三位须换易商买装束，以免起疑。”

兰香院酒宴摆齐，陈列山珍海味。

艾阳三人命人去布庄买了三袭商买成衣换上，晌午后才告辞离去。

严晓星佯装放逐声色，与众丽人猜拳行枚，并命院中龟奴通知镖局。

片刻，只听厅外传来乾坤八掌伏建龙宏亮大笑道：“贤侄雅兴不浅，到处留情。”

只见伏建龙余化鹏相率迈入厅中。

严晓星朗笑道：“人生戏耳，何必认真。”即肃客入座。

酒过三巡，伏建龙回严晓星附耳低声道：“杜姑娘有下落么？”

严晓星答道：“小侄四更时分，相遇杜姑娘手下一名弟兄，谓杜姑娘趁柳无情遭遇强敌时得以逃出，既然无事，小侄一时之兴，动了怡游秦淮之念。”

伏建龙不禁捋须呵呵大笑道：“贤侄文采风流，稍涉风月，自古英雄才子皆然，有何不可。”

三人在兰香院磨了两个时辰，余化鹏与伏建龙双双告辞。

伏建龙呵呵笑道：“贤侄在金陵尚须稍作勾留么？”

严晓星道：“漕都主人宿疾未愈，甚艰即行告辞更须探听陆玄行踪道再作去留。”伏建龙呵呵笑道：“正该如此老朽及一副联语，正与眼前应情：

小住为佳，得小住，便小住。

如何是好，要如何，便如何。

请贤侄记住温柔乡里最是消磨壮志，莫沉溺就是。”

言罢，复又宏亮大笑拉余化鹏离去。

严晓星俊脸绯红，道：“这位老前辈最爱说笑。”

俗云哪个姐儿不爱俏，严晓星俊逸翩翩，貌比宋玉，兰香院诸女争相献媚，旖旎风光，可想而知。

但严晓星是有所为而来，非常人行非常之事，怎能认真那陪他的丽人名唤雅萍，妩媚温柔，楚楚动人，对严晓星婉婢温顺，不似风尘中人，见严晓星即生要此婢用点。

花厅内全樽酒绿，烛影摇红，严晓星与雅萍娓娓清谈，蓦地，龟奴匆匆奔入，禀道：“严公子，院外有一黑丑女坚称要见面公子。”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请她进来。”

雅萍柔声道：“是否贱妾须避开？”

严晓星摇首笑道：“无须。”

只见龟奴领着一黑衣少女进入花厅。

那黄衣少女面色蜡黄，不类生人，森冷如冰，穿着一身黑线短袄劲装，外罩一袭黑绒披风，肩背一柄长剑。

严晓星立起微笑道：“姑娘请坐。”

黑衣少女目注了雅萍一眼，作势要取文房四宝。

雅萍会意，命婢女取过笔墨纸砚。

严晓星泛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意。

黑衣少女在纸上草书。“你知道我是谁？”

严晓星道：“知道！”

黑衣少女不禁一怔，又疾书如飞：

“你真知么？”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无情最是台城柳。”

黑衣少女正是柳无情，立即掷笔怒道：“我真个人如其名么？其实你最是无情。”

这时雅萍与院中婢妪俱退了出去，静悄悄花厅内仅剩下严晓星及柳无情两人。

严晓星怔得一怔，微微叹息道：“姑娘何出此言，在下与姑娘萍水相逢，毫无恩怨，无情二字在下愧难领受。”

柳无情莲足一跺，银牙猛咬，冷笑道：“你还说咧！女儿家当清白为先，你当众与我……，怎可一走了之？”忍不住眼圈一红。

严晓星剑眉一皱，一笑道：“嫂溺援之以手，此乃不得已纵权之举，何况昨晚之事在下不吐露，谅与姑娘无碍。”

柳无情嗔道：“至少你已瞧见，你如不应允，我与你绝不干休。”

严晓星愕然诧道：“姑娘须在下应允什么？”

柳无情气得娇躯乱绝，咬牙嗔道：“到了这般时候，你还装什么糊涂嘛！”

严晓星倏地神色一正，太息道：“人非太上，何能无情，但在下身负血海大仇，不愿涉及儿女之私，这个尚请姑娘见谅。

柳无情鼻中冷哼一声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许飞琼杜翠云二女是否是你心中情侣，此刻身在兰香院内，追膛声色之乐……”

严晓星俊脸一红，忙道：“逢场作戏，岂能认真。”

柳无情道：“那二位姑娘知你在此处，哼，真有你罪受的。”

“她们并非捻酸吃醋之辈。”

柳无情双眸注视严晓星，也不知是爱是恨。

严晓星又道：杜翠云与在下不过是武林同道，拯危扶难理应如此，姑娘何必强人入罪。”

柳无情冷哼一声道：“你说得如此轻松，杜翠云未必就放过了你。”

严晓星咳了一声道：“此乃题外之言，姑娘此来隐秘面目，必有人暗蹑姑娘之后，看来这兰香院片刻之后将掀起一场杀劫。”

柳无情暗暗一惊，道：“不错，白眉老怪仍穷追不舍，被姑娘李代桃僵之计甩开，乔装改扮只身前来，老怪党羽虽心有所疑，足蹑身后，却未能证明是我。”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姑娘最好不要这般装束，依在下，请去换装如何？”

柳无情不禁一怔，嗔道：“你要我扮歌妓么？”

严晓星微笑道：“此乃权宜之举，与姑娘并无所伤。”

柳无情回眸一笑，道：“好，我听你的。”柔情万斛尽在此寥寥数字中。

严晓星由不住心神一震，目送柳无情娉婷走出花厅，直皱眉头。

急地，院外传来高声喧嚷，龟奴神色恐惧领着三个油头粉脸汉子怒冲冲奔入。

一敷粉面丑恶少年速速望见严晓星坐花厅内，冷笑道：“吾道今晚兰香院拒不接客，原来有贵公子在，唤他们打手来，把那兔患子撵了出去。”

语声方落，院外涌入一群横眉怒目短装汉子冲进花厅哪知竟起了一片惨呼声，一群打手踉跄跌出厅外，面流鲜血。

原来瞬息之间，这群打手一个个被割耳切鼻，痛极惨呼狼狈逃出。

敷粉少年面色大变，狞笑道：“小辈，竟敢在此行凶伤人，哼，你等着大爷与你没了没休！”转身三步变两步率众逃出。

严晓星浑如没事人样，端坐一张太师椅上面含微笑。

龟奴颤巍巍走入，面有忧容，躬身禀道：“公子，那厮名唤张兴泰，系金陵宝源钱庄少老板，结交官府，恃势为恶，他想雅萍姑娘不是一天了，但雅萍结交的恩客亦有不少财势的巨绅，故雅萍姑娘得以守身如玉，但今晚得

罪了他，恐兰香院将永无宁日了。”

严晓星微笑道：“你无须害怕，自由我作主。”

两条娇俏身影翩然走入花厅，只见雅萍与柳无情双双走入，柳无情换了一袭镶有花边裙袄，婀娜动人，但面上仍戴着一副人皮面具，显得冷漠如冰。

柳无情道：“这群无知恶奴，稍加惩戒也就算了，何必割鼻削耳，闹得无人不知。”

严晓星微笑道：“姑娘怎会动了慈悲之念，那张兴泰乃有所为而来。”

柳无情不禁一怔，道：“你是说白眉老怪？”

“正是！”

“他怎会知我来到兰香院找你？”

严晓星突神色微变，右掌一扬，数缕寒芒逾电闪出，只听一声惨嗥，接着重伤倒地。

忽闻严晓星低声道：“两位姑娘速隐身厅后。”

柳无情伸手一抱雅萍，疾闪隐去。

只听一声阴沉冷哼，厅门外现出一长脸黑袍人，面目冷峻，双目开阖之间，精芒逼射，阴恻恻发出一声冷笑道：“我那属下是尊驾所伤么？”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不错，朋友是何来历？”

黑袍人面色一沉，冷笑道：“我乃大内头等侍卫颜奇峰追招一女匪，尊驾必是女匪同道，本大人岂能容你猖妄无忌，速指认女匪藏身何处，不然无法幸免一死。”

严晓星沉声道：“颜奇峰，你自称系大内头等侍卫，在下无法相信，兰香院内怎有女匪潜临？”

“住口！”颜奇峰大喝道：“尊驾无须狡言舌辩，颜某在兰香院外布伏高手如云，一声令下，玉石皆焚。”

严晓星面色一寒，道：“颜奇峰，你知道在下是谁么？”

颜奇峰心机深沉，闻言暗忖道：“此人委实难惹难缠，看来非动手见个真章不可！但必须谨慎从事……”

心念转之间，一条灰色人影疾掠入厅悄然落地，现出一灰衣老者。

严晓星识出是蓝野民，冷笑道：“原来是白眉老怪一丘之貉，颜奇峰，你胆敢冒充大内侍卫，该当何罪？”

蓝野民颜奇峰不禁骇然变色，互望了一眼。

颜奇峰忽放声狂笑道：“颜某并非冒充，令人惊异的是尊驾何以认出我用白眉叟同道？”

蓝野民目光炯炯道：“尊驾谅是外间盛传的紫霞庄主严天梁的后人严晓星少侠？”

严晓星道：“不敢，正是在下。”

蓝野民略一沉吟，向颜奇峰道：“谅我等忙中有错，台城豁蒙楼上严少

侠与柳无情本是死敌，严少侠怎能为柳无情藏隐？”

要知严晓星是聪明绝顶之人，闻言不禁悟出白眉老怪等亦在割蒙楼外现踪，那八蒙面人中分明无蓝野民颜奇峰，可见白眉叟网罗的俱是一时之雄，真真假假，俾可声东击西，令人有虚实不测之感。

颜奇峰目露疑容，道：“蓝兄虽推测不错，但严少侠有杀人灭口之意，其中必有蹊跷。”

严晓星道：“在下飞针伤人，乃错认二位手下为无极帮匪徒之故。”

颜奇峰面色一变，冷笑道：“严少侠，你我本非仇敌，但我等身份被揭破，只有得罪少侠了。”

严晓星朗笑道：“两位如动了杀人灭口之念，在下只有放手一拼了。”右手迅疾如电取出藏在肋下一柄长剑，呛朗朗龙吟过处，一道眩目青霞洒寒星万点，剑气逼人。

行家伸手，便知有无，颜奇峰蓝野民均是身负奇学高手，瞧出严晓星使出剑式“金针度厄”，本达摩剑法一招最奇奥剑招，虽寓守为攻，却一使展开，无异石破天惊威力无匹，不禁骇然，倏地飘身退出厅外。

严晓星如影随形掠出，寒星点点幻罩两人周身要穴，冷笑直：“你我本河水不犯井水，若执意为仇，莫怨在下辣手伤人了。”

颜奇峰蓝野民霍地袍襟一撩，备取出独门兵刃，只见颜奇峰手中挽着一柄如意连环索，蓝野民手执一条蛇锥软鞭。

蓝野民一式“毒龙出谷”，呼地笔直点向严晓星心坎死穴，颜奇峰身形疾拔，半空中一招“乌云蔽空”攻出，震起满空环影疾卷袭下。

严晓星身法奇快，斜身一闪避开了蓝野民鞭势，“金针度厄”剑招变为“万笏朝天”。

寒飙飞空，只听叮叮连声金铁交击，颜奇峰只觉虎口发麻，连环索竟荡了开去，不由大惊，半空中急翻身形，落向三丈开外，大喝道：“住手！”

严晓星道：“颜侍卫有何话说？”

颜奇峰道：“在此动手拼搏，不免骇世惊俗，你我何不择郊外空旷之处印证高下。”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在下无法奉陪，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恐这兰香院已为无极帮凶邪所围住了。”

蓝野民道：“少侠是否胆惧？”

黑衣老者忽疾逾飞鸟掠入院中，道：“我等中了贱婢诱敌之计，贱婢等诸女在暗中猝然暗袭，连伤七人往桃花渡方向遁去，众弟兄均已追下。”

颜奇峰抱拳笑道：“误中贱婢移花接木之计，颜某当面告罪。”抱拳一拱，转身三条身影穿空如云飞去。

这时，严晓星不禁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

忽闻柳无情发出一声银铃娇笑，翩然从屏后闪出，道：“好一个移花接木之计，亏你想得出。”

严晓星目露茫然之色道：“在下迄至此刻犹困惑不解，其中必大有文章。”

柳无情凝眸注视着严晓星道：“此事暂且别过不提，你我之事究应如何？”

严晓星皱了皱眉，微微叹息一声道：“姑娘绝世容颜，兰心蕙质，在下一介武夫，身负大仇，萍无所寄，何况彼此又处于敌对地位，亦恐有负姑娘……”

柳无情娇嗔道：“别说了，你究竟要我不要我？”

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令严晓星呆住，不知所答，一张玉面涨得通红。

忽闻一声银铃悦耳甜笑道：“让贱妾来说合吧！哪有当面敲锣打鼓之理！”雅萍笑靥如花，盈盈走出，拉着柳无情回房而去。

严晓星不禁长叹一声，只觉心乱如麻。

一条身影疾闪而入，只见是乾坤八掌伏建龙，面色凝重道：“贤侄，老朽方才发现白眉老怪率众匆匆奔离，似由兰香院离去。”

“不错！”严晓星道：“他们追踪柳无情来此，引起拼搏，胜负未分之际，忽有一贼党来报，柳无情就在附近设伏连伤老怪数名高手，谅他们追踪柳无情而去。”

伏建龙诧道：“贤侄见过柳无情么？”

严晓星摇首道：“未曾！”

虽然彼此心中明白，却故作不知，汝虞我诈互逞心机。

伏建龙略一沉吟，道：“莫非柳无情与贤侄一见倾心，所以来此伺机与贤侄相见诉慕爱意，但因白眉叟追踪甚紧，方未敢现身。”

严晓星玉面绯红，赧然答道：“伯父又在说笑话。”

伏建龙呵呵笑道：“贤侄年少俊逸，气度翩翩，老朽如是柳无情，也不禁一见钟情，芳心窃慕不能自己，”忽又长叹一声道：“秦楼梦馆，歌台舞树，终非久居之地，迷恋声色，壮志消磨，贤侄何妨将雅聘去。”

严晓星道：“小侄不过逢场作戏而已。”

伏建龙正色道：“老朽知你心情，一切由老朽作主，但柳无情却不能辜负她一片深情爱意，也许她能助你取得无极帮珍图。”

严晓星摇首答道：“男女相悦，最重真挚，若是为了私欲得逞互为利用，日后恐将凶终隙末，悔恨终生，反为不美。”

伏建龙不禁大为折服，大笑道：“既如此说，一切听其自然好了，老朽尚有一约会，明日当再相晤。”语毕飞身而出，形影疾杳。

雅萍已在屏后走出，道：“公子可否随贱妾回房，容贱妾面陈一切。”

严晓星道：“柳姑娘咧？”

雅萍道：“柳姑娘她已走啦！不过她还会再来。”

严晓星心知柳无情必留在兰香院，方才与伏建龙相识俱已听悉，遂默然随着雅萍走向后院。

数日易过，金陵平静如水，严晓星一骑如飞，循着江岸，驰向当涂，取道安徽径奔赣境。

暮霭深沉，夜瞑四合。

严晓星行近一座荒山，择一破庙栖身，将坐骑系在庙后安顿后，一跃进入大殿，折来几束木柴生起一堆熊熊烈火。

他正在盘坐吐纳行功之际，发现地面微现数处零乱足迹，猜出其中有异，遂微微一笑，倏地腾身拔起隐身不见。

大殿内除炽红火堆外，沉寂如水。

蓦地……

庙外忽随风传来一声惊噫，四条身影疾闪掠入，现出颜奇峰蓝野民及一双面目怪异冷漠如冰老叟。

蓝野民目露惊异之色道：“奇怪，我等亲眼目睹严晓星进入庙内，环周庙外俱已布伏，怎么不见？”

颜奇峰沉声道：“咱们搜！”纷纷四向搜觅，瓦上，梁间，无不搜索殆尽，却偏觅无着。

蓝野民诧惊不已，道：“纵然他有所发现，遁逸离去，但坐骑亦失去踪迹，令人百思不解。”

颜奇峰面色沉肃，道：“颜某不信严晓星有所发现，惊觉离去，再说连坐骑亦失踪乃大不可能之事，等我且隐藏近处，以观其变。”

人影纷纷疾闪而杳。

约莫半顿饭光景，庙外忽闪入五个娇俏少女，俱面戴人皮面具。

为首一女亦发出一声惊噫，道：“他竟离去了么？”

突闻数声宏亮大笑，颜奇峰蓝野民等人纷纷扑入。

蓝野民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是一样，柳姑娘别来无恙。”

柳无情冷冷笑道：“原来是你们，来此为何？”

蓝野民道：“与姑娘心意一样，亟须取得陆道玄手中那幅图。”

柳无情道：“图在陆道玄手上，与严晓星何干？”

蓝野民哈哈大笑道：“严晓星既然被制住，还怕陆道玄不自投罗网？姑娘无须巧词饰非，近来此处亦无非志在严晓星。”

柳无情冷笑道：“你知道就好，那严晓星人在何处？”

蓝野民道：“不瞒姑娘，老朽在此庙设伏多时，目睹严晓星乘骑入寺，此刻却不见踪迹。”

柳无情闻言不禁一怔，冷笑道：“亏你还说得出口，人已走掉，独呆此处为何？”

蓝野民微微一笑道：“风闻无极帮亦有一份藏图，姑娘必知藏处，若姑娘愿弃暗投明，相助老朽取有，实为武林之福。”

柳无情冷冷笑道：“尊驾何不迳向敝帮主当面索取，姑娘要走啦。”

“慢着！”

颜奇峰一声大喝出口五指疾伸如风向柳无情左肩抓去。

猝施奇袭，迅如电奔，五指堪近，忽化抓为劈，按向柳无情肩头。

啸风悸耳，一股沉重逾山岳的真力直压下去。

柳无情真要叫他掌力按实，必然肩骨尸碎，毙命当场。

距离又近，掌势凌厉，柳无情无论如何亦逃不开去。

噗的一怕，如中败革，颜奇峰只觉柔不着力，不禁心头暗感骇然，只听柳无情娇叱一声，右掌横挥，疾攻三掌四指挟着锐劲的指风，逼得颜奇峰身形连连闪避。

蓝野民大笑道：“姑娘好俊的武功！”与其他两老叟同时出手。

四女娇叱一声，青芒疾洒，流芒万点猛攻而去。

柳无情倏地一掌逼开颜奇峰，迅疾无伦将剑拔在手中，嗖的一招天星飞斜劈去。

剑势电奔，颜奇峰闪避不及，头顶一绺长发飘然削落。

柳无情竟不追击颜奇峰，一招“星换斗移”指向蓝野民肩头，透过四女万重剑影。

只听蓝野民冷哼一声，肩头已瞧见血。

颜奇峰大喝道：“好辣毒的贱婢！”身形倏地拔起，头上足下，两掌交并，逼出巨猛罡劲临头压下。

只见颜奇峰身在半空，猛地斜斜坠下，面色大变，喝道：“快走！”

蓝野民间声情知有异，急随两老叟随着颜奇峰身后飞掠出殿。

柳无情目睹颜奇峰去得太过突然，不禁大感诧异。

火堆中见火呼的一闪，冒出一条人影，正是那严晓星。

柳无情骇然诧道：“你藏在火中？”

严晓星笑道：“哪有人藏在火中之理，不怕烧死么？”

柳无情将信将疑道：“那么你藏在何处？”

严晓星笑道：“在下方才在殿外进入，只因身形迅速，恐姑娘一时眼花，误认为在下藏身于火中。”

柳无情道：“白眉老怪徒党咧？”

严晓星道：“俱已退去，方才老怪发现金刀四煞形迹，是以传声将颜奇峰等人唤出。”

柳无情犹是不信，目睹颜奇峰坠下的身法，似是负伤模样，她本聪明绝顶之人，此刻仍难破解，只觉心头困惑异常，欲摆手掌道：“你为何不告而别？”语音柔婉哀怨。

严晓星微微叹息道：“姑娘，你难道不知在下的心情么？”

柳无情默然须臾，道：“我知道，但何以将雅萍量珠聘去，迁往知府衙内，但你总该打个信息给我。”

严晓星道：“在下一身杀孽，招无数强敌，祸福旦夕甚难预料，姑娘何能背叛无极帮……”

柳无情嗔道：“背叛无极帮我已再所不惜，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如此做法，姑娘不是爱在下，而是要将在下置于死地。”

柳无情诧道：“这话何解？”

严晓星道：“此处不是谈话之所，你我上到一隐秘之所如何？”

柳无情道：“好！”

严晓星道：“姑娘请速随在下来。”转身望庙后掠去。

诸女紧随严晓星身后，只听严晓星道：“五位请瞧明在下所走方位的步法，不能有丝毫错误，在下深信白眉老怪党羽必去而复返。”

柳无情只见严晓星东闪西挪步法错踪玄奥，不敢丝毫怠忽。

约莫行出三四里之远，存身在一片深山恋壑之间，月色皎白，景物凄迷。

严晓垦不禁长吁一声，快步如飞，掠向一座悬崖下。

柳无情轻功身法甚高，如影随形掠去，凝眸望去，只见藤罗翳蔽下隐隐现出一宽敞洞穴。

严晓星伸手一捉柳无情手腕，拨开藤萝进入洞穴后，扇开火摺，点燃了一盏松脂石灯。

接着四婢亦进入洞中，那洞穴中分为三间，桌椅寝卧石榻炉灶一应俱全，爽朗异常。

严晓星望了柳无情一眼，正色道：“在下大仇待报，若非习就旷绝武学，无法手刃大仇。”

柳无情揭下人皮面具，嫣然一笑道：“我心意已决，助你复刀难道不行么？”

严晓星道：“背叛无极帮，决不可行。”

“为什么？”

“在下大仇就是无极帮中人。”

柳无情摇首笑道：“这话我不信，你武功与我不相伯仲之间，无极帮中高手虽众，但武功造诣犹逊于我。”

严晓星太息道：“据在下所知，目前无极帮主不过是傀儡而已，姑娘亦非无极帮主所能统御，在无极帮主身后尚有一极厉害的魔头！”

柳无情面色微变诧道：“你怎知道？”

严晓星道：“数月来迹象观察综集所得，但愿在下猜测不错，”接着又长叹一声道：“姑娘此行追踪在下显然是受命而来。”

柳无情面色微变，星眸一红道：“此身非易莫属，并无假意，纵然受命，却无害你之心。”

严晓星道：“如在下猜测不错，这位魔头就是在下杀父仇人。”

柳无情愕然道：“我看不是吧！此人无异是我授业恩师，他与无极帮主均诡秘面目，但言语和蔼，行事亦不违悖人情，虽图谋霸尊江湖，却无为恶武林之念，他敢口应允我嫁给你，决不从中作梗，唯一条件务须取得陆道玄

手中那份藏图。”

严晓星摇首叹息道：“难！难！难！”

柳无情秀眉一皱道：“有何难处？”

严晓星咳了一声道：“迄至如今，在下尚未与陆道玄谋面，豁蒙楼上陆道玄那封书信不是姑娘瞧过么，若不将无极帮那幅藏图取有，恐他不允交出图。”

柳无情目露疑容道：“书信真是陆道玄写的么？”

“怎么不真！”严晓星不由心中一震，暗赞柳无情聪颖，微笑道：“在下相信那魔头已视我如眼中之钉，为何不及早将在下置于死地之故，即因尚有顾忌，杀了在下，珍图绝无法到手，目前此人强仇大敌乃神木令尊者传人，在下过其次尔。”

柳无情不禁动容，纤手一撩鬓旁秀发，颔首道：“不错，他畏惧的就是神木令尊者传人，我奉命搜觅神木尊者传人下落有数月之久，但无法寻觅踪迹。”

严晓星忽目注柳无情不语。

柳无情不禁绯红双靥，嗔道：“你瞧什么？难道我脸上有花么？”

严晓星道：“姑娘貌比花娇，令人百看不厌。”

柳无情嗔道：“若换在别人口中说出，我必让他剑下横尸。”

严晓星忽正色道：“姑娘奉命而来，定有归期么？”

“你问这则甚？”

严晓星道：“事关姑娘生死，在下焉能不问。”

柳无情见他说得郑重，不由花容微变道：“端午节前须赶回总坛。”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姑娘如不在端午前赶回，将死于非命了。”

柳无情面色一变，道：“你说什么？”

严晓星道：“非但姑娘死于非命，这四位姐姐亦将身遭惨死，在下相信姑娘来此，一定有人随后暗中严密监视着，在端午节必有传命带姑娘，务必在期前取出陆道玄那份珍图。”

柳无情道：“这话我相信，但不信我五人身遭惨死。”

严晓星太息道：“他在你们身上下了极严厉的禁制，其中一人必提前半月发作。”

柳无情后四女不禁大惊人色，忙道：“你从何而知，禁制下在什么地方？”

严晓星道：“在下因略诺医理，旁引索证得知，至于禁制设在何处，谅必设在隐秘之处，不妨容在下一扶迹象，或可测出。”

于是五女由严晓星逐一扶察脉相。

约莫费了一个时辰，只见严晓星面色沉重，垂目寻思。

柳无情发出一声银铃娇笑道：“你测出禁制处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在五位姑娘左肋下，不妨请去里间互相检查异征，容在下寻思解救之策。”

五女怀着一腔惊疑，鱼贯走入另间石室，燃亮了一盏松脂油灯。

灯影摇红，严晓星独坐沉思。

半晌，五女相率走出，柳无情神色庄重，道：“果然不错，左肋均现出一颗醒目红斑，”手指着一女，接道：“梨云肋下红斑有黄豆大小，不知有无解法？”

“自然有解！”严晓星道：“不过在下有难处，姑娘请在下来。”说着迳往另一间石室走去。

柳无情双眼眨了眨，她乃玉雪聪明，已解其故，不禁望了四女一眼，莲靥嫣然一笑，随着严晓星身后走入柔声道：“你不嫌陌生了点么？我小字飞燕，你以后就唤我燕姐好了，大概我比你年长，”说着媚眸一笑，道：“星弟唤我有何话说。”

严晓星叹息道：“燕姐身体罹禁制乃是奇毒，这奇毒并非仅一种，如小弟猜不测，这奇毒恐系五种以上混合而成，互相克制，所以不易发作，而且极难察出所异，俟数种奇毒内某种慢慢消灭后，无法遏制平衡，必然逐渐发作，故解救不可不慎，稍一错失，则将抱憾终生。”

柳无情笑道：“这话还须你说，快动手吧！”

严晓星摇首面有难色道：“一纸为甚，岂可再耳。”

柳无情娇嗔道：“星弟不是说过嫂溺援之以后，凡事似权衡轻重么？她们四人与我情同姐妹，往后的事自由我等安排，你操什么心？”

严晓星无可奈何，走出石室，朗声道：“解救之法先使其发作，才可用药，不过小弟须先去附近村镇购置应用之物，在洞外设下奇门，五位不可稍离一步。”

柳无情道：“你不要借故逃走，否则燕姐誓不饶你。”

严晓星笑笑道：“小弟是轻诺寡信之人么？”说着一闪而去。

柳无情五女一觉醒来，松脂油灯尚是明亮着，不知是什么时分，计算严晓星已离去甚久，尚不见返回，芳心惦念不已。

忽见洞径人影一闪，正是严晓星飞身掠入，手中尚提着一大布袋。

柳无情秀眉一颦，嫣然笑道：“袋内所装何物？”

严晓星微微一笑，将袋内之物一一取出。

只见是用荷叶一包一包的食物，内有卤鸡鸭牛肉，热腾腾的肉包馒头，并有一葫芦佳酿。

柳无情笑嗔道：“天哪！我等怎可食用这么多食物。”

严晓星正色道：“燕姐，体内奇毒必须尽除，只怕要留此洞内五日。”说着在袋内取出一叠盘碗，接道：“有劳五位姐姐了。”

五女相视嫣然一笑，纷纷上前将鸡鸭剁切盛装。

严晓星独在一旁换过一身劲装。

柳无情愕然问道：“你做什么？”

严晓星道：“小弟方才潜往荒寺一探，发现可疑人物窥探，窃窃私语，

面现惊异之色，小弟猜测必是贵帮监视燕姐高手，他们不但武功奇高，而且眼力异常锐厉，谅必察觉我等逃离路径，稍时必寻来洞外，唯恐小弟与燕姐五位疗治时，无法分身，反不如及早诛戮，永除后患。”说着从囊中取出一副人皮面具戴上，立变面有赤红刀疤，虬须老者，轩身疾步如风掠出洞去。

天朗气轻，蓝天飘浮着数片白云，阳光穿叶，映地成金山野碧翠滴绿，一望无际，令人心旷神怡。

严晓星徘徊于绿荫小径间，忽见一双人影疾闪掠至，现出两面目冰冷四旬精悍的黑衣汉子。

左侧一人忽阴恻恻冷笑道：“你是何人，在此徘徊则甚？”语音尖锐刺耳。

严晓星发出一声怪笑道：“老夫也要问你等在老夫居住，附近逡巡为了何放，速实话实说，不然莫怨老夫心辣手黑。”

右侧怪人狂笑道：“阁下是否有耳闻，数十年前威震西南霹雳无常其人么？”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霹雳无常共有两人，想必就是二位，但往事如云烟过眼二位名头还不致吓倒老夫。”

左侧一人冷笑道：“你胆敢在鄯某面前狂言！”右掌一挥。

一股暗劲撞向一株合抱大树，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树杆齐中折断倒下，宛如天崩地塌，灰尘扬空，威势骇人。

严晓星似视若无睹，淡谈一笑道：“就凭这点微末技艺也敢班门弄斧。”

忽侧一人大喝道：“老大，暂别妄行出手，兄弟向阁下言明一事，我等此来实为找寻一位仇家，与阁下无干。”

严晓星面色一沉，狞笑道：“既与老夫无干，为何对老夫无礼，老夫向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无礼在先，莫怨老夫萌动杀机了。”伸手挽出背后长剑。

薛霅无常乃同胞兄弟，鄯云鄯雷昔年横行西南，杀人无数，恶名正嚣之际，突然销声匿迹，不知所终，岂料竟投在无极带内。

鄯云狂笑道：“好个不知死活之徒。”

严晓星大喝道：“谁不知死活，在老夫禁地上妄自出手毁坏老夫手植树木，两位别想活着回去。”说着手中剑一晃，接道：“两位能接下老夫三剑，尚若不损毫发，当容你等从容离去。”

霹雳无常闻言，怒火陡涌，鄯云一掌呼地劈出，劲风宛如山涌。

严晓星屹立如山，长剑疾弧，一招“画龙点睛”直刺而去。

这一招严晓星施展十二成真力，势若奔电。

鄯云掌已发出，猛感剑气逼人，不禁大惊，迅疾撤掌闪身。

但避已无及，寒光一点竟刺破右眼，但闻鄯云发出一声惨嗥，眼孔中涌出一股鲜血。

严晓星大喝一声，剑势一沉，鄯云嗥声未绝，仰面倒地，胸膛裂开，五

脏六腑翻溢腔外，惨不忍睹。

鄯雷见乃兄身遭惨死，料不到此人竟有如此旷绝武功，不禁心胆皆寒，急顿足腾身拔起。

严晓星大喝道：“你走得了么？”

一式“奔雷击虹”，剑芒电卷，带出一声刺耳锐厉破空疾啸，鄯雷两腿被刃削落，血涌如注，发出凄厉惨嗥坠地，随即惨嗥道：“阁下……”

严晓星岂能让他哀辩乞求，紧接着一按，已自身首异处，鲜血四喷。

虽仅仅三四招，严晓星已用竭真力般，汗下如雨，频频喘息。

调息了一阵，只他在囊中取出一只小瓶，挑出黄色药末，化了双尸，慢步走回洞径内。

柳无情已自立在洞首，嫣然一笑道：“人道我无情，不料你这剑招更无情辣手，为何不留一个活口。”

严晓星摇首道：“不能留下活口，要知此事异常隐秘，将来无极帮主再遣出高手与燕姐联络，你可答称不知霹雳无常生死。”

柳无情道：“我能与他们从此断绝关系？”

“不能！”严晓星摇首道：“在端午节前燕姐尚须对无极帮虚与委蛇，不然无立凶入囊。”

柳无情道：“难道我有如此重要么？”

严晓星颔首道：“十分重要。”

柳无情嫣然一笑道：“那么星弟是说要我了？”

此话异常露骨，柳无情言时不禁娇羞无比，靥泛红云。

严晓星闻言不禁一呆，喃喃自语道：“看来小弟是命中注定情孽缠身。”

柳无情白了他一眼，嗔道：“谁叫你到处留情。”徐徐伸出皓腕，携手同入洞中。

走到洞内，严晓星使四女切斩鸡鸭，并蒸热馒头包子，昔年洞主已留下烹治什物。

柳无情盈盈含笑，自动下厨帮四女料理。

梨云暗向严晓星低声道：“公子，我们姑娘平时轻言寡笑，即是对我们也一般无异，冷若冰霜，心辣手黑，不料遇上公子后，并变得和煦近人，柔顺如水，公子，你不可伤了我家姑娘的心。”

少女多半涵蓄矜持，尤其柳无情自视极高，等闲少年庸罪岂堪入目，其实却是个涵藏着极多情感之少女，一见严晓星即不能自己，暗如冰山向阳，融泄不可遏止。

严晓星含笑道：“柳姑娘说四位姐姐对她耿耿忠心，矢志不二，由此可见足证不虚。”

须臾，食物端上，这一餐吃得香甜无比。

在洞中留住五日，那毒性发作病苦难言，经严晓星悉心诊治，针药兼施，并且纯阳真力与五女驱心体内余毒。

严晓星俟她们恢复体力后，五女均扮作男装，易容改面，觅舟溯江而上。

座舟乃新近订造下水，双桅四篷，红木船身，前后一舱，宽敞爽洁，舱内细尘不染。

柳无情皓腕支颐，凝视江景，只见水天一色，风帆片片令人心旷神怡，突回首娇笑道：“星弟，据我观察所得，你在武林中已广蓄着丰厚的势力！”

严晓星诧道：“燕姐从何得知？”

柳无情道：“我在下舟时就已察觉，那些舟子对你神色极其恭敬，此舟似奉命建造，尚未有人乘过，一切均有预谋。”

严晓星哈哈冷笑道：“燕姐委实心细如发，可是无极帮却赔了夫人又折兵，少了一个极有力助臂，不错，小弟若不凡事小心，预为筹谋，恐无法达成心愿。”

柳无情道：“看来你是稳操胜算，我与你为敌无异以卵敌石。”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这倒未必，不过凡事谋定后动，总比临时匆乱为好。”

此刻，舟已驶动，水声汩汩，只闻舟子撑篙拨水，和唱山歌，宛如渔樵问答，此落彼起。

严晓星欠臂伸腰笑道：“人生难得几回闲，燕姐，你也回舱歇息去吧。”说着取过文房四宝，铺展宣笺。

柳无情柔声道：“贱妾与你磨墨。”

严晓星见她自动改了称呼，不禁暗暗长叹一声，此乃命中磨折，无可奈何。

柳无情磨好墨后，又斟了一杯酒。

严晓星谢了一声，注视了柳无情一眼，濡笔挥毫，即席书填一阕词曲：

锦筵空

罗幕翠

侍燕美人姝丽

十五六

能怜才

劝人深酒杯

黛眉长

檀口小

耳畔向人轻道

柳阴曲

是儿家

门前红杏花

柳无情知隐指自己，不禁娇啐一声，嗔道：“你胡嚼舌根则甚？”

严晓星微微一笑，落笔疾挥，只见是：“临水人家深宅院。”

皆下残花

门外斜阳峰
柳无菊尘千万线
青楼百尺临天半
楼上东风春不浅
书目珠帘卷
有个离人凝泪眼
淡烟芳草连云远
柳无情娇笑道：“原来你在思念雅萍姐姐，真是多情种子，难交通与雅萍姐姐难舍难分。”
严晓星俊面一红，道：“燕姐未瞧见这两阕词曲中都有柳字么？”
柳无情嗔道：“别胡说啦，谁知道你用心何在！”索过羊毫，接道：“我与雅萍姐姐代填一词如何？”
她写的一手工整簪花小楷，只见上书：
槛菊愁烟兰注露
罗幕轻寒
燕子双来去
明月不暗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周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欲奇彩残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柳无情不禁赞道：“好个山长水阔知何处，燕姐才思泉涌，词藻华丽，小弟自愧不如。”
柳无情嗔道：“别酸啦，亏你忍心得下，弃置雅萍一人独守兰闺，知多少幽怨和泪泣春风。”
严晓星是似意与未尽，重又挥毫：
移得绿杨栽后院
学舞宫腰
二月青犹短
不比灞陵多送远
残丝乱絮东西岸
凡叶小看寒不展
休唱阳关
真个肠先断
分付与春春不管
条条尽是离人怨

柳无情道：“刻画入微，柔婉动人，要说是人如其文，真个难以置信。”

四山云起，水面升直一种雾彀，夜瞑渐合，又是掌灯时分，舟子送上丰盛酒饭。

舟子低声道：“禀少侠，江面上频频发现可疑船只，舟中俱是江湖人物，长江水道龙头总瓢把子似与无极帮沆瀣一气，志在查寻少侠与姑娘的下落。”

“好！”严晓星笑道：“任他们登舟，不得拦阻。”附耳密嘱一阵。

舟子喏喏称是退出。

夜深人静，江风疾劲，那艘巨舟紧傍着江岸灯俱无。

蓦地——

江岸上迅疾如飞掠来数条轻巧身影，忽闻一声轻噫道：“这船委实有点蹊跷，难怪咱们总瓢爪子起疑。”

“俺察不出有何可疑之处？”

“哼！难怪总瓢把子总是责斥你浑噩糊涂，这条江面上什么样儿的船只来往无有不知之理……”

“你少唠叨，先说明此舟有何蹊跷？”

“哼！此船溯江而上，泊岸停舟时，竟又扯篷帆逆风逆水那有是理。”

贼徒来的着实不下七，猛感腿弯处犹若蜂螫，痛极魂颤，不禁顿足腾身拔起，心知有异，顿明逃意，那知身在半空，只觉飞麻袭体，眼前发黑，一股强猛劲力撞上身躯堕向江中。

巨舟竟无人自动，驶向江心，风势立起，鼓篷直送，其行似箭。

五女均睡内舱，闻知晚上必有贼徒暗袭，均都枕剑假寐，不敢交睫熟睡。

柳无情只觉船身摧动，其行甚速，暗暗惊异，忍不住坐起轻轻推开窗门，只见舟已在江心，鼓帆疾行，不禁纳罕起来。

突闻邻舱击指轻敲声，传来严晓星低声道：“燕姐，事已过去，安心请睡吧！”

柳无情诧道：“季节有序，此际哪有顺风？”

严晓星笑道：“天有不测风云，人岂能预料乎。”

柳无情嗔道：“我睡不着嘛，星弟可容贱妾这不速之客么？”

严晓星道：“夜深更卜燕姐还是请安睡吧，有事明日再说也不迟。”

柳无情不待严晓星言毕，即行拉开舱门，探门进入，猛然发现严晓星面前置放一盛水木盆，水中有一小舟，与其乘坐的一模一样，张帆沿着盆缘行驶如箭，不禁星眸张开，目露骇然惊异之色。

严晓星面现无可奈何笑容，低声道：“燕姐请坐！”

柳无情一脸困惑迷惘之色，摇首曼叹道：“不可思议，如非亲眼目睹难以置信有此异事，莫非星弟你精擅法术么？”

严晓星道：“小弟仅略谙奇门遁甲之学，此不过是因缘际遇，偶为一异人指点，习成些微奇门异术而已。”

柳无情凝眸注视着严晓星，面露笑意道：“贱妾明白了，那柴青溪奇书

已为星弟参悟玄奥。”

严晓星神色微变，忙道：“燕姐今后不可提及此事，否则恐惨罹非命。”

柳无情道：“贱妾至今不解那霹雳无常鄯云鄯雷非但武功绝高，而且浑身刀剑不入，为何轻易丧命星弟剑下，星弟随身长剑又非干将莫邪之属，乃匪夷所思之事，眼前已索得其解。”言罢嫣然一笑，告辞出舱而去。

天色甫现鱼肚白，柳无情醒来察知已风定船止，唤醒四婢走出舱外，只船已泊在乱汊港中，芦苇丛生一望无际，手道纵横，静悄俏地无人。

忽见远处芦苇从中飞腾起数条如鸟身影，起落极快往船身掠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船上舟子。

这数名乔装的舟子，分明均有着一身极高的武功，只见一约莫三旬短装魁武汉子向柳无情略一抱拳后，面向舱内高声道：“严少侠！”

察的一声，舱门开启，严晓星探身步出，立在舱舷上，含笑道：“周兄，辛苦几位了。”

那魁梧汉子忙道：“不敢，禀少侠一夜顺风船甚速，约莫驶出百余里，此处已过池州。”

柳无情不胜惊异。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好，咱们弃舟起早，叙取祁门入赣。”

申牌时分一辆双驹马车在官道上奔驰着，阳光细丽如金，柳丝拂翠，春风扑面如醉，天气十分晴朗。

十数骑分护马车前后，骑上人一式黑衣劲装，外罩长衫，肩披兵刃，露出醒目丝穗。

车幕深垂，似为一重要官府，前面两骑并列而行，面色阴冷寒肃。

车后忽隐隐传来急骤奔蹄声，只见五人骑风驰电掣而来，呼啸掠过车旁，骑上人均狠狠向车骑盯上一眼后奔去。

只听严晓星语声道：“燕姐，咱们一路行来，频频相遇江湖道上豪雄，小弟猜测无极帮主已在含鄱口周围数百里方圆布下严密伏桩，意在侦明我等行踪。”

柳无情道：“咱们不妨叫明了身份，难道无极帮敢加害不成。”

严晓星道：“咱们还是照原定计划行事，不可稍乱脚步。”依然策马前行。

前行六七里许，道旁忽现出零零落数十户人家，疏柳围绕，其中一处隐约可见四个头大黑字：

“安商客惠”。

但四字之隐却隐一渔翁，垂钩江边虽寥寥数笔，却极神似。

严晓星一眼瞥见，高声道：“我们就在此下打尖！”

车旁一骑闻言立即策马抢出，咱声如雷喝道：“店家，有清净上房么？”

这偏僻小村，客栈简陋异常，那有上房下房，之别，但因此人佯装京中久随官宦仆随，顺嘴喝出，以起逃疑，一切做得极为自然。

店内仓皇奔出一个四旬上下村汉，连道：“有……有，客官里请！”但抬面瞥见车马人骑，声势浩荡不禁为之慑住。

骑上人一跃下马，宏声道：“店家，这座客栈咱们包下

啦！速准备茶水酒饭，快去！”说着马车已缓缓到达门前。

严晓星回身揭开帘幕，道：“恭请大人下车。”

只见车内探身跨出一个身着青衣小帽中年人，三绺短须，气度威严。

村民小户，几曾见到浩荡声势，纷纷走出，在店前逡巡探视，但一见抱刀而立，守护店门前劲装大汉，宛如怒目金刚，均惮惧不前。

夕阳卸山，暮瞑苍茫之际，那青衣小帽官府踱出与店外出店家闲谈，并垂询民情，神态和蔼。

谈了片刻，青衣小帽中年人含笑踱回店内，但严晓星却出了店门，向青衣小帽中年人微微一抱拳后，两道冷峻目光四巡了一眼，只见一秃顶清癯，白须干瘦老汉坐在一株老柳根盘上，吸着旱烟，喷出白茫烟雾，随风四散，一副悠然自得模样。

严晓星走近，含笑道：“老丈高寿几何？”

老翁咧嘴笑道：“老汉虚度七十有三。”

严晓星道：“去岁收成如何？”说着也坐了下来，竟与老翁娓娓相谈庄稼家常。

其实，两人互以蚁语传声，老翁道：“严少侠么？”

“不错，正是在下，冯府上下安否？”

老翁答道：“冯府中虽平静如水，但数月来宅外频频发现江湖群人物频频窥探，却未受侵扰，最近可疑江湖雄大为激增，其中更有卓著凶名黑道巨擘。”

严晓星暗道：“这可想而知。”

老翁道：“一闻知少侠起程南来，数位姑娘望眼欲穿，度日如年，尤其是冯姑娘……”

“别胡说，咱们正事要紧。”严晓星道：“你赶紧用飞鸽传讯说在下已赶来，无极帮及黑道凶邪均在搜觅在下等下落，但却为在下金蝉脱壳之计骗过……”

“少侠惧怕他们？”

“哼！时机未至，姑且忍让，今时三更蚨发，尚须劳驾去我房中一行。”

“老汉遵命！”

蓦地——

严晓星面色一变，右掌虚空疾扬。

迎面十余丈外一参天古松上浓枝密叶中发出一声怪叫，一条人影倒坠跌入，叭达一响，昏死不起。

忽闻暗中传来一声冷笑道：“朋友，好狠的劈空掌。”

其时夜色笼罩，冷月初升，四野一片迷茫。

严晓星亦报以冷笑道：“尊驾也忒胆大妄为了，私窥府行馆，非奸即盗，罪该极刑。”

一条庞大如鸟人影疾掠如飞而出，现出一面目冷傲中年大汉，哈哈狂笑道：“俺一生在衙门里打滚，上至一品大员，下至七品县令，什么世面没见过，狐假虎威，吓得了谁？”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听尊驾口气，似在官府当差，请问尊姓大名？”

“这朋友似乎管不着。”

严晓星面色一沉，喝道：“尊驾真是在官府内当差么？”右掌缓缓推出。

冷傲大汉冷笑道：“找死？”

呼地一掌劈出，劲风山涌，蓦然面色大变，但感劈出真力俱被一种无形绵软力道卸了开去，身躯猛然一震，情知遇上劲敌，却见严晓星化掌为指，迅疾如电点在咽喉要穴。

两指如剑，大汉只觉疼痛如割，不禁闷嗥出声。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尊驾随来之人着实不少，惜惧为我等制住，大驾若真是官面上人，何吝将姓名见告。”

那大汉冷傲之色，仍然不改，厉声道：“俺乃大内三等上卫黄德威，朋友，谅你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伤本大人分毫。”

严晓星冷笑道：“黄大人，若在下是江湖道上朋友，形敢有损分毫，但谊属同僚，黄大人私自离京，结交恶寇，晓同叛逆，就地诛戮亦无人敢责在下不是。”

黄德威神色惨变，身躯颤震瞠目惊道：“原来阁下也供职大内，怎么兄弟竟毫不相识。”

严晓星缓缓撤了两指，道：“黄大人是何时离京的？”

黄德威惊魂稍定，傲气收敛与前判若两人，道：“兄弟是前月告假离京的。”

严晓星淡淡一笑，轻哦一声道：“原来如此，说就难怪了，在下受本相告遇之恩，立意图报，蒙李相汲引，现职龙蟒一等待卫……”

黄德威立时神色大变，惶恐欠身施礼道：“属下罪该万死，竟无知冒犯虎威。”

严晓星手掌一摆，道：“此次大人奉旨离京查办要案，微服暗访，李相严嘱在下护法，故行程异常隐秘，以防泄潜风声，”说着语声一寒，冷笑道：“黄侍卫，你知罪么？”

黄德威面如死灰，惶悚躬身嗫嚅答道：“属下罪该万死！”

严晓星冷笑一声，伸手探怀取出一块金牌，送在黄德威眼前，道：“黄侍卫久在大内，定认得此牌来历？”

要知龙蟒一等侍卫，地位极高，可与当朝二品并起并坐，操生杀侍卫大权，黄德威怎不心胆皆寒，乱噤不语。

忽见严晓星缓缓收起金牌，微笑道：“念在同僚份上，在下也不为己甚，

但需黄侍卫，应允一事。”

黄德威忙道：“大人有事，尽管吩咐，属下敢不赴汤蹈火。”

严晓星面色一沉，道：“我等此行极为慎秘，但一路行来，频遇江湖豪雄，目光怀有敌意，在下虽不明了，但却知其中必有蹊跷，黄侍卫既已告假之身，重入江湖，心有的为，在下亦不追根究底，然必须风声不走漏，更不愿受此惊忧，你能做得到么？”

黄德威道：“属下一定办到！”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国法森严，非江湖可比，黄侍卫虽是铁铮铮汉子，但旅人何辜，连累九族同诛未免不值。”

黄德威道：“大人训诲，属下慎尊不忘。”

严晓星忽伸手扶着黄德威右肩，道：“黄侍卫何时回京销假？”

黄德威不禁机伶伶打一寒颤，躬身道：“属下告假半年，三日后立即可回京。”

严晓星呵呵一笑，右掌拍了拍黄德威肩头，道：“你可离去了，你所同行之人均在官道上。”

黄德威如逢大赦，躬身行礼道：“恕属下告辞了！”转身一个箭步，身如奔弩，消失在夜色苍茫中。

严晓星迅疾回身，走回店内，只见柳无情迎面走来，虽是男装，却盈盈一笑道：“今夜所见，贱妾委实服了你啦！”

严晓星道：“三更时分，我等即离此处，不知小弟相约之人已到否？”

柳无情道：“人在房中恭候多时了。”

两人并肩走入……

鄱阳湖滨，逍遥太岁冯步康筑居于正归隐，园林之盛，一时无出其右，四时之景不同，春花兢艳，夏荷飘香，秋波镜空，冬松挺秀，尤以栖云阁瑰丽宏伟，凭栏眺望，万顷波光，千帆风影，远山隐约，景色如画，山光水色，如荡漾凡席之间。

冯杏兰自随其父返回家中，虽病体稍健，却闷闷不乐，其父多方劝慰譬解，亦无法稍释思念之情。

数月来，萧文兰、雷翠瑛何尝不思念严晓星，却不愿形之于色而已。

这日，冯杏兰独自一人立在栖云楼上凭栏外望，星目含愁，所见婢女奔上楼来，道：“小姐，严公子到啦！”

她不禁愁容立舒，喜上眉梢，娇笑道：“人在何处？”

婢女答道：“现在厅内与老爷子叙话。”

婢女答道：“小姐，严公子俾女带领五个男装少女去在小姐房内易换女装，说是什么柳姑娘，此刻柳姑娘尚在房内相候小姐呢！”

冯杏兰不禁一呆，靥泛如花笑容道：“我先去大厅内再说。”倏地穿出楼阁，疾如飞鸟落下后，飞身掠向大厅而去。真是多情易感，音信无凭。彼此相思，梦去难寻。

# 二十三

冯杏兰尚未到达大厅，即耳闻其父冯叔康大笑声隐隐传来，其父自返家后即未有今日这般愉悦过。

大厅内仅有冯叔康严晓星两人，久别重逢，允愉之情何似。

冯杏兰莲步姗姗步入大厅，与严晓星目光相接，忽嫣然一笑，虽未出一言，但多日来相思积郁为之一扫而空。

严晓星欠身立起，道：“兰姐身体好否？”

冯杏兰柔声道：“托福，贱体粗安，星弟你似乎消瘦了一点？”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昼奔江湖，焉能不瘦，只是躯骨较前壮健，兰姐请坐。”

冯叔康哈哈大笑道：“你们姐弟久别重逢，星儿陪你姐姐回房谈谈吧。”说着立起便要离去。

严晓星俊面不禁一红道：“义父，孩儿这一来够为您老人家带来一场祸患。”

冯叔康大笑道：“人在江湖行，即知江湖险，还用你说，老朽回来后非但武功未曾一日搁下，而且尚有甚多安排，三两日内谅凶邪还不知你已然赶抵老朽居处，你也可安闲数日。”言毕，迈步如风走出厅外去。

冯杏兰忽嫣然一笑道：“星弟，我们走吧！还有琼姐她们在等你咧！”

严晓星俊面非红，道：“兰姐……”

冯杏兰玉掌轻摇，颦眉笑道：“不用解释，我俱已知道，错不在你。”

严晓星道：“兰姐看来知道得甚多，小弟一举一动均在你的耳目中。”说时相偕慢慢走出。

严晓星一面与冯杏兰谈话，一面观赏四外景物，察觉秀美圆林中隐伏奇门遁甲。

不言而知是自己授意于肖文兰雷翠瑛两女先至协助冯叔康饰设，凡事预则立，严晓星暗暗欣慰。

冯杏兰居处自成院落，景物幽美，严晓星尚未进入院中，即闻绣阁下隐隐传来燕语莺声。

严晓星登楼与诸女略事寒喧后，即下楼请来冯叔康得力助手青面董飘萍。

董飘萍身高七尺，面泛青气与生俱来，鸢肩长臂，目先炯炯，约旬五旬开外年岁，神态威肃，虽见董飘萍妄步走入，招拳致礼，互送仰慕。

严晓星含笑道：“在下一来，谅不久即生风波，来犯者均是黑道巨擘，凶狠毒辣，稍一不慎，则前功尽弃，不得不早作图谋，有劳董老英雄传命下去，不可泄露在下等人已然到达府中。”

董飘萍含笑道：“老朽遵命。”

严晓星与冯叔康密谈良久后，朗笑道：“在下他日仰仗老英雄之处仍多，如有失礼之处，还望海涵，见谅是幸。”

董飘萍道：“不敢，少侠言重了。”言毕告辞离去。

翌晨，冯叔康宅内走出一个身穿蓝色长衫年轻汉子，面色姜黄似带病容，两只眼睛黑自分明，身后随行着四个挑夫，两只箩筐空空如也。

走出约莫四五里外，道旁忽闪出一黑衣劲装带刀汉子，抱拳笑道：“这位兄台念是冯老爷子府中朋友！”

蓝衫年轻汉子不禁一怔，答道：“不错，在下正是鄱阳湖之属下，不知尊驾有何事指教？”

轩衣劲装汉子略一沉吟，道：“兄台可否借步说话。”

蓝衫年轻汉子便命四挑夫站在原处不动，身形向道旁林中走去。

约莫走出六七丈外，转面笑道：“尊驾可以言明来意了。”

那黑衣带刀人笑笑道：“兄弟名唤韩宁，乃无极帮门下……”

言尚未了，蓝衫壮汉子不由神色一变。

韩宁忙摇首道：“兄台请别误会，韩某虽身在无极帮，却不知无极帮近年来所为，再韩某乃柳姑娘部属……”

“什么柳姑娘？”

“原来兄台不知。”韩宁道：“柳姑娘在金陵台城逅邂严少侠，一见钟情，竟不惜倒叛无极帮，与严少侠相偕逃出追踪直奔来此处意欲奔冯老爷子，分手之际韩宁奉柳姑娘，密嘱探听无极帮举动，报与姑娘知道，所以……”

蓝衫年轻汉子朗笑道：“在下知道了，但严少侠尚未到来，昨日接获传讯严少侠已至芜湖，但信中未曾提及柳姑娘之事，计算行程，五日后也该到了，韩兄现榻何处？待来少侠一至，必送信去见韩兄处？”

韩宁面现喜色，双拳连拱道：“韩某现住在杨村梁家客店内！”

蓝衫年轻汉子略一沉吟，道：“韩兄如有事只管前来找在下就是，在下邓鸿武。”说着转身飞掠出林，与四挑夫往镇上而去。

韩宁站在林中想了一阵，施展轻功身法奔往杨镇。

杨镇约莫千户人烟，东西两条大街，商旅颇稍繁荣，东街尾梁记客店仅是矮檐板房，一块木牌字逃已剥蚀模糊不清。

韩宁快步走入梁记客栈后进，只见四个劲装汉子围坐一张木桌，正对着叶子牌，兴高采烈。

其中一个人目睹韩宁走入，即放手中子叶牌笑道：“韩老四，有无讯息？”

韩宁见桌上尚置有酒菜，先不置答，拿起酒壶，斟了一碗咕噜噜一饮而尽后，道：“讯息是有了，但韩某感觉内必有蹊跷，决无如此轻易吐露。”便将郑鸿武所言道出。

一满面虬髯大汉鼻中冷哼一声道：“韩老四，我看此事假不了，冯叔康自负威望卓著，目无余子，屠三山再次拜望，均败兴而扫，足见他并未将无极帮放在眼中，其门下不言而知亦更狂妄自大了……”

韩宁忙道：“但郑鸿武却不狂傲，言语神态却颇温文有

“那么你韩老四自称是柳姑娘手下之故。”虬髯大汉大声道：“他按获传信严晓星已至芜湖是真，不知柳姑娘之事却是假话，总而言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等速用飞鸽传讯与香主。”迅疾掠入房中抓来一支白鸽，写就纸上，卷成一束系于鸽足。

那白鸽噗噗振翅穿出大井，冲霄飞去。

无极帮五人便在梁记客栈内赌牌为战，守候回讯。

申初时分，只见店主慌慌张张奔人，哈腰亮身道：“店外有一郑鸿武总官，自称是系冯老爷子派来，要见面见韩大爷。”

五人不禁一呆，韩宁微微色变，道：“店主，你似极惧怕冯老爷子，邓鸿武是只身前来么？”

店主答道：“邓总管就只一人。”

韩宁目光一望四人。

四人会意，顺收起桌上页子牌及酒菜，掠向两侧房内隐起。

韩宁面色一下，向店主道：“说我有请！”

店主应了一声转身趋出。

韩宁整了整衣衫，缓步走向前进迎接邓鸿武，却不料邓鸿武已跨过门槛，忙堆下一脸笑容，躬身施礼道：“韩某衣履不整，未及出迎，还望见谅。”

邓鸿武笑道：“好说，好说。”目光如云巡视了一眼，接道：“韩兄就只一人么？”

韩宁心中一惊道：“与韩某同来共是五人，俱是柳姑娘心腹，他们片刻之前外出，不及即返，邓兄请坐。”随即朗声呼唤店主送上酒菜。

邓鸿武微微一笑道：“在下奉了家主人之命，即为探问柳姑娘之事而来，方才又获传讯严少侠已在途中，竟只字示提及柳姑娘，为此……”

语音未了，忽随风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天井上疾逾飞鸟般掠下三锦衣劲装老者。

韩宁面色一变，挟笑道：“原来是黔南三煞，三位一向足迹不离西南，为何不辞万里跋涉……”

“小辈住口！”三煞老大冷面判官王振大喝道：“我等来意并非志在你这小辈。”

黔南三煞冷面判官王振，哭丧门戴湘，勾魂吊客汤头才三人恶名甚著，心辣手黑，横行黔滇，黑白两道均侧目畏忌武功却也真高，故武林中人轻易不与三煞结怨。

邓鸿武阴阴一笑道：“听尊驾口气，莫非冲着在下而来么？”

冷面判官王振狞笑道：“不错，正是冲着阁下来的，烦表见诉那严晓星行踪现在何处？”

邓鸿武沉声道：“这不是问道于言？如在下无法见告！”

黑丧门戴湘狂笑道：“朋友，你这叫做不见棺材不流泪。”疾振手中丧

门旗，一招“孤魂还引”挥出一股寒风如水攻向邓鸿武面门。

邓鸿武疾跃了开去，大喝道：“且慢！”

戴湘阴阴恻恻笑道：“小辈既然怕死，何不实话实说。”

邓鸿武朗笑道：“在下纵然说出严晓星行踪，三位怎么能坚信是实。”

黔南三煞不禁一呆，勾魂吊客汤头才怒声道：“小辈，老夫自有方法使你吐出真言。”

韩宁退在壁角，他有他的算计，料定黔南三煞身后还有能人，又瞧出邓鸿武昂然无惧，必非庸手，一场凶搏难免，到邓鸿武不敌时，再行出手不迟。

只见邓鸿武面一沉，冷笑道：“凭你这黔南三魂废料，也胆敢在冯老爷子基业附近撕野逞凶。”说着欺身如电，五指迅疾无伦伸出。

戴湘面色一惊，喉中才喝得半声，忽疾转惨嗥，只听卡嚓一声，邓鸿武五指紧扣着戴湘腕脉，暗劲疾拧，骨折掌断，血涌如注。

邓鸿武左臂一式顺水推舟出，戴湘胸膛如中万斤重击，身形震飞跌在天井中，脏腑尽裂，眼耳口鼻鲜血齐涌，气绝毙命。

这不过弹指一霎功夫，王振、汤头才察觉有异，但已不及，不禁骇然受色。

韩宁暗暗料不到逍遥太岁冯叔康门下竟有如此武功奇高好手。

邓鸿武淡淡一笑，目注冷面判官王振勾魂吊客汤头才，鼻中冷哼一声道：“两位是一齐上，抑或单打独斗？”

王振勃然色变，厉喝道：“小辈，暗算偷袭枉为英雄行径，老三咱们招呼他。”

语声未落，王振与汤头才猛感胸前一冷，不禁面色惨变，立时仰面摔倒在地。

黔南三煞假梦也想汪以来此竟栽在一无名小辈手中，善恶明彰，报应不爽。

韩宁不禁大骇，他未见邓鸿武如何出手，便将双凶置命于死，委实理解不透。

邓鸿武修地仰面，目光落在天井屋面上，嘴角忽泛出一一丝神秘笑容道：“屋上两位可以下来了。”

只听一声宏亮大笑，两条身影倏如飞鸟般掠了下来，现出铁拳追魂屠三山屠玉坤父子。

屠三山面露笑容道：“老朽途中发现黔南三煞行迹便一路尾随而来，三煞受白眉老怪之约，竟欲对贵上不利，老朽与贵上相交莫逆，不顾坐视，料不到阁下年岁轻轻，武功惊人，老朽父子似嫌多此一举了。”

邓鸿武笑道：“屠前辈盛情心领，在下有句话不知应否该问。”

屠三山微微一笑道：“老朽洗耳恭听。”

邓鸿武道：“前辈谅尚未忘情那幅失窃之藏珍图。”

屠三山道：“此图系老朽所有，老朽自然要寻回。”

不错邓鸿武道：“无疑前辈想到敝上了，但前辈因与无极帮主亲近之故，敝上似不明前辈所为，此次贤父子前来敛面晤贵上，却不得其门而入……”说着忽戛然止语，两道逼人神光凝注在屠三山面上。

屠三山老脸一红，心中更是悚然惊骇。

要知邓鸿武话才说出一半，局外人间听之下但感莫名其妙，屠三山父子听来却别有一种滋味，弦外之音无疑张明了黔南三煞系受其父子指使而来，制住了邓鸿武，才可逼使邓鸿武说明实情，并知庄内奇门布设。

但天不从人愿，黔南三煞皆命丧邓鸿武之手，一番心机俱付之流水，既震于邓鸿武武功，更不愿再损兵折羽，不得不改弦易辙。

究竟是屠三山老练姜辣，呵呵笑道：“阁下请勿误会，黔南三煞与老朽丝毫无涉，再老朽与无极帮主共某骊龙谷藏珍之事不过互为利用而已，贵上何必认真，况事成过去，更无须耿耿于怀。”

邓鸿武道：“这样就好，前辈若欲晤面敝上，请前往钓鱼崖，自有能人插引，不过贤父子务必在一个时辰内赶群钓鱼崖，迟则奇门变格，恐怕不测之祸。”

屠三山心中一惊，抱拳微拱道：“多谢阁下指点。”与屠玉坤身形急转，腾身拔起穿山天井外而杳。

韩宁定了定神，走前两步，道：“邓兄武功高绝，韩宁望尘莫及。”

邓鸿武道：“韩兄谬奖，在下逞险施展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幸能得逞，须知来者不仅黔南三煞，屠家父子，不然韩兄恐遭池鱼之殃。”

韩宁诧道：“郑兄如何知情？”

邓鸿武微微一笑道：“在下倒还真在之前便已察觉，敝庄耳目如云，伏桩更是星罗棋布，庄外环周百里命内，江湖人物一举一动，无不知之。”

韩宁心神一凛。

此刻，韩宁同党四人相继由房内闪出，神态显然露出对邓鸿武似有畏惧。

邓鸿武微微一笑道：“有劳四位将黔南三煞尸骨清除，在下尚须与韩兄倾谈。”

四人扶起三煞尸体冲空而去。

邓鸿武道：“敝上因对柳姑娘之事不明，故遣在下造访，不知韩兄是否可将严少侠与韩兄结识详细经过相告在下？”

韩宁道：“彼此俱是一家人，那有隐讯之理。”

两人在旁旁初见时，韩宁仅简扼相告，此刻韩宁将其中情由详叙。

邓鸿武察出韩宁之言虽少有出入，但大致无差，彻知韩宁无疑也是无极帮内极重要人物，心念电转，在其意识中却下了一着棋，这手棋事关全局胜负，不禁朗笑道：“严少侠如此多情只恐齐人无福。”说着抱拳一拱，略略沉吟接道：“严少侠与柳姑娘驾临敝庄后，在下当传讯韩兄，不过韩兄行迹须慎秘，免生意外。”

韩宁目露感激之色，道：“韩某自会小心。”

邓鸿武告辞飘然走出店门。

韩宁目送邓鸿武身形面现不胜惊骇之色。

其他四人纷纷掠入，虬髯大汉道：“此人武功玄诡怪异，狠辣无比，一个小小总管，就有如此绝纯青武学，简直不可思议。”

韩宁正色道：“故我等奉命一切如计行事，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等必不可自乱脚步，且守候总坛回讯再作道理。”

邓鸿武回至湖滨别业后，更易装束，恢复严晓星形貌，柳无情翩然走入，嫣然笑询详情。

严晓星道出详情，笑道：“韩宁已表明了身份，无疑是居中策应之人，燕姐不妨虚与委蛇，以免贻误全局。”

柳无情含笑应是，眉梢眼角却隐泛淡淡哀愁。

严晓星又道：“屠三山父子想必此刻已到了钓鱼崖，被阻不前，小弟去向义父说明，传令放行。”说着一闪而出。

柳无情目睹窗外一株滴翠笼烟新柳，不由已泛一缕哀恕，曼叹一声，星眸中一片朦胧。

忽闻传来冯杏兰银铃娇笑道：“柳姐姐为何出声长叹？”

柳无情心中一惊，娇躯疾转，只见冯杏兰立在房外，忙道：“前尘如烟，不堪回首，不禁感触无名。”

冯杏兰亦是玉雪聪明之人，察出柳无情乃掩饰之词，不禁嫣然一笑，向柳无情道：“愁能伤人，凡事只宜往好处想。”

萧文兰却翩然闪入，娇笑道：“风闻柳姐姐擅奕，我与姐姐对奕一局如何？”

柳无情恐冯杏兰察出心底伏虑，欣然应允。

冯杏兰嫣然一笑，俟柳无情与萧文兰落子对奕后，悄然下楼，走向大厅，只见其父与严晓星低声密议。

逍遥太岁冯叔康目睹冯杏兰进入，蔼然笑道：“兰儿你也来了，身体好点么？”

冯杏兰道：“自星弟来后，服食三颗灵丹又经星弟针灸并施，好得多了。”

冯叔康呵呵捻须答道：“星儿，我在你这般年岁，就徒无一人对我相思成疾。”

“爹！”冯杏兰羞得脸红，娇嗔道：“您老人家怎么啦！”

冯叔康呵呵大笑。

严晓星不禁赧然。

冯杏兰又唤一声：“爹！”便说出柳无情神思不宁，长吁短叹之事。

严晓星道：“师门恩重，一旦永诀，情谊难舍，人之长情，也难怪她。”

冯杏兰摇首道：“并非如此！”接着向其父附身密语。

冯叔康连连点首道：“我儿所见不差。”

冯杏兰目注严晓星妩媚一笑，姗姗莲步走出大厅。

严晓星暗暗纳闷，不知冯杏兰葫芦中卖什么药。

冯叔康忽正色说出冯杏兰方才与他密语，道：“你兰姐所料不差，正如你所言师门恩重，情谊难舍，恐临时变卦，我等一片心图谋将全功尽弃了。”

严晓星面色一红，道：“临屋亏心，孩儿怎敢。”

冯叔康正色道：“英雄豪杰行事，贵在当机立断，千万不可妇人之仁。”

正说之间，忽见一庄丁奔入，禀道：“屠三山父子在钓鱼崖旗门前求见庄主。”

冯叔康道：“就说老夫出迎。”

压丁与严晓星先后掠出大厅。

冯叔康略一沉吟，迈步如飞走去。

屠三山屠玉坤父子心思重重，目光闪烁立在钓鱼崖等候。

忽闻冯叔康宏亮笑音传来道：“贤父子驾临敝庄，恕小弟未及出迎，还望见谅。”

崖色已现冯叔康身影。

屠三山父子躬身施礼道：“不敢，愚父子忆及前事，至今愧疚不已，突冒昧造访，请宽宏是幸，再屠某数月前来仆仆江湖，闻得无极帮及黑道人物君群不利庄主讯，欲据实相告，俾可徒容戒备亦可聊赎前愆。”

冯叔康哈哈大笑道：“你我武林至交，些许误会，何须耿耿于怀，小弟已得风闻，在寒舍外设下遁甲奇门，群邪来犯，正如自投罗网。”

屠三山正色道：“群邪中奇才异能之士不乏其人，庄主可莫掉以轻心大意！”

冯叔康微微一笑道：“此地非说话之所，去寒舍一叙如何？”说着肃客前导，领着屠三山父子走入一片烟云朦朦中。

约莫走出十步，眼中突然一亮，烟云消失，前路是一条三尺许宽白石小径，夹道柳丝如烟，翠拂行人。

冯叔康道：“只因贤父子驾临，所行处俱已撒之禁制三尺，两道林内禁制厉害，误闯入者，立即形销骨化。”

屠三山面色一惊道：“有这等厉害么？”

冯叔康微微一笑道：“屠兄如若不信，不妨任取一物抛向禁制内便知小弟的言不虚。”

屠玉坤年少气盛，暗感冯叔康之言临近诞妄夸胯，低哼一声，弯腰拾起一块朽木抛向柳荫丛中。

只见木向柳荫丛中堕下之际，突闻轰的一声，木块已变一团火珠坠没，屠玉坤面色大变。

屠三山不胜骇然道：“这是什么禁制？”

冯叔康微笑道：“名唤九龙雷火阵。”

屠三山惊道：“看来宝庄内还隐有武林奇人？”

“不错！”冯叔康颔首道：“此人胸罗奇学，浩瀚若海，高深莫测，虽

在寒舍辟室隐居，小弟却很难见他一面。”

屠三山道：“此人谅大有来路，不知可否见告？”

冯叔康道：“他向小弟严嘱再三，不可泄露，贤父子请见谅。”

屠三山父子随着冯叔康走去，所走路征迂回曲弯，前路四外景物虽幽静明朗，却依稀笼罩一层薄雾，若有若无，不禁暗暗惊心。

入得庄门，冯叔康引着屠三山父子走入大厅。

屠三山察觉庄内更戒备森严，林木之后院隐泛杀气，他父子本有所为而来，不禁气馁，深悔此行冒失，不禁互望了一眼。

进入大厅内，分宾主落座，冯叔康立命备酒设宴，道：“小弟方才接邓总管传讯，才知贤父子来访，不知贤父子有何指教？”

屠三山赧然笑道：“宝庄戒备森严，想来必已知情，屠某赘言未免多余，不过屠某意欲请问那幅失窃秘图是否真在陆道玄手中？”

冯叔康不禁大笑道：“这个小弟甚难回答，但等小弟义子严晓星赶至或可知其中究竟。”

突然厅外一条身影飘然而入，只见是青面伽蓝董飘萍。数十年前屠三山与董飘萍曾有数面之缘，虽时日久远，但面貌却仿佛当年，不禁心头一惊，道：“是董兄么？风闻董兄已绝意江湖，不料又在此相见，真是人间何处不相逢。”

董飘萍冷冷一笑道：“屈指算来，董某在此间避隐已二十三年。”

屠三山更是一惊，道：“董兄竟在冯庄主府中么？”

“不错！”董飘萍道：“方才入厅之际，耳闻屠兄尚未能忘情那幅藏珍图，要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非失窃，恐屠兄早就墓木已拱手了。”

屠三山父子不禁怒火陡涌，面色大变。

飘手董飘萍掌一挥，淡淡一笑道：“屠兄不必动怒，董某乃实言，贤父子印堂带煞，黑气直冲华盖，七日内必罗横祸，谅来时途中必有人在贤父子身上下了禁制。”

冯叔康接道：“董兄精擅风鉴，谅非危言恫吓之词。”

铁掌追魂父子不禁面色大变。

屠三山道：“禁制安在何处，怎么愚父子丝毫未曾察觉，望乞相告？”

董飘萍道：“就在贤父子身后。”

屠玉坤心神一凛，忙闪在其父身后，道眼仔细巡视，未见有何异征。

只听董飘萍笑道：“屠少侠须立在丈外，凝目定神仔细一瞧命门穴下便知。”

屠玉坤闻言将信将疑，身形缓缓退后，凝神注视着其父脑后，果然有一具淡如烟雾白骨骷髅印在其父长衣上，大小不过五寸，竟是越看越睦，不禁面色惨白如纸。

董飘萍淡淡一笑道：“屠少侠，董某之言是否故作危词，在你身后也有禁制。”

屠三山父子互相察视之下，骇然变色。

董飘萍道：“想是贤父失去藏图，又背盟违誓，无极帮嫉恨入骨，所以暗中下了禁制，依董某奉劝，贤父子疾奔千里之外，脱出禁制所控，急亟求治，不然无法活命。”

屠氏父子不禁心胆皆寒，急急告辞，冯叔康便命董飘萍送出奇门外。

一路之上，董飘萍寒脸一言不发，送出钓鱼崖外抱拳略拱即行隐去。

屠玉坤道：“爹，我们是否须与白眉前辈相见？”

屠三山黯然叹息一声道：“不去了！我们若被老怪知道身罗禁制，老怪必怀泄漏隐秘，难免罗遭杀身之祸。”

屠玉坤惊道：“白眉老怪竟有如此狠毒？”

屠三山长叹一声道：“如今，白眉老怪网罗甚众，不乏当今绝顶高手，势力不亚于无极帮，若放手大举进袭冯叔康庄内，冯叔康必瓦解冰消。”

“那何以不放手施为，要等我父子入庄探听机密为何？”

屠三山摇首道：“吾儿究竟年少气盛，须知杀人一万损三千，有何所得，白眉老怪与蓝野民等人尚感念严晓星救助之恩，今恩将仇报必不齿于武休，是以各逞心机欲巧取那幅落陆道玄手中之藏图，均按兵不动。”

说着四下巡了一眼，道：“走！”

屠氏父子约莫奔出四五里之遥，忽闻随风传来一声朗笑道：“屠兄别来无恙？”

屠三山猛然色变，定睛望去，只见田旁立着魏醉白神态飘逸，衣袂飘飘，面露微笑。

屠玉坤一见魏醉白，不禁怒极，大喝一声扑去，剑随身出，势如惊虹电奔，刺向巍醉白心坎重穴。

铁掌追魂屠三山面色大变，大喝道：“吾儿不可鲁莽。”

魏醉白面色一寒，五指迅如电光石火，笃的一声五指已紧扣着剑尖，冷笑道：“少侠，你我无怨无仇，如此辣毒为何？”

屠玉坤只觉虎口发麻，一股奇寒暗劲循着掌心直攻入臂，慌不迭地撤手弃剑，踉跄退出数步。

屠三山抱拳一揖，道：“小儿无知，望祈见谅，魏老师谅必知情，贵帮主在愚父子身上施恶毒禁制，是以小儿心中含恨怒极出手。”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若令郎刺杀在下，两位能否活命吗？不过此事在下丝毫不知。”

屠三山道：“魏老师真不知情吗？”

魏醉白正色道：“在下何须谎言不知，但在下惊异两位怎能察觉？如臆料不舛，必是敝帮主暗恨两位不能全始全终，反与白眉老怪坑瀣一气与敝帮为敌之故。”

屠三山老脸一红，道：“屠某有不得已之苦衷，妻儿俱为老怪擒着，逼使听命不得不尔。”

“有这等事？”魏醉白神色微变，察视屠三山父子身上前后，点了点头，忽振吭发出一声轻啸。

只见远处土丘忽冒出一条黑影，疾掠如飞而至，那人四十开外，目光炯炯。

魏醉白道：“你去向帮主索取两粒解药赐赠屠老师父子，速去速回。”

黑衣汉子转身如飞奔去。

魏醉白微笑道：“屠兄想必已与冯叔康晤面，但不知有何所见？”

屠三山摇首叙明去冯宅始末。

魏醉白面现惊容道：“看来，冯叔康府中藏有能人了。”

屠三山颔首道：“不错。”

魏醉白道：“严晓星尚在途中吗？”

“据屠某所知，他尚未到来。”屠三山道：“冯叔康言三两日内必然赶到。”

魏醉白太息一声道：“为得一幅藏珍图，波折迭生，屠兄，你也太不小心，如非在樟树镇旋邸中失去，怎致横生枝节，酿成江湖杀劫，一片杀腥。”

屠三山面色一红，忽见那黑衣汉子疾奔而回，在身旁取出两粒清香扑鼻朱红丹药适在魏醉白手中，道：“帮主请香主劝说屠老师父子，不可再与白眉老怪沆瀣一气，以免成仇。”

魏醉白左掌一挥，示意黑衣汉子离去后，含笑道：“为友为仇，悉听尊便，在下也不赘言了。”

右掌送出丹药，接道：“两位请服下，仅须功行周天，禁制自解。”

屠三山谢了一声，接过丹药，与其子分别吞服而下。

蓦地——

由空中传来一声大喝道：“吃不得！”

一条身形疾如鹰准从空泻落，冷笑道：“屠老师聪明一世，怎会糊涂一时，这毒药能服的吗？”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可惜尊驾来迟了一步。”

屠三山屠玉坤闻言面色大变，只觉遍体虫行蚁走，关节宛如蛇噬，这滋味任铁汉子也难禁受，身形摇摇欲倾。

魏醉白面色一寒，冷笑道：“蓝野民，你身入重伏，还不束手投降。”

话声方落，四外草丛中射出飞蝗弩，弓弦铮铮，密如猥集。

然而——

蓝野民哈哈大笑，身形左扑，疾如电射，双掌推出一股内家真力。

只听数声惨嗥中，三条身影腾起两尺高下。血肉横飞，又自坠下。

那猬集毒弩，至蓝野民身上，如中败革纷纷激飞坠地。

蓝野民发出一声激越长啸，身躯疾振，穿空斜飞而去。

去势如电瞬眼无踪。

魏醉白不禁双眉微皱。

屠三山咳了一声道：“蓝野民在八人中算是最弱的一个。”

屠玉坤目泛怒容，道：“爹，此时说此无关紧要之事则甚，方才所服下解药蓝野民为何喝阻？”

魏醉白微笑道：“贤侄请放心，所服的正是解药，决无诡计在内，况两位已罗受禁制，何必画蛇添足。”

屠三山道：“但方才魏老师对蓝野民言说……”

魏醉白忙道：“此不过戏言激怒蓝野民尔。”

屠三山道：“魏老师在此设伏，张弓待鸟，不知欲擒是何人？”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严晓星与本门叛徒。”

屠三山略沉吟，道：“如此老朽父子意欲告辞。”

魏醉白道：“两位请便！”

屠三山立即作别，与其子飞奔而去。

魏醉白目送屠家父子将逝的人影，不禁发出爽朗笑声。

在魏醉白身后十数丈远处，突现出一蒙面黑衣老者缓步走来，唤道：“魏香主！”

魏醉白转身躬身道：“帮主，有何吩咐？”

蒙面老叟道：“如屠三山之言是实，那冯叔康府中实藏有不少奇才异能之士，居然能察出屠三山父子罗受禁制。”

魏醉白道：“属下看来屠三山之言决然不假，本帮面临大敌，不可不慎重行事，是以教主将百兽天尊等高手调去，研制一种机厉害的阵式，此阵一成，自可霸业武林，一统江湖。”

这正是严晓星所料，无极帮主身后还有一个极厉害的教头。

“但愿如此！”蒙面老叟点点头，忽长叹一声道：“老朽忧心的是柳无情身罗禁制亦被察出，则一番图谋恐将付之东流水矣。”

魏醉白摇首笑道：“柳无情五女骨肉所受禁制与屠三山父子无异，即是言明亦无察觉，更无解药亦不莫可奈何，发时痛苦非人所能经受，何愁柳无情不听命于本帮。”

蒙面老叟太息一声道：“此不过下策耳，倘柳无情能使严晓星投效本帮，则事半倍功，本帮之洪福也。”

魏醉白心中不禁升起一缕惧意，道：“帮主太器重严晓星了。”

蒙面老叟笑道：“此子不但武功桌绝，而是才华盖世，非是老朽谬赞，本帮实无人能及。”

魏醉白默然无话，知帮主之言非虚。

蒙面老臾似没感于衷，复又长叹一声。

魏醉白诧道：“帮主为何长叹，当年汉高祖败于项羽，终为九黑山一战，八千子弟星叹，自刎乌江，我等锲而不舍，必抵于成。”

蒙面老叟道：“魏香主之言不错，老朽忧虑的是严晓星翩翩丰采，气度非凡，身非好色之徒，他独自离京，便可明登，柳无情究竟追上否尚不得知，

自此以后，他两人音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影踪，倘有舛错，与我等原定之策全功弃尽，老朽怎不忧心如焚。”

魏醉白道：“属下之见，柳无情必然已赶上严晓星。”

蒙面老叟摇首道：“未必，何以他们影踪杳失？冯叔康获接严晓星讯息内并未言及柳无情片言支守，其中必有蹊跷，老朽忧心的就是横生节枝。”说着忽地面色微变，低喝道：“快走！”

魏醉白与蒙面老叟双双疾隐而去。

远处忽现数条人影，疾逾闪电，在刚才蒙面老叟右身之处顿住，正是那威震武林之神木尊者传人。

他依然黑巾蒙面，一袭青衫身后随时着面目冰冷的金刀四煞，风动衣袂，摺摺飞舞，令人心寒而栗。

只见蒙面少年目中精芒慑人，四下巡了一眼，鼻中冷哼一声道：“方才此处发生凶搏，有劳四位搜觅尚有无匪徒潜迹。”

金刀四煞闻言立即分向去掠，身法奇快无比。

蒙面少年岸然巍立，目凝一片天际飘浮白云，似跌沉思片刻，金刀四煞掠回，言说匪徒俱已撤去，死者系无极帮中人。

蒙面少年冷笑道：“看来无极帮及欲取得那幅陆道玄手中的藏珍图，将不利于严晓星，在下与严晓星虽一面之交，却惺惺相惜，焉能坐视无动于衷。”

右列一人道：“严晓星得有异人传授，才智卓绝，武功与少主在仲伯间，语云得道者多助，严晓星奥技甚象，左右俱是武林高手，似不必忧虑，少主还有要事在身，五日后尚须抵东狱鹰愁谷。”

蒙面少年点点头，道：“咱们走！”率着金刀四煞如飞离去。

须臾，蒙面老臾与魏醉白现身。

魏醉白目露忧容道：“鹰愁谷中仅寥寥数人知之，为何神木令传人首悉。”

蒙面老叟略一沉吟道：“他或只知鹰愁谷之名，未必知在何处，香主速传讯东岳行宫严加戒备，自今而后我等更须慎秘行踪，以免错事。”说着两人转身疾奔如飞。转瞬身影如豆消失无踪。

方才发出种种，分明是一圈套，可笑无极帮主及魏醉白均堕入术中而不自觉。

两日后。

午牌时分，阳光普照，天气晴朗，万物欣欣向荣，放眼开去，一片碧翠滴绿，令人目旷神怡。

湖滨别业南方十里一条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溪旁，立着乾坤八掌伏建龙，目凝将溪，面色严肃。

约莫一盏茶时分，伏建龙突袍袖一挥，三丈余宽溪面飞越而过。

双足才落地，但闻一声朗朗大喝道：“来人速通报娃名，言明来意，敝庄不见生客！”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分明此人隐入奇门中。

伏建龙高声道：“老朽伏建龙，与冯庄主严少侠系莫逆知交，烦劳通禀说老朽求见！”

人影疾闪，现出青历伽蓝飘萍，笑容满面，抱拳施礼道：“原来是伏大侠，在下失敬。”

伏建龙定睛打量青面伽蓝董飘萍一眼，失惊道：“阁下是否董飘萍老师？”

董飘萍含笑道：“在下人如其面，不错，在下正是董飘萍，忆昔江津一别，屈指算来，不觉已二十年了。”

伏建龙道：“春花秋月，序岁如流，董老师仍壮健如昔，伏某两鬓斑已疾垂第矣。”

董飘萍呵呵笑道：“伏大侠英明威震武林，董某不知长进焉能比得，方才庄主与严少侠还在提及伏大侠……”

伏建龙心神一震，不待董飘萍话了，忙道：“什么？严贤侄已来了么？”

“正是。”董飘萍答道：“严少侠今晨才赶到，同行者尚有柳无情姑娘等人。”

伏建龙道：“老朽正欲见他，董老师是否带路。”

董飘萍领着伏建龙快步如飞走入湖滨别业。

冯叔康正与严晓星在厅内叙话，闻得伏建龙来访，相视一笑，双双出迎。

伏建龙与冯叔康寒暄一阵，见了严晓星状至亲热，问长问短。

晚宴后，伏建龙留宿于冯宅，辟室与严晓星促膝密谈。

伏建龙道：“贤侄，陆道玄行踪探明了么？”

严晓星摇首答道：“未曾，孟逸雷兄已去三湖洞庭，义父虽四获孟逸雷传讯，陆道玄下落昔无痕迹。”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老朽已恳求两位武林至友相助，这两位神偷绝技不下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虽蒙慨然应允，但无法确知无极帮那幅藏图放在何处，无从下手也是枉然，贤侄，你须在柳无情身上多花点功夫不可。”

严晓星俊面一红，道：“伯父有所不知，柳姑娘言她为儿女之私，背叛逃离，已属大逆不道，焉可吐露无极帮隐秘，此事急不得，容小侄缓图之。”

伏建龙不禁赞叹道：“此女出污泥而不染，难能可贵。”

又谈了一阵，严晓星告辞回房就寝。

自伏建龙这一来，又再掀开一场互逞心机，斗智弄危的局面。

伏建龙不知柳无情五女身罗禁制已被严晓星解开，自认算无极帮稳操胜券。

在伏建龙而言，遣出柳无情笼络严晓星，算是孤注一掷，严晓星亦知无极帮用思，用兵不当，必导致无极帮恼羞成怒，掀起一场血腥浩劫。

严晓星回至诸女所居楼上，只有柳无情与使女萍儿奕棋。

柳无情一见伏建龙上楼，立与萍儿盈盈起立，嫣然含笑道：“星弟回来了。”

严晓星道：“乾坤八掌伯父已然来到，至今才告辞。”

萍儿娇笑道：“柳姑娘为了等候严公子尚未用饭咧！”

严晓星诧道：“怎么燕姊尚未用饭，她们呢？”

萍儿道：“我家小姐领着诸位姑娘游玩去了。”

严晓星道：“燕姐，平静多日又将风波迭生，伏建龙又来干扰了。”

柳无情诧道：“如何伏建龙亦来此多事？”

显然柳无情尚不知伏建龙就是无极帮主化身。

严晓星微笑不语。

柳无情白了严晓星一眼，嗔道：“你怎么不说话！”

萍儿忽接口道：“柳姑娘，饭菜摆在房内，快请用吧！”

两人相偕入室，萍儿退侍廊外，台纸外映，烛影摇红，只听严晓星道：“燕姐请用吧！我已用饱，仅小饮数杯如何？”

柳无情道：“这菜是冯姐姐亲手烹调，色味绝佳，不妨一一品尝，免辜负冯姐姐一番心意。”

两人娓娓低声谈话。

萍儿凭栏凝望远处，跌入一沉思中。

约莫半个时辰，只听柳无情嘤咛一声，似极惊惧颤抖一声道：“星弟你怎么啦？”

严晓星道：“这酒中必有蹊跷，使小弟有点情不自禁。”

柳无情嗔道：“我不准你胡来。”

严晓星道：“小弟不敢胡来，燕姐你……”

忽闻柳无情发出一声轻微惊呼，似有挣扎，喘息频频，继闻柳无情娇啐，低嗔。

约莫一盏茶时分，突闻柳无情唤道：“萍儿！快来！”

萍儿不禁一呆，忙应了一声，推门而入，一眼望去不由得红云涌颊，道：“这是怎么啦！”

原来严晓星已然熟睡，身上衫履穿着整齐一无异样，柳无情却罗衫亵衣均已撕裂，肌肉胜雪，胴体袒陈。

柳无情闪入屏后换衣，嗔道：“他还说呐！不知你在酒中弄了什么手脚，害他形同疯犬，如非我点中了他的睡穴，我还有脸见人么？”

萍儿摇首茫然道：“酒里面没有什么呀！不过此酒乃百年以上佳酿，谅系酒力甚强之故！”继又嫣然一笑道：“我们小姐与柳姑娘般，迟早还不是严公子的人……”

柳无情娇叱道：“萍儿，你敢胡说。”

忽闻门响起一声银铃娇笑道：“你们在吵什么呀？”

冯杏兰婀娜身影翩然走入，柳无情衣衫已换好，未见一丝异样，令冯杏兰困惑不解，萍儿仍禁不住窃窃低笑。

柳无情附着冯杏兰耳旁低诉。

冯杏兰娇靡绯红，柔声道：“有这等事？星弟不是这样好色之人，燕姐你吃了酒么？”

柳无情道：“吃了。”

冯杏兰道：“那么你有无感觉异样？”

“并无异样感觉。”

冯杏兰诧道：“那星弟饮了酒为何迷乱真性。”

柳无情不禁楞住，茫然不解其故。

冯杏兰笑道：“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星弟连日来劳累心烦，不得片刻安宁，借酒浇愁过量所致，燕姐，好好陪侍星弟，让星弟安睡一晚。”记着示意萍儿收拾残肴碗筷，妩媚一笑，翩然退出房外。

柳无情娇羞依然，卒了一声，掩好门户，望了榻上沉睡的严晓星一眼，独坐床前，回想情景，依稀又在眼前……

严晓星似赞赏中酒酿醪，芳香甘冽，一连尽了五大杯，那知严晓星双目赤红，宛如火炽，逼吐异样神光，疾舒双臂，一把将自己箍住。

形若疯虎般强解衣裙，由于挣扎推拒之故，严晓星将柳无情衣衫尽皆撕裂，两手抚摸殆尽，继之又强吻玉体各处，柳无情又羞又急，推拒无力，逼不得已点了严晓星的睡穴。

此刻，柳无情想不透自己竟凭地容易点了严晓星睡穴，目注严晓星睡态，心底油泛出一种无名感触，不知是晟是怜，轻轻曼叹一声道：“冤家！”

严晓星真的被点了睡穴？

未必，他有不得已苦衷，权衡之下，宁择其中，不涉及乱，俾维击柳无情爱心，他知道柳无情尚怀悬师门恩义，惟有如此，才可使柳无情死心踏地地从一而终。

夜深更静。

严晓星仍自熟睡如泥。

柳无情一肘支颐枕案而寐，却是目不交睫，只觉心烦意乱，无法入睡，不时低吁短叹。

四更将残，柳无情忽闻耳旁响起严晓星语声道：“燕姐你尚未入睡么？”

柳无情几乎惊得跳了起来，旋面四顾，只见严晓星辗齿微笑站在身后，道：“我点了你睡穴，你怎能解开？”

严晓星微笑道：“燕且你也太小觑小弟了，小弟自才解穴之能。”说着面色中正，肃然接道：“酒能乱性，方有小弟乃为乃情不自禁，望燕姐见谅，天色距黎明不远，燕姐请安歇吧！”抱拳一揖离房而去。

柳无情低喝道：“站住！”

严晓星转身目泛惊诧之色，道：“燕姐还有何吩咐？”

柳无情嗔道：“你方才真是酒醉么？”

严晓星道：“小弟怎还有假，若小弟真是好色之徒，夜泊秦淮之际，早已真上销魂了，还等现在！”

柳无情红云上颊，娇啐了声道：“狗嘴吐不出象牙，你去吧！”

严晓星笑笑，飘然走出，自回房中。

天明不久，严晓星畚洗之毕，家丁趋入禀道：“老爷子与伏老英雄在大厅相候。”

严晓星立即随着家丁向大厅走去，但闻冯叔康笑声，显然冯叔康心情愉悦已极。

伏建龙目睹严晓星走入，忙道：“贤侄请坐，老朽与你义父剪烛倾谈，不觉天明，只觉欲取得骊龙藏珍，非柳姑娘之助不可，那柳姑娘未道出藏图隐秘么？”

严晓星摇首道：“柳无情外和内刚，难忘师门恩义，决难为了儿女私情道出师门隐秘，她既不说，小侄也碍难启齿。”

伏建龙摇首道：“贤侄身负血海大仇，岂可不择手段，老朽坚信柳无情为助夫复仇，必然吐露隐秘，老朽三日后再来此静听佳音。”

严晓星道：“伯父要走么？”

伏建龙道：“无极帮乃武林强敌，老朽同道均谋除之，因此老朽尚须约晤同道，共商大计。”说着起身告辞。

严晓星送别伏建龙后启与冯叔康匆匆商谈了几句，即往柳无情所居之处奔去。

萍儿坐在楼厅向阳之处针绣花卉，目睹严晓星走来，禁不住玉靥一红，衽万福道：“公子，早！”

严晓星道：“柳姑娘起床了么？”

萍儿答道：“起床了！”

严晓星只见房门紧闭，击指轻敲，道：“燕姐！”

只闻柳无情柔声道：“进来！”

严晓星推门而进，只见柳无情娇靥绯红立在窗前，阳光映在脸上，愈显得艳光照人风华绝代。

柳无情面现薄嗔，怒视了严晓星一眼，道：“星弟来此则甚？”

严晓星言及柳无情相助指点那幅藏图放在何处。

柳无情双眸眨道：“你真欲前往无极帮秘密总坛盗取么？我绝不能让你以身涉险，何况我就告诉你放在何处，亦属无用，恐已移置另外。”

严晓星道：“小弟不拟前往，自有人盗取。”

柳无情摇首道：“那不是派人送死么？”

严晓星道：“燕姐放心就是，小弟料测燕姐必奉命告之小弟藏图之处。”

柳无情娇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尔，身已属君，生死与共，怎可陷星弟与危境，奉命告知却是一宗骗局。”

严晓星道：“小弟就是需要燕姐告知藏图的假地方。”

柳无情面色一变，道：“这是何意？”

严晓星低语一阵。

柳无情惊道：“真是他么？”

严晓星道：“倘伏建龙真能将藏图盗来，不言而知伏建龙与无极帮主同为一人。”

柳无情眸露迷惑之色，道：“果然江湖鬼蜮险诈万分，伏建龙为何要如此？”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此乃一不可解之谜，但不久将可水落石出，小弟此刻要去见韩宁。”

柳无情道：“星弟要多加小心。”

严晓星回房换易邓鸿武装束，离庄奔向杨镇。

这日正是杨镇二五八日当墟之期（注：北方谓之赶集）镇上人潮如水，拥挤不堪。

韩宁正立在店外，一眼瞥见邓鸿武，高呼道：“邓兄！”

邓鸿武含笑穿出人群，登上石阶。

韩宁一把拉住邓鸿武，欣然高声道：“邓兄，咱们入店小饮几杯如何？”

两人同至内进厅堂，唤来店伙，韩宁取出一锭白银，命店伙买酒。

邓鸿武目光一巡，道：“韩兄同伴咧？”

韩宁道：“困居店堂，日久生厌，他等均外出闲逛，散舒解闷。”

邓鸿武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忽语音一低，接道：“贵帮日来有何异动？”

韩宁道：“敝帮到的高手着实不少，布伏森严，意在生擒柳姑娘与严少侠，但柳姑娘讯息却如石沉大海。”

邓鸿武淡淡一笑道：“严少侠与姑娘一行昨晨已安抵敝庄了。”

韩宁面色一变，道：“柳姑娘委实有神鬼莫测之机，此诚不可思议，若闻之于敝帮主，必然气极，不知邓兄将兄弟来此之事告知了柳姑娘没有？”

邓鸿武道：“在下已将韩兄来此之事面告柳姑娘，是以柳姑娘命在下引韩兄去见她。”

韩宁目露惊容道：“兄弟去不得！”

“这却是为何？”

“本帮耳目如云，兄弟若随邓兄前往，只恐惹上杀身之祸。”

邓鸿武冷笑道：“这倒未必，韩兄何胆小如鼠，柳姑娘说待韩兄为心腹，自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韩宁面色一红，低声道：“邓兄有所不知，兄弟虽心向柳姑娘，却从未显露……”

说时店伙已送上酒菜，韩宁顿然止口不语。

邓鸿武微笑道：“柳姑娘既已背叛之身，决无法出庄以身涉险与韩兄相见，韩兄又不能随在下前往，事在两难，依在下看来，韩兄若不亟亟于求见柳姑娘，何妨过些时日再说，柳姑娘等一行想是一路上风霜劳顿，均感不适……”

韩宁心中一惊，忖道：“禁制为何发作，计算日期应在二月后。”目露忧容道：“柳姑娘病了么？病情严重否？”

邓鸿武道：“闻少侠之言，柳姑娘等似痛苦不胜，幸亏严少侠精擅医理，断为年邪外感交俊，处了一方服下。”

韩宁略一沉吟，道：“好，兄弟决随邓兄前去一趟。”

邓鸿武心中暗笑，测知韩宁必认为柳无情禁制提前发作恐误了使命，只见韩宁立道：“兄弟回房，收拾一下暂时失陪。”

汝虞我诈，互逞心机，显然严晓星棋高一着。

韩宁走入房中，迳往内间。

房内却坐着蒙面黑衣老叟，韩宁低声禀明。

蒙面老叟取出五粒丹药，道：“你去吧，一切仍照原定计划。”

韩宁接过丹药，转身走出。

蒙面老叟忖道：“怪道留住冯宅一日，迄未与柳无情诸女见面，原来禁制提前发作，为何老朽如此糊涂，迄未向严晓星提前与那柳无情相见，此为大大失策。”寻思片刻疾闪出店而去。

再说韩宁走出房外，笑道：“邓兄，我等即刻前往。”

邓鸿武道：“不等候尊伴么？”

韩宁摇首道：“兄弟招呼店伙一声就是，我等由店后出去。”说着击掌传来店伙，匆匆数言嘱咐，与邓鸿武双双穿出天井，矮身贴着屋面掠向田野，疾奔如飞而去。

韩宁一身劲装，外罩黑袍，肩背一柄夺魂槊，腰中鼓尖降起，一望而知是内藏暗器，劲身功夫不弱。

约莫走出五六里，奔入一片森林中。

忽闻一阴冷笑声传来道：“两位且请留步！”

韩宁不禁一怔，面色微变道：“尊驾何人，请来出见？”

迎面林木之后疾闪出一枯瘦如柴老者，左肩披着一柄鬼头刀，两目开阖之间，逼射慑人心魄冷电精芒，道：“老朽山野之人，姓名已然淡忘，但老朽受神木尊者再传弟子钱百涵恳邀，情非得已，再现江湖。”

韩宁冷笑道：“这与我等何干？”

老叟怪笑道：“两位是逍遥太岁冯叔康门下，可否领老朽面见贵庄主？”

邓鸿武沉声道：“庄主拒见外客。”

老叟阴恻恻冷笑道：“这恐由不得两位了，林中埋伏宛如天罗地网，两位插翅也难飞去。”

邓鸿武冷冷一笑道：“阁下一定须面见冯庄主么？”

老叟道：“怎会有假。”

邓鸿武道：“那么阁下请随在下之后。”

老叟面色一变，喝道：“且慢，人无害虎心，虎有害人之意，不可不防，且容老朽制住两位臂上穴道。”

韩宁面色一变，右掌呼地一掌劈了出去，掌中带指，一缕暗劲袭向老叟期门右穴。

老叟面色微变，道：“好俊的武功，难怪尊驾这么狂。”说时，身法奇疾挪了开去，右掌震起掌影漫空攻向韩宁。

韩宁冷笑一声，出手奇快，指点掌劈，眨眼间已攻出九掌七指，均是奇诡绝学，无一不是指向要害致命重穴。

老叟亦是快打猛攻，身法奇奥，闪避封攻之间，无不恰到好处，却暗暗心惊韩宁竟有如此上乘武功，掌指攻袭均挟有锐利如割的劲风，错非是他，换在泛泛庸俗之辈，早伤在对方手下了。

邓鸿武因横生枝节，心中震怒非常，韩宁却不能伤在这老叟手中，目睹韩宁武功高强，与老叟打了一个平手，心中略宽，放眼四巡，心中暗惊，察出林中隐藏匪徒不少，如不先发制人，恐变起非常，突飞身一跃，迅疾无比落在老叟身后，右掌落在老叟命门要穴上，喝道：“住手！”

老叟料不到邓鸿武武功身法比自己更为迅快怪异，惊觉闪避已是无及，只觉一缕奇寒无比暗劲透穴而入，四散开去，不禁面色大变。

邓鸿武冷笑道：“阁下欲妄动，在下必点断阁下七根阴脉主经。”

老叟闻言不禁胆寒魂飞，暗道：“此人年岁轻轻，便习成这等阴毒手法，老朽偌大年岁，死有何惧，但这手法歹毒无比，宛如万蚁噬心，非人所能经受。”狞笑道：“老朽既已落败，生杀由便，但二位亦无法安然离去。”

韩宁虽住手，但为邓鸿武武功迅快身法出奇制胜的武功暗暗惊心。

忽闻一声朗笑，林中疾闪出钱百涵，目注邓鸿武道：“尊驾惊人武功，在下钦佩不已，但明珠暗投，令人宛惜！”

邓鸿武淡淡一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朋友用不着说教，倘朋友不愿这位老丈死于非命，请让开一条去路，不许追踪。”掌心一紧。

老叟面色大变，额角冒出豆大汗珠。

钱百涵目睹老叟情状，眼中怒光逼泛，冷笑道：“两位请不要后悔就是。”

邓鸿武喝道：“走！”

老叟身不由主，贪生惜命，一步一步走去。

韩宁撤出夺魂槊，左手扣着一把黑蒺藜，提防匪徒猝袭抢救。

这是一个极其诡诈局面，邓鸿武料定伏建龙必率领一干无极帮高手紧随在后，但无法现身相助，破坏原定计划，但自己两人一出得密林中，无极帮高手必然猝袭钱百涵等。

邓韩两人挟持老叟急步出林，果然不出邓鸿武所料，后院闻得林中传来喝叱之声。

出林不远邓鸿武掌心暗劲迸吐，只听老叟喉中发出一声闷哼，心脉已然震断横尸倒地，邓鸿武低喝一声道：“快走！”

两人提聚一口丹田真气，施施上乘轻功，疾如飘风向钓鱼崖掠去。

身形一入奇门遁甲中，邓鸿武低声道：“韩兄请随在下身后，注意在下

步法行径之处，不可稍有错失，否则定遇雷火焚身之厄，在下也救之不得。”

韩宁心中暗惊，道：“多谢邓兄指点，在下紧记。”心无旁骛，目注邓鸿武步法照样随踩行去。

其实，这又是一宗骗局，邓鸿武行径之处并无禁制。故意迂回曲折，步法奇奥，使韩宁无法悟解。跨入湖滨别墅，忽见一株奇松下立着青面伽蓝董飘萍，朝韩宁冷冷望了一眼，道：“邓总管，这位就是你所说的韩朋友么？”

“正是。”邓鸿武道：“韩兄，这位是敝庄主莫逆这交董飘萍董大侠。”

韩宁立即抱拳一揖，面色极其恭敬，道：“在下拜见董大侠。”

董飘萍微微一笑道：“韩朋友不必多礼，邓总管，柳姑娘病势未定，时好时坏，不胜痛苦，严少侠为此心鬼不已，不如领韩朋友暂住宾吉，候柳姑娘稍愈再行求见。”

邓鸿武道：“韩朋友有机密大事必须面陈柳姑娘，时机稍纵即逝，不可耽误。”

董飘萍微一颔首飘然走去。

邓鸿武道：“我们走吧！”

韩宁随邓鸿武身后走向一幢瑰丽高阁。

邓鸿武走下石阶，去在檐下，忽见阁内翩然闪出一个美艳女婢，道：“邓总管来此何事？”

“这位韩宁朋友系柳姑娘亲信手下，须面陈机密。”

婢女面有难色，道：“柳姑娘病情严重，不知愿见不愿见，待婢子通报，二位稍候。”

韩宁闻言心中急躁，面现忧虑不安之色。

片刻婢女走出，道：“柳姑娘仅命韩宁老师一人见她，韩老师请随婢子登楼。”

柳无情拥被侧卧蜡黄憔悴，面现痛苦之色，目睹韩宁走入，凄然一笑道：“韩坛主你来了？”又道：“萍儿，你且退出，把房门关好，不许偷听。”

萍儿望了韩宁一眼，低应了声，退出房外将门带拢。

韩宁抱拳施礼道：“属下来了几天，姑娘玉骨素健，怎病倒了？”

柳无情道：“韩宁，你这是明知故问。”

韩宁闻言面上一红，道：“原来姑娘已知道了，教主异常喜爱严少侠武功，欲藉姑娘之力收为己用，但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不得已而求其次，又恐姑娘儿女情长贻误大事……”

“是以在我身上下了禁制！”柳无情道：“昨天禁制要发作之前，我便察觉身罹禁制。”

韩宁赧然答道：“此乃教主所为，属下未敢腹诽，不过，教主已赐下丹药，每隔七日服药一粒，俟陆道玄那幅藏珍图取得，姑娘禁制亦解。”说着取出五粒丹药，接道：“姑娘随身四婢谅亦发作，服下可愈，但教主言嘱不可向严少侠提及。”

柳无情道：“这我知道。”说时忽低哼一声，冷汗如雨，似不胜痛苦，接过五粒丹药，拿起一粒又道：“劳韩坛主，请倒一杯水来。”

韩宁转眼一望，见桌上瓷壶茶盅，忙走过去。

柳无情急将那粒丹药塞入被内，口中作含药状，接过韩宁茶盅以水送下。

须臾，柳无情冷汗渐止，面色亦趋缓和，道：“韩坛主，家师命你来此，想必有甚吩咐。”

韩宁道：“教主有封密缄命属下面交姑娘。”说着伸手揣入怀取出一封密缄。

柳无情撕开封缄，取出过目，点点头道：“有劳坛主传讯，一切照计行事。”

韩宁道：“此密缄教主有命看后即用火焚毁。”

柳无情鼻中低嗯一声，将信笺重又装入密缄中，交与韩宁。

韩宁扇开火熠，焚化已尽后立即告辞下楼，自有青面伽蓝董飘萍接着。

董飘萍笑道：“尊驾无须急着离去，远来是客，又是柳姑娘手下，并非外人，严少侠命董某酒宴款待。”

韩宁道：“恭敬不如从命，只是怎有劳董大侠相陪。”

董飘萍哈哈大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尊驾说出未免太见外了。”

再说韩宁下楼后，柳无情一跃而起，后厢房内响起一片银铃娇笑声，只见四婢鱼贯走出。

一婢娇笑道：“严公子易容之术神妙已极，居然能瞒过韩宁。”

冯杏兰翩然闪入，笑道：“枭雄机智，汝虞我诈，叵料星弟棋高，看来胜算已然在握。”

柳无情道：“这话不错，韩宁素有鬼眼之称，事无巨细，真伪之判，难逃他鬼眼之下，可见强中还有强中手。”

柳无情以水洗净易容药物，命婢道：“忙请严公子。”

只听门外传来严晓星朗笑道：“不须催请，小弟已然到来。”飘然走入。

柳无情道：“你道韩宁此来用意如何？”

严晓星道：“居问施令，勒逼燕姐不能违忤，如小弟所料不差，令师需燕姐办妥三事。”

柳无情神色一惊道：“你如何知之，那三事？”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务须探出陆道玄行踪下落，抢先一步将陆道玄掳囚，逼使交出藏珍图，万一此计不在，而求其次俟陆道玄来到时，施展迷药将陆道玄昏睡过去，盗取藏珍图交与韩宁。”

“一点不错！”柳无情道：“还有咧？”

严晓星笑道：“命燕姐查明别墅内外奇门遁甲如何布设及群雄举动随时报闻。”

柳无情目露惊骇之色，摇首笑道：“除非你真有未卜先知之能，何能知之毫厘不爽。”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此易猜尔，那封密缄昨晚才到韩宁手中，飞鸽传导途中被小弟截获，故而得之。”

柳无情问冯杏兰嫣然一笑道：“瞧他不出，星弟表面上拘谨诚厚，其实狡诈如狐，真是人不可貌相。”

严晓星点笑道：“燕姐可是有点后悔了么？”

柳无情玉靥一红嗔道：“嫁鸡随鸡，遇人不淑，夫复何言。”

严晓星哈哈一笑。

这时，萧文兰雷翠瑛偕同许飞琼走入。

萧文兰道：“你们在说什么？”

严晓星目睹众女进入，不由暗叹一声，转眉朗声道：

“小弟尚须请教义父一事。”说着疾闪而出。

## 二十四

冯宅。

平静如水。

但，湖滨别墅却风云险恶，拼搏凶斗，日有数起。

钓鱼崖附近土阜上，屹着四位蒙面黑衣老叟，湖风狂劲，扑面生寒，衣袂在摺摺飞舞。

四蒙面老叟均无心眺赏烟波万顷的湖光山色，却目注崖后绿荫丛中察视着奇门变化。

其中有人一忽道：“有人来了！”

四蒙面老叟疾闪隐去。

只见七八条人影如飞掠至，中立者是钱百涵，其余诸人老少不一，却都太阳穴高高隆起，眼中神芒逼射。

钱百涵咳了一声道：“这几日，无极帮按兵不动，分明有异谋，欲坐收渔利，在下岂能让他如愿。”

忽闻风送入耳隐恻恻冷笑道：“这倒未必！”

钱百涵面色一变，大喝道：“发话何人？”

只是不远处现出无极帮主仍然黑巾蒙面，目光炯炯慑人，身后两旁紧随着魏醉白高手。

钱百涵面色微变，道：“原来是无极帮主！”

无极帮主冷冷一笑道：“语云识时务者乃为俊杰，钱少侠为何妄想混水摸鱼，委实不识时务。”

钱百涵朗笑道：“在下为了找回师门遗物，有何不当。”

“什么师门遗物？”

“骊龙谷藏珍！”

无极帮主忽张口狂笑，笑声宏烈，震耳欲聋。

钱百涵怒道：“帮主笑什么？”

无极帮主笑声倏然而止，沉声道：“迄至如今，钱少侠仍无法证明确是神木尊者再传弟子，何可妄言骊龙谷藏珍是你师门遗物，何况藏珍亦未必是神木尊者所遗留。”

钱百涵冷笑道：“帮主是说藏珍系帮主之物吗？”

“不错，藏珍虽说知者有份，但应量力而行，老夫更不明白少侠来此凯觎志在什么？”

钱百涵道：“帮主明白，何必多问？”

突闻一朗笑传来，一株巨干古木上疾如鹰准泻落一画色蜡黄似带病容少年，目光寒冽如冰，道：“欲取得藏珍必先取得秘图，但图在陆道玄手中，又不在湖滨别墅内，无极帮主在此布下伏椿，欲将异己者一网打尽，钱百涵，你身陷重伏，还不省悟则甚！”言毕，一声哈哈长笑倏已冲霄腾起，杳失在

浓枝叶间。

钱百涵猛然省悟，面色疾变，厉喝道：“老贼敢尔。”

无极帮主大笑道：“钱少侠，你醒悟得迟了，还不束手就擒则甚！”说时示意魏醉白追擒面色蜡黄少年。

魏醉白一鹤冲天而起。

钱百涵等人转面扑去，欲冲出重伏。

无极帮主大笑道：“逃得了了吗？”

转瞬，钱百涵等已奔出数十丈外，却发现其后紧随四条迅如飞黑影，无极帮主目中迸射慑人怒光。

魏醉白冷笑道：“原来钱百涵竟与白眉老怪沉瀣一气，本帮沿途布下伏椿必然被老怪党羽屠戮，如不及早残除恐后患无穷，容属下追去。”

无极帮主空手掌一拢，沉声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让他去吧！老夫不愿节外生枝。”

魏醉白道：“属下欲查明他们去踪及有何异谋，亦可有备无患。”

无极帮主点点头，道：“也好，但不可中了老怪诱敌之计。”

魏醉白道：“属下省得。”偕同两人追去。

无极帮主转身隐去。

其实，钱百涵现身钓鱼崖外是诱敌之计，意在无极帮主或魏醉白两人，魏醉白这一追去，无异自投罗网。

那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条如淡烟的人影，若有若无遥蹑魏醉白三人之后。

魏醉白沿途发现本门伏椿，为点上昏穴，晕述不醒，却未遭杀害，心头震怒异常。

追出十数里之遥滨淦村之外，钱百涵等人突一闪无踪，魏醉白冷笑道：“原来老怪藏身在这渔村内。”

蓝衣劲装老者道：“我等三人似嫌实力单薄，深入虎穴必蹈凶危。”

魏醉白道：“不如我等在村外潜藏，老怪必以为我等已离去了，深夜再入渔村……”

言犹未了，突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道：“魏醉白你不要等待深夜了，老夫现在此处。”

魏醉白心头一凛，循声望去，只见白眉叟面泛狞笑立在五丈开外，八蒙面老叟散布在要道，互相呼应，无异撒下天罗地网。

那蓝衣劲装老者闻言大怒，身形腾空斜飞，撤出肩头五爪镰疾挥，夹着悸耳排空猛啸，往一蒙面老叟儿头罩袭而下。

魏醉白偕同另一人亦出剑猛攻而去。

白眉叟陡地发出一声宏烈大笑，身形腾空飞起，那八蒙面老叟却渐渐推进猛逼，宛如将袋口束紧，刀光寒飙滚转，威势宛如惊涛骇浪。

片刻，蓝衣短装老叟左臂被凌厉剑芒扫及，血光喷射，发出一声闷哼，

身形踉跄。

两蒙面老叟剑势合璧，蓝衣劲装大汉生生拦腰横斩，只惨嗥出声，便尸分两截。

魏醉白及另一无极帮高手虽武功极高，却难敌八蒙面人，合臂猛攻，虽施展独门暗器但剑被磕飞，八蒙面人剑势宛如怒涛飞泻，排空奔浪般袭去，魏醉白顿感焦急不已。

一声惨嗥扬起，无极帮匪徒胸口罗受剑穿，一道血泉涌出。

只听，一蒙面老叟喝道：“ 魏醉白还不弃剑就缚吗？ ”

虽然魏醉白身负奇学，异招频施，却无如这八蒙面老叟都有一身臻入化境的武功，无法解救困厄，肩背等处剑伤甚多，血污斑斑，已是守多攻少，闻言闷声不答，剑势反更凌厉。

魏醉白此刻已认定非死不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是以充耳不闻。

蓦地，天际遥处忽随风传来一声清澈长啸，声如龙吟。

只听传来白眉叟大喝道：“ 速退！ ”

一个蒙面老叟却迅疾如电撞向魏醉白而至。

魏醉白喉中发出一声闷哼，身形冲出五步。

八蒙面人穿空飞起，去势如电，瞬眼无踪。

魏醉白只感一阵头晕目眩，察同前立着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心中大惊，眼前陡然漆黑，昏死在地。

蒙面少年五指疾伸抓住魏醉白腰间丝条，偕金刀四煞离去。

这情景被无极帮一名匪徒目击，他乃帮中小卒，武功相差太大，所以潜在草丛中，眼见魏醉白被带走，暗暗蹑随其后。

蒙面少年及金刀四煞步履从容，进入一片密林中放下魏醉白，微叹一声道：“ 魏醉白剑伤多处，却不至有碍性命，但被点道手法异常奇奥，在下若强行解穴，不但功力全失，而且内腑受伤极重。 ”

只听四煞中一人问道：“ 那么主人带来魏醉白又有何用？ ”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 在下心受魏醉白一身武学，是以带来此处，依在下看来点穴手法奇奥，半个对时后必自动解开，那时在下再问他无极门中隐秘。 ”

无极匪徒似觉林内结有一座虔，暗道：“ 神木尊者传人原来潜迹林内，我不免回报帮主知道。 ”心意一定，转身疾奔而去。

无极帮主一闻知魏醉白落在神木尊者传人手中，心头巨震，魏醉白生死本关宏旨，却知帮中机密，若被神木尊者传人逼供吐露，本门将蒙极重大不利，短时急急传命率众赶去。

他们到达林外之际，却不敢恃强冲入，潜伏林外窥伺，隐隐可见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在茅屋席地而坐，一面饮食，一面谈话，魏醉白竟昏睡在丈外草地上。

只听神木尊者传人道：“为今之计，我等暂莫轻举妄动，一俟那两份藏图获有确讯，立即采取双管齐下之策。”

“少主，若陆道玄将藏图交与严晓星手中，亦不惜破颜为敌吗？”

神木尊者传人长叹一声道：“为了武林安危，亦不得不尔，我与那严晓星似是一极通情达理之人，决不致以私仇为重，否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另一份藏图却在无极帮中。”

“不错！”神木尊者传人颔首笑道：“那魏醉白在无极帮内似是位居崇高，极可能知道那藏图放置何处，如他能醒转，定可以从他口中问出，其中金刀四煞中一人道：“魏醉白受之手法极为歹毒，未必能转醒。”神木尊者传人朗笑道：“我等在无极帮内已布伏数处内应，最短期间必能探明他们总坛巢穴及藏图之处，有否魏醉白都是一样。”

无极帮主闻知不禁大骇，忖道：“这小鹤竟然神通广大，无孔不入，本门中亦要有内应，此事极为可虑。”默默寻思须臾，作了一危害决定，密命他手下潜守此处，伺机救出魏醉白，若无法救出则杀之灭口，急急返身掠去。

逍遥太岁冯叔康与青面伽蓝董飘萍两人徘徊在桃林中，在值桃花盛放，风动枝叶，只见一片红浪，馥郁芳香，飘送十里，沁人心脾。

忽见一壮丁匆匆奔来索明乾坤八掌伏建龙求见。

冯叔康目注董飘萍微笑道：“果然不出星儿所料，董贤弟，你我出迎。”

壮丁急奔而去。

冯董两人步履如行云流水般向庄外走出，迎面伏建龙，相与哈哈大笑，步入大厅内，伏建龙即道：“严贤侄现在何处？速速请来，伏某有话对他说。”

冯叔康笑道：“伏兄别忙，我这位义子去游湖去了，今日天气晴和，你我何不设席湖楼上畅叙。”

伏建龙大笑道：“客由主便，伏某恭敬不如从命了。”

望湖楼造瑰丽，金碧辉煌，楼高三层，垂檐走栋，浮雕刻镂极工，令人叹为观止，倚栏眺望，只见浩渺烟波，一碧万顷，凡帆沙鸟，远山隐约，期晖夕阴，气象万千。

伏建龙登楼四面巡观了一眼，赞赏不绝。

冯叔康点燃一支旗花，抛掷云空，爆射五彩流焰璎珞。

伏建龙知冯叔康此举乃召还严晓星，也不多问，笑道：“冯兄知伏某为何而来？”

冯叔康在伏建龙樽中斟酒，微笑道：“小弟哪有不知之理，但外事一切皆由星儿作主，烦恼无所索怀，来，小弟敬伏兄一杯。”

伏建龙举杯一饮而尽，暗暗冷笑道：“事到头来不由人，你怎能置身事外。”

冯叔康手望外一指，道：“他们来了。”

伏建龙凝目望去，只见水天遥处现出一叶扁舟，驶行似箭，人影似豆。

舟行临近可以瞧出一男一女，伏建龙不禁问道：“与严贤侄同舟者是柳

姑娘吗？”

冯叔康摇首道：“柳姑娘大病方愈，仍在静养中，同舟者乃小女。”

伏建龙点点头，忽笑道：“冯兄，尊府戒备森严，安若泰山，却察觉不出丝毫有异，平静如水，小弟只见过青面伽蓝董飘萍一人而已，此一举措，小弟望尘莫及，否则小弟亦不致再出江湖了。”

冯叔康捋须笑道：“武林是非，干戈四起，为求自保，小弟能无动于衷吗？”

正说之间，严晓星已自登楼，忙与伏建龙施礼，又向冯叔康道：“义父，兰姐有事须与义父商谈。”

冯叔康双目微皱，笑笑道：“这丫头真烦人，小弟去去就来。”说着离座下楼而去。

伏建龙道：“贤侄，事急矣，神木尊者传人与金刀四煞亦在附近潜隐，为了骊龙谷藏珍，不惜与贤侄为敌。”

严晓星黯然一笑道：“箭在弦上，他不得不发，与小侄虽彼此惺惺相惜，但无渊源，既均有志必得之心，纵然为仇，那也无可奈何。”

伏建龙道：“你没问柳无情图藏在何处吗？”

严晓星道：“问了，她说藏在盘龙谷子午洞内，子午洞里禁制厉害，她要绘一图形并说明禁制布设应如何避开，不过柳姑娘之言，此刻是否将藏图移置另处就不得而知了。”

伏建龙闻言不禁暗暗心喜，忖道：“柳无情并未将实情吐露，大事可成矣！”

严晓星又道：“柳姑娘心忧的是伏伯父那两位至友无法将图盗出，而至白白送了性命。”

伏建龙笑道：“无妨，老朽友人武功已臻化境，心计尤工，只在老朽之上，必可全身而退，得手与否，不妨一试，”说着话声倏顿，又道：“但不知贤侄有陆道玄下落吗？”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昨日接着孟逸雷传讯，他在洞庭湖畔岳阳楼中已与陆道玄见面，陆道玄坚称必须小侄取得无极帮中那幅藏图，辩明真假后才可出示。”

“他随身携带吗？”

“没有，”严晓星摇首笑道：“陆道玄行事如此谨慎，他必不会带在身边。”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老朽委实对陆道玄无法理解，他既然有心相助贤侄，为何不将此图赠与。”

严晓星道：“这就是他深谋远虑之处，若及早交与小侄，反招来杀身之祸，受之适以害之，殊属不智。”

伏建龙颔首微笑道：“此言甚是，贤侄速去向柳姑娘索取子午洞路径图来。”

严晓星道：“柳姑娘体力尚未恢复，小侄不便勉强，凡事欲速则不达，伯父如无事，不妨小住一两日。”

伏建龙道：“也好，但老朽不耐枯坐，只在庄外附近走走，亦可查明时分形象。”说着起身离坐。

严晓星相送出庄，目送伏建龙身影消失后，一闪隐入奇门中。

奇门内已有冯叔康，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廖独，许飞琼，柳无情在。

严晓星道：“他此去必欲抢救魏醉白，在下如意料不差，这藏珍图只有他们教主及伏建龙魏醉白知之，我要比伏建龙先一步赶到，燕姐请速绘图，他明日必重来此处。”说着偷天二鼠疾掠如飞而去。

林外静悄悄地似一泓死水，隐伏着无极帮匪徒，屏息凝神，数百目光注视着那幢茅屋。

忽有一走哑语声道：“帮主回来了。”

蒙面老叟身形疾闪落在林中草丛中，低声道：“魏香主怎么了？”

一匪徒答道：“魏香主尚弃置在屋外草地上，迄未醒转，金刀四煞及神木尊者传人自进入茅屋内就未再出来过，帮主，如此僵持着终非了局，我等人多，他们武功再高，也寡不敌众。”

蒙面老叟沉声道：“老夫不愿多生枝节，冒险逞强，徒然送死，容老夫谋一良策。”

蓦地，茅屋内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鱼贯走出，步向魏醉白身前，只蒙面少年俯身探臂一抚魏醉白脉象，立起摇首太息道：“这制住魏醉白之人究竟是何来历，点穴手法居然如此奇奥难解，在下思索了半天，迄未求得其解，若强行解穴，必内腑迸裂，口喷鲜血而亡。”

四煞中一人道：“既无法解救，主人亦无须妇人之仁，赐他一死以免后患无穷。”无极帮主闻言心中大急。

只听蒙面少年道：“在下何能妄杀无辜，徒贻武林话柄，我等离去吧。”“这魏醉白咧？”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自有无极帮中人带他回去。”说着一鹤冲天而起，金刀四煞纷纷腾身奔空，瞬眼疾杳。无极帮主倏地抢身入林，飞落在茅屋前探身内望，只见屋内桌上置有残余酒，并无一草榻，其余无任何什物。他巡视了一眼，反身耀落在魏醉白身前，察抹脉象，感觉六脉散乱，阴阳二气逆冲，不禁呆住，他亦束手无策，长叹一声，挟起魏醉白率众而去。

日落西山，玉免东升，一夜易过，大色微现鱼肚白，柳林小径中乾坤八掌伏建龙快步如飞奔往湖滨别墅而去。只听一声大喝道：“站住！”四条人影疾如鬼魅占住四向方位拦阻伏建龙。那四人俱首戴鬼脸，狰狞恐怖，伏建龙冷笑道：“钱百涵咧？”四鬼呛人神一震，一人厉声道：“伏老师眼力如神，居然瞧出我等来历，不瞒伏老师说，钱少侠命我等四人邀请伏老师前往一见，有要事相商。”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法相商。”说着猛向一鬼脸

扑去，手出如风，太掌微弦。

那鬼脸人顿感眼前掌形生眩，暗道不好，急欲避开时不及，猛觉左肩如中钢钩，奇痛彻骨。

只听一串骨碎响音，鬼脸人发出一声嗥，伏建龙左掌顺水推舟按实在心窝上。

鬼脸人心脉震断仰尸在地。

这不过瞬眼功夫，其余三鬼脸人不禁惊骇已极，料不到伏建龙武功如此奇高，纷纷道：“ 老贼，怎地如此手黑心辣。 ”

伏建龙倏地腾身拔起，身在半空化为“ 神龙在天 ”一个疾旋，两臂猛浪，挟着一片重如山岳内家劲道袭而下。

三鬼脸人只觉罡风如焚，重逾万钧，令人窒息，身形滞重，闪避不开，只发出一声闷踣倒在地，躯体压成一堆肉泥。

伏建龙身形落下，望也不望四鬼脸人一眼，疾行如飞奔去。

约莫一顿饭时分，伏建龙已自奔出十数里外，身入一片红白相间，繁花似锦桃林内，忽闻青面伽蓝董飘萍笑声传来道：“ 伏大侠，你神色不宁，途中似遇强敌袭击。 ”

伏建龙心中微微一惊，循声望去，只见青面伽蓝董飘萍含笑迎来，当即答道：“ 伏某相遇四蒙鬼强敌，恐寡不敌众缠斗费时，不得已施展‘ 天怒雷廷 ’奇击，幸而得逞，将来犯者尽歼。 ”

董飘萍笑道：“ 此乃伏大侠一招最精萃之威力绝伦奇学，厶魔小丑，怎经受得起。 ”

伏建龙赧然笑道：“ 董兄谬奖。 ”

两人相偕步入庄内，董飘萍命家丁去见严晓星。

严晓星正与东斗天君葛元良在水阁中叙谈，闻得伏建龙来访，双双出迎。

旧友重逢允愉之情何似，葛元良伏建龙相与寒喧大笑。

伏建龙向严晓星问道：“ 不知柳姑娘图绘好了吗？ ”

严晓星道：“ 现仍在绘措，今晚当交与伯父。 ”

伏建龙点点头，道：“ 贤侄，老朽发觉了一宗惊人之事。 ”便叙出魏醉白身罹白眉叟党羽禁制昏迷不醒，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及时抢救出险，但无法解开那奇奥点穴手法，逐弃之林中生死由之，无极帮主将魏醉白带往一座土洞内之事。

葛元良道：“ 无极帮主救醒了未？ ”

伏建龙摇首道：“ 没有，伏某心想魏醉白良必是无极帮内极重要之物，或知无极帮内秘，严贤侄精擅医理，也许可能开他那穴道禁制，对我等有莫大帮助。 ”

严晓星摇首答道：“ 小侄略擅医理，亦不能无病不治，有道是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神木尊者传人武功旷绝，他既束手无策，小侄有何能救夺造化之能。 ”

伏建龙不禁大感失望。

葛元良道：“贤侄，话不能如此说，凡一人在其有限性命中所得者不过沧海一栗，神木尊者传人才华秉赋再高，也不能广收并蓄，也许贤侄在医道方面成就微他高出一筹，死马权作活马医，贤侄不妨试治。”

严晓星不禁微笑道：“魏醉白仍在无极帮手中，小侄何能毛遂自荐，况魏醉白与我等并无大用。”

伏建龙正色道：“魏醉白与我等有莫大用处，老朽认为魏醉白最知无极帮内秘，依老朽之见，应将魏醉白偷出，若魏能治愈，他定感恩图报，甘为我用。”

葛元良哈哈一笑道：“此无异痴人说梦，如何能将魏醉白偷出？”

伏建龙霍地空起，道：“傍晚时分，必将魏醉白偷出，贤侄只在庄外接应老朽就是。”快步如飞走出水阁外。

葛元良摇首太息道：“贤侄以退为进之计果然收效，不过贤侄欲易扮作魏醉白，鱼目混珠，希图混人无极帮总坛重地实为不智。”

严晓星摇首答道：“不入老穴，焉得虎子，小侄要见见那魔头究竟是何人物？”

再说伏建龙途经一茂密林中，只见古木如天，森郁蔽目，他腾身拔上一株古桅上，须疾如飞鸟泻落，换作无极帮主蒙面黑衣装束，施绝顶轻功，奔往一处山谷内。

谷口内立疾闪出四劲装老者，躬身施礼道：“帮主回来了！”

无极帮主鼻中低哼一声道：“魏香主醒转了没有？”

其中一人答道：“魏香主仍是昏迷不醒。”

无极帮主略一沉吟道：“老夫意欲将魏香主带往一处求治，或可有救。”

“带往何处求治？”

无极帮主道：“这无须你问”语音微含不悦。

四老者不禁战粟，面色微变。

无极帮主又道：“百兽天尊赶来了吗？”

“片刻之前已然赶至。”

无极帮主点点头道：“这就好，老夫若将魏醉白带出，非短短两三日可返，有他在老夫可安心离去。”说着迈步入谷中而去。

谷外静悄悄地，忽有一形如淡烟人影眼疾闪而出，藏在一株古木巨干之后，眼神炯如电射凝望谷口，正是那钱百涵，面色森沉。

突闻一轻微语声传来道：“钱少侠不可造次，无极帮戒备森严，我等不宜在此刻节外生枝，速速离去为上。”

蓦地——

山谷内传出洞箫吹奏之音，节奏刺耳，宛如儿哭，令人毛骨皆竖，神摇魂飞。

中外草地中忽起了一片沙沙声音，钱百涵不禁一怔，凝目望去，只草从

事蠕蠕滑出群蛇，昂首吐信，长短不一，腥臭刺鼻。

钱百涵大惊失色，立时双肩一振，穿空拨起，泄空射电途去。

那片山谷外万蛇攒动，光怪陆离，巨蟒寻丈，小仅尺许，五色斑斓，铁甲鳞皮，无奇不有，坐为刺耳箫响催动。

约莫一个时辰，箫响戛然而止，群蛇纷纷四散，片刻之间走得一干二净。

谷口内突掠出无极帮主，右臂挟住魏醉白如飞掠去。

小道上现出钱百涵及一群武林高手身影，疾行如风。

突闻惊呼道：“ 在这里了！ ”

地面上呈现一具尸体三团肉尼，由于衣履俱在，可以辩明其人身分。

钱百涵目中暴射怒焰，冷笑道：“ 罗浮四友死在湖滨别墅附近，显然系为冯叔康党羽所为…… ”

“ 胡说！ ”草丛中突传出一声冷笑道：“ 事无明证，焉能妄人人罪。 ”只见草中冉冉立起严晓星。

钱百涵不禁一怔，道：“ 原来是尊驾，那是何人所为？ ”

严晓星微笑道：“ 兄台明知，何以故问。 ”

钱百涵面上一红，道：“ 敢莫是乾坤八掌伏建龙！ ”

“ 不错！ ”严晓星道：“ 那也怪不得伏大侠，联臂偷袭，自取其死，在下不明白罗浮四友为何暗算伏建龙？ ”

钱百涵冷笑道：“ 那要当面问伏建龙了，伏建龙分明要藏身湖滨别墅，有道是血债血还，恕我等登门索罪了。 ”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 可惜的是伏建龙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

“ 他往何处去了？ ”

“ 去无定处，在下何能知之， ”

钱百涵面色一寒，冷笑道：“ 找你也是一样。 ”

严晓星朗声大笑道：“ 钱少侠你也太目中无人了，胆敢在湖滨别墅外放言无忌，不过在下已知你来意，无须矫揉做作。 ”

钱百涵道：“ 什么来意？ ”

严晓星道：“ 你那里是替罗浮四友复仇，无非藉口寻衅，意在我严晓星，生擒了在下，还怕陆道玄不乘图送出。 ”

钱百涵闻言，不由暗感大骇，忖道：“ 此人端的聪明， ”但见严晓星只孤身一人，恶念顿萌，冷笑道：“ 既被阁下猜着，何不束手就擒！ ”身形陡地后跃三丈。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 那要瞧你等有无如此能焉！ ”右手迅如闪电撤出身后长剑，应手震起一片眩目寒飙。

随行钱百涵的一群武林高手陡然四散，纷纷大喝出声，矫臂猛攻，光刃电奔。

严晓星哈哈大笑，剑随身转，展出一式“ 秋风扫落叶 ”，青虹宛如浪涛奔，涌逼起破空悸耳锐啸，劲风山涌，四外抢攻而来的武林手高均感剑气逼

人，重如山岳，令人窒息，由不得翻身逃了开去。

钱百涵见状不禁大惊。

只见严晓星面向一面目夺丑之老者喝道：“在下要挑断尊驾足筋！”声犹未了，身形奇快无比，剑光疾闪，那老者只嗥叫一声倒地不起。

严晓星身形却落在另一人面前，冷笑道：“尊驾助纣为虐，在下要断除尊驾右臂。”

那人显然身负极高武功，冷笑道：“阁下未免太狂了点！”右手一振判官笔，九招回出，幻出钢路千万，罩向严晓星全身重穴，歹毒无比。

不料严晓星比他更辣，一招“青蜂戏蕊”攻出，五点寒穿隙而入，只听一声狂嗥，漫空笔影全消，但见那人已倒卧血泊中，双臂齐肩抡断，血涌如注，已然昏死过去。

猛然严晓星振吭发出一声长啸，身形穿空腾起，于虹剑发出一式“万花吐蕊”，撒下漫天剑雨飞星。

啸声此落彼起，严晓星身影已疾落在钱百涵面前，冷冷一笑道：“在下剑法比起少侠如何？”

钱百涵环顾左右，只见一个个倒卧血泊中，虽未殒命，却罗受重伤，无法立起，不禁面色如土。

只听严晓星又道：“钱少侠，你来此实为不智，倘少侠灵智未泯，就不该自损师门威望信誉，应结纳同道，以听服人，先将无极帮那幅图夺来，在下或可相助，以陆道玄那幅图赠与少侠，以竟全功。”

钱百涵闻言，不由贪念又起，道：“严少侠此话当真？”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钱少侠，在眼前情景之下你已落了败着，若再动手恐未必让少侠全身而退，巧语欺诈，毒蛇添足，在下何愚。”

至此钱百涵目中泛出一抹异芒，但一闪即隐，冷冷笑道：“早说了这话不就好了吗？”

严晓星怒道：“谁先动手，在下并非任人凌辱之鹤！”

钱百涵沉声道：“难道兄弟随来的武林朋友个个是受重创，如无一个公道，岂非成了卖友求荣小人。”

严晓星道：“为友为敌，悉凭尊便，少侠随行武林朋友悉心调治数日便无碍，咎在少侠，怎可怨恨在下，但在下之言，还望少侠三思。”说着双肩微振，穿空如电掠去，一闪而杳。

钱百涵长叹一声，逐一施救，尚幸严晓星剑下留情，除断除双臂挑断足筋两人外，余均被剑尖点破穴道，施救后立起彼此挽扶蹒跚离去。

忽地林木中丛中疾闪出乾坤八掌伏建龙，背负一布袋，目露惊异之色，朗声道：“严贤侄在吗？”

严晓星应声闪出，抱拳道：“伯父袋中何物？”

伏建龙笑道：“魏醉白！”

严晓星大惊失色，道：“伯父将魏醉白偷出本是好意，岂不知无极帮主

发现魏醉白失踪，恐掀起一片血腥浩劫。”

伏建龙微微一笑道：“贤侄放心，老朽一位莫逆好友，骷髅人魔原素盟结金兰之交，但近年来已悔过向善，封力归隐，此次又被骷髅人魔强邀出山，他无奈应允只应许助无极帮主取得骊龙谷藏珍，非属不得已时绝不与人动手，此次魏醉白带出是老朽求他相助才能顺利……”

严晓星道：“无论如何，无极帮主迟早总会发现，岂不连累了他？”

伏建龙摇首道：“无妨，因魏醉白昏迷不醒，无极帮主束手无策，他趁机晋言有一友人，年岁极高隐居蛮荒，精通医理，术近华陀，自荐将魏醉白带去救治，他可妙手回春，还请无极帮主遣出四位高手随行护送，无极帮主深信不疑，因而竟成。”

严晓星皱眉道：“那随行护送四人咧？”

伏建龙笑道：“俱为老朽除去，毁尸灭迹，”话声略为一顿，又道：“贤侄但请宽心，保要魏醉白能醒转，以后的事概由老朽作主，一丝痕迹不留。”

严晓星道：“既然伯父有巧妙安排，小侄无须杞人忧天。”

伏建龙目注严晓星一眼，笑道：“方才情景均为老朽窥见，钱百涵显然胆寒心惧，想不到贤侄剑法竟融合武林同道诸大门派最精萃奇奥之学，出神入化，他日成就不可限量。”